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神奇女郎

eBOOK
网络资源 非同寻常

神奇女郎

坎迪减肥怪疗法

伊丽莎白·安·斯卡伯勒 著

他们总是在天气热的地方打仗。不管是驻扎在马那瓜 还是在卡塔赫纳，都像是在桑拿浴 宫 中值班。对我与我的健美计划不利的是，我被派去阿拉斯加州的埃尔森空军基地工作六个月，既同史蒂夫天各一方，工作又紧张、危险，不得不一日三次抓糖罐以维持体力，结果是增加了多余的脂肪，塞满了风雨衣。

紧巴巴地套上来阿拉斯加前已经放大的海军蓝制服，重新认识我几个月来未曾出过裤筒的一双大腿，我真懊恼没有派我去黎巴嫩或科威特或其他无需我不时摸弄去年圣诞节买的烤面包机的任何地方。

我正同阿伦比讲这些话，她来开车送我去机场，我自己的汽车已装上驳船送回家了。阿伦比来到时，我的裙腰拉链正好坏了，我说了一句作为一位官员、一位女士都不相宜出口的话。

“有安全别针吗？”我问她。“我的东西都收拾进行囊了。”接着我就讲了烤面包机等等的话。

“是啊，这个地方是装饭菜的好地方。”阿伦比欣然同意。

此时我无需强调纪律，况且阿伦比是车队的人，并非我的下属，因此我说话较随便一些。“我看我赶不上了。”

“您说什么？”

“回到下面 48 层来。史蒂夫昨晚打电话来说，我们已被邀请下月参加为神奇女郎举办的狂欢会。”

“神奇女郎？哈！夫人！太棒了！那有什么问题呢？我是说，我一定会牺牲别的事去见她的。”

“我已经见过她了，”我无意间说得有些简慢。“事实上，我们是同一条路回来的。”

“真的吗？那可了不起。真了不起。告诉我，她真像照片上那样漂亮吗？”

“比照片上更漂亮。”

“她怎么保持体形的？我敢打赌，除了色拉 她什么也不吃。”

“她常常飞来飞去，对收缩中腹部有好处，她用珠主饰物挡开弹道型的自动武器，无疑会增强她的双臂与三头肌，要从普通的锻炼来说，她可不情愿去同你们这些可怜的执法官员笨蛋做噩梦也想象不到的超级罪犯和亡命徒去战斗。”我说，“我还没有发现一家能提供那种特殊计划的特技飞行制片厂。而我知道的事实是，当黛安娜就在附近的时候，朱莉娅在屋子里是无法藏着巴克拉娃 的。她对吃东西并不是很小心的。她是属于那种天然的苗条，天然的运动员型，天然的美——”

在尼加拉瓜。——译者

在哥伦比亚。——译者

芬兰式蒸气浴。——译者

西餐中常有的凉拌菜。——译者

巴克拉娃式餐后点心，一种覆盖坚果、蜂蜜的薄脆饼。——译者

“天然的美使她与众不同。”阿伦比端详着照片，替我把话说完。

“确实这样。除此以外，她还是那样的和气、大方、真诚待人，谁对她也恨不起来。”

“夫人，恕我直言，我觉得您的体形有一点点弯了——噢，对不起——”

“是这样。”我叹了口气。

“体重略超了一点。偶然的吧。神奇女郎看起来真年轻，而您更成熟——”

“阿伦比，你对女官员怎么老有一种病态的仇恨？”

“我又犯这毛病了吗？”

“对。黛安娜的年纪，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她同许多神和女神交往，她的妈妈还记得同赫尔克里士打仗的事。所以我不想同你打赌说她是一个年轻人。”

“啊，嗯——哼。可她是浅黑型的，地中海肤色，不像我们这些白皮肤的女孩子，皮肤容易起皱纹。”

“肥胖，白皮肤，再加上很快就到40岁，”我说。“不去机场了，送我去司令部。我想转到突击战斗部队去。我不能再在这种除了皱纹浑身都要鼓起来的地方呆下去了。”

“噢，夫人，您有点反应过度，您知道吧？您应当有自信。”

“自信？快讲出来，女士，这条可恶的裙子，快透不过气来了。”

“好吧，您瞧，要是您这么不高兴，为什么不耽搁一些时间再回家呐？”

“行啊，上哪儿？”

“要是我们在营房区停一停，也许我能指给您看。有一种寄到营房来给中年妇女看的杂志，专门寄给职业妇女的。我是个杂志迷——等我离开空军我就要进服装销售学校，所以我总抢这些杂志来看。”

我坐在吉普车里，制服裙太紧，呼吸不畅、见到她轻巧地跳下车去，像一只瞪羚窜进女兵营房去，更加觉得不自在。她给我看的東西有用没有用，我倒不存希望。我已经试过每一种节食的办法，服用过各种各样的药片，参加过每一种费用昂贵的健身俱乐部或健身计划。我的身体效能极高，我所吸收的每一点热量都转化为最大的好处，并把多余部分储存起来成为小细胞。但愿我有一块新鲜的、热乎乎的、巧克力屑正在熔化的甜饼，来安慰我的不快。

史蒂夫同我互相来往已有一段时间了——对了，大约一年半了——我认识他比这早得多。退休前，他是我的指挥官。他是这个星球上最好的、最体面的男人之一。可是，当他讲到神奇女郎时，嗓音就变了，我见到他的眼睛里有着梦想追求她的神色。作为一个已退休的军人，史蒂夫·特雷弗绝无性别歧视。如果神奇女郎是个普通人，他也许会喜欢她、爱慕她，也想有她那样的灵巧，多少能同她比一比做各种体操动作的本事。但他绝无此类梦想。我以为他开始这么来看待我，只有一点点，有时候，在我离开军队以前；但是，我更多地想到的是，他想有一个亲爱的人，能同她谈谈飞机，他的计算机出毛病的时候，她能替他修修软件及小毛病。昨天晚上，我已经在电话上搪开了这次邀请，可是史蒂夫说：“埃塔，这对黛安娜很重要。她确实想要

我们俩都到场。”

也许她这么说过。我不想去猜想，她是不是要拿我这个普普通通的已上了年纪的人去给她做“衬托”，但她不是这样的人。

阿伦比回来了，挥舞着杂志。她翻到她提到的那篇文章，指了指广告。那不是庸俗杂志上的低劣广告——“服用本药丸，无论饮食如何，只要每天不超过 500 卡路里，必将使你苗条。”这篇文章是刊登在《米莱迪》杂志上的，这份杂志通常是刊登严肃文章的，当然更多的是较琐碎、较轻浮的文章。插图展示出一系列彩色的“以前——以后”的妇女照片，“以前”的照片就像是肥胖的双胞胎姐妹或是肥胖的老祖母；“以后”的照片能当杂志上的模特。还有一张照片显示一些妇女在泉水边游戏，这篇文章就是介绍巴西雨林中一个名叫“青春泉”的奇妙地方的。文章后面附有“青春泉疗养所”的那些烦人的广告。很吸引人，就像是发来了婚礼请帖。

“青春泉之发现”——粗体字标题。下面是：“数周内包您恢复青春美貌，如无效全部退款。”地址是：巴西，巴西利亚。然后，有一个免费打入的电话号码，还有一个电传号码。

“好极了，”至少，司机提供了一份供我在飞机上阅读的材料。“多谢，阿伦比。你真帮忙。我们得抓紧时间了。”

“您看，夫人，”她用大拇指示意。“看看露露·拉摩尔。记得去年春天她来了一下空手道，把个记者的胳膊都摔断了吗？瞧瞧她在这几张照片里有多胖、多老？”

“是啊，她有 70 多岁了。”我说。“照片想说明练武术对各种年龄的人都合适。”

“是的。再瞅一眼这个，”她说，把杂志翻过来让我瞧封面女郎。照片拍得真好，可是，如果有人参与任何计划毫不讲信义，那么，这人一定是露露·拉摩尔。更不必谈她为了得些好处竟肯把现在的照片同当年与百万富翁胡混的全盛期照片摆在一起作对比。

“她看上去就像最近那个碧眼金发的瑞典美人，”我说，指出发式、化妆、衣着不大像是旧照片。封面上这个女孩子看来真是非常年轻。

“这是露露。这里有一个故事。她提到去巴西这个地方去‘休养’了。”

“不，这不可能是露露。”

“就是露露。看！”她又翻回到那篇文章，照片上确实是露露，“以前”和“以后”，同样的头发，同样的衣着，同样的基本骨架和五官，可是已减轻了 70 或 80 磅，年轻了 50 岁。她的脸，通常都是像一个电视福音传教士的妻子那样厚厚地涂上一层脂粉的，如今像婴儿的脸孔那样光滑、滋润，双目明亮、有神，毫无松弛的皮肉。

“她一定做了彻底的整容手术了，还有严格的节食。”我耸了耸肩。“她们花得起。我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此外，我从来不像露露从前的样子，现在有点像了。”

“原谅我这么说，夫人，我以为您有点消极。您可以去个电话，问问要收多少钱。”

我非常坚定地对她说，感谢她的关心，可是我不会做那种事。在飞机上，我用心读了杂志上所有的文章，这本杂志是奉献给“新巴西”的，文章有关于时髦服装的，有关于经济和政治的，还有那篇有关疗养胜地的。我注意到，木材、畜牧和冶矿联盟宣称：北美商业界欺骗全世界说巴西正在不负责任地

滥伐热带雨林。据最近空中观察亚马孙盆地与其他雨林区，尚有比以前报道多得多的成材树与老龄树，从前观察到的砍伐后改成耕地或牧场的地方实际上还有大片大片的树林。好啊，好啊！听到好消息总归是好的。庆幸于世界上并没有发生我应当为之内疚的悲剧，我又埋头读起那篇有关旅游胜地的文章来了。

我轻松愉快地回到了公寓，还有一个月的假期，不久又可同史蒂夫见面。冰箱里满是发霉的奶酪，贮藏水果的底层抽屉里还有一根经微波炉热过的离苣，简直一团糟。留话机上有一段史蒂夫留的话，说赫尔姆斯勋爵同他飞到意大利某个地方去了，去取一样黛安娜开庆祝会时要用的东西，恐怕要一段时间。赫尔姆斯勋爵是黛安娜宠爱的诸神（我想你们应当这么称呼）之一，只不过现在除了还能做一些神迹外，多多少少已是肉身凡胎了。他在城里住的时候，是史蒂夫的同屋伙伴。史蒂夫装出不喜欢他，说他作为一个神就颐指气使，坐享现成，可是我知道史蒂夫最喜欢他了。我看赫尔姆斯对史蒂夫很好。史蒂夫一向尽心尽责，爱护他的朋友就像熊妈妈。史蒂夫已经退休，有一个能帮助他的人同他在一起有好处。你能见到他们像一对小男孩飞来飞去，到处寻找一些大胆行动。但愿赫尔姆斯能等史蒂夫用一两天时间开完欢迎会。

邮件堆中，有一份通知说我大概已赢得两千万元，另有一封信威胁我说如果不立刻还清十年前欠一个书店的三分钱，我就将被送上法庭。同这些信件混在一起的，还有黛安娜给我的正式邀请信：一份书法秀美的通知，并附有带照片的新闻稿。我用苏格兰胶带把照片贴在冰箱上，作我的提醒物，这比提醒我啤酒和奶酪饼告罄更为重要。然后我踩着烂泥去到公共汽车站，乘车回到基地，违反了一条或两条规则，在我办公室里发一份电传给“青春泉”征“询有关事项。回答立即来到，说，如果我愿占用一个月的时间，花掉大部分剩下的我从祖母继承来的钱购票去南美洲在他们的避暑胜地住一个月的话，正好有个空位可供预约。

在有些事情上我有点受虐狂，甚至感到更像是自我惩罚。因为从前被我摺得到处都是的搁我的宽肥衣服的筐子，已经像对待茶几、花盆那样聪明地掩藏好，现在又得去找出来。我在接到去阿拉斯加的命令前买的12号安妮·克林牌原装长裤，现在连腿都难以伸进。

我从银行取出奶奶的钱的余额，去到旅行代理处，拿到一张去巴西的巴西利亚的来回票。

黛安娜在寓所外面等我。星星闪烁的超短裙一定会使醉鬼闪一个跟斗的。“嗨，黛，”我说，把派克大衣领口拉拉紧。“你准希望那套服装现在是缝毛边的。”

“什么？”她问，还是略带着外国口音，张开一双大大的湛蓝色眼睛。

“没什么，”我说。“进来，我在收拾。”

“你又要走了？”她问，声音里有点失望。如果不是她而是别人，我一定会认为她也许感到孤单了。“可是史蒂夫·特雷弗说你要呆在家里一段时间。”

“是的，呆一段，”我对她说。直到六点半钟，坐飞机去巴西利亚。

“你觉得从寒冷的阿拉斯加回来，需要换个热的地方？”

“当然。我知道你对此是不能理解的，黛安娜，那个地方太干，我觉得就像是一条离水大久的海豚。我的皮肤都裂了缝、干了，我的体重也增加了

几磅。所以我要去修理修理。”

“你能及时回来参加我的宴会吗？”她问，朝我贴在冰箱上的她的照片点点头，然后翻翻堆在厨房小餐桌上的邮件。来自“青春泉”的电传就在顶端。

“我不是没地方去了，非得花五千块钱把体形瘦下来不可。”我向她保证。

“那可是不小的一笔钱啊，埃塔，”她说。

“是啊，而且我的经济计划还是紧巴巴的，”干脆把她想说的话抢先说了出来。我真希望她走开。是的，我知道我可以在圣诞节多捐些钱给无家可归者、艾滋病研究部门或生态治理方面。祖母遗留给我钱大概是想让我买一支来福枪、一辆小货车，或者一份退休保险。祖母比我（迄今为止）还胖，她是个呱呱叫的厨子、一个好枪手，她在俄克拉荷马州西部长大，年轻的时候同牧民一样用绳子套牛，给牛烫烙印。她的钱是卖油井得来的，我不能肯定她对我花这么多钱去减肥会怎么想。不过，我从来没有去过巴西利亚或巴西，能不穿制服去什么地方逛逛总是好的；此外，作为一名职业空军军官，我已经有了枪支，飞机驾驶执照，退休计划，保健计划，有补贴的住房，并且还能买一辆车，如果我想卖掉它的话，还可以换两辆小货车。

我所缺少的是目睹一下爱琴海的水色，以及浓浓的黑色卷发直披到肩上的人们。如果我有那样的头发，我一定把它梳成辫子盘在头顶上，免得卷进机器里边去，这也才合乎规定。黛安娜那副星形耳环在她发卷拱卫的耳廓上方闪闪发光。我遇到她的头一年，她就送了我一副同样的耳环。现在还裹在纸巾和棉花里，同我的勋章、旧的级别标志——中尉的铜徽和上尉的银徽，一起放在史蒂夫送我的朝鲜茶叶盒里。

我怀疑他们能不能在一个月内使我的头发长到肩头？我从电视屏幕上瞅见了黛安娜和我的形象。她的臀部只有我的一半大。

“这个巴西利亚的什么地方是个休养地吗？”黛安娜仍带着外国口音。她的英语确实很好，甚至在公众场合或做事情的时候还能说美国成语，但是在朋友中间，她就放松了，说话的声音有点像佐已的孙女。“你在阿拉斯加是不是过得挺紧张？你想同我谈谈吗？”

“不是特别紧张。不过，也的确是紧张的。我在那里的时候，大多数天气是零下50度到零下70度，基地关闭，我放假、饭厅供应热的快餐，太冷了没有地方可去。我锻炼了一年才减掉75磅，六个月后又长回来了。我就想去一个地方，把它甩掉，这样，我去参加你的宴会就会好看些了。怎么样？”

“可是，埃塔！五千块钱！他们拿你这么多钱能为你做些什么？他们许诺你变美，可是你已经——”

“别说好听的啦！我有一副好性格，一身好皮肤，只要你认识我、喜欢我，也会认为我还长得不错。你是爱所有的人的。史蒂夫爱我，尽管，我要是长得像你那样，他会更爱我的。黛安娜，我知道你的好意，我感谢你的关心，但是有些事情，不是一个美丽如阿芙洛迪特、智慧如雅典娜等等等等，更不必说永恒保持二十妙龄女郎的面孔与身体的女孩子所能理解的。我们这些凡人上了年纪之后，脸上就有了皱纹，身体就发胖。从前会来追求我们的

希腊神话中的美神。——译者

希腊神话中的智慧之神。——译者

男人，现在看都不看我们一眼，就像我们是看不见的人。有些男人说是爱我们，实际上他们不禁还在想要娇小玲珑的小娘们。我一辈子都在穿制服、我从没有一套晚礼服。在所有的官方场合，我都穿一身蓝，就像一个处理违章停车的女警察，而太太们都在穿绸着缎。我希望在我穿上一套绸衣服后不至于像个热气球。我不想用45分钟的时间才能伸进一条紧裤腿而下致于把裤子撕裂。就拿你的宴会来说，我不想只有好皮肤和一张还算漂亮的面孔。我想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我想成为流线型的，哪怕一生中只有一次。行吗？如果要花五千块钱，那就花吧。好了。原谅我，宝贝，是该去机场的时候了，我得开始动弹了。”

当然，没有问题。除了像阿芙洛迪特那样美丽、像雅典娜那样智慧，黛安娜还像海格力斯那样强壮，她把我同我的背包和衣服袋举起来，飘送到机场入口还有一点点富余时间。幸运的是，那天是顺风，而且风力相当大。我感觉就像是一头大象被一只蜂鸟叨着飞，可是没有人提醒我，其实可以就这么着偷偷地登上飞机，而她则在挡开崇拜者的追问：没有翅膀，没有斗篷，没有喷气设备，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她怎么能飞？

此后，我的航程既无激动人心之处，也不是没有效果，总之；路程不短。首先，我得把我的尊臀塞进那种把双腿夹紧的机座，膝盖不得不凸起来，以至放下吃饭的小桌板时，小桌板不得不翘着。飞行13小时，中途停过墨西哥城，终于降落在巴西利亚。当时我还有一点时差不适，仿佛见到一个漂亮的金发碧眼的男子，身旁有两名年龄比我稍大的女子。其中一名妇女同我一样，重量在臀部，穿一件开领衬衣、一件粉红与白色条纹相间的套衫；另一名妇女的重量在胸脯、两条腿也很粗，穿一条中等长度的紫色短裤、一件紫红色的薄纱衬衫。两位妇女都有各自的发型，三张白脸在拉丁美洲的人群中显得很突出。我正想把目光挪开以免无礼，恰看到了那位男士手中举了一个牌子，秀丽的笔迹写着：“E·坎迪小姐”。

我把两个袋子甩给他们，金发碧眼的男子毫不费力地搁到了小推车上，然后向我伸出了手。“我是利昂，是‘青春泉疗养所’的。你是到得最晚的了。我们就走，好吗？”

“好啊”，我说。我还在捉摸他的口音，是一种北方的陡峭音同南方边疆的平缓音盼结合型。他把我们装上机场用的高尔夫小车，缓缓地出了过厅，穿过灼热的午后阳光暴晒的柏油碎石路，来到了直升飞机停机场，一架“轻便四轮马车”在等着我们。

从轮廓看，这是一架标准的军用“契努克”，长身子，可以舒舒服服地坐20到30个乘客。然而，漆的颜色不同。水平旋翼伪装成棕榈树叶，机身底色是鲜艳的粉红色，上面有花、鱼、美人鱼、太阳、彩色蝴蝶等民间艺术图案。两位女士：阿黛尔·麦肯齐夫人与弗兰·莱博维茨夫人，都是萨克拉门托人，显出“小事一件”的样子，不怕坐直升飞机。

机舱里边，装饰华丽，有空调，略有香味，有轻盈的音乐声，有酒吧，有品红的腰扣把你扣在酸橙绿色的座椅上，然后利昂给我们端来饮料，这种饮料配有维纳斯捕蝇草的叶子。我目不斜视地吮吸着饮料。

当然，发动机一启动，音乐声就被螺旋桨的响声盖过去了，不过，有音

乐的想法还是不错的。

座椅的颜色虽然有点可笑，倒是同沙发一样宽大。由于飞行 30 个小时大部分时间都很不舒服，而且付了比平常机票高得多的钱，我喝完饮料就把头靠在酸橙绿色的枕上，昏昏睡去。飞机穿越巴西利亚上空，飞过贫民区，飞过大丛林，直到引擎声有了变化才把我惊醒。弗兰同阿黛尔兴奋地朝窗外点点触触。

“噢，利昂，”弗兰吸了一口气，引擎已熄火，水平旋翼已停止。“多么壮丽！”

这样的惊叹毫不过分。利昂把时间掌握得真好。画下这样的景色吧：印加城在月光下复活了。有无数台阶的金字塔浮现在树尖上，沐浴在月光下；下面，喷泉在彩色灯光中跳跃，夜晚弥漫着白色厚瓣怪花与潮湿雨林的气味。利昂把直升机停泊在金字塔旁边，告诉我们，指导人员将来陪同我们一个小时后去吃饭。

弗兰同阿黛尔的房间（也许是坟墓）相连，同我的房间隔一个铺着地毯的过厅。她们像鸚鵡那样不停他说着话，回他们的房间去了。我把行李往床上一扔。吃饭前。我需要洗头、冲澡，好醒醒神，同时也为了吃了饭就可以上床睡觉了。但愿这次没有我上次去的一家疗养地那样有纳粹训练青少年式的柔软体操活动。

房间里有一个杰库兹大浴缸，可是目前我不想用它，宁可要简朴的淋浴头。我的短发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用毛巾擦干，但由于空气潮湿，满头都成了弯曲的小角，从脖颈往上，看起来就像是只刺猬。一条米色的水洗绸裤了，一件白色的上宽下窄的上衣，是我带来的最讲究的衣服了。但愿胸前不要溅上什么，要溅上了的话，这里也有洗衣房。我戴上一个木质的项圈，上面有小犀牛和小斑马，为了打扮一下嘛。同制服有关的东西，我一样也没有带来。这次行动是为了埃塔·坎迪这位女士的利益，不是为了坎迪上尉这位兵士。

迄今为止，这个休养所的气氛给我的印象是，宴会的主菜很可能搁在祭坛上，厨子把一头不幸的动物的心脏扯出来，当众剖割烤炙还在扭动的尸体。看到他们已打破印加的模式含糊改用某些殖民地的模式后，才放下心来。这个休养地的餐馆是一座不高的、风格杂乱的木结构，三面朝向一股宽阔的喷泉和水池。带有游廊的大花格玻璃窗把我们同星星月亮隔开。本质的活动遮板都朝后推，以便于我们欣赏月光水色，天花板上垂下来的风扇懒洋洋地转着。

我的“护卫”是一位萨拉查先生，“叫我卡洛斯”，一个皮肤深肉桂色的家伙，有一对闪光的眼睛，和一口专业赌徒的牙齿。他看起来比我小六岁，诚恳、迷人的目光从一盘绝妙的鱼片和一盘顶上搁着红花和橙色鲜花的凉拌生菜上射过来凝视着我。何处飘来轻柔的吉他声。我非常不喜欢这种调情的气氛，除非我想同什么人调情，或者喜欢什么人向我调情。

“那么，卡洛斯，”我说，“五千块钱我能得些什么？我估计饭菜会是一流的，可是我没有想到在一个减肥中心，什么东西都那么奢华。”

他咧嘴笑笑，一根手指放到唇上。“请求你了，埃塔，不是减肥中心！我们要是收你五千块钱让你进一个减肥中心，那么，把这个中心放在衣阿华

存在于南美洲的古老印加帝国。——译者

大浴缸可容纳四人共浴，缸内水流动，起按摩作用。——译者

州或内布拉斯加州就可以了。此地是恢复青春与美丽的中心。”

“好吧，我们瞧吧，”我说。

“是的，饭菜是一流的，”他说，“你是一位聪明的女士，也许是一位官员？我要是拿你的钱开玩笑，我就会得罪你了。你交的费用只包括治疗。房费、饭费、交通费和其他服务费，都要另外结算的。”

“我能有一张价目表吗？”

他脸色变白，然后又讨好地咧嘴一笑。“以后会同你结帐的。如果你对服务不满意，你总可以作废你的支票，不是吗？不过你一定会满意的，我向你保证。而且你还会再来的。而且你所有的朋友都会同你一起来的。因为，我亲爱的埃塔，我们会让你变得这么年轻、这么苗条、这么漂亮，你会希望永远保持这个模样的。”

“是吗？”我问，瞧瞧周围成双配对的客人，都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偶尔有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在一起，分散在屋里。

“这儿有新结业的人吗？有任何庆祝活动吗？——我是说，除了露露，能第一个亲眼见到治疗结果吗？”

“你看见的就是，”他说，“我们在杂志上的文章中谈到露露，是一种例外的作法，此外，我们也不想让顾客现在就搞庆祝。不管怎么说，你愿意看看我治疗前的照片吗？”还等我回答，他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给我看：一个长相不错、身躯肥硕的70岁老头。我在眼前这个年轻人的面孔上认出了那个脏老头的那双眼睛。

“你的祖父这么个年纪就算漂亮的了，”我把照片交还给他。

“我向你保证，女士，这不是我爷爷的照片，这是我本人6个月前的照片。又老，又胖，又少活力。我从前见过同你一个类型的女士，知道吧？摩登女士。很帅的女士。心灵空虚。对生活失望了，对爱情失望了。总的来说，不受赏识，有点苦涩。我的年岁不小了，我对你很赏识。这就是为什么我和同事们发现了这个地方就说服他们把这个地方首先奉献给像你这样的女士们，还要收费相对合理。那些好莱坞妇女，她们有的是钱雇体操教练，吃精选饭菜，做整容手术，有自己的理发师、美容师和服装设计师。当然，不是所有的妇女都能成为电影明星，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妇女都能像神奇女郎那么艳丽。可是，职业妇女，贤妻良母，你们也都需要美一点，感觉好一点，让人更喜欢一点，是不是？所以，在开发这个地方时，我对同伴们说，作为我们头一个摊子，这个地方远了一点，交通不便，各项服务也还没有到家，所以，让我们把收费搞得合理些，让计较钱的妇女也能出得起。她们会成为我们最佳的口碑。你看，事情就是这样。你要是相信我，尽管放心好了，我们会证明给你看，以后你会后悔曾经错怪了我这个可怜的卡洛斯。”

我全懵了，不知怎么回答。这个人先前我把他当成男妓，却原来是开发这块地方的老祖父，我正把我祖母的遗产交付这里，能想象祖母会在这里喜欢他吗？我回到卧室，扑到床上，睡着了。

时差还在困扰我，我准是在直升飞机上睡了不少时间，因为我在半夜四点钟醒来了，一醒就再无睡意。我对这个中心很好奇。在疗养专家和贩卖青春药的人出现以前，还有什么比现在更好的机会，去查验一只苹果看看里面有没有虫？

笼罩在这个小小场所顶上显得高不可及的绿色穹盖开始变成淡灰色。大喷泉还在喷水，但水池上已没有彩色灯光照射。蒙蒙细雨使池面起了麻点，

建筑物之间的石砌小路上也有了大块大块的黑斑。餐厅是昼夜不歇的，飘过来一阵阵调料和咖啡的诱人香味，伴随着人声和物件碰撞声。显然，实习厨师已在开始工作。自然啰，厨房是很重要的，来的这些妇女大喜欢吃了。

道路两旁到处都是花园，茂密的卷曲的绿叶和重叠交错的花瓣，在渴望人们的欣赏，尽管在这样微弱的光亮中，是无法赞赏它们的颜色了。卡洛斯和他的朋友们对待树木已经很小心了，但是仍有许多树木已被砍伐，以便腾地建房。留下来的树，几乎同金字塔一样高，像麦克牌大货车的司机室那么粗。

布局很简单：三个金字塔形建筑面朝一长排树，一条河流从中流过。餐厅、喷泉、一个网球场，有几座小池子，他水在清凉的早晨汨汨作声，蒸发着热气。我们这个金字塔形建筑被用作旅馆。另两个我估计准是桑拿浴、按摩室，诸如此类。我朝着把疗养所同树林隔开的一道高与人齐的树篱走去，发现这道树篱还紧贴着一道用锁链联起来的拼得密不透风的本栅，使内外不能互见。我想弄清楚，这道木栅是否也把小河挡在外面。

我见到那个穿一身黑的女人，就在那个时候。她悄悄地站在树丛中，背对小河，凝视着疗养中心。她穿着黑色长袍，戴着面纱，就像一个旧时的寡妇，但我忽然想起也许是某位中东石油大亨的一位最年长的妻子，抱着好奇心来看看戴着面纱见到的东西。不管怎么说，我想应当同她打招呼。

“嗨，”我招呼她，“看来我不是唯一失眠的人。”

她本来静静地看着喷泉，一见到我，立刻把头猛地一扭，窜进森林中去了。

我在她身后追了一段，担心她真是阿拉伯人不熟悉河流、丛林等等，也许会受伤的。但当我跑到河岸，只见到有艘装饰成品蓝与酸橙绿色的“青春泉”眠明轮船，系在私人码头上，此外不见有人。

我看我是困乏了，回到卧室一直睡到天明，一个印地安女佣敲了敲房门，送进一杯咖啡——地道的咖啡。这个地方盛产这种东西，味道就像咖啡。不一会儿，阿黛尔和弗兰就来敲我的房门。

“到该好好玩的时候了，埃塔，”弗兰说。

“我本想先吃一口早饭呢，”我说。

“不，不，不，”阿黛尔带着训诫的口吻说，“利昂说，那是最不打紧的事。最主要的，你必须尽可能地多喝这里的水。你到这里来不能把水带走，只能喝下去，否则就没有效果。”

“我觉得这些小池子看起来就像是温泉，不过我也不清楚。也许是杰库兹大浴缸。”

“噢，不，我亲爱的。纯天然的，照利昂所说，是有机的，有神效的。”弗兰说。

“我不能再等了，”阿黛尔说，“我希望早点开始治疗。”

“从昨天的晚饭看，这里不像有很多人。”弗兰说。

“也许河上的船还会送来一些人，”我说，“我今天清早出去散步，见到一个女人昨天吃晚饭时没有见到过。”

我们一接触到潮湿的空气，就听见鸟叫与泉水声中传来了尖厉的蜂鸣声。“奇怪，是哪里来的声音？”我问。

“到处都是，”阿黛尔郁郁不乐他说，“链锯，知道吧？砍伐雨林，腾出地来做牧场，就像这个地方。有一个‘守护地球’组织对我说，你在森林

里找不到一块没有锯声的地方。真的，我吃着昨晚的牛排觉得有罪，我再也不上快餐连锁店买东西吃了，因为他们都是从这里采购牛肉的。可是每个人也不能时时讲政治呀，牛排确实可口。”

在餐厅里边，喷泉的声音掩盖了链锯的“蜂鸣”声。餐桌上，香气浓郁的鲜花在欢迎宾客，餐巾上放着一张像是参加婚礼的邀请卡。卡上印着当天的活动日程，有活动内容及指定的时间。

我们正在互相对照日程表，阿黛尔一声嚎叫：“傻瓜！弗兰妮，你在上午，而我在下午！我们没法一起徒步旅行了。”

“那很容易，”我说，我把我的卡给了她，我的指定时间在上午。“反正像抽签，碰上什么是什么。此外，我在把我的洁白身躯浸到他们给的什么水中去以前，还可以看看你们这两个女孩子会不会凋零、枯萎到什么也不是了。”

我是一半认真，一半玩笑。

“哇！”阿黛尔说，从桌面上飞来一吻。“你真是个有心人，埃塔。我们准会告诉你，还要告诉你我们见到的飞鸟和花草。”

“你们要是走出这个中心，最好当心点，”我说，“那边有道栅栏，我敢说还有蛇——也许鳄鱼，或者其他什么生活在水里的东西。”

“不用担心，”她说，把她的一只超大型的手提包拉开一个口子，我能见到其中有一样长长的像是什么皮的东西。”我行李里带来了一把大砍刀，我需要采集标本。”

“阿黛尔是个讲授自然科学的教师”，弗兰主动介绍。“六年级。”

“所以我为什么要保住体形”，阿黛尔说，“我得成天同那些小淘气打交道。不能教书，也不能守护地球了。在减肥过程中，我可以捎带做守护地球的工作。我原想他们一定会让我们多做徒步旅行的，可是瞧着不像。”

她说的是对的。日程表卜列着：“早餐，疗养宗旨电影，治疗开始，报名参加网球赛，化妆课，营养课，游泳、电影室全天开放，有娱乐片，巴西风光片，以及美国放映的新片。”

摆脱掉多余的体重该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不清楚。我开始怀疑花五块钱值不值。

我不报名参加网球赛，也不想听化妆课，营养课，只想在宗旨电影后就去水中心肺健身法。所谓宗旨电影只是拖长的彩色广告，有一些戏剧性的“以前和以后”的照片，不是祖母变孙女就是祖父变孙子。我弄不懂，不做整容手术，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效果。

3点45分，我进入第二个金字塔形建筑，有人领我，进入一个房间，内有一个浴池形状的水池，有一台机器轻柔地奏出鼓点很重的“新时代”音乐。池子里灌满了绿色的水，冒着热气，气味强烈，整个金字塔形建筑都有这种矿泉味——不是硫磺，是别的气味，像是金属味儿，像是血腥味，又不是血味，略微有点新鲜空气味儿或者是新鲜青草味儿，使人非常舒服。我很高兴，不是打扮漂亮的男性作伴，而是两名女子，都是23岁光景，身材苗条，穿着多萝西·拉穆莎莎笼式泳装，上面有鲜艳的线条与色彩。

她们帮我脱去衣裳，进入池子，其中一人递给我一份冷饮。“现在就全喝下去。这是治疗的一部分。一会儿你会放松得喝都喝不了啦！”

确实如此。她们拿两块柔软的微微跳动的垫子盖在我眼上，耳机中传来轻柔的音乐钻进我的脑子，池水轻轻地冲击我的全身，散发出矿泉水的气味，随着呼吸，吸进鼻孔。

然后是放松治疗，这项我从前做过。确实使我放松过，尽管并未使我年轻、苗条。只有眼罩拿开或耳机拿开时，我才偶尔醒来。水停止震动了，我双腿无力，勉强爬上来，裹上一条深绿色的浴巾，有人扶着我踉踉跄跄地走进旁边的房间，有人给我按摩，身上盖一层湿叶子，味道同池水一样，促使人昏昏欲睡，然后有轻柔的手伸过来小心翼翼地揭去叶子，让我冲了一个淋浴，又浸入一个凉水池子，然后又调到一间美发室。我纳闷，这些女孩子干了这些活以后，还能不能去徒步旅行。我自己也怀疑还能不能爬回我的卧室，更不必说四周都是雨林中常常窜来窜去的蛇、美洲虎和猴子。

我同意理发师的建议，让她用某种天然的药草把我的头发弄亮些，做头发期间，我又睡了。别的妇女看来也都在放松。那天吃晚饭，不再是工作人员成双配对地陪伴我们了，而由我们自己找伴。弗兰和阿黛尔在一起亲切地交谈着徒步活动，鼓励我开始上午的治疗前参加她们的徒步活动。要是有精力，我一定去。经过这一天的治疗，我唯一还能做的事只有把叉子送进嘴里去。依我看来，弗兰和阿黛尔的新发型完全变得……脸上的皱纹看不出来了，她们的下巴和下颚似乎有些低垂。我的天，难道我们希望这趟旅行结束时只剩下皮包骨吗？

我在入寝前好好端详了自己。房间里有一面用布帘全部蒙住的墙，我估计帘后是窗子，白天，女佣拉上了帘子，这会儿我拉开一看，原来满是镜子——正好可以欣赏欣赏自己。阿黛尔和弗兰变成什么样，我也同样变成什么样，只除了我认为我的头发比她们的好看，但愿史蒂夫会喜欢它。我并不打算同卷曲的乌黑的头发来相比，但是我的亚麻色头发确实比从前色更深了，已不再是那种洗碟水似的沙色；也许稍有点不那么蓬松。我这才明白了，为什么这里没有什么运动器材。在做了那种催眠的治疗后，谁还有劲头去锻炼呢？我的胃口也全然消失，吃晚饭几乎连一盘带水果的鱼也吃不完。

相当反常的是，我半夜又醒来了——这次不像上次那样晚，正是在午夜。我决定围绕建筑群走走，直到有了睡意。我又见到了穿黑衣的女人，站在河边同上次一样。这次为了不惊吓她，我只朝她挥挥手。使我惊奇的是，她也朝我挥挥手。

第一周结束时，餐厅就像是大学女生联谊会的厨房，妇女们亲密地交谈着，挥舞着杯中的咖啡或果汁。从第一天上午以来，我连一块甜饼也不要。我不得不把一块头巾折成带子系住裤腰。

“不管他们做的是什​​么，”我对弗兰和阿黛尔说，“看来肯定能行。”

“没有骗人，”弗兰说：“我觉得我都能去教一年级了——那么有劲头。我敢打赌，阿黛尔走路赶不上我，我们都能走到巴西利亚。”

“你发现了什么有趣的标本了吗？”我问阿黛尔。

“噢，天啊，是的。我真想带一只猴子回学校去。可是你知道，我们没有走很远。我希望真正遇到危险的时候，人们能听到我们的呼救。我只想弄清楚，周围的雨林有多大范围具有栅栏边的树木那种同样的问题。”

“什么问题？”

“噢，不剖开一个样品，无法弄确切，因为我还只是从我们碰上的一棵死树上来判断，可是——你做过治疗后到我们的房间来。埃塔，看看你是怎

么想的。”

“我认为她是在自寻烦恼，”弗兰说，“我们在这片雨林中一块很美的地方很幸运。从这里往南走一小段路，有一片砍伐光的地，只剩下一些小幼树。”

“我没法不想”，阿黛尔说，“我就是个爱琢磨问题的人。”

“可是，亲爱的，我们到这里来不是为这些事情的。我们到这里是为了去掉臀部多余的肉，而且看来管用了，是不是？”

我也这样想，真的。晚饭前，我飘进她们的房间时，还感到十分松弛。我一进去，阿黛尔就像一头美洲虎跑过来扑到我身上。“埃塔，你绝不会相信的。我取了样了。看看这个，好不好？”

她指给我看一段树干，是用她的“L·L比恩”牌大砍刀剃下来的。“我选了一棵大一点的树，没有损伤的，”她说，“实际上，这棵树就是我们眼见它枯萎死去的。是不是，弗兰？”

“你也许夸张了一点，阿黛尔。”

我看着这个标本。我不是个植物学家，但即使我这样的人，也能看出树干剖面的年轮确实奇怪。标本横切面直径足有一英尺，而只有两圈年轮，里圈薄薄的一层，外圈则非常宽，“这个外面的年轮是怎么回事？”我问她。

“高低不平，又多泡，比里圈宽四倍。那正常吗？”

“当然不正常。这么粗的一棵树至少该有十圈，即使土地像此地那么肥沃。树都是每年长一个年轮，肯定你在小学自然课上已经学到。外面这一层‘形成层’太宽了，看到了有多么高低不平吧，表皮下面还有这么多的气泡和窝坑，尽管外表看起来很正常。要不是我要为孩子们采集标本，我还不会发现呢。”

“那么，这棵树的树龄只有两年？从外表看应当是好多年了。你看，是不是得了某种病了？”

“不能肯定。这里的生态同美国不一样。适于快速成长的时间，土壤不同，气候因素，不过，我认为是有病。”

“啊，阿黛尔。你一定知道南美洲是有畸变的。你还会给孩子们带回去一些杀人蜂的，要是我准你带的话。”弗兰不无讥嘲他说。她其实并没有专注此事。她为自己在镜中的映照洋洋得意。她比阿黛尔更苗条，皮肤更光滑，静脉曲张已全部消失。当天，她在治疗后已逛过妇女时装用品小商店（设在疗养中心办公室的金字塔形建筑中），此后又徒步锻炼，这会儿正在自我欣赏掐腰紧身的紫色短裤和一件紫底、青绿与洋红两色花纹，一点也不显松垮的陀螺形套衫。地心吸引力的规律不起作用了，她的胸脯比来中心的第一天高出三英寸，我不知道她是否已买了一件新的乳罩。她的眼皮也不再下垂了。我先前没有注意到她的眼睛竟这么大、眼珠这么黑。

“把这件事告诉利昂好了，”弗兰建议阿黛尔。“我敢肯定他会作出解释，你就可以回去告诉孩子们，免得争执不休，搞得神魂颠倒。”

“我确信你说得对，”阿黛尔叹了口气，搓着一双很美的、阳光晒得黑黑的手，“明天我们徒步锻炼前我要告诉他，也许他愿意同我们一道走。”

“我不知道能不能同别人互换约定治疗时间，这样我就可以加入你们的行列了，”我说，“我很想听听利昂怎么说。”

我设法尽快入睡，对自己说：这桩奇怪的经历同我没有相干；……我又闻到了老鼠味，哪里有奶酪饼哪里就有老鼠；……我自己还有一大堆问

题——同男人的问题，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我有一副别扭的、好猜疑的头脑。通常情况下，节食对我只有一次有效，因为一旦有了效，我也弄明白其中的道理了，不再神秘了，对此也就丧失了兴趣，下再坚持下去。大概此时又出现这样的模式，但看来我们不至于减轻那么多的体重，那么快就变得比以前年轻得多、漂亮得多而自身无需出多大的力。你等着好了，下一步，他们就该来对你说，再加一小笔费用，我们就能彻底更新了。

最后还是睡不着，卫星转播的电视节目也毫无看头，我套上一条长运动裤、一件T恤，决定到河边和中心四周看个究竟，当然我还不至于傻到半夜里逛雨林。

穿黑衣的女人几乎是隐藏在矿泉水池中袅袅升起的水雾中。我朝她走去，这次她没有再逃避我。

我决定试用阿拉伯语同她讲话。我于语言方面有特长，而且曾数度驻扎在波斯湾。“雷拉——托夫——”我刚开始说，她就用手作了个不必要的手势，用一种沙哑的很重的外国口音说：“我说英语。”

“你认为这个地方怎么样？”我问。

“相当了不起，呃？”

“我看得出你在此地很乐意，”她说。“年轻一些、苗条一些非常重要，是不是？”

“嗯，我想不一定非得如此，不过对我们的文化来说，看来是这样的。你们国家里是不是也这样？”

她说：“我曾用许多时间同别的妇女们在一起，对我来说，是不是年轻苗条毫不重要。”

“我想世界上不会都是‘别的妇女’，这不现实，是不是？不论女人还有别的什么长处，男人总喜欢年轻、漂亮的女人。”

我们一同走着，离开森林与矿泉味扑鼻的水池，来到河边的树丛，前几次我见到的这个女人就站在这里。

“所有到这里来的人，都是这个目的，对不对？”她说。

“除了我的朋友阿黛尔。她来这里为了更年轻些更漂亮些，还为了采集标本带回去给她的学生。她说，这里的树有些特别。”

“是吗？”

“嗯——哼。她是唯一还有时间摆弄她的癖好的人。大多数女士只是随着潮流走。你们国家的妇女有没有想过，你要是看起来还只有20岁，那会是一种什么情形呢？”

她摇摇头。我不懂她为什么会来这儿。也许是她丈夫的主意。

“那么，在你们的文化里，年轻和苗条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我咧嘴笑笑，想到了史蒂夫，想到我一周前的模样以及同神奇女郎对比的模样。“是很重要的。”

“比别的事都更重要吗——你会尽一切努力来争取？牺牲所有的东西？”

“噢，不是所有的东西，”我说，“比较明显的是我们都愿意花很多钱、很多时间，不太情愿但又不得下放弃一些通常的食物，也不能像从前那样享受坐着的游戏，不得不多做一些运动了。不过我想我们准也不打算像吸血鬼的表妹伊利莎白·巴索利那样杀害许多年轻的处女，在她们的血池里洗澡那种极端的事情。”

她的黑袍飘拂我的侧身，原先笔直的后背和绷紧的双肩如今松弛下来了。我猜下透原先人家怎么在她面前把我们形容一番的，现在听我说几句可笑的逗乐的话，倒像是如释重负了。她的面孔掩藏在面纱和阴影之中，我甚至看不清她的眼睛，她常常垂下双眼，或者转过脸去，但此时，她说：“跟我来！”

正是午夜时分，那边就是原始森林，不过我倒挺好奇，看来她清楚要到什么地方去，所以我就跟着她走。她带我沿着河岸走进森林。

“晚上森林里可有美洲虎和猴群，”我说，“我们可不能进森林。”

她瞅了我一眼，带有恳求的神色，我只有耸耸肩，跟在她后面拨开树枝夺路前进。尽管在夜里，但月光明亮，疗养中心的灯光也在映照着四周，阿黛尔实在无需带着她的“L·L比恩大砍刀”，除非为了防大蛇和鳄鱼。大部分地段不长什么杂草。我们越往深处走，我越高兴，因为我感到身体轻快了。前面引路的女人像鬼魂一样在树丛中时隐时现。我们走了就像是几个小时，从无交谈，走过了疗养所周围中等高度的树林，走过砍伐后长着幼树的区域（阿黛尔提到过的），来到长着人树的地方。

“我希望你知道，”黑衣女人温柔他说，“在我的土地上，妇女之间的友谊是生活中最重要的关系，因此，友谊时我是神圣的，而欺骗是令人憎恶的。我不会轻易地向你显示什么，我把选择的权利留给你。我不想借此欺骗你、控制你。”

她朝一棵粗大、色黑的树干径直走去，我以为她要钻进去或者去拥抱它，都不是，只见她站在大树干前，两臂前伸，用一种很怪的、带有呼吸音的语言喊着什么话，这话的回声在风的嗖嗖声、雨打树叶的吧吐声、枝上鸟雀翅膀的扑打声中回荡着。

我正在注视着，慢慢的，我眼前有一种发光的東西，像是一些地衣（苔藓）出现在树干上，串联起来，上上下下地奔跑，树干一边吸气吐气，一边重新组合成一个妇女的形状——一个极大的身躯，腰粗膀圆，叶状的头发，深陷的绿色眼睛，出着长气，朝下看着我。

“你见到的是一个精灵姐妹”，黑衣女人对我说，“一位林妖、树精。好好地跟着她。”

我把头抬得高了又高，才能看清这个其高无比的能活动的生物。没法不跟着她走。“我——呃——我总以为林妖都是些小东西，”我对黑衣女人说，可是树精自己来回答了：

“你说的那是些幼树，”像是风在大树枝中低语，“它们都要死了。”

慢慢的，她成了半人半树的样子，似乎还不能完全独立，直到走出来站在我面前，树根的痕迹看起来就像是撕碎了的袍边。“来”，她说，把我领回到林子里去，黑衣女人尾随着我们。树精走过时，发出叹息声，嗖嗖声，两旁的树舞动它们的树枝，善意地回应着她，一些小树兴奋得东倒西歪。我的视野所及，还有一些人形想从树干中钻出来，又止住了，窥视着（多半是害怕，而不是害羞）树精领我走向成熟树的坟墓。还不等我开口，她就在我面前扎了根，变回一棵大树了。疗养中心的边沿传过来嘈杂的人声，很快，医疗部门的三名工人拉出一台像是特大号灭火器那样的器具，把一些喷嘴对准一棵棵大树的树基，把特殊气味的热泉水喷到树根上去。

“今儿晚上弄这一片”，一个讲葡萄牙语的人说，“明儿晚上一定要弄新树了。”

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躲在变成红木形状的树精后面，屏住呼吸看着这些外表很正常的人在表演他们的夜间灌溉活动。世界上没有什么理由不让他们来，按说他们也没有孙要反对我在观望，可是，树精却采取了保护我的姿态，黑衣女人干脆融进树精的阴影中去了。我虽没有特别的理由要躲起来，也没有特别的理由去面对他们。所以，我也只是在树精身后等待时机，直到几名工人离去，他们已经用洒水罐浇完了半英亩树。

“看来他们挺费劲的，”我对黑衣女人说。“你想要我干什么？卖给他们一套喷水设备？”

黑衣女人未说话，树精把头垂向刚浇过水的那片树丛。这些树丛的树精纷纷显形了，但什么地方出了差错。和我面前的端庄、高傲，外表年轻貌美（尽管又高又大）的树精不同，这些树精都是奇形怪状，不合尺寸，手臂上、大腿上长满肿块和肿瘤，头发稀稀拉拉，松脆易折，面孔和全身的肌肉凹凸不平，到处都是裂缝。

“行了，”我对黑衣女人说，“这幅图画说明了什么？我猜你同你的朋友带我到这里来不是让我看人们把荷兰榆木病传播到此地来了，黛安娜？”

“你认出了我？”黑衣女人回答，摘下面罩，露出了那张熟悉的、完美的塞米斯锡拉公主的面孔。

“我可没有那么多的熟朋友能同树讲话，树不但能听而且还回话。为什么你同你的朋友不把所有这些事情告诉我，然后你就可以说清楚你到这里来做什么？”我知道，她们要对我说的话，我不会喜欢的，所以，在树精显形之前，黛安娜先向我道了歉。

大大小小的、可爱的与变形的树精，齐声哭泣，声音之大，犹如正在酝酿一场暴风雨。我对黛安娜多少有点气恼，——毁了我的假日，使我卷入这场超自然的梦魇之中。我确信很快就什么都知道了，然后醒过来，发现什么事情都好好的。

黛安娜并未阻止我。我在一根湿的树根上一绊，跌撞到一棵小树上，有什么热的、黏乎乎的东西粘到我头发上，面颊上、手臂上、腿上。我抬头，望见树精肿胀又皱缩的脸孔。它的眼睛正往外渗着树液。

“好吧”，我说，仍感疲倦，仍有点气恼，但不怎么埋怨了。“这儿出了什么事？”我对黛安娜非常了解，她是绝不会制造麻烦的，尤其不会制造反常的、怪怪的麻烦。但她就像是一块磁石，——也许某些受到下公正对待的无雀者需要有位特殊的人来救助他们，为此把她请出来呢？也未可知。通常，这些多归她管，不归我管，我也愿意留给她来干。但这一次好像受害者和她希望我来出点力。我可不是超级英雄的材料，即使用凡人的方法我也不能每次都弄得很好。但我喜欢把自己想成一个好人。“我猜，我们不愿让治疗部门的人员知道我们在这里，而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要为这些树负责，呃——”我把脸上的粘液抹掉——“麻烦。”

黛安娜朝大树精点点头，大树精慢慢地举起树枝，似乎在把挡住了面孔的头发整理回去。她的眼里也流出树液，挂在了脸上，甚至绿色的手指间也渗出了树液。

“自从有了树和人，人就砍伐我们树，为了他们自己的用场，砍伐我们的房子、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母亲，为了补偿这类损失，分配给我们那样的土地，我们可以不受干扰的成长直至完全成熟。当人们开始来到那些土地上，母亲送给他们别的礼物：小小的、神圣的礼物——那边流淌着的神秘泉——”

树叶状的脑袋垂向疗养中心。“泉水是给我们的礼物，也是给非植根生物的礼物。泉水使我们的身躯长得又高又直、一直能碰到太阳，使我们的根扎得极深极深。泉水也延氏非植根生物的生命，使他们保持着灵巧和强壮。我们需要泉水时只用一点点水，我们是为了成长与健康，而他们，非植根的生物，是为了年轻、有力。非植根生物的身体回到土地中去，给我们的幼树增添了营养。我们作为回报，让他们居住在我们的树干和树枝中，当我们死亡时，我们的躯干也将成为我们自己的后代的营养物。可是，人们来了。他们拿走的大多大多，电动锯带走了年长的和成熟的，留下来弱小求助的幼树与树苗，或只留下光秃的土地下许我们扎根。现在，他们把神圣的泉水控制起来只让他们用并且弄脏了这些水，所以，正如你看到的，他们拿这些脏水浇灌我们的根，我们那些年轻的树就变弯了，变弱了，因为过于早熟地成长，它们的纤维被伸开了。”

“我见到过它们的年轮——两圈年轮，外圈非常大，使人误以为是老树，”我说。

“那么，你明白了。要是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就要完了。我们当中，已经长大的将被人们砍伐派用场，小树看起来误以为成熟的也遭同样的命运。不用多久，这片土地将成为光秃荒芜，姐妹们同我都将无影无踪。”头一批朝霞染红夜空时，她再次倾诉她的苦衷。她猛烈摆动着、哭泣着，又变回一棵树，树枝激动得直哆嗦，树冠因悲伤而晃动。她回进树丛，树丛中的人形也纷纷退隐，嘈杂声也止息了，只有我同穿黑衣的塞米斯锡拉人站立在树林里，在河边迎接来黎明。码头边不见了小船。同装饰民间艺术图案的直升飞机一样，小船也是每周来回两次，载来肥胖的，样子疲乏的乘客，向文明世界再送回去苗条的年轻的人们以便他们再次抓住生命的活力。

黛安娜同我都坐在河岸，凝望着河水。现在我明白了树的自我意识了，不知道它们把我当成了一个什么样的蠢人。我应当向它们道歉。

黛安娜什么话都不说，这倒使我惊奇。我本以为她会向我解释，为什么要让我来见树精，来听它们讲自己的故事。过了几分钟，我说：“我要请阿黛尔给你看那个标本，要是有用的活。我们可以同治疗部门的人员谈谈这件事。我估计他们不知道有这种伤害。他们只是循环废水。”

黛安娜仍一言不发，我说：“你认为怎样？”她仍沉默不语，我又说了：“也许你的朋友不必如此担心。我从阿拉斯加来，路上读到一篇文章说，不像美国环境保护主义者所说的，实际上雨林中还保存许多成熟的树。”我把话停了下来，不大自在，因为我看到了文章同现实既有关联的地方，也有下一致的地方。“喔，是的，要是不到一年的小树可以长到外表像成年的树，那么森林里看起来像有不少树，环境保护集团的研究报告就无效了。我想大概不会有很多人知道这些树是病树，等不到砍伐就会死去。在我看来，它们不会活下去，不过我想，对那些人来说无所谓，他们只要这地方看起来有不少树就行。”

黛安娜一双清澈、湛蓝的眼睛看着我，黎明使她的皮肤红润，黑头发成了棕红色。“埃塔，当时你对我讲你想干什么时，我就感到不妥。我在机场送走你以后，还在想这件事，想到你看来很不快活，你认为这个地方会解决你的问题，给你带来平静。直到我来到这里，我所认识的人中没有一个人担心这里的问题。对于一个不作严肃思考的人，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个愚蠢的问题。可是你是个认真思考的人，是一个有作为的人，而你曾感到深深的痛苦。

我试图来研究这个据说可以消除你的痛苦的地方。我在《米拉迪》杂志里找到一篇好文章，可是另有几篇文章看来错误地报道了雨林的现状。当然，这个地方也不是在搞欺骗。你在这里还只呆了一个星期，我从远处看出你已经比从前苗条了。虽然你从来不显老，你的皮肤现在可是像个年轻小姑娘了。因为你很看重这点，所以我见了也很高兴。亲爱的埃塔，请相信我决不是要跟踪你，不过我觉得，如果我不能理解害怕失去青春，渴望年轻与健康对一个凡间的妇女有多重要，我也就不能充分理解你了。我有塞米斯锡拉的本质、育诸神的保佑，所以我无须担心凡间妇女担心的问题。我承认我不了解身体的老化，不懂得内心如此坚强，聪明并富有经验的你对此也如此在意。是不是因为你害怕死去？”

“不，比这要复杂得多，”我说，自己也感到惊奇竟向她咧嘴一笑。“我并不真正怕死。你见到过我执行任务的情形。我也许不是个铁铸的人，但是，我也有数，如果该死了，我就去死。活着，有时总会受伤害的。活着会受到许多你不想受的限制，不是你所想要的那种生活。我想有些人大概已经认识到，在我们还来不及另作选择以前，我们已经铸成现在这个模样了。我不想成为‘神奇女郎的忠实的矮胖伙伴——面孔倒还漂亮，皮肤倒还不错’。我不想让史蒂夫总感到他是有点勉强。”

“我们必须找个时间再谈谈，”她平静他说，“我在观察你的时候，也观察了森林的情况。我到达这里后不久，——就是头一天晚上，事实上，我确实曾考虑是否要让你知道我在这里——我就听见树精在呼唤我。我介绍给你的树精是非常古老的，能说奥林匹克山森林中的语言，也能说塞米斯锡拉森林中的语言，这两种语言是差不多的。我来以前，树精闭口下讲，无望地隐藏在寄住的树中，害怕每天必到的电锯把它们带走，换上你见过的可怜的被损坏的幼树。我听完他们诉说，便飞往其他森林去听别的树精们诉说。我发现，整个亚马孙流域都存在这种严重的状况：高大的、古老的大树被伐倒，替代的是外型高大，内里空空的病树。我很想把这一切告诉给你，可是我见你对你焕然一新的外貌这么兴奋，而你曾在这方面对我很恼怒。最后我决定仍保持我为了观察治疗人员而打扮的伪装，让你去同树精见面，由你自己决定该怎么做。由我一个人来做决定是不公平的——解决了一个令人不快的会产生另一个令人不快的。”

不作决断个大像是黛安娜的作风，但她真是富有表情地耸了耸肩。

“我该做什么？”我问道。“你可以用你的套索把那些治疗人员拘起来，让他们向报界承认他们在森林中所做的事。”

“把你同别的享受到奇迹、消除掉妇女身上的痛苦的疗养客人都置之不顾吗？埃塔，我没有这样的权利。我为树精们感到悲哀，但是她们的命运同你们的命运是交织在一起的，而我这根线在这匹布里是无关紧要的。”

“你想让我去犯罪吗？”我问她。

“不，我的朋友。我尽很大努力来理解你，让你按你的需要去生活、去奋斗。在这件事情上，我需要你的指导。”

我站了起来，掸了掸运动长裤后身的灰土。“好吧，阿黛尔今天打算去同利昂讲。她发现些什么我会告诉你的。”我穿越树丛悄悄回到建筑群以便赶上早饭。

阿黛尔要在治疗后才去找利昂，我想躲开一次治疗大概没什么关系，至少要等到我弄清事实再去。我上好闹钟，就睡着了，计划睡到两点钟，我们

同意那时碰头。

我一定是睡过了头未听见闹钟的声音，已经是四点钟了，什么人摇醒了我。“起床，坎迪上尉。你的治疗时间到了。你迟到了。不能错过治疗。为了得到足足6个月的好处，你必须每天去治疗。”

“嗯？哎呀，对不起。”我睁眼望着—位治疗师的一张印加女祭司的面孔。“我要去见一个人。”

“麦肯齐夫人和莱博维茨夫人在治疗室等您，”女人说。她的名字，我记得是派拉。

我穿着运动衣裤就睡着了，尽管有空调，因为出汗，头发都立起来了。

派拉领着我进入金字塔形建筑，在去治疗室的路上见到卡洛斯同利昂在认真地谈什么事。“我想同你们说两句话，先生们，”我对他们说。

“也许等你治疗之后？”卡洛斯建议。

“我正要同你谈有关治疗的问题。阿黛尔·麦肯齐有没有同你们谈过？”

“噢，没有，”利昂回答。“她的治疗推后了，我答应治疗后同她谈。等你结束治疗后，我们为什么不去餐厅—块儿喝点什么呐？”

“出了点事，”我说，“我愿意在治疗前同你们谈这件事。阿黛尔有些重要情节要补充。我知道这么说有点可笑因为—上午我都睡觉了，可是我认为这的确是件急事。”

“这样的话，也许我们该跟你回去，”他说，“派拉，请你通知—下，女士们自己活动吧。”

我们往回走，穿过治疗室，来到—间洞穴状的房间，里面有座巨大的汨汨水响的大池子。治疗室给我的印象是同巨大的金字塔形建筑相比，小得不成比例，现在我才发现几个房间只占着建筑物的边缘。这个大水池才是中心。派拉正用两块特大号的浴巾围裹两个歇斯底里的十几岁女孩子。阿黛尔的木头标本干干净净地放在她的衣服堆的上面，衣服堆在池旁—张椅子上。

“埃塔！”其中—个女孩子高声喊，就是那个有草莓红色弹性短发卷的女孩子。“喔，埃塔，我怎么办呐？我没法这么回去工作！孩子们会认为我是他们的保姆而不是老师。”

“更不必说还得挡开高中男学生的进攻了，”另—个女孩子—副哭笑不得的样子。“我还得把从前的可怕样子忘掉。我们现在也许明白了，以前我们瞧着别人……我还没有把荷尔蒙的作用估计进去。”

“行啦、行啦，小姑娘们，”利昂说，“你们不需要担心。我们已经在巴西利亚给你们安排了新的职业。”

“是的”，卡洛斯咧嘴—笑，“你们会从事新的工作适合你们现在的新模样的——”

“噢，老天，”阿黛尔说。

“你们的朋友也可以—道去，我向你们保证，你们会有—段好时光的。巴西利亚是—个欢乐的城市。”卡洛斯还跳了几步“恰恰舞”。

派拉这位印加女祭司想用她的粗胳膊把我拽进池子里去，我把她绊了—跤，让她朝卡洛斯冲过去，我们都撞到了墙上。利昂朝我猛冲过来，我摆了—个空手道架式，向他咆哮——赤手空拳不是我最拿手的本领，可我是个吓人的咆哮者。

巴西可能是男子气概的国家之—，但卡洛斯决定还是谨慎为好——也许是由于谨慎，也许是他觉得同—位女士对打有失风度。此时，派拉已立起身

来，摇晃几下，摆出了一个架式。她不仅年轻、灵巧，而且肌肉强壮，从皮肤下面要暴出来，像一头豹子。利昂出于他的小心谨慎，匆忙站起来去夺门喊人。一名扎着发辮、身穿莎笼的“治疗师”从外屋跑了进来。我纳闷这些女孩子参加的哪家美容学院，怎么教会她们武术了呢？也许她们都是兼职的游击队员。

我豁出去了，往后退一步，判断一下形势，看看能不能跳进水池，游到对岸，从另一座门逃出去。机会不大好。这些女孩子看来也是游泳健将。

卡洛斯正站起身来，两个女孩子抄起阿黛尔的木标本朝卡洛斯的耳朵砍去。弗兰绊倒了派拉，把她送进水池。我回转身来对付一个新的威胁：从外面进来一个女利昂，又见这个女利昂揪住了男利昂。在这次战斗中，她脱下了莎笼，现出了大家熟悉的红、白、蓝三色制服。我从她的手镯就该认出她是黛安娜，尽管她已把她的束发箍取下来系在了腰上。

她用绳索一端把卡洛斯和利昂绑在一起，另一端像牛仔那样甩出去套住派拉，把她拽回到池子的这边来。

“埃塔”，她说，“我希望我没有干得鲁莽。我想确保你不受伤害。”

“你说过由我自己来作出决定，”我向她一笑。“可是你没说你不单能。好了，先生们，派拉，也许该你们解释一下你们怎么取来魔水，用它来吸出妇女的老化纤维，再去浇灌超成熟的虚胖的幼树？”

当然，有黛安娜的金色绳索套着，他们毫无选择的余地，只有老实坦白。他们倒还不是那么坏的人，但是有些投机。卡洛斯说，建疗养所是他的主意。

是他在这带海岸躲债期间发现了圣泉。他曾在那香喷喷的水中洗浴，立刻感到许多病痛都消除了，包括关节炎和一名催讨债务的雇员“传染”给他的腰疼病。洗浴使他感觉这么好，决定逗留下来直到月底，他的外表大大改观，几乎不认识自己了。他回到海岸，搭机去到巴西利亚，结识了利昂，利昂在巴西有多项木材和牧场投资。利昂亲自见到了圣泉，并也下水得了益。他提醒卡洛斯，要逐步地、合法地开发这个地区，不要大快以至引起政府的注意，无疑将宣布这是国家的财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对社会影响不大的妇女收费低廉，只有像露露那样才把她当典型来树。利昂曾是露露早年的百万富翁情人之一，他利用这位前明星来为“青春泉”做广告模特，既有感情成分，又可从她身上找回来一些过去的投资。

他们发现污水对幼树的作用是相当偶然的。事实上，他们当年建筑治疗中心时，只是想把用过的水来浇树，以便节约泉水。从一开始，他们就把建筑设计成金字塔形，好把关起来的泉水隐藏起来，让工作人员和客人只在大浴盆内洗浴。他们希望大家都以为这种水是人工合成的化学剂，猜不到是天然泉水。建筑损坏了土地及森林，必须补植，因此利昂指示工人用污水浇树。他们见到浇了三罐水以后，幼树就很快长成大树，利昂发现对他经营木材业大为有利。他们确实还不知道那些新长的树带有病态，但即使他们发现了，我想他们也不在乎的。他们欣喜于泉水使他们一举两得，并且发现人间的女性竟能解决森林中的一个大问题。他们预计最后将大获其利，将用废水浇树的获益来大大改善治疗机构。

我看到他们的广告的时候，正是他们想大大发展他们的事业的时候。如果，那些洗掉人们的纤维质、脂细胞和老化迹象，使人得到有生命力的成份的泉水只能带着污秽的杂质，用来浇灌幼树只能带来损害的话，那会有多大遗憾。相反，如果泉水能循环使用，那倒是解决了不少问题。

利昂，一个 80 多岁的老态龙钟的大亨，如今外表看上去只是个 30 出头的英俊青年，对泉水能循环使用大为激动，他来帮助卡洛斯管理，当然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投资，他的投资是那架直升飞机和腥明轮船。当最后一批妇女包括弗兰与阿黛尔送走以后，利昂在黛安娜的套索的影响下被迫将闸提起，让泉水流回原处，按女神的意志去灌溉森林。利昂哭了。我也哭了。卡洛斯用责备的眼光看着我。

“你会后悔的，埃塔·坎迪。不到两个月，你就会发现自己恢复原样了，即使比从前更加节食，你也保持不了现在的体重了。我为女人做了这件大好事，可是你却让这个永远年轻、永远美丽的外国玩意儿来逼迫你背叛了人类。你会为你的选择自食其果的。”

当然，这不仅仅是我的选择。弗兰和阿黛尔是完全同意的，希望其余的客人一旦明白了道理以后也会赞同。比起地球遭受破坏，人们追求年轻、漂亮，是没有多大意义的。阿黛尔告诉我，继续滥用圣泉将导致迅速加剧地球的温室效应，极地冰山融化，缺少氧气，干旱，以及其他千百种环境灾难。阿黛尔和弗兰决定申请延长假期去欧洲旅行，趁治疗效果还未消失以前，去寻找一些休闲的机会。而我把剩余的祖母遗产用来购置一件颓废派的长袍，这件长袍是用橄榄石色的下薄的缎子做的，有海蓝宝石珠子、假蓝主石珠子与黄金珠子缀成孔雀毛的图案。耳朵上戴着黛安娜赠我的星形黄金耳饰。

我来不及先同史蒂夫见面。史蒂夫和赫尔姆斯勋爵同我们是在宴会上相见的。黛安娜穿着她的塞米斯锡拉服装，一件绝妙的红色契通，系一条吉娅腰带，上面缀着亚马孙流域的装饰物。我在门道上遇见史蒂夫，正在费劲地脱他那件轰炸机驾驶员的皮夹克，换上一套无尾夜礼服。赫尔姆斯换装当然全无凡人的世俗问题，早已是气派非凡。史蒂夫朝我们三人走来，没有理会赫尔姆斯，他俩刚谈过话。他的眼睛里有一种梦样的神色，见到黛安娜时嘴唇上掠过极淡的笑容。然后，他的目光扫到我身上，现出我认为是吓得发愣的称赞的神气，迅速又把目光挪开，又现出恍然大悟的神色。

“埃塔，你好吗？”他问。

“嗨，大兵、给女孩子买杯饮料？”我问。

“好啊，一定。”他说。我估计我一定是有点不知所措，因为他看起来有点不知所措。

“看出什么地方不一样了吗？”我问。我想同他开汗玩笑，可也不想无缘无故地弄出麻烦。

“你看上去可真好，”他说，“多漂亮的衣裳，还有——呃，你做了做头发吧？是不是？”

我三言两语他讲了讲历险经过，力图说得滑稽一点，少讲一点自己的作用，而且避开我上那儿去的动机；讲得更像是一桩去拯救雨林的使命。该点头的时候他都点了点头，只有一次来踩我的脚趾头。

同我跳了一场舞，喝了一杯饮料之后，他又不见了。后来我看见他在一个角落里同几个现役的实习驾驶员在一起。这不是我所盼望的回应。

宴会后一周内我没有得到他的消息，而我已见到乌鸦爪子露出来了，后背又在长肉了。黛安娜打电话来约我在一家色拉小吃店见面，我建议去匹萨

希腊服装，妇女长袍拖至地板。——译者

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女神。——译者

饼店。她有点不明白但还是同意了。黛安娜最爱吃的是加拿大火腿、浇特多奶酪的菠萝和熏牡蛎。

“宴会以后我一直没见到你，”她关切他说，“事情顺利吗？”

“我不想成为一个胖子跟在你身边，”我对她坦率说，“宴会以后我也从没见过史蒂夫。我猜不出来他让什么事情拖住了。”我把又一块熏牡蛎塞进嘴里，管它三七二十一。

“也许你该打电话给他，”黛安娜建议。“赫尔姆斯勋爵到别处去了。宴会前，他们刚从意大利回来，你知道吧。可能史蒂夫时差还没有转过来。”

“喔，我不知道，黛安娜。我尽力让他觉得我好看些、让他像看你那样看我——”

“埃塔，我正想同你谈谈这件事，”她突然说，“也许你下的功夫太大了，你知道吗？”

“不，还不够大。”我说。

“不，听我说。我来之前，借助于梅纳里普的眼镜，做过调查，看看进入这个世界最有利的的方式是什么。你是知道的，我们可以采取许多不同的道路，每个人的道路、每个人的选择也会发生变化，就像我们的关系、我们的生活都会发生变化。是不是？”

“当然啰，那种事情总是神秘兮兮的——”我不往下讲了，感到有点难以启齿。对我来说，神秘的事情就是黛安娜的历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来到这个世界，看到有一条可取的道路。你不会知道的，但你当时也在那里。在这种特殊环境下，我采用一个秘密的身分。我称自己是黛安娜王子，同你一样，我也是个中尉；史蒂夫·特雷弗是这个生命的一部分，当时是上尉。你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一个人地生疏、身处异乡的人再也找不到更好的朋友。当时，——我对你说这些不是要伤害你，是要说清楚一件事——史蒂夫·特雷弗当时正爱着我，就像你现在有时见到的那样。当然，不是爱黛安娜王子，是爱神奇女郎。我们都曾是他的朋友，但今后不再是了。因为他属于人马座星宿。他们专注于精神方面的美德。不管怎么说，他是一个非常勇敢的飞行员，有许多次使命如果没有我的帮助，他就不会活着回来了。我自己的多次活动，他也总是积极参加以便援助我——当然结果总是我要上救他。尽管他称我是他的‘天使’，他也崇拜我，而事实上，他永远不能帮上我的忙，不能保护我，不能救我，而是我一再去救他，使他越来越下高兴。”

“大男子主义，呃？”我问。把菠萝上的奶酪刮掉一些。

“不，不全是这样。我原以为在一段时期内是难免的，但是现在我发现所有的人都应当有他们自己的位置，发挥各自的作用，但如果在这方面或哪方面被别人超过去太多，他们一定会不快活的——像史蒂夫的情况，由于我有超人的力量；像你，你感到我比你更吸引人。而我常常因为我永远不能像你那样能充分理解这个世界而感到泄气。你在我们完成共同使命时已表现出来许多美德：不顾自己相对较弱仍表现坚强；在易受攻击时仍勇气可嘉；自己必需的东西也肯让给别人。诸神都有各自的使命，他人尊重我们，我们也应更看重自己的特殊能力。我削弱了史蒂夫的影响，并不是有意的。也许，他再次感到——”

“同我有关？哦，黛安娜，到加利福尼亚州议会上去讲自重吧！”我说。

后来，我借口有张新的软件要在史蒂夫的计算机上试试，给他打了电话。

“是的，好啊”，他说，“我正打算睡个午觉。人老了，你是知道的。但愿我也能在你泡过的泉水里泡一泡。”

“我现在就要去泡别的水了，”我说，“我的衣服又不合身了。也许我该听卡洛斯同利昂威胁我的话，最后再泡一次。你一定会见到一个更加年轻得多的女人——”

“你看起来很棒，埃塔。可是你一定要在衣裳上省点钱——”

“来得容易，走得也快，”我说。

“你不如买你想要的激光打印机。”

我最终不由得气恼了。确实我完全可以买激光打印机的。我可以买一整个新的计算机系统。“我是可以的，”我对他说，“可以买许多东西，不过我想让你觉得我好看些。我想让你的眼睛也像在看黛安娜的时候那样亮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去巴西，把得到的遗产花光，同树精打交道，还几乎也变成树精。”

“等等，等等。你没有说明任何问题。你一点也不像黛安娜。此外，要是我想同黛安娜一道出去，我早就向她提出请求了。不过，坦白他说，有一个不是凡人的伙伴，使我也有了永恒的力量与永恒的美貌。我不会去同一位塞米斯锡拉人约会的，那只能感觉在同一件古董约会。你怎么会想到我要你看上去同黛安娜的模样一样？”

“好了，史蒂夫，你知道。我——噢，我太重了。不是说现在，也不是说有多厉害，不过，我从阿拉斯加回来的时候，确实感到身子粗，你……你……”

“坎迪……？”

“啊？”

“干脆到这儿来。我也正想同你谈点事。”

我去到他那里，他在大门口等我。我把软盘递给他，他看都不看。他领我上楼到了他同赫尔姆斯合租的公寓。他的动作还是有点怪，已不是我从前认识的那个轻松自在的史蒂夫了。不过，也许我也已经不是他所习惯的轻松自在的埃塔了。

他并没有打开他自己的房门，而是打开了隔着走廊对门的一套房间。这是一套空房，外屋有一个小阳台，可以望见大门口的停车场；其余的房间布局同史蒂夫的那套大体一样。“你喜不喜欢这套公寓？”他问。

“比我住的景观好些，”我说。这倒不假。我那地方看出去只有邻居的房子，小巷里是酒鬼和垃圾桶。

“这是空的。你想住就可以租下。房租同你现在付的房租一样。”

“那可不错，”我说。

“赫尔姆斯同我一道租下的。有个什么人挺注意他——他还不大懂得这个世界的习惯。无论我怎么训练他，他总是跑得那么快，跳得那么高，——噢，是的，他还会飞。省下飞机票了，可是跟着他飞使我耳朵痛。我刚才还在想，什么东西使你这么关心你的体重——”

“嗯——哼，说下去。”我说。

“我那么想，如果你注在这里——这些天我也得注意一下胆固醇，也许我能帮上你的忙。我总算是退休了。我也许能做点好饭菜，你也不会受油腻饭菜的引诱了。我们可以一道锻炼。大楼里有间健身房、一座游泳池。我知道，要是有个伴，有人鼓励着点，我会更好地坚持。你说怎么样？”

他离我很近，声音越来越低，越来越有点游移。我伸出双臂围住他的脖子，微微点头，望着他的眼珠说：“是的，我想这样很有好处。”

他说：“你真的做这些事情都是为了要给我一个好印象？”我点点头，他给了我透不过气来的一吻。过了好长一会儿，他把话轻轻地送入我的左耳说，“当然，要是你受到罪恶的冲动，想做你拿手的馋死人的小甜饼，我们又住得这么近，我们可以分享这些热量，把多余的送给赫尔姆斯和黛安娜。他们是什么都吃的。”

银幕背后

亨利·斯莱瑟 著

黛安娜疲倦了。

疲劳本来是人间的苦恼，但天堂岛公主如今也感到了这种困扰。她脑袋中嗡嗡响，四肢无力。昨夜睡得不好，直到莫费斯 给了她特权，她才进入梦乡。这是一个颇不平静的梦。她被召去奥林匹克山，为了一桩审判。山顶上乌云滚滚，遮住了她的视线，看不见诸神。她只是通过天堂里阵阵低低的责备声才知道诸神已在场，表示不满的语声又被一阵突发的响似雷声的大笑所打断。

大笑！

这是一个不祥的笑声，一个男人的笑声，她一惊之下就坐了起来。微汗使她的皮肤在晨曦中闪闪发亮。她望一眼挂钟的两根铜针，发现自己睡过头了。当她再次听到笑声，方知这是一个凡人喉咙里发出来的声音。来了一位客人。

她迅速披上一件绸袍，走到门边，拉开一道门缝，刚够看清来访者是谁。这是一个高高瘦瘦、穿着黑套服的男子，快速地闪出一个微笑，显然为了迷住她的朋友朱莉亚·卡帕特利斯。黛安娜颇感不悦。朱莉亚知道她正想独自呆一阵。为什么要把这个陌生人带到她住的地方来？

“噢，我个想这么快就放弃制片工作，”他说，“还有许多话要说说，尤其现在，甚至小片子也要花两千万、三千万……”

听得人莫明其妙，莫不是在说外国话？黛安娜把门碰上，把背压靠在门上。朱莉亚是怎么搞的？昨天晚上，黛安娜向她扼要叙述中东之行，还见她眼中充满了同情的感人眼光，这趟和平使命失败了，除了涉及的各国领导人虚假地找来一些听众听她讲讲话外，毫无结果。尽管这些领导人风度翩翩，黛安娜觉察到他们对她的和平使命无动于衷，甚至更糟，因为她是女超人，他们拿她寻开心。她离开他们的时候意识到了失败，她怀疑那些政府的大门关上后也许会有一阵大笑……

大笑。

她又听见了大笑声，立即把门打开，正打算对这种不适宜的声音表示一点愤慨。朱莉亚，带着常常能平静黛安娜的情绪的慈母般的魅力，急忙介绍这位客人。

“奇普·谢里登，”她说。“从好莱坞来的！那家制片厂叫什么名字？谢里登先生？”

“众神制片厂，”这个男人说，朝黛安娜眨了一眼，他的眼珠是罕见的淡棕色，一副昂贵的假牙，因为脸皮晒得黧黑更加反衬出它的雪白。“你从没听到过也不要紧，”他又说，“这家公司一个月前才宣布成立，我想你不会读过同业名单。”

还不等黛安娜要问问同业名单的事，朱莉亚就插话了。

“谢里登先生刚才对我讲的话，你不会相信的，他们打算拍一部你的影

希腊神话中的睡梦之神。——译者

希腊神话中诸神的住所。——译者

片，一部真正的巨片！这是他们头一部片子，你永远情不出准来扮演你。伊丽莎白·特纳！当然，全要依赖你的合作——”

奇普·谢里登的微笑不大可能增强它的白炽光的，可是的确增加了几分白炽。“你在学我做买卖呢，卡帕特利斯夫人。我不敢肯定，本周能不能付代理人的工资。”

“不用害怕，”黛安娜冷冷他说，“朱莉亚是在拆烂污。我是下出卖的，谢里登先生。我不打算把自己卖给好莱坞。”

谢里登的眼睛一眨也不眨。甚至黛安娜也钦佩他的自制力。

“你知道，你作为一个人，非常非常的美，公主。很抱歉这么说也许有点庸俗。过去我只是在电视上见过你。利兹 是很漂亮的，不过还得给她好好修饰打扮，才能够上你的水平。”

“你不必找这个麻烦，”黛安娜说，“如果你了解我，你就一定知道我到人的世界上来的使命同娱乐业毫不相干。”

“我们早料定你最初会是什么反应，公主，不过，一旦你明白了整个计划——”

“我没有兴趣听你们的计划。我知道我会作出什么决定。”

“我知道问题在哪里，”朱莉亚说得很肯定，她转向客人：“你要晓得，谢里登先生，即使是神仙有时也有凡人的需要。对黛安娜来说，她现在需要的是——早餐！”

黛安娜在喝着第二杯她教给朱莉亚做的近似神仙饮料的咖啡的时候，心情好多了。至少她允许谢里登接着讲下去。

“找不是制片厂的，”他说，“我为‘莫里森。威廉斯代理商’工作，我们在包装这个项目。我们代表特纳小姐，我们也代表导演卢克·斯皮勒——肯定你听说过他。众伸制片厂要这两个人，但是他们最需要的，当然是你。不仅要你同意、理解拍摄这部电影，那是非常重要的，不过——也不是非有不可。”

“这是什么意思？”黛安娜有点发火。“不经我的允许，他们不能采用我的故事！”

谢里登的微笑头一次摇摇晃晃了。

“喔，要是写成普通的人物，游戏规则就有一些伸缩性了，公主。这里人名作些改动，那里服装作些改动，有些情节稍稍改动一下……”

“我的赫拉！你是说，即使我说不，你们也可以制造出你们愚蠢的‘史诗’？”

“我到这里来就为说服你不要说不，公主。事实上，我来这里是为了说服你为这部影片作出最重大的贡献——

提供真实性。我们不是请求你去‘扮演’角色。我们请求你去演你自己，演出那些你伟大的天赋所展现出来的一幕幕史诗。肯定你理解我所说的。”

“喔，我完全理解，”黛安娜说，又开始有些激动。“你们要我在你们的摄影机前飞行。表现力量的技艺。利用我的神奇套索。用我的手镯打掉了弹……这样，你们就可以不用昂贵的特技了，是不是？我全部提供！那就节省你们的经费了，是不是？”

即伊丽莎白。——译者

希腊神话中的“天后”——主神宙斯的妻子。——译者

“经费预算是一亿美元。黛安娜公上！”

朱莉亚几乎要被一片黑面包噎住了。

“这部片子将会是一颗巨型炸弹，”谢里登说。“广告费预算大概要同制作费相等。不过，坦白说，众神制片厂人想要在这部片子上捞一把。他们确信这部片子会引起国际反响，也许影院上座率要打破历史记录，更不必说家庭录像带了。”这个代理公司的人放下咖啡杯。“这是他们那方的情况。现在，我来说说你这一方。”

“好，”黛安娜冷冷他说，“我当然想听一听。”

谢里登手伸进衣袋，掏出一副超大型的眼镜和一小块擦镜绒。这就说明了他的棕色眼睛为什么是软弱的。原来他是近视眼。

“计我们先把钱讲清楚。‘众神’打算给你六百万美元酬谢你的允诺与咨询，再给六百万酬劳你的演出——你所说的‘特技’。”

“我不能接受——”

谢里登很快打断她的话。“我们知道你对服务费的看法，公主。这些基金可以送给你指名的慈善团体，我们知道你支持过不少这类团体。不过现在不去谈钱的事……”

“请讲！”

“我们知道，对你来说，有更重大的问题。你曾强调，你来人的世界有你的使命。你不是来同我们闹着玩的。你不是为你个人的目的，使你自己的荣耀或使诸神荣耀。你来的唯一原因是——为了和平。”

“说下去，”黛安娜说，语气还没有软化。

“这就是这部电影的主题，公主。不是只在空中飞来飞去，尽管你必须如此。不是拍你举很重很重的东西，或用那些银手镯挡开了弹。那些镜头也会有。人们看到的女超人正是他们所设想的——强壮、有力、神奇。但是，那些效果并不是电影的‘脊椎’，公主。影片的‘脊椎’（你也可以称之为核心、灵魂），将是你的和平使命。”

“我感到激动正因为此，”朱莉亚说，“我们经常谈到需要有一个讲坛，黛安娜！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你的使命。昨天晚上我们还谈到这个问题，你刚旅行回来——”

“我要说清楚，”黛安娜说，“你们认为这颗‘巨型炸弹’会有助于和平？为什么一定会起作用？已经有过不少反战的电影了，战争从未止熄。”

“还从来没有过一部女超人的反战电影，”谢里登庄严他说，“那些电影也缺少威力。你们的古代诸神从奥林匹克山的平台上有能力接触地球上任何一个人，公主。可是，那个平台已经没有了。现在有了另一个新的。但这不是平台。这是‘银幕’。”

黛安娜从桌旁立起身来，走到阳台上去。严冬刚过，天气有点转成春天的样子。窗外树枝上已有一些花蕾，一只勇敢的知更鸟已经回到自己的树枝上，寻找筑巢的合适地方。这是希望的象征，女超人的眼睛不由得湿润起来。

“我能有多大程度的控制力？”她问道。

“全部，无限制的批准权，”谢里登说得爽快有力。“从脚本开始。拍片前同所有的人见面，从制片人、导演、摄影师、编辑——甚至直到照明电工，只要你想见。我们一定尊重你的意愿，公主。我们需要你的贡献。我们要靠这部影片赚钱，我们也想把它搞成与众不同。”

她转回身来青着他。谢里登已把眼镜摘下来，他的眼睛又是软弱的了，

而且更带有恳求的神情。

“让我想一想。”黛安娜说。

最终，朱莉亚的一再鼓励，使黛安娜答应了‘众神制片厂’的请求。朱莉亚的女儿范尼萨听到这件事，特别来劲。她对“大姐姐”说，电影是一切，电影是能对她、对她这一代人能说上话的唯一信使。莫里森—威廉斯代理公司已经摆弄了一大堆数字，但黛安娜无需依靠观众人数统计就已知道，电影是普通人尤其是年轻人的媒介。难道世界和平的希望不正在下一代的心胸中吗？

她打电话给奇普·谢里登，同意阅读脚本。

不到十分钟，脚本就送到了她门口。她接下来花了10个钟头，读了又读，全神贯注，几乎已经能把每一页每一行都背下来，预见到每一个动作的效果。动作镜头很多。电影剧本中有一半篇幅都是有关大胆技艺、惊险救援、惊心动魄的冒险。天翻地覆的打牛等的简要计划。故事中的女超人处处以战无不胜的超级英雄出现，来摆平冲突，安慰观众。故事中从未提及有时折磨她内心的激荡、斗争与失望，以及神仙住在凡人世界的特殊孤独感。其中也有爱情故事——黛安娜同一个警察侦探（也许是以她与之保持时断时续友谊的埃德·英德利凯托为模特）之间既苦又甜的罗曼史。使她较宽慰的是，故事还算有味道。但是剧本中有一个地方写得很可怕。这就是阿瑞斯这个角色，是她的主要敌人，是和平的可怕敌手。

编剧在这个危险人物。这个不可饶恕的恶鬼身上用了许多笔墨。这个阿瑞斯，连他父母都憎恶他，是一个嗜血的、残酷无情的恶魔，他坚信人生来就是为打仗，解决人间一切纠纷的唯一手段就是武力。他这个妖怪不以自己的且陋为耻，不以自己的邪恶为耻，既受到人类的诅咒又受到人类的盲从。正是阿瑞斯，兴高采烈地把人们引向毁灭，从史前时朗洞穴之间的战争直到现代战争……黛安娜在翻篇时不由得战栗起来。

结尾对她起了决定性的影响。那是一场阿瑞斯同女超人之间的对抗，两位神仙利用人间作为战场，一场猛烈的奥林匹克式的对抗赛。但还不仅是体力的与魔力的战斗，而是意志、道德力量的撞击，结局是毋庸置疑的。这是一则善最终战胜恶，和平最终战胜战争的寓言故事。

这正是黛安娜的使命，她怎能拒绝呢？

她不能拒绝。

卢克·斯皮勒是个细胳膊细腿的瘦子，让人联想起蜘蛛。高高的额头，额顶因头发稀疏而显得更高。因为众神制片厂在加州的摄影棚还在建筑之中，谢里登安排他们在纽约的代理公司见面。斯皮勒眼中闪出的聪明给了黛安娜深刻印象，但眼睛深处还有别的什么，她一时还吃不准。他们握手时，她感到斯皮勒的手是湿湿的、凉凉的。

她回到波士顿同朱莉亚谈起这趟见面，教授高兴得拍手。

“他一定精神紧张了！”朱莉亚说，“世界上最大的导演，会见女超人时晕头转向了！”

但是教授的女儿却别有见地。“你对好莱坞会发生什么事有点了解吗？上周电视上说的，卢克·斯皮勒的妻子出走了！”

阿瑞斯即希腊神话中的战神。——译者

“主要敌人”原同的另一个意思即魔王撒旦。——译者

“范尼萨的古代历史只能得‘B减’，”朱莉亚干巴巴他说。“可是她在当前新事上是‘A’。都是些愚蠢的道听途说。”

“可这是真的！她是给他物色演员的导演，叫玛莎什么的。她出走了，还带着两个孩子了！卢克·斯皮勒彻底压垮了！”

“甭管这些事。他对电影说了些什么？”朱莉亚问。

“他说他对这事很兴奋，”黛安娜告诉她们。“他相当坦率。他承认他想搞成娱乐性的。他说要是能表达出和平的愿望，他会是很高兴的，但如果让人看着不开心，他将认为是失败之作。”

“啊，你得承认他是个诚实君子。”

“他提到某个著名的制片商——我忘了他的姓名了。斯皮勒说，这个制片商说他拍片子就为娱乐，但如果要由电影来发出什么启示，那么他情愿是‘西方联盟’。”黛安娜哈哈大笑。

听见黛安娜的笑声，朱莉亚高兴得心都要蹦起来，她紧紧地拥抱黛安娜。“又听见你这么开心地大笑，真是太好了！”她说，“我想，拍这部电影是你目前最好的选择。”

几天后，奇普·谢里登带她乘飞机去好莱坞原TGF制片厂的厂址，黛安娜的心情比以前更好。众神制片厂号称以八千万元代价购下了TGF，但看起来这家新成立的众神制片厂只对录音棚和设备感兴趣。原有的职工几乎全被解雇，换了一拨新人。全部换血在好莱坞引起纷纷议论，但一当‘众神’宣布了头一个拍片计划，议论便止熄了。“女超人将为‘众神’飞行，”——《好莱坞报道》的头版如此宣称。《剧艺报》期刊说：“众神必是疯了——像一只狐狸。”

黛安娜此次去制片厂，同有关人员一一作了令人迷惑的介绍，她对她们所担任的角色，了解很模糊。有一个粗壮结实的男人姓赫塞尔廷，据介绍是制片人，他负责向“前方办公室”汇报情况，这个“前方办公室”黛安娜从未见到过。她会见了斯皮勒的第一副导演与第二副导演与监制人。她会见了摄制协调人与设计人，布景与道具负责人，剪接人，影片编辑。她还弄不清楚，灯光主管是怎么回事，单位宣传员又是干什么的，不过所有这些各司其职的人看来部颇自信、熟练。

最让黛安娜高兴的是她同伊丽莎白·特纳的会见，她是聘请来演女超人的。特纳属于那种“流星突起”的好莱坞明星，但黛安娜倒还觉得特纳并无矫揉造作的毛病。第一副导演引她俩相见，特纳盛装打扮，竟同黛安娜极其相似，使黛安娜大为惊讶。

一个蓄须的年轻男子还在匆匆忙忙地给特纳整理刚染好的黑发。特纳对黛安娜说，“我看你的录像带看了30个小时，公主，制片厂一能找到的都找来了。我希望能酷似你本人。”

“你已经做到，”黛安娜说，似笑非笑。她们身后有一面大镜子，可以见到一对孪生女超人在镜中互相微笑。

然后，黛安娜遇见了此行最使她吃惊的人。赫塞尔廷邀请她参观新建成的摄影棚，内景就准备在这里拍搬。她对尚未完工的布置略感不快，这是假设她本人在波士顿朱莉亚·卡帕特利斯家中的卧室的。比她实际的住地要大几倍，装饰也华丽得多，满是诸神的图像，包括她母亲希波莱特，阿耳特弥

斯 雅典娜、阿芙罗狄蒂 诸女神，一尊宙斯的大理石胸像，严肃的外表一副权威的神气。她正要转身去询问赫塞尔廷这尊雕像的来源，却一眼瞥见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穿着甲冑的男人形象。确切说，是这个人的身影引起了她的注意，这个人站在摄影棚另一头的门口，耀眼的加利福尼亚阳光直直地照在他的高大身躯上。他至少有七英尺高，他的影子一直延伸到摄影棚的这头来，伸到女超人的跟前。黛安娜须眯起眼睛才能看清他的外形，看清之后，不由吸了一口气。

这是阿瑞斯。

人形向这边慢慢走近时，理和情在她心中格斗开了。她知道这只是个穿着化装服的演员，但她的心仍怦怦跳动，肾上腺素涌了上来，浑身肌内发紧，准备战斗。赫塞尔廷觉察到她的反应，哈哈大笑。黛安娜觉得他并没有理解她的心情。

“那是达诺·莱特福特，”他说，“美国印地安混血儿，高大强壮，我们为这个角色所能找到的最佳人选。他做危险动作替身演员比当演员更合适，我们得替他配音。——”

黛安娜并没有在听他讲。她望着这个人形。人形直直地冲着她们，甲冑闪着耀眼的银光，头上戴着有角的金属面罩，奸诈、险恶，毫无人性。一件黑色大氅披在肩上，在身后飘拂，尽管如此，整体人形也没有一点生气。

他停下步来，黛安娜屏住气息。

“嗨，”面具后面发出声音。“你拿到了道奇入场券了吗，哈利？我答应孩子们说你能拿到的。”

赫塞尔廷咧嘴笑笑，“我已经拿到了。”

这时候，黛安娜才顺过气来。

项目最终开始成形。黛安娜原先以为她已了解各种各样的艺术家和技师们如何在一起把一幕一幕排演拍摄出来。她原以为是条理分明的，想见到一个完整的秩序。

实际上毫无秩序，而是一团混乱。

不是从脚本的头一页开始。电影中女超人的戏被分割成上下个镜头。这些镜头都是不连贯的。摄制组将从这个国家换到那个国家。这儿，那儿，任何地方还有一些特别小组。镜头在现场被任意改动，服装也被改动，演员这个换下去那个换上来，计划周密规定的地点一下子又放弃了。在所有这些神秘的变动中，最使人迷惑不解的是黛安娜这个角色的变动。

卢克·斯皮勒试图做一些解释。

“这就像孩子们玩的拼图，”他说，“我们不必担心连续性，所有的片段最后都会拼起来的。会有一个编辑过程。”

“我这些碎片怎么拼呢？”黛安娜说，“你给我的这张行程表真是不可思议！准有一百个不同的镜头，没有一个镜头能说明任何特定的意义。”

“我知道我们的请求太多了，”斯皮勒有点紧张。“我们想尽可能多拍一些你的动作镜头，等编辑的时候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开始拍片以来，这个小人一天比一天紧张不安。他经常显得忧郁。黛安

希腊神话中月亮和狩猎女神。——译者

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译者

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也译作阿佛罗狄特。——译者

娜不由想起范尼萨说的他的家庭危机对他的影响。但是——他仍然是电影界最佳的导演。

“那么，好吧，”黛安娜叹了一口气。“我不再为做那些事情心烦了。干脆做下去吧！”

跟以往一样，黛安娜是说到做到的。

首先拍飞行镜头。伊丽莎白·特纳在好莱坞的摄影棚里演女超人；真正的女超人本人为了摄制需要，腾在空中。

黛安娜是喜欢飞行的。那是真正的超脱和自由。但近些年来，只是在必要的时候，她才使出神力御风而行，很少只是为了享受一下飞行的乐趣。现在她有了作乐的机会了。

第一个摄制组把她带到东海岸，她飞越波士顿郊区，飞越法纳尔山、比肯山和哈佛大学，她曾在这里住过。摄制组又去到纽约，黛安娜从世界贸易中心双塔楼的中间掠过，使下面大街上的交通造成短暂的混乱。在拉瓜迪亚飞机场附近一个地方，根据电影脚本，她在半空中抓住一架直升飞机，安全地带到地面。

一天后又出国了。黛安娜在埃菲尔铁塔与凯旋门附近上空翻滚绕圈飞行。她飞越英法海峡，在伦敦上空飞翔，对照“大本钟”校正自己的手表。在罗马，她“挫败”了一起虚拟的盗窃雕像案，把大块雕像安放到原来的位置上。在德国，她飞越柏林墙的残迹；一周后又飞越了中国的长城。

时间最长的一次外景拍摄是在地中海的一个小岛上，这个小岛被“众神”派出的先遣队选中，作为黛安娜在亚马孙的住地——天堂岛。但只有一点点像真的天堂岛，黛安娜不大高兴，但也未出怨言，毕竟只是拍一场电影而已。在这岛上，她一再表演了特殊威力与她神奇的武器。她同一个画外的坏人斗法，这个坏人将来在剪接编辑镜头时再加进来。数百枚火箭向她袭来，她用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银手钥把火箭统统挡开。在场的摄制组成员为她的精采表演热烈欢呼。

离黛安娜完成拍片的日子还有近一个月，她回去参加卡帕特利斯家举行的盛大招待会。范尼萨学校中的朋友们（有数百人之多）听说黛安娜也要来参加，都在等待她并要请她签名。现在成了电影明星，黛安娜的名气比从前更大了。最后，朱莉亚出来救她，责备范尼萨不该搞成这么一个混乱局面，黛安娜只是宽容地大笑，双臂围住了范尼萨这个十几岁的少女。

“我刚才在想，有多么冷酷。”范尼萨叹气道。“我要想尽办法去拍电影，黛安娜！拍电影一定是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事情！”

“我倒还有别的想法，”黛安娜不经意他说。“挺乏味。你们道，你要在摄影机周围站多少小时，其实什么最轻微的事情也没有发生。”

“只要能参加进去，我就很高兴了。喝，我希望你能同我妈妈讲一讲——”

“讲什么？”

朱莉亚习惯性地皱眉头。“范尼萨的朋友马戈邀请她去加利福尼亚过暑假。近三个礼拜以来，我一直在听她说想找点事情做。你猜她想干什么？”

“‘众神制片厂’？”

“你能帮我，黛安娜！你认识那些人，你说了，他们会照办的！不管什么工作都行——”

“等她一旦有了银幕名气，有了自己的汽车司机和理发师，”朱莉亚干

巴巴他说，“但愿你已经回来了，可以说说话让她跳出这个无聊的圈子。”

“要是你真的反对——”

“为什么要反对？”范尼萨几乎要哭了，“干一夏天工作难道下比我从现在到九月都躺在沙滩上好吗？”

黛安娜微笑了。“你得承认她讲得有道理，朱莉亚。”

“我不想利用朋友关系，”教授说。“利用我们的朋友关系去给她找份职业。我觉得不合适。”

“好吧，”黛安娜说，“那么为什么不让她自己去申请呢？——不必提到我。这样行吗？”

范尼萨的脸耷拉下来。“你要是在那边，事情就好办多了。”

“可是我不会在那里，”黛安娜说。“他们已经通知我，在拍摄其余部分时，不需要我在场。谢天谢地，我有许多比围着一台摄影机转来转去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我可是觉得没有比拍电影更好的事情了，”范尼萨叹口气。

十天后，范尼萨实现了她的想法。她从马戈在韦斯特伍德的家中打电话给她母亲，兴奋地告诉她，下周一就要去“众神”工作了。

“只是杂活，”范尼萨承认。“给监制人送咖啡等等，削铅笔，诸如此类。那没关系！反正是拍电影！”

“你得到这件差事没有提黛安娜？”

“一个字也没提！”

朱莉亚高兴了。范尼萨说得那么开心。女儿满意了，她自己也就满意了。范尼萨岂止只是满意。她简直是狂喜。

在这部女超人的影片中，博比·贝克斯但是她的上司。这是一位精悍的30岁妇女，有一双非常锐利的眼睛，一头长而密的黑发，有时会遮住一部分面孔。一天吃午餐时，博比同她一起吃三明治，向她解释了她的任务，范尼萨才知道监制人是干什么的。

“我们负责记忆，”她说，“不光是做记录。我们得掌握所有的细节——镜头是什么时候换的。拍了多少镜头，用多少时间，……所有的事情。还有透镜的变动。我们必须记下，每一个镜头用的是多大焦距。我们必须记下每个人的着装，灯光从什么角度照到演员身上——孩子，我们都得记住！”

这给了范尼萨极深的印象。博比还得每天看一份“日报”，以了解摄制的全面情况，这更使范尼萨羡慕不已。

一天晚上，范尼萨请求允许参加进来帮助做点事，博比没有反对。很快，这成了范尼萨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了。

范尼萨喜爱这份工作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有个人的姓名是汤姆·布雷迪，是8名管道具、灯光的人员之一，20来岁，肌肉发达，卷曲的亚麻色头发，要是咧嘴一笑，就会使得范尼萨的心脏翻筋斗。一天上午，他们在咖啡机旁相遇。范尼萨发现汤姆不只是一个后台工作人员，他实际上是伯克利的一个学电影的学生，他扛这台重重的摄影机作为事业的开始。

“我不喜欢这差事，”他喜笑颜开他说。“我自然愿意直接当导演，可是行不通。此外，马克斯舅舅认为这差事会使我谦虚一点。”

“马克斯舅舅是谁？”

“马克斯·科德尔，”汤姆说，“他是影片编辑。你得了解这一行的各种人物，亲爱的。你认识什么人吗？”

“不认识，”范尼萨说。

几天后，汤姆又提到了他舅舅。

“马克斯说，赫塞尔廷对事情的进展很不高兴。脱离原来的设计了。‘前方’每天都来问，剧本改得怎么样了，现在似乎他们要重拍伊丽莎白的镜头。”

“为什么？”范尼萨问。“每天的进展看起来很好啊！”

“他们对我说，改动是常有的事。所以为什么许多影片都要超出预算。”

“可是脚本是很好的，黛安娜这么说的。”

“谁？”

“只是一个朋友，”她立即说。“她认识剧本作者，作者让她看过剧本。”

“这就滑稽了，”汤姆用疑问的眼光望着范尼萨。“马克斯舅舅对我说过，脚本上的作者姓名是个笔名。谁也不知道作者是准。谁也不知道谁在写新脚本。”

“对不起，”范尼萨说。“博比一定在找我了。”

那天晚上，范尼萨看了日报，发现了汤姆所说的一个新镜头。没有标明原脚本的页码。博比非常恼火，改动的事情从未对她讲过。她决心次日去向制片人投诉，但即使她这样做了，她也从未把结果告诉范尼萨。事实上，从此以后，博比变得鬼鬼祟祟，对范尼萨也不那么友好了。这使范尼萨颇为苦恼，一天下午她把心事说了出来。

“不用太烦心，”博比说，朝她微笑但无热情。“拍电影是挺怪的。你还看不出来吗？此外，有个好消息告诉你。你要回家了！”

“我要什么？”

“我们这一组要去波上顿，去重拍哈佛大学校园那些镜头。‘前方’对以前拍的不满意。所以你有机会见到家人了。”

能见到母亲使范尼萨很高兴。可是，她无法摆脱什么地方出了岔的恼人感觉。

范尼萨回波士顿的时候，黛安娜不在波士顿，她在科孚岛执行一项目的不明的使命。不久，朱莉亚就发现女儿身上有什么不对劲。

“行了，”范尼萨回家还不满一整天，朱莉亚就问女儿：“出什么事了？谁在你旅行的路上下雨了？”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别骗人了，好莱坞小姐。你一进门，就像一只迷途的羔羊，愁眉苦脸。你就那么舍不得回来吗？”

“不，”范尼萨说，“我喜欢回家。事实上，哈佛这场戏拍完之后，我不那么想再去了。”

朱莉亚的眉毛竖起来了。“为什么呢？”

“因为——”范尼萨说。

“因为什么？”朱莉亚抓注范尼萨的双肩。“最好告诉我，孩子。黛安娜去希腊前，把套索留给了我——这个神力套索能让人说真话。”

范尼萨有气无力地笑了笑。“不是那么要紧的事。”她说，“只是，他们放弃原来的设计，是不道德的。他们只说了这些。”

“这事是谁干的？”

“前方办公室——谁知道是些什么人。事实上，不允许我们谈论这事，

否则就要丢饭碗。”

“你只提了个头，小姑娘。你必须详详细细告诉我！”

要是这么做，范尼萨就死定了。可是话还是冲出来了，还伴随着眼泪。

“他们在修改影片，妈妈。改写脚本——甚至包括黛安娜最喜爱的那些镜头！”

“这些事，小事一桩。那么多人都在为一部影片负责——他们会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观点。”

“正因为这样，他们才要改动！就因为观点不同！女超人这个角色……也许因为我同她住在一起，因为她对我像个人姐姐……我只知道他们改写的根本不是她！”

“可以允许作些艺术性杜撰的，懂吗？”

“可是现在这个女超人是无法相信的……我解释不清楚。我也再没有见到新拍的镜头。从前博比让我看日报，可是我猜‘前方办公室，知道了，那些日子就不让我进摄影棚了。’”

“孩子，你确信不是因为太疲乏了吗？你工作这么努力……”

“他们在修改，妈妈。要是黛安娜知道了……我想她一定会沮丧的。会非常沮丧的！”

那天夜里，朱莉亚无法入睡。琢磨该不该认真对待范尼萨所说的情况。黛安娜已同意了剧本。她会不会抗议剧本的改动呢？如果“众神”做了改动，黛安娜又能怎么样呢？她没有找律师咨询就签了所有的合约；黛安娜就是这样容易相信别人。只要能找到黛安娜就好了。可是公主对她的行程说得比较含糊。朱莉亚必须自己拿个主意了。

凌晨三点，她有了主意了。“众神”已经来到哈佛校园重拍效果。那天、朱莉亚同许多同事与学生都要去当群众演员。有一幕：女超人（由伊丽莎白·特纳担任演员）要在毕业典礼上布置一项和平使命。朱莉亚想象不出，这样的镜头有什么可改的。因此，通过重拍，她可以当场找到答案。

但是，第二天上午，朱莉亚来到希腊研究系的办公室，看到桌上放了一张通知。

致：各系

题目：哈佛与好莱坞

众所周知，众神制片厂权威人士选择我校校园拍摄外景，其中涉及我校最著名的居民黛安娜公主，亦即女超人。前次拍片有欠缺之处，现该厂前来补拍。重拍时间为本周星期三。但此次拍片将封闭场地，即教职员工与学生均不得于上午7时至下午4时进入该处。感谢各位合作。

朱莉亚看了通知很气恼。教室里要乱成一团了。为什么要封闭场地？为什么要保密？是不是不要毕业典礼的场面了？如果还要这个场面，准来当教师和学生呢？

中午休息时，答案很明白了。一车一车的人来到现场，这些人明显是雇来扮演教师和学生的。上次教师和学生的演出，众神制片厂可没付工资，只是捐了一笔钱作为图书基金。这次雇来的不足一百人，同上次拍的片子剪接起来，也可以装作一大群人了。可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朱莉亚自问。这两次拍片不同的地方，关键在哪里？不等影片放映，恐怕谁也猜不透。

她想起一个主意。她拿起耳机给警察局打了电话。

侦探埃德。英德利凯托对一些奇怪的询问早已司空见惯，可这次真使他迷惑不解了。

“听着，朱莉亚，比起看拍好莱坞型的电影，我有一百件更有意思的事情要做。”

“要是黛安娜在那边，我敢打赌你一定想去的。”朱莉亚干干地说。“从某种角度说，她就在那里，埃德。女演员伊丽莎白·特纳做她的代表。我们需要弄清那边的情况。”

“你在干什么？写一本希腊流言蜚语选集？此外，你怎么会想到我能砸烂那伙人？”

“因为你们这些执法官僚经常在外景拍摄地转悠！上一次，上帝知道有多少你们的人在那里指挥交通，维持秩序，疏散人群——”

“我们要确保当地公众的安全，”埃德咕哝道。

“是啊，所以我才来要求你们这样做，埃德，求求你了。哪怕只考虑保护黛安娜的利益！你能为我——为她办这件事吗？”

朱莉亚大了解这位侦探对黛安娜公主的感情了。

策略成功了，星期三傍晚七点刚过，她的电话铃响了。埃德打来的，话中有些含糊不清。直等他到了她的房间内，要打开冰镇啤酒罐时才对她说清楚。

“噢，我弄不懂什么意思。关于这部片子，我只在报上读到过。也许全部事情集中到一个焦点上。”

“什么焦点，埃德？”

“黛安娜的演讲。我是说，她的演讲——女演员的演讲。我的天，她看起来真像她，穿着黛安娜的服装，站在讲坛上……甚至连声音也像她。我作了些摘记……”

他从衣袋里掏出几张纸。

“她时他们大加训斥，”他说，把弄皱的纸抹抹平。“所有的教职员，所有的学生。她对他们说，他们期望和平有多愚蠢。她不止一次说：‘不要以为一定会有和平。’”

朱莉亚出了一口气如释重负。“这么说很对。我的意思是说，就像是黛安娜的语调。”

“不是我过去听到的那种意思，”埃德皱眉。“因为她接着说，和平是幻想。和平只是两次战争之间的暂息。和平只是争取时间——争取准备战争的时间，制造武器的时间，——还有什么的时间？说了三件事，都是由字母，‘S’开头的。”他又在纸上搜索一番，“噢，在这儿。三件事。策略，军火，兵士……”

朱莉亚的下巴耷拉下来了。一股冷气窜到脊梁骨来。她从埃德·英德利凯托手中把纸一把抢过来，可是认不清他极其潦草的笔迹。

“你一定弄错了。女超人决不会说那样的话！”

“她当然没有说，”埃德提醒朱莉亚。“是这个特纳宝贝说的。我听得清清楚楚。她猛烈抨击那些教授和大学生，训斥他们。说哈佛在支持美国的伟大军事力量方面是很差劲的记录；说他们在全国树立了一个坏榜样，使软弱成了时髦的东西，软化了美国的肌肉。接着她向他们喝，要他们开设一

个战争学院，讲授战争的技艺，恢复打仗的荣耀，诸如此类的胡扯、混话……接下来是一些大学生向她诘问——”

“真的大学生还是演员？”

“演员。他们知道该怎么干，她当然也知道。他们朝她吼，说她背叛了从前的主张，黛安娜——特纳——不管是谁吧——她说她最终醒悟了。说她最终理解了自己的传统。她是亚马孙族的公主，而亚马孙族都是战士，只有战士才配继承这个世界……”

“噢，我的上帝，”朱莉亚说，“我真不相信会有这种事，埃德。这是不折不扣的欺骗！他们对黛安娜说了一个可怕的、很可怕的谎！”

“比你想的更坏，妈妈。”

俩人都朝门口扭转身去。是范尼萨，脸色苍白，垮了，显得比一个 17 岁的少女老多了。

“今天下午，汤姆·布雷迪把我带进摄影棚去了，——偷看一眼新拍的镜头。有一幕是原来脚本里根本没有的。”

“怎么回事？”朱莉亚问、一只手抓着自己的喉咙。

“是一幕爱情戏。我是说……两人互相拥抱。”

“谁？”

“黛安娜——女演员演的黛安娜。和他。那个可怕的、吓人的、全身披甲的男人——”

“阿瑞斯！”朱莉亚说。

“他把她搂得很近，”范尼萨不寒而栗。“然后他抬起像狼脸的面罩——我见不到他的面孔，都是在黑暗中的——不过你可以感觉到他的面孔是很恐怖的。真是恐怖！”

就像是死神！然后他低下头去……吻她。”

“这不可能、范尼萨！也许是另一部片子！女超人在某种罪恶的咒语下跌倒——然后她救出了自己。一定是这样的故事！”

“汤姆说，这是最后一幕。他舅舅是影片编辑，妈妈。他说。这是电影的结局！”

“上帝拯救我们吧，”朱莉亚喃喃他说。

屋外响起一个声音，像是刮来一阵风或是大鸟拍打翅膀。听见屋门打开了，一会儿，女超人就进到房间里，满脸生辉，红润，像通常那样因乐观豁达而容光焕发。她朝大家微笑，伸出双臂来拥抱她们，当她触到她们发僵的身体时才明白迎接她的只是暗淡。悲哀与不祥之兆。

汤姆·布雷迪在贝弗利格林他舅舅马克斯·科德尔的房前修剪草坪，瞥见树梢上空有一只奇异的颜色鲜亮的鸟。汤姆的脑子下在禽鸟学上；他只想看女孩子，尤其是其中的一个，不知道范尼萨·卡帕特利斯有没有回加利福尼亚去了。大鸟投下影来，他抬头一看，大为惊讶，这一幕正是影片里的，他颇熟悉。正是女超人，但身后没有保险索。

“你真像她，”他带点敬畏的神情说，女超人轻轻落到草坪上。“你是黛安娜公主！”

“我当然不是伊丽莎白·特纳，”黛安娜干巴巴他说。她问他的舅舅在什么地方，汤姆告诉她，马克斯不大舒服，正因为此，汤姆在这里帮忙。“也许我能减轻他的病痛，”黛安娜说，“如果是良心使他不安的话。”

黛安娜朝房子大步走去，他刚对她说前门是锁着的，可是，不用麻烦，

他见她一拉门把门就打开。他知道该喊一嗓子告诉舅舅，可是因为激动，喉咙卡住了。他把手中的剪草机扶手一松，就跟着她跑进屋去。

他见到她们在舅舅的卧室里。舅舅穿一件绿色的绸睡袍，像一个中国满清大官——一个畏缩的大官，紧靠在床头，一双眼睛张得大大的，显示出恐怖。甚至一头白发也像是竖起来了。

“我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马克斯正在大嚷。“你为什么下去问他们？前方办公室？”

“看来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女超人冷冰冰他说。“他们的名字从未列入花名册，是不是？我听说过赫塞尔廷，卢克·斯皮勒，还有其他不少人，可是没有一个是叫‘前方办公室’的！”

“我发誓我知道的一点也不比你多！我是受雇来做事的，我正在做这件事！”

“可是你知道这件事出了什么错”了，对不对？所以你才躺到床上来了。你知道所有这些事情的背后隐藏着某种极大的罪恶——”

“这是一部影片。只是一部影片！我是影片编辑——我不评判电影的道德倾向。这不是我的责任！”

“这句话在人世间听得很多，”黛安娜轻蔑他说。“神仙赫尔姆斯经常拿这句话开玩笑。他头一次听到这句话是个叫什么凯恩的人说的。”

“我不能把所有的事情告诉你！我真的不能！”

黛安娜朝站在门口的汤姆瞥一眼。然后，她灵巧地把系在腰间的绳子解下来。

“我本不希望用这东西。不过，你让我无法选择。”

黛安娜迅速把一条绳子转成一个套索，套索又立刻成为一个金色的光圈，汤姆透不过气来。套索把马克斯套住，马克斯尖叫一声，两只胳膊乖乖地紧贴在身子两边。

“它不会伤害你的，”黛安娜说。“只是强迫你说出来。它叫真话套索。这是赫斐斯塔司用吉娅的黄金腰带锻造出来的——”

“的疼我了！汤姆——救救我！”

“是你的良心在的痛你，马克斯！说吧！把真相说出来！谁在幕后操纵？什么用意？”

“我不知道！我是说我不知道他们的姓。可是——他们把影片改换了！他们开头就是这么打算的。他们写一个剧本让你批准，但根本不打算用它。他们准备了另一个剧本——”

“你有这个剧本吗？”

“没有！可是——我有一份镜头切换表。在我的书房里。我可以拿给你看！”

黛安娜的眼睛一亮。“对，”她说，“你必须拿给我看。”

* * *

旧译“该隐”，基督教《圣经》中，亚当的长子，曾杀害他的亲兄弟。——译者

又译赫斐斯托斯，希腊神话中的人和锻冶之神。——译者

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女神。——译音

卢克·斯皮勒紧紧拥抱着两个儿子不愿松开。戴维四岁，迈克尔不满两岁，还不懂离别重逢的感情。他俩吊在爸爸身上，趴在爸爸瘦骨架上的样子，使玛莎不由得大笑起来。她的笑声中有眼泪，她拥抱丈夫，也像孩子们那样欣喜若狂。只是在听到有人走近他们的家屋时，她才松开了拥抱。

在这团圆时刻，也许只有门口出现的女超人形象才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玛莎不知所措地凝视着黛安娜，卢克·斯皮勒的面孔上还显出别的一些感情。他很快请妻子把孩子们带到外边去，以便独自面对这位怒气冲冲的来客。

“你看过影片了，”他说，“我看得出。”

“我看了。谁也不愿意去看的。”

“太迟了，”斯皮勒说，他的语调因极大哀伤而变得深沉。“我很遗憾，公主。你想象不出来我有多难过。可是影片就要向全世界发行了。半个小时以后，我该去导演，给利兹·特纳和阿瑞斯重拍一幕戏……这是最后一场戏。你没有办法制止它。”

“那么你怎么样呢？斯皮勒先生？你也制止不了，是不是？那么好吧。你不需要解释——我一看到影片就猜出来了。他们强迫你和他们同谋——那个所谓的‘前方办公室’。他们用劫持你妻子、孩子的手段来强迫你同他们合作！”

“是的，”斯皮勒说，用手挡住了自己的眼睛。“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妻子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他们把她从我身边带走。他们带走了她和我的两个小男孩。他们会把他们杀死的——我的全家——太可怕了。他们的每一个威胁都是当真的。你想象不出来他们的罪恶威力。”

“可是我能想象出来，”黛安娜严肃他说。“我面对那种罪恶的势力已经有几个世纪了。我想我能打败它。他们的财富，——他们的残忍了——他们的自大狂——他们的仇恨心。可是我还从未见过这洋的奸诈。”她的声音开始有些颤抖，眼泪在眼圈里打转。“他们利用了我。他们践踏了我所尊重的东西。他们把我变成他们自己的罪恶哲学的发言人！我宁可死也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我情愿放弃我的个朽之身，也不能让这样的信念流传到人世上去。现在，还不至于太晚！”

她注视他的双眼，见到了他的回答。片子已经拍好了。罪恶已经从潘多拉的盒子里流出来了。它将很快把毒素布满世上。勇气、力量甚至神力也将束手无策。

黛安娜觉得自己的脊椎骨软了，她朝最近的一把椅子坐了下来。任凭泪水流淌。她甚至没有察觉到玛莎·斯皮勒已经在她身后，一只手抚在她的肩头，表示了慰藉。

“请原谅我们，”玛莎说，“我们被愚弄了，我们所有人、公主……我永远都不会想到我物色的演员会演这样的电影。”

黛安娜抬头看她。“你选的演员？”

“是的，这是我的职务。所有的演员都是我选定的，只除了第二主角。”

“哪个第二主角？”

伊丽莎白的呢称。——译者

潘多拉系希腊神话中主神宙斯命人神用粘土制成的人类第一个女性。宙斯命潘多拉带一个盒子下凡，潘多拉私自打开盒盖，盒里的疾病、罪恶、疯狂等各种祸害便跑出来散布到世上。——译者

“阿瑞斯，”卢克·斯皮勒说。“我们本来选定的是德诺·莱特福特，他忽然生病了。‘前方办公室’给我们一份备忘录说他们将自己挑选这个角色。”

“他们办了件我办不了的‘好事’，”玛莎苦笑说，“他们挑选的男演员是——我找不到合适的字眼来形容他。他是个庞然大物。非常吓人！你无法相信。甚至下需要为他配音。太合适了。我想知道他的姓名，以便将来需要时再找他来演戏。就在那天晚上，他们来了。他们把我迷昏过去，带走了两个孩子。——”

“所以你不知道他的名字？”

“我们甚至不知道他的长相，”斯皮勒说。“我们从没见过他摘下面罩。”

黛安娜缓缓站起来。“我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她说。“我认识这张难缠的面孔已有几百年了！他可不止是一个演员。他就是‘前方办公室’，斯皮勒先生！”

他们在第一号摄影棚补拍镜头时，女超人赶到了。她悄悄无声地降落到地上，轻轻地打开挂着“闲人勿入”牌子的大门门锁。然后她溜进去躲在一些道具，布景后面，观看影片的拍摄，显然正在重拍最后的结局。制烟机放出烟幕作为奥林匹克山上的白云，在两个人体周围缭绕；占显著镜头的阿瑞斯一只手臂搭在了假女超人的裸露的肩头，另一只手伸向乐善好施的上天表示胜利。

“诸神，请听我说，”阿瑞斯的声音像闷雷。“请垂顾我们的婚姻，赐给我们祝福。从今日起，亚马孙族的公主，将同战神结合在一起。我们以泰坦的名义、宙斯的名义和十二位伟大的奥林匹克神的名义起誓，我们将给人类带来新的荣耀！唯有力量方能统治，唯有力之人才配统治！为我们的结合、为我们未来的子女祝福吧。从不和、冲突、恐怖、战栗与惊慌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使世人经受痛苦、恐惧与战争的严峻考验——”

此时，黛安娜跨前一步，走了出来。

“你真的想经受考验吗？阿瑞斯？”

摄影棚里顿时鸦雀无声，十来张面无血色的脸孔转过来呆望着这位下速之客。这时，能听到的声音只有伊丽莎白·特纳喉咙里发出的哦的一声。尽管她处心积虑地做了细致的化妆，同黛安娜相像的地方一下子烟消云散了；剥去幻觉之后，她只成了一个受惊吓的少妇，在女超人朝前走过来时，她背转过身去。

“这儿出什么事了？”第一副导演说，声音哆哆嗦嗦。“我们在拍最后一幕，公主——”他眼瞧着卢克·斯皮勒，卢克一言不发。

“你们已经拍过了最后一幕了，”黛安娜说。“造假过去了，骗局结束了、谎言戳穿了！”她更朝前来，现场人员向两旁闪避，腾出了道路。只有阿瑞斯直立不动，面罩仍未摘除，黛安娜知道他一定在狞笑。

“我们能为你做什么，公主？”阿瑞斯说。“也许你想自己来演这个角色？荣幸之至！”

“我只想同你演出一场戏，阿瑞斯。你死亡的一幕！”

面罩后面发出一阵狂笑。高大的人形，两只拳头因戴着铠甲处于不利地位，但仍摆出一个挑战的架式。

“不朽之身没有死亡镜头，”他说。“我们两个谁也不会死，女超人！所以，我们俩个为什么还要争斗呢？影片完成了。就像他们说的，已经进入管道。你可以回到你波士顿的朋友们中去，去玩你的小小的女权游戏——”

“不等我把你送回哈得斯的藏身处，我是不会回波士顿去的！或者别的什么能容纳你这个丑八怪的地方。”

“挺尖刻，”阿瑞斯说。“他们该受到惩罚，我可爱的人儿。”他用一只戴着手套的手漫不经心地举起一个肯定重一千磅的照明台，飞起来朝黛安娜掷过来。摄影棚里一片惊恐的喊声，黛安娜的表情更加活跃。她极其灵敏快速地向旁边躲闪，以至她衣服上的红蓝两色混成了紫色。每个人都在等着巨型照明设备落地砸烂的声音，但却没有听到。因为黛安娜早已抓住接电源的粗电缆，甩成弧形，把照明台重重地砸在阿瑞斯穿着盔甲的身躯上。他一声惨叫把录音机上的刻度盘一下子带进了危险的高音区。

阿瑞斯迅速恢复过来。他有力地一跳，跃上了摄影棚近房椽处的灯光架，十几台吊灯和配重物成了火箭，向他的对手倾泻。黛安娜用她的银手镯把它们一一挡开。阿瑞斯发现有一个更好的战术。他开始针对吓坏了的工作人员，逼迫黛安娜用自己的身体去掩护他们。黛安娜看见一个小聚光灯正朝伊丽莎白·特纳飞去，立即飞过去把聚光灯挡开，否则准会要了特纳的命。这使阿瑞斯有机可乘。他抓注一根电缆像抓住一根原始丛林中的粗藤一样，荡了下来，随着一声胜利的大笑，用他穿着靴子的双脚把黛安娜踢倒在地，她肺内的空气几乎要全被撞出来了。阿瑞斯落到黛安娜的身旁，还在狂笑，自以为得计。

“你忘了人类世界一句老话了，”他朝躺卧在地的人说，“爱情和战争，都是讲公平的。”

阿瑞斯环视周围，发现身后石墙上有一个火把。他拿过来映照黛安娜的面孔。黛安娜睁开眼睛，眼珠被火光映得像蓝色的金刚钻那样闪闪发亮。

“这么可爱，”阿瑞斯说。“有这样的美貌，面向永生是不困难的。但是，永远生活在令人厌恶的丑恶之中，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他用一只笨重的脚踏在黛安娜的腰部，慢慢使劲，享受着折磨人的乐趣。他把火把垂下去更加靠近黛安娜。

“伟大的赫拉！”黛安娜说。“伟大的伊厄洛斯，诸神的总督——”

阿瑞斯哄笑起来。“没有神到这儿来帮助你的，公主！”火炬越来越靠近。

“玻雷埃斯！泽费！诺特斯！欧鲁斯！救救我！”黛安娜大声呼救。他们都是风神，伊厄洛斯就是他们的国王，他们不住在奥林匹克山上，而是住在地球上。突然之间，他们讲开了他们的神奇语言。整个第一号摄影棚摇动起来。仿佛泰坦的一只手握住了它在摇晃；从东南西北吹来的四股强劲大风猛冲建筑物，冲破大门，冲进棚内整个空间，把每个人都卷到半空中（只除了正在争斗的这两个人），把笨重的摄影设备吹倒在地，吹灭了威胁着黛安娜的火炬，吹得阿瑞斯摇摇晃晃，大声咒骂不止。

轮到黛安娜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她已重获力量，强风环绕着她，就像是

希腊神话中，主宰阴间的冥王。——译者

古代神话中的风神。——译者

希腊神话中，玻雷埃斯是北风之神，泽费是西风之神。——译者

把她围裹在旋风里。她把正在挣扎着想站直的阿瑞斯撞倒，召来亚马孙族的诸精灵，把阿瑞斯压倒在地。她从腰间解下金套索，把阿瑞斯的手脚捆住，轻柔的丝线就把他捆得牢牢的，胜过人间的铁链。战神不仅已成为黛安娜的俘虏，还成了一个将坦白实情的被告人。

“说吧！”风势减弱后，黛安娜大声命令道，“该说什么通通说出来，阿瑞斯！招认你的谎言，你的奸计，你的阴谋！”

“行，行，”阿瑞斯大叫。“我说谎了，我骗你们了，你们说的都对。你们打败了我。可是，我也打败了你们！因为现在已经来不及了，你这个亚马孙女恶魔！你们来不及更改我发送到人世间去的信息了。”

阿瑞斯咆哮如雷，虚张声势，然而，在神索的包围下只能讲出实情。

在所有涌向波士顿戏院走廊的人群中，最激动的自然是范尼萨·卡帕特利斯，她揪住母亲的衣裙，几乎要把衣袖扯下来。她母亲朱莉亚叱吓她，她也没听见，只听见她自己的心在怦怦跳。朱莉亚的心跳也在加快，急待看到这部影片，因此也不去责怪女儿。这是一个真相大白的时刻。自从她听说众神制片厂成立的目的是要破坏女超人来人世间的使命起，就一直在担心这一时刻的到来。

公主本人哪儿也找不到。在首映前数小时，她离开了她们，未说明要去何处。朱莉亚承认，黛安娜不辞而别伤害了她的感情。她确信，诸神的宠儿黛安娜也需要类似人间的母爱。在电影《神奇女郎》放映后，她会更觉需要的。

她们找到了预订的座位，范尼萨看到了坐在前排座位上的大人物——政府高级官员，市长夫妇，大学的主要领导人，还何伊丽莎白·特纳，美貌动人，可惜在她紫色的眼睛中有一种心神不定的神色，额头上有一层薄薄的汗。

出席首映式的还有其他贵宾，从纽约、加利福尼亚、伦敦，巴黎、柏林、东京飞来的。在她年轻的一生，从未见到如此众多的显要聚集在一处，而残酷的现实是，世界各地将看到电影《神奇女郎》，将在每一个男人、女人、孩子的心中撒播仇恨的种子……

耳语声渐渐增强，又突然止息，厅内灯光暗下来，屏幕升起，现出宽大的银幕。围裹在雾中的白云大门，是众神居住的阳光普照的奥林匹克山的进口。然后见到了众神，是用超现实的手法，使他们在旋转的灯光中半隐半现。女神雅典娜用荷马史诗的语言动情地请求把亚马孙族战士派往一座小岛，那里有一个恶劣得难以用语言形容的魔鬼，时众神和人类都是巨大的威胁。这些勇敢的战士将去监禁这个恶魔，永生永世不让他作恶。为了这项任务，作为酬劳，这些战士也将获得永生……只要没有一个凡人踏上这个小岛……

镜头转到了天堂岛，在银幕上，看起来比拍摄时更加真实可信。范尼萨知道岛上的神奇城都是缩微的赝品，但幻视中看到的宏伟宫殿、审判大厅、带有尖顶的庙宇，都跟真的一样。从这个地方，开始女超人的故事，她如何走向荣耀，如何获得诸神的喜爱，和平使命促使她离开天堂走向人间。全都是激动人心，引人入胜的情节，范尼萨在看电影时几乎透不过气来。

在影片中，此时黛安娜正在人群之中，从事伟大的事业，宣扬崇高的思想，向全人类发出爱的信息。至于人类接下来的是明显的虚构，使朱莉亚倒抽一口冷气。因为银幕上的“人类”每次都拒绝黛安娜的爱的信息。人类利用她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假装信她的话，又在她背后嘲笑她的天真幼稚。无论她多少次显示善的威力，无论她做了多少好事，无论她的信息多么可信——

—人们只以冷嘲热讽来回应。

此时，阿瑞斯进入故事。阿瑞斯是女超人的敌人，是战争的爱好者，是流血爱好者，是武力的崇拜者。他身上没有一个地方不是受黛安娜蔑视的，然而——当人的忘恩负义、人的偏狭卑劣、人的贪得无厌，像一颗超新星冲进她的意识之时，她明白自己的使命是无希望的了。只是到了这个时候，她才发现了人间唯一的真诚朋友——过去她曾以为是她的敌人。

电影中有很精采的一幕：阿瑞斯和黛安娜打得难解难分，他们发现他们的冲突是无意义的，他们明白了他们本是真诚的贴心的伙伴。于是，两人便相依相抱，发现他们结合在一起就能把人间治理得更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世界，因为只有强壮、无情的人才能在这世上活下来。

朱莉亚看到这样的结局，真想大哭一场。

可是，此时！

突然，摄影机镜头拉了回来，——猛拉回来，回到阿瑞斯同黛安娜拥抱的镜头，现出真正的舞台布景——众神制片厂的摄影棚！

摄影机镜头对准了阿瑞斯正在向全世界宣布他同黛安娜订婚，有一个人大胆地跨出阴影，反驳他讲的每一句话。

正是女超人——真正的女超人——跨进摄影棚里布置的世界，向真的战神挑战。这就向全世界宣告了：此前他们所看到的影片全是伪造的，女超人的故事被玷污了，被损害了，被叛卖了。

然后是一个战斗场面——比“特技”更激动人心。这场战个可是真的。阿瑞斯戴着金属护手的手举起火炬逼近女超人美貌的脸，看来就要取胜，观众屏住气息。这时刮起大风！大风把真实的风吹进了舞台，迫使阿瑞斯承认他的欺骗。

观众都愣住了——接着是兴高采烈。他们刷地一齐站起来热烈鼓掌不止，直到黛安娜公主亲自从幕后走出，来到舞台，掌声与欢呼声才止息。

黛安娜说：“刚才你们已见到了，有些人是应当得到我们感谢的。有些人——有一位神，他就是赫尔姆斯，但你们也许更熟悉他的另一个名字：墨丘利。正因为他能飞速完成委派给他的传递使命，因此这部最后制作完成的影片才能分发到世界各地来放映……我向他致以尊敬的感激之情，并向导演卢克·斯皮勒深表谢意，他冒着极大危险帮助我制作最后一幕——故事的真正结局。

“还有两个人必须提到，她们对我永不变心的爱与支持，甚至在最暗淡的时刻永不变心，使我深为感动。她们的名字是朱莉亚与范尼萨，她们也是我在人世间的亲属。

“最后，我还想感谢诗人约翰·米尔顿，因为他给了我们这部影片的结束语。”

银幕重新亮起，所引的诗句出现。在黑色背景上有两行白色的字：

和平赢得胜利，

战争悄然隐退。

罗马神话中为众神传信并掌管商业、道路的神。——译者

米尔顿（旧译弥尔顿），1608—1674，英国著名诗人，有《失乐园》等诗。——译者

黎明之滨

卡伦·哈伯 著

陵墓是由冰凉的棕黄色沙岩砌成，墓内空气具有已历经数百年的强烈的病人气味。吸入这种古老的气体，大概可以体味到古埃及最繁荣的顶峰，回忆起莲花、蜜酒以及高大古柱间的盛装游行；听到僧侣的诵经，年轻女奴的歌声，以及入侵的罗马战车的隆隆声。

朱莉亚·卡帕特利斯博士深深吸了一口气，咂咂滋味，再吸一口。然后她把身旁地上正滋滋作响的煤气灯调了调，拾起画刷，重新弯下身去工作，小心翼翼地把一扇假门的基础上的砂砾碎片拂去。这扇门乃是“卡”的进口与出口，如今躯体已成为木乃伊，躺在华丽而俗气的石棺里，停放在墓室的中央。木乃伊用新王国时期象形文字拼出来的姓名是尼斯纳谢夫，用黑色颜料写在一块镀上金色的亚麻布上，2,500年后仍能辨认出来。

“有好运了？”她的助手、研究生院刚毕业的唐纳德·卡特兰问道，向黑暗处窥视。他手中拿着一盏灯，照出他头上的弧形壁画。

“你早明白了，还用问这么愚蠢的问题，”朱莉亚说。“我们还能再怎么幸运？到埃及来度哈佛大学给的休假年，感谢开罗博物馆，能在萨迦拉一座新发掘的陵墓工作，你还要什么？”

“你说得对，你说得对，我知道。我这是头一次发掘。”

我从未想到是他头一次发掘，朱莉亚心想。

“她是个重要人物吗？一位女王？”

“大概是略小一有的，”朱莉亚耐心地挖着，一只手梳理一下自己的一头亚麻色短发。“心须有王族血统才能当一名女祭司。这是一种对于较次要的王族妻室补偿性的奖励。我怀疑她是嫁给最后几个法老之一的。”

“这些陵墓真是撩人的神奇物，”唐纳德说。他用手电筒去照墓顶，发现是一幅天体的景色。“女神奈持，天空的女神，手伸向地上。”

“伸长的手。我一直在想，她的双臂抬着天空，一定累了吧？”

“也许你想找的会在这里找到，卡帕特利斯博士。应当有证明埃及帝国结束时期是受到不同文明的交叉影响的。”

“这正是我的想法，”朱莉亚冷冷地说。

“你发现了证明，就可以在出版物上加以肯定。”

“是的，在某本教科书的某些脚注里，挨着戴维斯和达里锡特的注。”

“总要比可怜的冈尼姆的结局要好些，”唐纳德说。“淹死在尼罗河里。可怜的家伙——一直在怀疑，发掘塞凯姆凯特的金字塔时有没有神在报应。”

“唐纳德，你说这话真傻。”朱莉亚闪闪蓝眼睛，表示不耐烦。“更糟的是，你在让我分心。快走，找一个雕像或者什么别的东西去打扫打扫。”

“我是想帮你。”

“噢，好吧。把那边墙壁上的象形文字记录下来。不要用闪光灯，当心。这些壁画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我真不愿意想到，再过五天，我们也许会把它们全给毁了。”

“对啊。”

朱莉亚又回去做她的事。画刷在一个特别难对付的硬壳上拂来拂去。她加重了一点力，再加重了一点。刷子往碎屑堆里曳伸进去一些……再伸进去

一些。岩石碎成粉尘，围住了她的手腕。

“全能的上帝！”

她凝望着一个凹进去的壁龛——颜色鲜明的雪花石膏雕像排列成行。即使在暗淡的光线下，她也能认出豺神安纽比斯的尖耳朵，长嘴的索斯，长着猫头的巴斯台特。埃及人的神圣众神，离她只在咫尺之间。她身朝前倾，有一股灰尘旋卷起来，把她围住，迷住了她的双眼，直到眼泪流下面颊，又噎住喉咙，每呼吸一下就会带来剧烈的咳嗽，肺里像着火一样。因呼吸被阻，她拼命挣扎，踢倒了煤气灯。她隐隐听到唐纳德的喊声，她跌倒时感觉到他是在朝她奔过来。但是光亮已在逐渐逐渐熄灭，很快，什么也看不见了。

地球那一边，波士顿的比肯山庄，有一座华丽的三层红砖楼房，塞米斯锡拉的黛安娜公主正站立在用树丛围起来的后院之中。一头黑发像瀑布一样披到了后背。夜晚颇有凉意，幸好红蓝两色相间的独特服装抵消了寒冷。她呼吸行刚修剪的草坪带来的新鲜的春天的芳香，星星开始露面，悬吊在银色的月牙下边。

“美丽的维纳斯，”她默默地祈祷。“赐给所有的人和平安夜，特别是我所爱的人，无论远近。”

一个奇怪的沙沙作响的声音穿过尘暴朝她扑来。黛安娜立刻伸出手去，抓住一个塑料碟子。

“哈！黛安娜，我早知道神奇女郎是不会给吓着的！”

14岁的范尼萨·卡帕特利斯从楼上卧室的窗户探出半个身子来，非常像她母亲，不同的只是有棕色卷发和一对黑眼睛，她指指扔下来的碟子。“你是个天生的飞盘好手，我早知道了。来吧，扔回来！”

“你怎么不在做你的几何功课？”黛安娜说的英语带有音乐的调子，她的英语是朱莉亚·卡帕特利斯费了好大劲才把她教会的。

“我做完了。来吧，黛安娜。我就是要看看你扔得上来吗？我敢打赌，你们这些住在塞米斯锡拉的亚马孙姐妹们一定是喜欢玩大飞盘的。”

黛安娜把这个红碟抛到空中。她的运动员反应能力很强，飞盘在楼上窗口转了一个弯，向空中高飞而去，甚至越过相邻楼房铺瓦的屋顶，还继续往前飞，直到失去踪影。

“可恶！12元5角没了。”范尼萨的身子探出来那么多，几乎要掉出窗外了。“我们一定要把你找回来。”

作为回答，黛安娜纵身空中，追踪飞盘的去向，赶上了飞盘，一同落到街上。一只名叫巴尔撒扎的爱尔兰塞特种猎狗，以善于摧毁玫瑰花丛或其他观赏植物而在这一带臭名昭著，此时正神气十足地站在那里，摇晃着尾巴，嘴里叼着飞盘。像平常一样，狗主人不知现在何方。

“好狗，”黛安娜夸了夸它。

巴尔撒扎嗅了两下。

“还我飞盘，巴尔撒扎。”

巴尔撒扎表示不愿意。

黛安娜叹了一口气，解下套索，套住它的脑袋。巴尔撒扎一张嘴，黛安娜就收回了她的玩具。“好孩子，”她说，“去睡觉吧！”

巴尔撒扎的红润的大脑袋垂到红润的大爪上，轻声打起鼾来。黛安娜重

新把套索系在腰间。

“干得好，亲爱的姑娘，”一个很熟悉的声音在说话。“可惜你怎么没有让它把我的连翘也留下？”

“朱莉亚吗？”黛安娜调转身来，十分惊讶。

街上寂无一人。街灯的黄色光晕落在人行道上。附近一棵苹果树的树枝上，蹲着一只鸟。

“啊，也许下一次，”鸟用朱莉亚的声音说话。

黛安娜凑近去。

“伟大的赫拉！”亚马孙公主惊讶得愣住了。

这只鸟具有一头猎犬的身躯，棕色羽毛，黑色双翅，翅尖为金黄色。凶残的黑爪牢牢地攫住树枝。但在鸟喙部分有一对小而明亮的眼睛，活脱是一张朱莉亚·卡帕特利斯的脸。一个完美的复制品！一直到亚麻色短发的时髦卷边，以及显示果断样子的双唇。

“开什么玩笑？”黛安娜追问。“我有幻觉了吗？”

“晚饭吃什么？”像鸟的东西说。

“天啊，又来一个残酷的玩笑！”黛安娜说。“范尼萨可不能看到这些。”

“看什么？我是她母亲。我想去看我的小女儿。”鸟张开翅膀，优雅地飞上天去。

“等着！你去哪儿？”

“怎么啦，回家啊，黛安娜。我在家等你。”

“不，你一定不要去。”

鸟在头顶上缓缓盘旋。“不要胡闹了。”

这头怪物在让我猜谜呢，黛安娜心想。须臾之间，就不见了鸟的踪影。黛安娜伸手去够腰间的套索。鸟像是了解她的意图，立即高飞而去。

“阿耳特弥斯，给我引路。”黛安娜抛出套索紧紧尾随逃逸的大鹰。求你了，她默语着。求你了。随着音乐般的一声，套索在她手中绷紧。这条发光的绳索的末端，那头鸟状怪物在那里挣扎，发出粗厉的叫声。黛安娜于心不忍，将它缓缓卷下。

“睡吧，”她说。

一双熟悉的明亮的蓝眼睛闭上了。黛安娜战栗了一下。然后她把这只困倦的鹰紧紧握在手中，匆匆赶回卡帕特利斯的家。

她把鹰放在门口台阶的奶箱顶上，打开了房门。“范尼萨，”她呼喊。“你的飞盘取回来了。我一会儿就回来。”不等范尼萨回答，她就抄起套索，鹰还套在其内，飞上了黑暗的夜空。

头上，星星在云间闪烁。黛安娜滑过波动的气流，飞向“老北方教堂”的尖塔。有一扇开着的窗子，为她提供了入口，她无声无息地停在了狭小塔楼的灰色、破旧的地板上。

“醒来，”她命令。

一双明亮的蓝眼睛深情地望着她。

“黛安娜，”怪物叽叽喳喳地说，“见到你太好了。”

“噩梦野兽。你是谁？”

“傻姑娘。这么说话！我是朱莉亚·卡帕特利斯，研究古代文化的教授、

母亲、朋友——”

“朱莉亚·卡帕特利斯现在埃及做考古发掘呢，”黛安娜说，“你是谁？怎么回事？”

“埃及？我就是从埃及来的。”怪鸟显出困惑的样子。接着又说：“我是朱莉亚的‘巴’。我来无踪去无影。我爱我的女儿。我爱你，黛安娜，非常爱你。我想再见到你。”

“再见到？出了什么事了？”

黛安娜说话的当口，怪鸟变得发虚、不实了，直到完全消失，只剩下破旧的松木地板。套索也空了，掉到了地板上。

狭小的塔楼里响起了像是巨人的脚步声。头顶上，受电子神控制的教堂大钟在金属模具中摆动起来，发出震耳欲聋的模仿的钟声。黛安娜默默发出一个誓言，重新登空而去。

卡帕特利斯家的餐厅黑着灯，但厨房的灯是亮的。黛安娜进去的时候，范尼萨正坐在厨房角落里啃匹萨饼，看电视，把脚趾甲涂上绿色油膏。

“黛安娜——我以为你说过你这会儿不吃东西，”她说。范尼萨低头看看手中的一块饼，不大情愿地放回到盘子里去。“还剩一块，你要吃的话。”

“不，不，谢谢你，我——我需要去你母亲的图书室查一点资料。不必动弹，奈西。”

范尼萨耸耸肩。“好吧。我想你知道，东西都摆在什么地方。”

黛安娜奔上铺着米色地毯的楼梯，进入朱莉亚的排满书橱的书房。她从埃及学部门找出一本资料集。

朱莉亚真是博学，黛安娜心想。她教我说英语有多耐心。这儿有这么多的书，我一定能找到这个怪词“巴”的解释。

她下定决心，一本接一本地查找。五分钟过去了，她灵机一动，瞧见了书桌上的电脑。她让朱莉亚或范尼萨教过电脑就好了。也许电脑里储存的词汇表对她有用。肯定范尼萨会帮上忙。不过那就得向她解释，为什么我对古埃及突然发生了兴趣。不行，不行。黛安娜发誓要采用人世间的技术，学会使用这玩艺儿。

接下来的一本书是（埃及死亡之书）的新译本。黛安娜打开此书，发现下面一段资料时，心都要沉下去了：“巴：死去之人的独立存在。系一人头鸟，通常是只鹰，而非陵墓囚徒——能回到生前所在地方，并分享身后的乐趣。”彩色绘图显示的鸟，同黛安娜用套索套住的极其相似，但书上这只鸟是乌黑光亮的头发与棕色眼珠。问题仍未解决。

死去之人的独立存在？可是朱莉亚是活人啊——除非发生了某种麻烦了。她心想。

楼下电话铃响了。

“黛安娜，是你的电话，”范尼萨语气中有明显的失望情绪。

长途电话传来的丝丝声使黛安娜一度因有了希望而心跳加速。但只有一刹那。不是黛安娜所熟悉的那个声音，未听见几句善意的诙谐语好驱散她的恐惧。说话的是开罗医院的院长梅雷兹博士。卡帕特利斯病了，病得很重。必须立刻来一名家属。

不行，黛安娜想。不行，范尼萨不能做此次旅行。她太年轻了。我去。

她犹豫不决。她曾高兴地同意，在朱莉亚不在家的时候，由她来担任陪伴朱莉亚·卡帕特利斯的独养女生活。卡帕特利斯的家，是她在人世间的温暖的避难所；奈西也很快成为她亲爱的小妹妹。要是她现在走开了，谁来同奈西作伴呢？

在朱莉亚的书桌上，她见到一本皮面册子，封面写着“重要电话号码”。她在里面找到了答案。

电话铃响了第一声，格洛丽亚·沙利文就拾起了话筒。是的，当然我能立刻过来。“没问题，公主，”格洛丽亚的声音热情而略带喉音。“朱莉亚说过，您可能有事要外出。给我15分钟，我就能把零星杂物袋收拾好了。”

开罗的空气干燥、多尘。城市上空像是罩着一张幕，笼罩着古式圆顶的清真寺和尖塔，以及市郊巨大的、沉默的金字塔群。烟雾使阳光漫射出刺目的光亮，照到什么地方就把那个地方原有的色彩驱赶殆尽。还有那嘈杂声！黛安娜还从未经历过这样不谐调的混杂声：汽车喇叭声，做祷告的赞美声，驴叫声，孩子们的哭喊声。人世间真是一片混乱、吵闹、紊乱，总之是乱七八糟！

医院里面，则是一片寂静，一张厚厚的、有吸收能力的床单对抚平各种感情、各种思想，都具有感慑力量。朱莉亚就静静地躺在床单下面，身着蓝色的病号服，人体已经抽缩，皮肤干得几乎像羊皮纸，呼吸缓慢得几乎看不出胸膛的起伏。眼睛闭着，唇色发紫，还有擦伤的痕迹。黛安娜拿起她的手，也毫无反应。

“她已经在失去意识的边缘上了，”梅雷兹博士说。是一位严肃的人，清癯的脸庞，黑色头发，黑色眼珠。他也许就是从黛安娜在朱莉亚书房里见到过的浮雕中走出来的。“她体内有一种炎症，如果我们控制不住，就会要了她的命。她的助手今天上午已死于这种病。我们不得不用冰块降低她的体温。暂时有效，但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他在说到最后一个词时，略有一点点不屑的神情。

朱莉亚快死了？黛安娜不寒而栗。“我可以把亚马孙的医生请来……”

“那也太晚了，”梅雷兹博士的声调有些刺耳。“我们拿不出办法了。没法救了。”

黛安娜跌进床边的椅子上。“博士，我想同我的朋友呆一会儿。”

博士看看护士，点点头。“当然可以。”他们出去后，房门关上。

黛安娜转过身来。

“亲爱的朱莉亚，原谅我打算要做的的事情。只有一个机会也许能救你。尽管同个人的隐私权相抵触，只要能够帮助你，我还是愿冒招致你不快的风险、招惹众神愤怒的风险。”

她迅速握住朱莉亚的双手，低下头去，直到自己的前额碰到朱莉亚又干又烫的额头。

众人祝福的雅典娜，给我智慧吧。众人敬爱的普西芬尼和得墨特尔，在我心中引导我去寻找我的朋友吧！我不是在随随便便地祈求你们。我知道这不是我们的做法，我也不会再次请求。可是她的确需要，非常需要。她做了那么多的事情。对我，对我的姐妹们。对她的女儿。对所有她认识的、喜

希腊神话中的冥后。——译者

得墨特尔系希腊神话中的谷物之神。——译者

爱的人。请求你们。请帮助我找到她。帮助我！帮助我！帮助……

这房间、这世界，都在围着她旋转起来。所有的色彩都旋进了易变的光谱，由银色变为白色，又变为无色。一种奇怪的漫弹出来的合唱声灌满黛安娜的耳朵——节奏强烈，从一千年来一千个喉咙里唱出来，像脉搏跳动，像阳光照顶，像时间本身。

黛安娜穿越这怪异的光与跳动的声音。这不对头，她心想。真正空的地方应当是一层又一层的思想、意识与记忆。也就是朱莉亚·卡帕特利斯的意识与性格的组成部分。可是，只有死亡的头脑才会这么空呀！朱莉亚又并没有死。现在还没有死。

光亮逐渐熄灭了，声音也沉默了。

黛安娜站立在一间石窟的中央，唯一的光源只是一道狭窄的充满灰尘的光线，是从上面某个黑暗中无法看清的远处渗漏下来的。她转身，脚步有巨大的回声，就像是在一个绷紧的鼓面上行动。

“这是在哪儿？”

她听到的回答是低低的声音，就像是有人在翻动一页一页的古书。又过了片刻，才听清有人在大笑。

“最好问什么时候，不要问为什么。”

声音穿进她的头脑，有一些奇怪的口音使头脑感到的痛。

“那么，现在是什么时候？”

“你在时间以外，孩子。很少人能走这条路来的。能回去的人更少。”

“我的朋友现在在哪里？我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来寻找她的。”

“你没法找到这名入侵者。她回不去了。现在，按你们人世间的说法，她已经永远走开了。”

“你们对她做了什么事情？你是谁？”

又是翻书的声音和笑声。

又来了一道光线，同前一道光线合到一起，就像是镜子里照出来的，借着映照，使光亮增强了。黛安娜因此可以见到高处宝座上横列着的一些形象。看起来都像是人，可是看看脑袋就不然了。

一尊像是狗脸（或是豺狗脸）大猪嘴。另一尊有凶猛的鸟喙与一双猛禽的眼。另一尊有一张满脸横肉的猫脸。与此相邻的是一尊面孔和善的母牛。还有一尊长喙的鸟。一尊公羊和一尊鳄鱼。每尊神像都显示出高贵、威严的神气。中央，最高的宝座上，坐着一位尊神，脸部具有非人世间的尽善尽美，时而金黄色，时而白色，时而深绿色。他的名字是不可随便称呼的，低声耳语告诉你：奥赛埃雷斯！

“我们都是老神。”

“老神？”黛安娜说。她犹豫了一会儿。“我不认识你们。我来自一个名叫塞米斯锡拉的岛。我们崇拜的是奥林匹克山的众神。”

又响起一阵干笑声。

“我们才不理睬新神呢。都是从我们派生出去的。”

“你可以这么想，”黛安娜说。优雅阿芙罗狄特，聪慧的雅典娜，敏捷的墨丘利，都是从这些奇形怪状的半人半兽降生下来的？他们在奥林匹克山上不知会怎么大笑呢。“什么人崇拜你们呢？”她问道。“哪里有你们的

神父、教士？这里我见不到，外面世界也见不到。”

“孩子，我们来自很古老的年代，世界上只有埃及的年代，埃及人在祭坛上崇拜我们。比起现今这个悲哀年代微不足道的礼拜来说，我们更喜欢古代的旧梦。”

“那就接着做梦吧。”

“不行啦，一些蠢人干扰我们安眠。蠢人，就像你要寻找的那个，以及类似的人。陵墓不能发掘。亵渎必须停止。你这个朋友正好来当警告他人的典型。”

“朱莉亚？她是无辜的。她甚至想唤起人们对你们的崇敬。为什么要选上她？别人比她来得更早。”因为沮丧，黛安娜说话的声音也变得刺耳了。

“如果你们真是所谓的老神，你们不喜欢这种考古研究，那么，你们应该现出你们的存在来。如果你们显示出一些神迹，你们的要求就会满足。”

“不要嘲笑我们，不信神的人！人类种族已落后于礼仪之邦，我们的声音只有在礼仪之邦才能听闻。如今是一个黑暗世界，神的声音只不过是微弱的回声。人们迷失在自己筑成的美梦之中。让他们停止亵渎的唯一办法就是让他们经常想到死亡。这是如今他们所害怕的唯一的。有时候，他们连这也不怕。”

黛安娜不想让话题又开去。“我的朋友朱莉亚现在在什么地方？”

“你别想知道。”

“我要帮助她。”

“你救不了她。”

黛安娜挑战性地抄起套索在头顶上挥舞——以赫拉的名义，让这些恶魔回答我的问题！她对准目标撒手让套索飞出去。可是，使她惊愕的是，套索吊在了空中，漫无目的地旋转，金光倒把石窟照亮了。

“蠢家伙。小魔术对我们不管用。不过，你想见到你的朋友的话，那么，就去吧。那是你的选择。”

石窟里暗了下来，突然之间，涌进来一股恶浊的空气，混杂着潮湿、沃土与腐烂蔬菜的气味。夜生活的动物叫声打破了寂静。黛安娜发现自己站立在一座黑暗的森林里，高耸的大树像剪影，衬托出雾蒙蒙的、模糊不清的天边。

“这是什么地方？”

没有回答，只有夜生活的动物，只有水的奔流声。一个凡人的声音在恐怖中叫喊。正是朱莉亚！

黛安娜朝前奔跑过去，矮树丛撕破她，高树枝抽打她的脸与臂。地上满是烂泥，每走一步都要陷进去。

“朱莉亚！朱莉亚！回答我！”

她见到了朱莉亚，一些灰绿色的藤条（半是植物半是动物）把她绑在一棵树上。藤条缠着她，紧紧地抱着她。脚下满是蜿蜒滑动的蛇，有卷成圈的，有不卷圈的，都有巨大的、伸直的粗颈——眼镜蛇！

“朱莉亚，别动，”黛安娜给她扔过去一根树枝、一根木头，让她驱赶毒蛇。用套索去套，可是蛇太多了。眼前有一个大树桩，也许会使它们散开。她抠住长满青苔的树皮，使劲拔。树桩一动不动，牢牢地扎根在肥沃的土壤中。黛安娜再次试试，收效甚微。

仁慈的密涅瓦，我已经精疲力竭了，同世间凡人一样虚弱了。不！让我飞起来，我能把朱莉亚拉出危险。

她跨出一步，飞到了空中，可是刺耳的砰的一声就掉下来了。亚马孙公主坐起来，揉揉膝盖上的红印。她感觉到已成为凡人，再无神力，不能再救出朋友。

她眼睁睁地看着。正气恼的时候，这些眼镜蛇竖起了脖子，准备攻击。

蛇群聚集到一起，摇摆着身子，红眼睛发出红光。这一条趴在那一条身上，互相缠绕着，连结起来，直到堆成一个蛇塔，又成为一个拱门。逐渐的，蛇的活动放慢了，停下来了，然后颜色也变了，成为灰绿色的了。它们成了长满苔藓的石头，不能动弹，眼睛中的光亮也熄灭了，成了某个巨大的阴森森的雕像的皇冠上的浮雕。一条石砌的通道，从蛇拱门朝后弯回来。从这条通道上，传来了潺潺的流水声与隐秘的笑声。

“黛安娜，”朱莉亚的目光凄凉。“你不应该来找我的。”

黛安娜没有理朱莉亚。她坚强地去揪开绑着朱莉亚的藤条。没有想到，很轻易地解开了。

“来吧。”

命令是从石砌通道上传过来的。声音低得像耳语，可是极其有力。

“我看我们毫无选择，”朱莉亚说。她揉揉被藤条勒出深痕的双臂，伸出手去。黛安娜抓住了她的手。

两个朋友一同走进拱形的大门。门内，石头发出奇异的光，一面墙上画着太阳在一个朱红色的天空从升起到降落的弧形进程。另一面墙上是一幅阴森的图画，黄色的圆球逐渐变形为一个头饰羽冠状的像人的动物形象，被一些可怕的野兽与恶魔围困着，旁边是一条淌着黑水的河，这条河是从过去引导到今天来的。

“示巴陵的壁画，”朱莉亚说“我认识的。描述太阳的天体运动。古埃及人的理论认为太阳须每夜从地底下打出一条路来，所以不能保证每天都有黎明。人们在日落后祈祷太阳旅行顺利，第二天重出赐给生命的太阳。”

“害怕太阳不回到天空来？奇怪的宗教。”亚马孙公主说道。她继续在石路上走下去，只在听到哭泣声时才止步。“朱莉亚？”

“噢，黛安娜，你为什么要来？你把自己陷进危险之中，全因为我。”

高尚的黛安娜抬起泪水弄湿的脸。“你没有道理自责。我不能不作努力就放弃你。难道你不是那样对我讲的吗——做朋友就该这样。来吧，我们一道走，找出一条出路来。”

“但愿你是对的。”

“欢迎到永恒的黑暗来。”——一个声音响起。

通道一下子开阔，成为一个很大的黑洞穴，中间淌着一条黑水河。河中央，半淹在水里，是一个用缟玛瑙雕成的石像，是一座半沉下去的人面狮身像。两人正瞧着，石像变活了，脸色变绿，双眼白色但无目力。

“我是奥赛埃雷斯，阴间的上帝。你们被召来接受审判。”

“奥赛埃雷斯，释放我的朋友，”黛安娜说。“她没有过错。”

“她该受谴责。”

“不，”黛安娜说。“你们说你们是神。如果适当的仪式是什么也不知

道，怎么来崇拜你们呢？她正在研究怎样来称颂你们。”

“所有的人都来到我这里，所有的人都死。在这个后世里，没有什么荣耀要称颂。没有仪式，没有庆典。她是个亵渎陵墓的人。我们已经止住了在她以前的亵渎者。现在我们要止住她。”瞎眼的脸略略转向黛安娜。“你是自愿到这里来的。你可以留下来死去，也可以回转活下去。不过，那个人——她必须过这条黑水河。”

“黛安娜，留下来，保存你自己。”朱莉亚低声耳语。

“我要同我的朋友一道去，”黛安娜宣称。“如果我们能活下来呢？”

雕像怜悯地笑笑。“不可能活下来，除了太阳神雷一霍拉克底。即使他，也要在他的小船里作一番恶斗，才能到达黎明。去，跟随神去吧。”

第二道石拱门，门框上雕刻着一些龇牙咧嘴的矮人。她们来到后，门即打开，门那边的尽头是一个灰色的本质平台，被潮水侵蚀，从平台下去就是那条黑水河了。河边，一个饰有羽冠的人在等候着，近处停泊着一条围裹着黑布的渡船。

人形向她们作手势招呼她们上船。她们一上了又凉又滑的甲板，他就把船趟开。渡船很快进入急流，迅速向下游驶去。

“你就是叫‘雷一霍拉克底’的那个人吗？”黛安娜问这个沉默的船夫。

船夫转过身去不予理会。

黛安娜发现有人捅捅她的臂膀，听见朱莉亚对她说：“根据《死亡之书》，太阳神在阴间斗争期间，每夜都要改变外形。如果这就是他，他不会回应的。”

船头有一排象形文字，突了出来，就像是浮雕。

“你能认读吗？”黛安娜问。

朱莉亚眯起眼看。“带着眼镜就好了。让我看看，我只能用等似的方法，因为他们不用母音，也没有字母表。”她仔细地看那些符号。“我想，说的是：‘永无日落——永恒战斗——白日胜过黑夜。’多么的肯定。”

饰有羽冠的人形因有羽毛遮挡，看不清楚面孔，似乎吃了一惊，把身子转向她们。然后，再次缓缓地把身子转回去，凝望着不透明的河水。

她们经过一段河水，岸上有一排站立的石雕人像，都没有脑袋。

河水逐渐湍急，她们突然进入一个大洞穴，黑色的石壁包围着她们。如今河水更急了，一些带锋利棱角的大石头挡在河中，形成危险的激流，激起冰凉的河水溅进船中。船夫沉着地掌着舵，绕过最危险的障碍，但是，有一块未注意到的巨石使船驶进一个漩涡，几乎就要淹没在漩涡中心。渡船的船帮又撞击在一块露出的岩石上，船帮被劈开，船内开始进水。

这河水比冰凉的山泉还冷，恶臭的黑水灌进船里。黛安娜的双脚已经麻木了。她很快发现，想在这条凶恶的黑水河中游泳，必不能持久。因此，她抽出了她的套索。光线十分暗淡，套索只能发出很可怜的、无光泽的一点点亮光。一只木桶漂过来。黛安娜用套索把自己和朱莉亚套住，跳到了木桶上。

“凑合用用吧，朱莉亚。抱歉。在这个奇异的阴间，我现在差不多已是一个凡人。”

“欢迎来到猴屋，”朱莉亚一只手搂住了黛安娜。

“憋住气。”

河水把她俩吞没。

她们在冰凉的、发臭的河面下，像两个洋娃娃被强劲的水流翻上翻下，抛来抛去，因不能呼吸，肺部憋得疼痛。肯来她们正要呛水淹死的当口，河

水把她们吐出来，让她们浮在水面上，喘着气，周围都是木头碎片。

“朱莉亚，你没事吧？”

“我还完整。我估计。”考古学家剧烈地咳着，靠紧她的这位亚马孙朋友。“我们那位沉默的伙伴怎么样了？”

四周漂浮着渡船的碎片。可是不见沉默的船夫的踪影。

“我估计沉到河底去了。朝岸上蹬吧。”黛安娜说。摆动两条腿像摆动大树干那么沉，但她们仍奋力登上了岸，躺在冰凉的土地上，静静地躺着，直到呼吸接近正常。

黛安娜坐了起来，浑身发抖。“朱莉亚，这是什么地方？会有什么事？我从没见过这些怪物。老神？神圣的赫斯提，这样一个处所能存在于时间之外、空间之外、历史书记载之外吗？”

考古学家开始发笑了。

黛安娜端详着她，觉得很奇怪。“有什么可笑的？”

“指责别人不说自己，”朱莉亚说，“不要跟我耍天真。一位亚马孙公主，住在传说中的岛上，跨越无法想象的混乱的空间，来到人世间。你能怀疑这个事实或任何现实吗？你击败过许多虚构的妖魔与当代的坏人，还对我说过许多存在于其他神话中的地方和奇异世界。”

黛安娜勉强笑笑。“我想我懂你的意思了。我尽量相信吧，可是挺难。”

“尽你最大的努力。”朱莉亚站了起来，拧干衬衣。“我不相信船夫淹死了。”

“他还能上哪儿去？”黛安娜也站了起来，掸了掸身上的水。她卷起套索，围在腰间。“有一条深入树林的小径，我们走这条路怎么样？”

朱莉亚环顾四周。“我看我们别无选择，除非你突然又有了飞的能力。”

“不像会有。”

小径突然开阔成了一条地面铺得很好的通行大道，两旁排列着许多方尖塔和人面狮身。这条路把这两名妇女引出梦魇穹盖、动物尖叫的树林，走向凹凸不平的红色悬崖。她们走近崖壁，见到石壁上雕刻着一座带有许多大石柱的石殿堂。

平台两旁大石凳上，坐着两组长胡子的老人，每组九人，平台上放着一台乌木制成的大天平，空着。

朱莉亚喘了一口气，站着不动，呆视着，脸色发白。

“有什么不对了？”

“这是审判会。我从《死亡之书》上知道的。”

“我记得在你图书室里的这本书。”

“是的，”朱莉亚说，声音里边有不祥之兆。“他们要来秤一个人的心，看他的一辈子好不好。”

“真的是心脏？”

朱莉亚默默地点点头。

“我受够了。”黛安娜抓住朋友的胳膊。“朱莉亚，我想这些都是你发高烧出现的幻觉。你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而我钻进了你的头脑，努力拯救你。对这些梦魇幻觉我已经受够了。来吧，我们回到河上去。我会扎一个筏子，我们漂回去，走出这个梦魇。”

“退路是没有的。”——声音说。

她们的双脚被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抓注了。就像是木偶，两位妇女被强拉着蹒跚前进，来到台阶的下边。

“坐下来作证。”——声音说。

她俩被推揉着坐到了硬邦邦的石凳上，往上一瞧，一个恐怖的场面在眼前展开。

一个瘦削的男人，上身赤裸，前来接受审判。长着鸟喙的索斯站着，一只像爪的手伸向前去，戳进那个男人的胸膛，男人痛得大喊。鸟神把手缩回，手中握着那颗跳动的红心，就像是握着一个石榴。

豺神安纽比斯上来，高高捧起乌木天平。一根黑色羽毛落进秤盘里。

“这是‘迈阿特’也就是‘真实’的象征。”朱莉亚向黛安娜耳语道。

索斯转身，换了一个称重物，是一头巨大的红橙色类人猿。类人猿笨手笨脚地把人心放到了秤盘上。

此时，这人顾不得疼痛，用音调很高、节奏单调的痛哭声喊道：“喔，我生命的心，喔，我生命的心，喔，我轮回的心，不要作证反对我！不要为这个审判会制造反对我的理由。不要在管秤人的面前让天平的一头沉下去。”

安纽比斯的黄眼睛闭着，柔滑的黑脑袋向一边略略倾斜。

“您是我的灵魂、我的身体、我的‘卡’，您使我四肢健康，”男人唱着颂歌。他一面唱着颂歌，一面跪了下去，失去了力气。尽管没有风，搁着人心的秤盘摇摆，摇摆，略微下沉了一点。

安纽比斯显出非常和蔼的样子，用柔软的男高音说道，“好了，审判结束。”

一阵大风刮来，卷起树叶与碎屑，裹住此人，随着一声大吼，把他掷下来，变成一个黑色的不动的形状。朱莉亚看过去，那东西上面有很怪的闪光，就像是它周围的空气在跳动。这块石头转动起来，雕像进到光线里，显示出一个巨大的多鳞的脑袋，一张大嘴，上下两排尖齿，四肢强壮有力，末端有尖尖的爪子。

“那是什么东西？”黛安娜问。“我估计是一座雕像。”

“这是埃谬特，她等待召唤。”朱莉亚说。“她是地狱的嘴。经过审判，奥赛埃雷斯认为没用的，就让埃谬特把这人吃掉。”

她们无奈地眼看着这头咧着嘴笑。卑鄙可恶的野兽把高声喊叫的男人狼吞虎咽地吃进肚里。

“走到前面来。”——声音说道。黛安娜发现自己身不由主地登上了通向平台的高台阶。她站在他们的面前，昂起头，看着他们。

“我是塞米斯锡拉的黛安娜公主，受到奥林匹克众神的宠爱。看在众神的面上，我给你们几分敬意。”她优雅地一鞠躬，跪卜一条腿。

“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豺神安纽比斯问。“现在没有轮到你。”

“我要寻找我的朋友。”

“那么，站到一边去，她来受审。”豺神安纽比斯说。

黛安娜感到刮过一阵风，朱莉亚站到平台上来了。鸟神索斯靠近发抖的妇女，伸出了手。

“等等，”黛安娜大叫。“我来替她。”

豺神安纽比斯转身过来面对着她。黄眼睛同黛安娜的非凡人的、令人捉摸不透的眼睛相遇。

“你明白你请求的是什么吗？”

“我明白。”

“黛安娜，”朱莉亚说，“别犯傻。”

“如果我通过了审判，你们释放我的朋友吗？”

“只要你通得过。”

“那就开始审判吧。”

一阵灼痛，把她肺中的空气都赶出来了。黛安娜痛得透不过气来。疼痛停驻在胸部，她恐怖地见到索斯的手里握着自己的心脏。会是怎样呢？

“不要提问题，”豺神安纽比斯说。“只有接受。”

乌木天平准备好了。黛安娜屏息看到自己的心脏放进了闪光的秤盘。微微摇摆了两下，持平了。

在场的众神也透不过气来。

“她是纯洁的。”一个声音道。

“不可能。梳黑发辫的人是异教徒。”一个声音道。

“可是天平不会错。”另一个声音道。

一个像打雷的声音盖过了别人：“她不会没有过错。她是另一个世界来的，她来救那个亵渎者。她应该被吞吃掉。”

“不，”朱莉亚说。

众神望着朱莉亚。

“不，她是无可指责的，”朱莉亚的语气越来越坚强。“请听我说，喔，医疗救命之神英霍特普。天上和地上的女神奈特。不要让你们的女儿黛安娜被关进黑暗。”

“不许说话！”——声音说道。

“我不会沉默！”朱莉亚大声说。她的语气更加坚强。“我崇敬国王米尼斯的伟大业绩，他统一了可爱的国土。我尊崇诸神的荣耀。我恳求你们放过我的朋友。”

在这些坐着的众神背后，一些阴影流动、翻滚，模糊像影子样的一张张面孔出现，并低语着。

“怜悯，怜悯，”——有声音道。

众神在犹豫。

黛安娜受到痛苦折磨，十分虚弱，望着自己的心脏还在豺神安纽比斯的发光天平上怦怦地跳着。豺神拿他的琥珀色的、坚韧的目光看着她。他也许在说：“接受吧！”

黛安娜在想：是的，神是有多种的，存在着另一类神。我不能对他们提出质疑。喔，雅典娜，给我以智慧吧。

她微微地听到一个热情、逗乐的声音在她脑中耳语。“外面世界来的怪舌头女儿，你不知道在外国土地上必须穿上当地衣裳吗？不要召唤你那些怪怪的没用的神。不如召唤那些能帮助你的神。把全部荣耀归于塞克迈特、巴斯台特、穆特。召唤太阳神雷的力量，他甚至能吓退阴间之蛇尼赫布考。赞美纯洁的白昼的荣耀。否则你就死。”

“你是谁？”黛安娜低声地问道。

再次响起了那平静的笑声。“活着时，我是诸神喜爱的一位公主，外表

同你不无相似，但名叫哈珀谢塞特，我在这个名义下统治埃及，直到我不受诸神所喜爱，庙宇被亵渎，被毁掉。后来的世界从石尘中筛出来，重新发现了我。你的朋友不是一个亵渎者。赞美白昼吧，增强太阳的刚毅。”耳语声越来越弱，终于消失。

白昼，——黛安娜想。是的。日升时的太阳多么光辉灿烂。午间的光照在绿地上，照在人们朝上的脸上，赐与我们生命。她站在那里摇摇晃晃，朝着摇摆的天平伸出手去。

豺神安纽比斯已经走开。秤盘上已是空的，她感到胸间已有稳定的心搏声：勒一特，勒一特。

她觉得自己强壮一些了，便转过身去面朝诸神。“哦，伟大的诸神，”她说，她的声音在黑暗的石庙内回响。“哦，两界的伟大。敬畏的诸神，伟大的塞克迈特，高贵的巴斯台特，可爱的穆特，光荣的雷，我用我的赞美来替代蜂蜜和香料，我用我的尊敬来替代棕榈复叶和酒。”

朱莉亚惊讶得张开嘴巴，但什么也没有说。

黛安娜举起双手向诸神致敬，戴着手镯的双腕交叉越过头顶。当金属的手镯相碰时，发出一个人花，金色，放光，一个小太阳，照遍她的全身，于是，她重新得到了能力，重新得到了威力。

“走吧，”诸神对她说，“不过另一个人必须留下。”

“不，”黛安娜说，她攥住朱莉亚的胳膊，转身往高处一步跳离平台，又一个筋头翻到了石头地上。一股气流托住她们，把她们送往高处，越来越高，远离了可怕的死亡圆戏台。

“瞧，”朱莉亚喊道：“那就是船夫。”

下面，那个熟悉的饰有羽冠的人形缓缓登上台阶去接受神圣的裁判。

“我不能把太阳留下不管，”黛安娜说，套索已在手，一根抖动的、发出声响的金绳抛下去成为一个发光的弧形。金绳套住了饰有羽冠的人，把他提升了起来。

“不！”

众神的喊声还在黛安娜的耳边撞击，黛安娜已经窜到黑水河的河口与通道，朝白昼回返。

一股寒冷的龙卷风在阴间洞口处赶上了她，猛烈地旋转她。然后，身子下面的风散开了，她和珍贵的小船一同堕入寒冷的墨黑的河。

河水呈现紫灰色，拍打着河岸，岸上，众山之下，有一些庙宇的剪影清晰可见。头上，一条沙漠和石头组成的弯曲的线隔开了河与天，天空是淡淡的柠檬白色。正是日出时分。

但是，光焰并不来自天上的圆球。而是来自她们身边的人形，一个饰有羽冠的人形，正脱去黑袍，赤裸地站着，放射着光芒，绽开一个如此欢快的欢笑，以至烧干了两位妇女的泪水。世界在她们周围转着，金色的圆球升起，光辉充满天空。在她身后，那件扔在河岸上的黑袍在白昼的第一道光线中蒸发消失了。

“我不知道太阳是一个女人，”朱莉亚说，喘着气，擦拭掉泪水。

“不是女人，”黛安娜说，她想要笑。她握住朱莉亚的手，朱莉亚也握紧黛安娜的手，作为回答。但是她周围的场景解体了，美好的感觉也随之消逝。现在的她，正在朝上漂浮，越过虚无飘渺的一层一层的思想与回忆。那边，一个有卷曲棕发与黑眼珠的年轻男子漫不经心地站在门口。稍远一点，

一个同样发色同样眼睛的圆脸婴孩在那里格格地笑，牙牙学语。旁边又有一张黑色的裹尸布，暗示朱莉亚丈夫的死亡。使黛安娜更为惊讶的是，她见到在一个粉红玫瑰扎成的花圈中竟有她自己的图像。

黛安娜心中还在思念着亲爱的朱莉亚，她微笑着从这个思念冉冉升起，直到一股令人欢快的香味引导她回到人世间，一间医院的病房里，弥漫着消毒水的药味。

黛安娜斜躺在椅子上。墙上的挂钟说明梅雷兹博士走出病房留下她同朱莉亚两个人，还只过去五分钟。

门打开了。“女超人，我想我们该再次让她降体温了，”梅雷兹博士说。他摸了摸病人的额头。博士抬起了头。“她凉一些了，凉多了。”

朱莉亚睁开眼睛，孱弱地微笑。

梅雷兹博士惊讶得跳起来。

“你做了些什么？奇迹。真是奇迹。”

“不是奇迹，”黛安娜说，“所有的一切，归于信念。”她朝朱莉亚眨眨眼睛。

水银人

威尔·默里 著

“我知道，这对你来说，难以理解，黛安娜，”朱莉亚·卡帕特利斯教授说，梳理着她那月光色的银发，“可是，在这平静的水面下真的有过四座曾经很繁荣的农业村镇。没有一个人举一根手指头来阻止这件事。”

黛安娜站在一处山脚，俯视一个像湖一样的水域，端详着黑暗、忧郁的水面。一阵夏天的热风抚弄着她那乌亮的黑发，风也把长满树丛的小山吹得簌簌作响，像是在表达同情之感。

“你说这不是由于一场自然灾害？”黛安娜皱着眉问道。

“很难说是自然灾害，”朱莉亚大笑。“马萨诸塞州在大萧条时期放弃了这四个盛名一时的镇子：恩菲尔德，达纳，普雷斯科特，格林尼治。”

“盛名一时？”

“你也可以说，相当于凯撒，都是过去的荣耀了。”

“噢。”

“反正，他们迁出了所有的人、牲口，以及门锁和补偿支票，推倒河谷中所有的房屋与仓库——当时这个河谷名叫‘雨燕河谷’——把河闸断。大水淹没了所有的东西，不留一点痕迹。”

“就成了现在这样子？”

“嗯，还没有。用了二十年时间，水资源委员会才完成这个项目。”朱莉亚淡褐色眼睛的聚焦渐渐远去。“奇怪的是，同样数目的人在这个项目中丧了生……”她的声音也逐渐变弱。

“是吗？”黛安娜催促她，“讲下去。”

朱莉亚摇摇头，像是要把一个梦境摆脱掉。

“喔，对不起，”她赶快说。“我又想着过去了。我说到哪儿啦？喔，对了。那时的世界与现在完全不同。没有人抗议。没有基层政治活动。州政府高高在上，判定这四个镇子妨碍建水库，所以必须搬走。他们也就搬走了。就像走失的小羔羊又回到剪羊毛的圈。他们在恩菲尔德市政厅举行了一次告别舞会——就像是一次最后的狂欢——狂欢完了，镇子也完了。那是1938年。我还没有出生呢。”她微笑了。

“我就纳闷。你说起来就像你经历过这事似的。”

“我的明妮姑姑在恩菲尔德长大。她现在已经去世了。我最初来到美国，知道她很多事情。她对我讲了许多有关修建奎宾水库的事情。你知道，她同水库工程中一个打扮很漂亮的工程师相爱了。现在想想很怪。他的工作是来摧毁她的家，可是她又爱上了他。所以我说那时是一个不同的世界。”

黛安娜察觉到朋友的眼中流露出痛苦，问：“她们结婚了吗？”

朱莉亚抱着自己的皮肤已打皱的双臂。“没有。明妮姑姑从未结婚。工程师是死去二十人中的最后一个。他是在爆炸恩菲尔德水闸时死去的。我猜是炸药用多了。”

“我不能相信没有人出来保护他们的权利，”黛安娜说，她很喜欢暖暖的丁香花气味的夏夜空气。白天酷热，夜晚倒连汗也不出。

“死亡镇，”朱莉亚喃喃地说。“也叫做丘陵镇。也许只剩下两千人了。而波士顿发展起来了。口渴的波士顿人要喝水呀。他们有水喝了。悲惨的故

事到此结束。”

黛安娜伸出一只胳膊搂住她的朋友——哈佛大学希腊文化教授朱莉亚·卡帕特利斯。

“我看得出来，这事至今还让你烦心。”

朱莉亚伸手去拍拍黛安娜的手。

“噢，不是心烦，”朱莉亚坚持说。“那是进步嘛。如果不是‘雨燕河谷’，一定会是别的河谷。我只是想起我的姑姑。当时她还非常年轻。你知道，从这个事件以后，她再也没有恢复过来。她讲的话都是有关那个可怜的工程师的。一直到她死，还一直保存着他的一张翻旧了的照片。”她哽噎了一下。“他们相识只四个月。”

黛安娜的天蓝色眼睛回到了月光映照的水面，水库就像是水中长着大树的天然湖。“现在，是不是永久关闭了？”

“要是没有人找到水银毒害的来源，就要永久关闭。”朱莉亚竭力抑制自己的感情。“城市还可以依赖别的水库，可是那么多人为修这个奎宾水库作出那么大的牺牲，放弃它太可惜了。”

“所以你要把我扯进来？”

朱莉亚点点头。“还有时间来挽救。目前的毒性水平是一百万加仑水中有三份水银，现在这个阶段还可以过滤掉，但如果继续增加含量，那么，副作用就很可怕了。损坏脑子，肿瘤，耳聋……。”

汽车前灯的光亮由远处过来渐渐靠近。灯光照出两位妇女——一位已过中年，穿着灰色长裤，一件无袖罩衫；另一位年轻有生气，身穿红、蓝、金黄三色甲冑，全世界都知道她是亚马孙的公主，更以神奇女郎或女超人闻名于世。

“一定是汤姆来了，”朱莉亚说，声音也欢快起来。“一个老朋友。很有性格。他总在威克菲尔德我避暑的地方做一些怪事。”

女超人转身去看车头灯光，月光映照着她的黄金头冕闪闪发光。她的一只手搁在了绕在腰间的金色套索上。

因为是土路颠簸，引擎灭火了。车头灯光也没有了。车门打开，又使劲碰上。

一个男人从阴影中大步走过来。他穿一件方格绿衬衫，下摆仔细塞进工装裤。胸部很宽，腰也不细。

这个像座塔似的人影出现，黛安娜判断他有三十大几靠四十岁了。

“哈啰，”这人打着招呼，声音里有沙子同砾石磨擦的混合声。“对不起，我来晚了。”

“黛安娜，这位是汤米根·斯夸顿。”

“叫我汤姆，”汤米根·斯夸顿说，伸出一只长茧的手。他握手坚强有力，深深望进神奇女郎的眼睛，而不是望她的胸脯。神奇女郎为此喜欢他，尽管他平淡无奇，面无表情。

“您是一位印地安人，”黛安娜猜道，注意到他略斜的眯缝眼。

“尼普默克部族。我的姓的意思是‘发怒的神’，你信不信。”他局促不安地露齿笑笑。“我可以用一个更合适的姓。”他的微笑使黛安娜想起一轮苍白的月亮从一堆缓缓飘浮的乌云后面窥视着地面。

“你的名字呐？”女超人问。“汤姆……伊根？”

朱莉亚哈哈大笑，使得印地安人微微皱眉。

“要是你能找出他这里边的小秘密”，朱莉亚逗她说，“你的能耐就比我大了。”为把话题转到主题上来，她又说：“汤姆认为他也许知道一些有关水银的事。”

汤姆甩了一下他的做工的大手以示抗议。“哇，没这么快。我也不想走那么远。我见过一些事也许有关。也许。也许无关。等着看吧。毕竟，穆斯孔诺蒂普已经存在几个世纪了，至少传说是这样。水银还是近代的事。”

“我有点糊涂了，”神奇女郎皱着眉头说。“穆斯孔诺蒂普是什么东西？同奎宾水库的水银含量有什么关系？”她又转向汤姆问：“奎宾是个尼普默克名字吗？”

“艾尔贡钦语。我们新英格兰地区”所有的印地安人都讲艾尔贡钦语——或者是从艾尔贡钦语演变出来的。奎宾的意思是‘弯曲的小溪’。”

“哦，”神奇女郎的语调中仍有不明白的意思。她用一只手去擦擦另一只手的银手镯。

“这个地区有一个传说，女超人，”汤姆开始讲了。

“叫我黛安娜，好吗？你说起女超人来舌头不大利落。”

“我也这么想的，”汤姆笑得不大自然。“谢谢。不管怎么说，穆斯孔诺蒂普是最后一批纳蒂克印地安人——纳蒂克是讲艾尔贡钦语的另一个部族。马萨诸塞还是英国殖民地的时候，清教徒殖民者想开化我们。教我们这些‘落后的土著民’信奉他们的一神教。这部分印地安人被人称作‘祈祷印地安人’，但是他们同殖民者合不来。他们反时同化——卡帕特利斯教授，哈佛用什么词来说明这种事？整个部族，尤其是菲利普国王战争期间，都死光了。你不倾向英国人一边，就得倾向印地安人一边。‘祈祷印地安人’左右为难。”

一头鹰从小山上飞来，掠过水面，引起了女超人的注意。汤姆·斯夸顿见她心思不集中，决定开门见山说主题。

“据说，穆斯孔诺蒂普是最后一个纳蒂克人，”他的语调低沉。“他来到‘雨燕河谷’，死在这里。这是他的部族生活过的地方。有点像你的姑姑，朱莉亚。”

“嗯一哼，”朱莉亚的声调像在梦中又像是从远处传来。她扫视着湖面。湖水看起来很凉爽，惹人喜欢。无法想象水中竟含有对人类有毒的元素。

“传说穆斯孔诺蒂普自己跳进了河，诅咒所有占据他的部族的土地的白人，”汤姆忧郁他说，多少年后，据说纳蒂克最后一个勇士穆斯孔诺蒂普的阴魂常常从河里出来用他巨大的骷髅头吓唬白殖民者。穆斯孔诺蒂普的意思就是‘骷髅’。”

“你相信这些故事吗？”女超人用平静的声音问道。那只鹰降落到什么地方去了。

“说个好。我是个卫理公会派。不过据我所知，建成奎宾水库以来，穆斯孔诺蒂普就没有再出来。有人认为，伟大的精灵怜悯他，因为他常出没打猎的地方已成一片大水，但是，伟大的精灵拥抱了他的鬼魂，让他宽恕做了坏事的白殖民者。不过，有理由认为，穆斯孔诺蒂普又回来了。”

“回来了？”女超人看看朱莉亚，脸上显出迷惘。

“是有什么东西回来了，”朱莉亚肯定他说。“说真的。汤姆，我希望你讲些有根有据的事情。夏夜里听听这样的故事倒也不错，不过黛安娜同我老远从波士顿来可不是为了来听鬼故事的。”

“我得把背景先讲给你们听，”汤姆漫不经心他说。“有些人说他们见到过穆斯孔诺蒂普，全身白，在月光下闪闪发光，在水库周围出没。”

黛安娜双臂在胸前交叉抱紧。“什么事情使你——或别人——认为就是穆斯孔诺蒂普呢？”

“人们描述是一个高高大大的像人那样的动物，看起来像是液体的月光，或者像白色的火，有两条腿，在地上爬。眼睛的地方是两个空洞，嘴巴的地方只有一个口子，没有牙，大脑袋，他们说就像一个骷髅。”

“你怎么想呢？”女超人冷静地问。

“我觉得可笑。直到我见到了他。”

女超人的漂亮眉毛抬了抬。“你见过这个——鬼？”

：

“一个星期以前。我在夜间钓鱼，就在——”汤姆朝下望着通往水库的小径。他抬起一只粗粗的胳膊，指着水边一片平滑的草坪，高高的香蒲草在那里无精打采地摇摆。“就在那边。”

女超人的明亮眼睛望见那边一个像是进水口的小港湾。

“那边能抓到很好的‘斯夸姆’——你们叫萨门鱼——只要你有耐心。可是不能吃。有水银。”

“这个……嗯，来干什么？”女超人问。

“我正在用钓钩。没有钓着多少鱼。我往回收线想再试一次，这时见到他走过来。我藏到了香树丛里了。穆斯孔诺蒂普从这个小径上滑下来，滑溜溜的，像银子，在那个地方跪了卜来。就是我先前钓鱼的地方。”

“他做些什么？”

汤姆·斯夸顿搔搔他的宽下巴。“说不清楚。照我看来像是在祈祷。”

女超人同朱莉亚交换眼色。

“祈祷？”朱莉亚问。

汤姆耸耸肩，像一座安静的山要把肩上的负担甩掉。“这就对了。他是‘祈祷印地安人’。也许伟大的精灵从纳蒂克天堂派他出来，他想祷告允许他进入白人的世界。”

“胡说一气！”朱莉亚打断他说，“你又在添油加醋了。”

“自从那一次以后，你还见到过他吗？”女超人问。

“那次以后，我再也没有来过。太吓人了。”

女超人默默无言，凝望着那边长着香蒲草的小块平地。

别人也都跟着她朝那边望着。

“她老是那样的穿着打扮吗？”汤姆悄悄问朱莉亚。

“不。不要议论。黛安娜和我们不同。”

“我只是有时候好奇而已。”汤姆嘟哝了一下，倒也不是埋怨。

“你当然会好奇啰。”他们互相狡黠地一笑。

他俩看见女超人正在用她的红皮高统靴在香蒲草里用脚尖在探着什么。

“你怎么想？”朱莉亚问她。

女超人没有回答，却跪了下来。她的长长的手指抚摸着草，草是滑溜溜的，发光的。

她站了起来，伸手给朱莉亚和汤姆看。

“你们说，这像是什么？”她问他们。

他俩轮流碰碰她指尖上的银色的东西。

“像是水银，”朱莉亚说。

“水银是红色的，”汤姆嘟哝着说。“我看就是穆斯孔诺蒂普身上蹭下来的。”

“水银不是红色的——除非在温度计里。”朱莉亚指出，“它是银色的。就像这个……”她的话音越来越弱了。她的目光同黛安娜的目光相遇。

“你是说，水银的来源是个鬼吗？”黛安娜问。

“当然不是！”朱莉亚说。

“我可回答不出。”汤姆忸怩地插话说，“我只是一个森林中的尼普默克人。我只是告诉你们我亲眼见到的东西。”

女超人搓着手指头陷入沉思。这东西是滑溜溜的，又是金属的。应当是潮湿的，可是她手指上又没有留下湿的痕迹。

“我不信鬼，”朱莉亚说得很坚定。“不过汤姆见到的这个人或生物同水银含量的升高也许有关，黛安娜。环境保护的科学家们曾调查过每一种可能性。他们调查过工业废水，可是没有查到有毒物质能解释这一现象。一种说法是从前恩菲尔德的磨坊或者别的什么留下来的东西也许在起作用。生产过程用到水银。但是，为什么，五十多年后，水银含量会逐渐升高呢？环保专家开始设想是否其中有产生水银的有机源泉呢？尽管还没有人见到这种现象。汤姆告诉我他的故事后，我认为很有可能存在一个有机的源泉，但不是大家所知道的那种源泉。”

“我看一定是穆斯孔诺蒂普的鬼魂，”汤姆执拗他说。“头是秃的，发光的，眼睛是两个窟窿，同骷髅一样。他是个是水质变坏的原因，我说不清。”

女超人跪下来，手指又在草上摸。“我要保留我的判断，直到我亲眼见到这个‘水银人’。”她直起身来时这么说。

“那会等很久。”汤姆警告说。

“你的车能停到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去吗？”

“那是辆小货车，当然可以。我马上就回来。”他大步走开。

女超人转向朱莉亚。“他的名字有什么大秘密？”

“我不知道，不过他为这事感到烦心。我不想给他压力。”

女超人点点头。“你同汤姆不妨躲进灌木丛里去。”她后退几步，抬头看看满天星斗的夜空。

“你想干什么？”

“不要怕，你怕吗？”

“不。”

“我要飞上去。我希望我能看到一切。”

话未说完，女超人已一步跃入空中。乘着把人带往高空的热气流，她飞翔在奎宾水库上空。它大约有40平方英里。黛安娜惊叹它的天然美景，难以相信是人工筑成的，更难以想象的是，100英尺下面竟还有四座已被人们遗忘的小镇残迹。

她在水库上面迅速地环绕一圈，头上的金冕使她金光四射，秀发散开，微拂着她明亮、纯洁的蓝眼睛。有只鹰也飞上来想看个究竟。它围绕着她飞，一双准备捕食的眼睛圆睁着。鹰收起了翅膀，把夜空让给了女超人。黛安娜

微笑了。

附近的小山后边，可见到一些小的光亮。那是别的镇子。这里的星星比波士顿的明亮——因为没有街灯和别的城市照明。她能见到地平线上红彤彤的安塔雷斯。

但即使安塔雷斯也无法穿透群山，所以，最后，女超人也无可奈何地飞转回来。

她降落到丁香树丛背后，汤姆已经采取下蹲的姿势，在朱莉亚·卡帕特利斯的旁边。

“最好低下身子来，”汤姆喃喃地说，瞧着她的群星图案的蓝短裤。“你在树丛里没法真正掩护。”

女超人跪下一条腿。她拨开灌木丛，欣赏着丁香花的香味。这些花使她想起天堂岛的奇花异草，她是在那里长大的。

她静静地蹲在那里，月亮已升到头顶，越来越小，直到就像一枚弄脏了的一角钱币，挤在璀璨的群星之中。

午夜过后的很长时间，汤姆和朱莉亚刚抱怨完膝盖僵硬了，女超人就发现一个鬼影来到小径。

她默默地伸出手指碰碰他们两人的胳膊。三人屏着气息，目光穿过厚密的，芳香的灌木丛牢牢地盯着前方。

女超人挥手让另外两人停在原处、自己挪动几步以便观察清楚些。

走路像一个男人。一个蘸过银色溶液的人，溶液变硬，如今已成为一件柔软贴身的外衣裹在身上。纯净的月光映照在他苗条的身躯上。没法说出他的长相——眼睛处只有两个发光的空洞；一段扁扁的海豚鳍就算是鼻子，没有鼻孔；像是南瓜上划了一刀就是嘴了。

此人胆怯不安地、无声无息地从山脚处下来，到水边停下。他跪了下来，一双白手掌按在草地上支撑着，弯下身去似乎要从水中看自己的映像。

“他在干什么？”朱莉亚低声问，“我看不清。”

女超人目光不离那个跪着的人影，举起一根手指放在朱莉亚的唇上示意她不要说话。

使她惊讶的是，那张五官全无的脸浸到水中去了。过了几分钟。头抬了起来，滴着水，面孔不像刚才那样有光泽了。

歇也不歇，人影站了起来打算走开。

“站住！”女超人低声说。

接着，一只手去够金套索，一面站了出来。

这个家伙正要转身，一下子站住了，惊讶地望着她。他的面孔像是在端详她，好像一只老狗失去了大部分目力，费劲地瞅着。这张空白的、深奥的脸使黛安娜想起了好莱坞动画片中的奥斯卡的形象。

“我是黛安娜公主，人们你我女超人，”她作自我介面孔稍转过去一点。看不见有耳朵。

女超人朝前跨一步。

“你听懂我的话了吗？”

那家伙站牢在地上。她见它的皮肤像是流体的，表面的压力变来变去但仍保持住总的体形。也许碰它一下，就会爆破开，——黛安娜心想。

“你叫穆斯孔诺蒂普吗？”

没有回答。

“你在毒化水库。为什么呢？”

女超人回过头去问：“汤姆，你们怎么说‘我不会伤害你的’，用埃尔贡钦语？”

斯夸顿的隆隆的声音从灌木丛中传出来：“我可不知道！”

银灰色的幽灵听到这个声音似乎吓了一跳。

女超人从腰带上解下了金套索，举在手里转了两圈，就撒出手去。套索朝那个家伙飞去。这个东西蹲下身去，扭了一下，身上像是没有骨头，又像液体那样灵活。套索的边碰上那张不知畏缩的面孔，弹跳了一下，发出轻轻的咔的一声。

“你很敏捷，”女超人边说边收紧她的套索。她一步跃入半空。“不过你还不够敏捷。”

她落到地上挡住去路，再次祭起套索。

这次，闪闪发光的绳圈完满地套住了那家伙的头和肩。

她用双手把套住的家伙往回拉，露齿微笑。套索紧紧地捆住那家伙的金属的胸部。

使女超人大为惊讶的是，套索穿过那人的躯体，只有略微抵抗的感觉，然后就掉到草地上了。这个人用脚踏在套索上，不再害怕，甚至朝她走近。胸部伤口处流淌下一滴滴银色的汗水，但立即消失了。

黛安娜收回套索，举起双手去挡开那家伙的进攻。

一只银色的手够到她脸上。她躲开它，用手去阻挡。未料到一声泼水声，女超人的拳头穿透那人的前臂，液状的东西流了出来，像是稠稠的水。

她见它的手断下来掉到了草地上，缓缓地流出水银样的一滴一滴的液体，撞击时还发出啪啪声。这只手溶化成为一滩寒冷的液体，又都滚动聚集到这人的脚下，仿佛受磁力吸引似的。

这些液体都吸进了腿部，然后，一只新手，同雕像的手那么完美，开始从手的截断处长了出来。

“你是谁？水银人？”女超人问他。

没有回答。

她猛地抬起一只脚。红皮靴猛踢水银人的膝盖骨。这家伙摔倒了，两条腿朝两个不同方向脱开，双臂耷拉着，躯体朝前，胸部着地，发出溅泼的声音。

一时，看来是女超人打败了这个怪物——水银人，或穆斯孔诺蒂普，或其他什么人。它躺在那里分成三部分：躯体和两条腿，像是晕过去了。然后，它们自己溶化了，渗进草地，就像是雨水回归到母亲大地。

女超人颇为骇异，踩上了这滩正在消失的水。

她的身后，从地里又悄悄地喷出来液状的水银，逐渐变稠，又成为一个人形，长出了胳膊，又长出了手指。一个球状的、五官全无的脑袋就像是一个铬气球膨胀而成。

女超人受到第六感官的启示。她调转身来，惊愕得张大了嘴。

此刻已为时太晚。两只暖暖的感觉异样手捉住了她的双腕。她已失去原有的力量，只有一种非凡间所有的滑溜溜的感觉。

个外形笨拙的人影从丁香树丛中猛冲出来。

“下！回去！”女超人喊道，“靠力量打不倒他。”

但是汤姆·斯夸顿不听她的。他扑到这个人的身上，他板着面孔，满腔

怒火。

他一拳头打在这个人的手臂上，什么东西溅进了女超人的眼睛，眼睛看不见东西了。一只手腕自由了。但是另一只金属的暖暖的手拒绝松开女超人的另一只手腕。

一种异样麻木的感觉蔓延到她的手臂上，延伸到胸部，似乎已钻进脑部。周围所有的东西都变得非常奇特、非常阴暗。

黛安娜公主最后听到的是断断续续、结结巴巴的一句话，似乎是：“密……涅……瓦？”还有决不会弄错的朱莉亚·卡帕特利斯一声很清晰的尖叫声。

“黛安娜？”

女超人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眨巴眨巴眼睛，坐起身来。

“朱莉亚！我这是在哪儿？”

“不！不要坐起来。等着医生来。”

女超人朝朱莉亚的面孔扫视一下。一位穿白大褂、风度翩翩的男子朝她弯下身来。

“感觉怎么样？”他以一种令人感到安慰的语调问道。

“觉得怪怪的。”

医生微笑。他的鬓发已变灰了。其余的头发乌黑发亮。他身后的墙壁是苹果绿色的。她认出来了，是一家医院。她住进医院了。

“我设想是对水银中毒的正常反应，即使是女超人也不可避免，”他说。“让我看看你的牙龈。”

“中毒！”

“现在不必担心了。你中毒的量还不大。你需要多喝牛奶，以防万一。通常反应在口腔，看来你还没有。不过我想弄确切。请张开嘴，我看看牙龈。”

女超人做了一个鬼脸。医生拿一块压舌板轻轻地碰碰她的牙龈。

“出血不多，”他说。“好，请伸出双手。”

女超人照办。医生富有经验的手摸着她的手指，轻轻地敲敲。

“轻度震颤。没有永久性的神经损害。不过，要是我是你的话，今后我要避免一切同水银接触的机会。不管是咽下去、吸进去或是通过毛孔吸收，这是一种很难对付的东西。你听过“疯得像帽匠”这句话吗？帽匠在用模具使帽成形的过程习惯要用水银。制帽工人吸进水银气，到时候智力就全部丧失。”

女超人的双手掉下来落到了大腿上。“我什么时候能出院？我不喜欢老住院。”

医生微笑了。“还没有过哪个病人喜欢住院的。什么时候你觉得行了就可以出院。”

女超人猛地一推，就掀开了床单。

“要是你不介意，医生，我想现在就出院。”

“那样的话，我走开让你换衣服，”医生说完就默默地退出。

女超人穿上她的亚马孙制服。戴上金冕前先把头发散开。穿上高统靴后，一只手摸摸腰里，金套索不在了。

“我的套索！”她喊了一声。

朱莉亚心神不定地把卷成一团的金套索递给了她。

“我回去寻找的。我至少应该尽这点力量。在……”

“在……什么？”

这位哈佛教授立刻扭转身。“在我逃跑之后。”她嚤嚤啜泣了。

女超人双手抚住朱莉亚震动的双肩。

“我们都有自己的才能与局限，”黛安娜安慰她说。

1 32 “我从来不以为你缺乏勇气。谢谢你替我保管好说实话的套索。现在，告诉我出了什么事？”

“到车上说吧，”朱莉亚见到黛安娜收拾好了套索，不好意思地笑笑。

“我也不喜欢医院。”

朱莉亚驾车。黛安娜注意看城镇的名字。都是些不熟悉的名字：新赛利姆，加德纳，艾索。一块路标说明她住的地方——波士顿，在以东很多英里之外。

“我希望你了解，我并不是害怕那个——那个东西，”朱莉亚说话有点紧张。“我全看见了。使人恼火的是，既碰不着它，又不能制止它。我见到它把拳头啪的一声打到了汤姆的脸上——”

“汤姆！他在哪里？”

“他没有你病得那么重。我们现在就到他那儿去。我想你是要去的吧？”

“是的。”

“我怕的不是它。是在它说了话后我才怕的。”

“我记得这回事。那是一个非人间的勃勃的声音。不过我记不得它说什么了。”

“一个人名。密涅瓦。”

“是的！我想起来了。密涅瓦是罗马的智慧女神。希腊人的智慧女神是雅典娜。一个纳蒂克的印地安人鬼魂怎么会同她有关呢？”

“是啊，可不是吗？”

朱莉亚的语调里有一种怪怪的半吞半吐的味道，使女超人不由得朝她转过身去。此时正遇红灯，她们停下车。

朱莉亚凝望着前面，下嘴唇有点哆嗦。

“我不懂这事怎么会使你这么烦心？”黛安娜说。

“他说这个名字的时候，我正好从丁香树丛走出来。就像是他认出了我。所以我就跑开的，黛安娜。我跑进汽车。水银人追我，一再叫唤这个名字。我跑掉了。等我头脑清醒过来，才驾车回去。你同汤姆都已不省人事。我给警察局打了电话。剩下的事你全知道了。”

“奇怪他怎么会弄错人了呢，”女超人平静他说。“这会有什么意义呢？”

“同一个鬼魂有什么好讲的呢？”

绿灯亮了。朱莉亚默默地驾车继续行驶。

汤姆·斯夸顿住在一座摇摇欲坠的农舍里，烟囱已经弯曲，油漆已经剥落。房子缩在橡树和桔树的密林里，只通一条土路，徒步通过时，冒热气的灰土直令人咳嗽。

汤姆在门口迎接她们，含含糊糊他说了声哈吵，接着说：“别在意这样的地方。我替所有的人管家就是不管自己的。就像鞋匠的孩子光着脚。”

在一间多疤的松木板的厨房里，他们边喝咖啡边谈话。女超人想起医生的话，只喝牛奶。

“我改变想法了，”朱莉亚平静他说。“它就是穆斯孔诺蒂普——或者不管是什么拼音吧。”

“你怎么相信是他呢？”黛安娜表示惊讶。

“你见到了！”朱莉亚暴躁起来，“你看它完全蔑视一切自然法则。还能是别的什么呢？”

桌子四周一片沉默。

“这不是穆斯孔诺蒂普，”汤姆镇定他说。

“什么使你改变了看法？”女超人望着朱莉亚，问她，朱莉亚把头转开去看一扇积满尘土的窗子。

“穆斯孔诺蒂普是一个鬼魂。这个不是鬼魂。他是水银做成的。纯粹的水银。”

“逻辑是不错的，”朱莉亚的话有点尖酸。“谁也不知道鬼魂是用什么材料做的。为什么不能用水银呢？”

“鬼魂是由外胚层质做成的。可以从书上找到这个说法。”

“要是他是纯水银，我们怎么能抓住他？就像是同……”女超人在琢磨一个词。

“同酸奶搏斗？”汤姆说出来了。

“不知怎么地，总是抓不住它，”女超人说，想起它的皮肤那种稀奇的滑腻。“他让我想起熔化的水银，可是并不烫，只是温热。”

“水银是金属，在升温时成为液体，”朱莉亚在自言自语，显然是咖啡使她的精神提上来了。”一直到十月天气，才又变成固体。”

“我们等不到那时候，”女超人说。“很明显，水银人是到水库来饮水的。所以为什么他要跪下去。现在我们知道水银是怎么进到水库里去的了。”

“这还没有解释清楚水银人是怎么回事？”汤姆说。

“也许能迫使水银人自己说出来，”女超人建议说。

朱莉亚望着她的朋友，眉毛皱起。汤姆仍是一本正经的样子。他又舀了一匙白糖加进咖啡。

黛安娜举起套索。“这是赫斯蒂的真话套索。任何人被套索套住就被迫说出真话。”

汤姆朝套索瞟了一眼。“吃不消的。”他咕哝道。

“用它来套出你的名字的秘密怎么样？”女超人问汤姆。

“不要弄伤了我。”汤姆说。

女超人只甩了甩手腕。发光的金套索就落在了尼普默克人宽宽的肩上。她收紧圈套。

“汤米根是什么意思？”她问。

“短柄小斧，”汤姆立刻说出来。然后，又说：“该死！”他那宽阔的脸红起来了。“我曾因为小斧成为全镇的笑柄，”他解释道，“两次。”

朱莉亚大笑。“他保守这个秘密有大半辈子了。现在讲出来了。”

女超人一抖手，松开了套索。把套索卷好，放回到腰带上。“只要我能把他套住，他就会告诉我们他是谁，是怎么回事，”她允诺。

“怎么办呢？”汤姆和朱莉亚异口同声地问道。

女超人的脸拉长了。“我也不知道，”她承认。“不过，我们一定会找出一个办法来的。”她抬起头。“你们两个都跟着我吗？”

希腊神话中的灶神或家室之神。——译者

汤姆的本名为 Tomhegan；印地安战斧的拼音为 tomahawk，两字发音有近似处。因他不愿再提战斧之事，因此把名字改为 Tom。——译者

“当然。”汤姆哼了一声。

“朱莉亚你呢？”

朱莉亚·卡帕特利斯调转头去，“我……不知道。”

“只要精神上支持我就行。”女超人鼓励她。

朱莉亚摇摇头，嘴唇闭得紧紧的，成了薄薄的无血色的一条线。她带着咖啡到隔壁房间去埋进一张大椅子，什么话也不说，只是凝望着从一扇破损窗子里照进来的太阳光，消磨了这一天余下的时间。

夜里，他们回到了水库边，和风开心地吹拂着香蒲草，给他们带来了绿色观赏植物、干燥花瓣、香料混杂的隐约香味，以及挥之不去的丁香花味。

汤姆带来了他的钓具。他漫无目的地把钓钩甩进水里，女超人坐在他旁边草地上，望着。朱莉亚沿着水岸散步，专心致志地在想什么事情。

“你不能吃这些鱼，”黛安娜问，“那么还要费这事干什么？”

“我是个尼普默克人。钓鱼是命根子。”

“你们把鱼扔回去？”

“有时。”

“如果你们不吃这些鱼，你们就不该耍弄它们。”她说。

尼普默克人耸耸肩。“告诉我，那该怎么去消遣时光？”

“我来教你。”女超人立起身来。解下她的神奇套索，做成一个圈，双手拿着这个圈，平放在水面上轻轻掠过。她眯细了眼睛，圆圈脱开手，若无其事的轻松样子。

一会儿，发光的圆圈落进水中去了。她一把把它拽了回来。

水面上浮出一条摇头摆尾的鱼。

鱼还陷在套索里，落到了汤姆的脚边。他把鱼捡起来，目中露出羡慕的神色。

“小红鲈鱼，”他咕哝道。

鱼在他手里蠕动、喘气，拼命想得到氧气。

好心的女超人掰开印地安人的大手，把鲈鱼拿到水边，松开套结，放掉它。鲈鱼如释重负，纵身一跳，消逝在水中。女超人向它挥手告别。

“教我怎么做。”汤姆请求。

她摆摆手指，只说：“哪一天，也许。”

夜渐深了。他们退到原来藏过的丁香树丛。

天亮前不久，“水银人”出现了。

尽管他们一直在注意，却既未看见也未听见他已走近。他只是忽然在水边出现。这一次，他的头扭向这边看看，又扭向那边瞧瞧，直到确信安全了才跪了下去。

“真是怪事，”汤姆喃喃自语。

“什么？”

“今天下午我读到水银。它是不溶于水的。所以为什么他需要喝水呢？”

“我不知道。”女超人转身问朱莉亚。“你怎么想的，朱莉亚？”她耳语问道。

朱莉亚没有回答。她的眼睛一直盯着“水银人”的外廓，“水银人”正像鸵鸟那样，把头扎进水里。

“朱莉亚？”

“是他。天啊，真的，真的是他。”

“谁？”

朱莉亚·卡帕特利斯咬着自己举起来的拳头，把头别转过去。她紧紧憋住不哭出声来。

“奥里恩。”

“水银人”被这一声吓了一跳，头从水中仰起来，像一头受惊的动物。它站起身，转过身来，大步向丁香树丛走来。“密……涅……瓦。”

“像是他听到我们说话的声音了，”汤姆喃喃说。

女超人立起身来去迎他。她两腿叉开，摆了一个打架的架式。

“水银人”毫不退缩地迎上来。

女超人跳到空中。

一只月色的银手要来抓她。一个指尖碰上了艳红色的皮靴跟。手指尖断开了，一滴滴的液体掉下来又吸收进身体里边去。断了一截的手指头又迅速长出一截来恢复了原样，就像是蜥蜴，尾巴断了还能长出来。

“水银人”见抓不到这个亚马孙人，就想抓别的人。他把头转过来，汤姆·斯夸顿现出身子来说：“好啊，水银人，这是第二回合。”

“不！”女超人从天上喊下来。

汤姆停步，脸朝上，说：“你想抓住他，是不是？”

“我上次的错误是先动手。”她在汤姆·斯夸顿与她起绰号叫“水银人”的家伙之间很快地飞来飞去。两个脑袋都跟着她色彩鲜艳的服装转来转去，彼此都忘了对方。

女超人在空中打着旋，寻找能支持她的气流。她滑翔回来，降落在水银人的面前。

“要是我们不动手，看看‘水银人’怎么个动作。”

此人似乎在犹豫不决。

“你看他是不是听懂我们的话了？”汤姆低声说。

“嘘——”女超人示意他别出声。

他们站在水边，形成一个三角。“水银人”的扁球形脑袋朝这边探探，朝那边试试，好奇，拿不定主意。

“我叫黛安娜，我不想伤害你。告诉我你的名字。”

怪物的嘴张开又闭上，反复数次，好像黄油在溶化。声音出来了：“奥……里……恩。”

女超人只能在飒飒的风声中听到几个母音。

“奥里安？是你的姓吗？——奥里安？”她问。

怪物迅速点点头。

“可是奥里安是猎人。他是尼普顿的儿子，死后成了一个星宿。我认识奥里安，你不是他。”

怪物摇摇头。这次是表示否定。

“我的理解不对？你为什么要说谎？”

怪物全身发抖。两只手形成球形的拳头。他一仰脖子，发出一声嗥叫。女超人琢磨，这声音像是在发怒。她倒觉得有点可怜他了。

他向她们猛冲过来。

希腊神话与罗马神话中皆为猎人，即猎户座。——译音

罗马神话中的海神，即海王星。——译者

女超人飞到空中。她抓住汤姆，把他拎起来，一双强壮的亚马孙人的大手抓住他的胳肢窝。女超人紧抱着这个沉重的印地安人，一齐飞上了夜空。闪闪反光的水库在他们脚下好像一块黑色的地毯。

“别把我扔下！”汤姆紧张地大喊。

“你会游泳吗？”

“那儿不行。水太凉。”

“凉？”女超人轻声说。

“怎么样？”

“你说过他不会去喝水的，那么必定是为了解除某种痛苦。”

女超人往回看，见“水银人”还站在水库边上。她转了一个圈子，朝水库岸边飞。

”

她把汤姆·斯夸顿扔进丁香灌木丛，又回到天空，不一会儿就降落到“水银人”面前。

这家伙伸出两只手去抓女超人的面孔。

女超人后退一步，解下了套索。她朝后往水面走去。这家伙跟着她。

她用套索梢抽他的胸。水银人的胸部涌溅出许多液体，滴到草地上。就像是水滴掉在了烫锅上，没有气化，但回到了原来的状态了。

“这么高的热度，”女超人说，“你一定是很不固定的。”

她又后退一步，水银人往前跟进一步。

她用套索偏斜一点，猛击水银人的手指，手指被击碎飞了出去。可是断指又重新长好。

女超人感觉到了自己的靴跟已碰到水。

“凉凉的水一定有助你保持你的固定，”她对他说，“上一次我用套索打了你的脸。在冷水里就不好办了。”她用套索鞭梢打了他的脸，发出硬邦邦的响声，好像碰在了门钉上。没有水银液体溅出来。

水银人犹豫不决。

“你要想抓住我，你得跟我来，”她跳进水里，用话激他：“除非你胆小不敢。”

水银人跟上来了。

女超人在原地打转。打转的速度使人眩晕。她成了一只陀螺，发出红宝石、蓝宝石和黄金三种色彩。她的打旋的靴子激起水珠，向周围喷溅，成了一张水幕。喷洒到水面、草地上，喷倒了香蒲草，——并且喷浇到水银人的全身。水银人意想不到有这样的结果，高高举起了双手。

女超人个靴跟踩进泥里，就刹了车。满是水珠的秀发披散在裸露的肩上。顷刻间，她就重新得到了身子的平衡，熟练地一甩，就用套索套注了水银人。

套索紧紧箍住他的胸。这一回，他逃不脱了。

女超人跨出水潭，拉着长腔说：“告诉我你的名字。”

“奥……里……恩。”

“你在这里找什么？”

“密……涅……瓦。”

“奥里安？密涅瓦？我不明白。那都是希腊的神，不是纳蒂克的神。”

“也许我能解释，”一个声音从她们身后传来。

女超人从她裸露的肩膀朝后瞥一眼。

朱莉亚从了香树丛后面走了出来，面孔发僵。“我知道他是谁。从上一个夜晚我就知道了。”

“密……涅……瓦？”水银人说。

“不，你这个可怜家伙，”朱莉亚说。“不是密涅瓦。她已经不在了。跟你一样。”

女超人眨眨眼。“朱莉亚，请解释一下。”

“你问问水银人的姓名——姓和名。”朱莉亚说。

“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女超人要水银人回答。

“奥……里……恩。奥……奈。”

朱莉亚发出一阵哭泣，全身绷紧、喉头哽噎。

“真是这样，”她吸了一口气。接着，她尽快恢复常态。“奥里恩·奥奈，不是奥里安。”她说。“就是我姑姑明妮爱得要命的那个年轻工程师。他反复喊的，就是她的名字。他是在呼唤她。已经过了这么多年，还在呼唤。”

女超人紧张的神情现在变为惊讶。“明妮？密涅瓦？”

朱莉亚点点头。“姑姑明妮说他们遍找不见他的尸体。他死的那天正是开闸放水，淹没河谷的那天。所以他们只是匆匆忙忙地在一个土墩上立了一块简易的墓碑，就让水淹没了坟墓。我记得她说她从不相信他死了。过了这么多年了。你是多么正确，明妮姑姑。你是多么正确。”

汤姆·斯夸顿响亮的清嗓子声音打破了寂静。他在她们交谈时一直在旁边分腿站着，双手垂在身边。

“你是想说这儿的这个家伙就是那个奥里恩？”他说得很突兀。“还活着，变成了走动的水银？”

“我不知道，按我们的意义，他是怎么活的。也许他埋在泥土和石块下面，水来了，把他冲走，还把羊毛作坊里有毒的物质——水银，氨水，天晓得还有什么别的东西，都冲出来了。也许这个人，这么深爱着生活，深爱着一个名叫密涅瓦的农村姑娘，因此拒绝死去。”

“没有人能拒绝死去，”汤姆嘟吨着说。“死神不允许。”

“昨天晚上你自己还相信是穆斯孔诺蒂普的鬼魂在世上走呢。难道我这么说就不行吗？”

“没有人知道，可怕的化学毒品对人体会有什么毒害，”女超人拖长音调说，看着水银人。

“在本质上，”朱莉亚接下去说，“晶体分子能越过时间取代已死亡的组织，最终以死亡的幻影形式复制出原物。譬如石化木；珊瑚。也许在某种条件下，水银分子也能改变一个人的身体。即使成了半死半活。从某种角度看，也许奥里恩·奥奈找到了逃出水底坟墓并且寻找失去的爱人的机动性。”

一种带有谢意的奇怪的哭泣声，是从水银人发出来的。

女超人提高了嗓门问道：“奥里恩，你所知道的一切都已过去了。你全身都是毒质，对人类有害。我们拿你怎么办呢？”

水银人的嘴开开、闭闭。

“让……我……自由。”他说。

“你的意思指什么？”

“全都……走了。全都……失去了。到……该死……的时候了。”他哀伤地垂下了头。

“我不能肯定我可以释放你，尽管我知道怎么做，”女超人看着朱莉亚

和汤姆。

“每个鬼魂都在寻找休息，”汤姆想起一个主意。“穆斯孔诺蒂普找到休息了。我们为什么不让他也得到休息呢？”

“我从不杀凡人，”女超人说。

“请求你了，黛安娜，”朱莉亚恳求道，“他的凡人身体已经不存在了，几十年来已被有毒物质替代了。只有他的灵魂还是凡人的。你不想把关在笼子里的小鸟放走吗？”

“或者就算是放掉一条你不能吃的小红鲈鱼？”汤姆跟着说。

黛安娜皱了眉。“我还想不出来怎么办。”

“你已经很聪明地想到冷水能使他体内的水银变固体，”汤姆说。“反过来想想。水银接近700度高温时就达到沸点。再高就蒸发了。”

女超人看着朱莉亚，站在那里，双手交叉着手指头。“朱莉亚，你说呐？”语调是含有请人指点的意思。

朱莉亚点点头。“这样看来最好，亲爱的。”

黛安娜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望着这张只有两个窟窿眼和镀铬色皮肤的面孔。

“你准备好了吗？”黛安娜以几乎是耳语的轻柔声问他。

“是……是的。”

女超人立即跃入空中。水银人被套在套索里，摇摇摆摆地跟着她。

他们飞得越来越高，从地上看上去，水银人只成了一个银色的小圆点。然后，就见不到了。

“她打算怎么办？”汤姆问朱莉亚。

朱莉亚抑制着自己。她是知道的。答案很快会出现在天空，现在太阳快要落山，天边已出现晚霞。

开始时像是一个银色的晕圈挂在天空。发出嗡嗡响。然后，早先的白色变成桔黄色。又变了红色，炽热发光。然后极热。一个淡黄色的火源逐渐失去黄色、像一颗镁光照明弹那样燃烧起来。

嗡嗡声变成丝丝声，在夜里显得更响。黛安娜继续在原地旋转，像一个伊斯兰教托钵僧；因有水银人的重量，套索破伸得紧紧的。她这么不停旋转的时候，套索里的重量越来越轻，同空气的巨大摩擦染红了天空，即使尽力控制着离心力，她的皮肤也感到了发烫。在她周围，鬼影幢幢的薄雾形成一片白云。

套索里的白热发光的东西逐渐烧化干净，女超人一直在憋着气防止吸入有毒的水银气，现在转身一跃，跳进了冰凉的水库。

朱莉亚同汤姆在岸上见到了溅水。水面平静了，他俩紧张又忐忑不安地等待着。

女超人在水下游泳，套索拖在身后。绳索已经缩得很细很细了，但其中仍有一样黑色、很轻、大小近似手杖的有机物留在中间。

刚刚黎明的光亮足够使她找到原来的坟堆。它靠近水库底的中心。坟堆上，一块长满海藻的墓碑歪歪斜斜地竖在那儿，显得摇摇晃晃。毕竟，自从“雨燕河”的河水漫过它以来已经过去五十个年头了。

女超人用她强有力的手掰开坟堆，小心翼翼地把易碎的骨灰放了进去。当她抚平泥缝时，水泡从她的双唇中冒了出来。

最后，她揩去了碑上的海藻，显出原碑上仅有的名字：“奥里恩。奥奈，”

字凹里长着苔藓，在水流中摇摆着它们绿色的嫩须。

女超人从奎宾水库中现出身来，就像维纳斯从海中升起。太阳升上来了，像一个忿恨不平的独眼人的眼球。新的一天开始了。

“他……？”朱莉亚问。

“回到他原来的地方去了，”女超人说，目光重新投向越来越明亮的水面。“归于平静。”

“还留在水里面的水银怎么办？”汤姆问，望着水面上冒出来的水银气泡又被凉水所吸收。

“污染的源泉不存在了，”朱莉亚带着抑制的声调说，“该由环保组织尽他们的力量去清除了。时间和自然会解决余卜来的问题的。”

“直到再来一个污染源。”女超人忧郁他说。

他们默默地驱车而去，各人心里都在想着自己的心事，但他或她的心中都明白，一桩好事完成了。

弃 婴

明迪·纽厄尔著

黎明刚来到波士顿。一天的这个时候，世界似乎总是处于自我发现的边缘。对于黛安娜来说，一天的这个时候，天空似乎总是真正的天穹，正以不可侵犯的气概冷眼看着人们不自量力，企图用他们的宇宙工具去征服那广袤的无垠。

她转头朝东南飞去，以避开“WBBS”电视台的直升飞机。此时，太阳刚从地平线上跃起，第一批光线发出金色的光亮像蜂蜜一样倾倒在大地，使大地蒙上了一层金光。下面很低处，波士顿正在苏醒过来，开始袭击公路。持续不断的城市嘈杂声，夜间降低到呜呜声，此刻到了上班高峰时间已成了一片吼声。太多的汽车拥挤在太窄的道路上，只听见轮胎的尖叫声、喇叭轰鸣声、无线电嘟嘟声，还有不干净的骂人声。行人在人行道上挤成一团，公共交通工具摇摇晃晃，发出格格声、隆隆声。

太阳又升高了点，地上的“蜂蜜”溶化了，波士顿便陷入其他任何美国城市都有的颜色。花岗石和钢铁的灰色，以及这儿那儿有一些斑斑点点的绿色和蓝色的绿洲。现代化的大城市，庞大，邪恶，有缺陷。

可不像老家啦，黛安娜心想，突然涌上了一股乡愁。

在塞米斯锡拉老家，头天晚上用过的灶，必须经过清扫。重劲点燃，再次敬奉灶神赫斯蒂，是她的火使我们能烹调食品，使坐在灶边的所有人能共享温暖。在广场，露天市场的摊贩和小贩正在同顾客讨价还价，行人在交谈着工资、收入及各种闲言碎语，但都在女神雅典娜慈爱地看护下。做陷阱捕猎的人检查罗网，猎人潜步追踪他们的目标，都会把一天收获最好的部分留起来奉献给森林与狩猎女神阿耳特弥斯。在一年的这一时刻，谷物女神得墨特尔将为女儿普西芬尼将去阴间当半年冥后而开始忧伤；而农夫将收获最后的一批小麦，制酒人将采摘最后一批葡萄，他们都将唱歌礼赞女神的宽宏大量。到处都是笑声，都是善意。

“把你的翘起来，伙计！”

一句猥亵的话打断了黛安娜的沉思，她朝下瞥了一眼。下面是坎布里奇，两辆车在WBBS电视台的直对机惯说的所谓“挡泥板折弯机”的地方碰上了。两个驾驶人都从驾驶盘后面跳出车外，正在互相对骂，装腔作势。旁边已围上一群人，本已拥挤不堪的车辆只好爬行，而当一些驾车人正“伸长脖子”的时候，交通干脆断了。

黛安娜决定干预，以免有人受伤，便朝着混乱的人群往下降落，但却听到一个婴儿的哭声。最初，她以为是下面街上哪辆塞住开不动的汽车里传出来的，但她越接近地面，哭声越远了。

从西面吹来的一股风把新的大哭声送进黛安娜的耳朵。她在飞行中停下来，像游泳的人踩水那样踩着空气，倾听、等待，默默地祈祷神的指引——

“塞米斯，正义女神，无辜者之保护神，请您把我带到孩子那里去。为什么这哭声中有那样的孤独与无靠？她的母亲现在在哪里？”

悬在半空中的这位亚马孙人的身下五百英尺，警察正在分散上班族的“拳击师”。嘟嘟啾啾、忿忿不满的人群正在回到自己的车上去，又成了城市中

守规矩的市民，尽管仍在恼怒今天上班又要迟到。她可不需要去上班了。

来了一股冬大的寒风，吹得黛安娜略感饥饿，又感到需要爱抚。她懂了。她知道诸位女神想要让她干什么。

“信使之神赫尔姆斯！帮助我听从我的塞米斯慈母，”黛安娜低声道：“领我去找到那个孩子。”

这是一条肮脏的小巷，弥散着呛鼻子的烂白菜味。一条狭窄的深沟，是波士顿被遗忘的角落，是已倒坍的破旧公寓内年轻人的鲜血凿出来的沟。人行道逐渐开阔，连接一处水泥地面，由此通向人间地狱——一个新生弃婴的完美哺育之地。

她可爱的小屁股坐在一张儿童小床里，床里塞着一些腐烂的食物、发黄的一次性纸杯，以及变软的瓦楞纸板。一部生锈的防火梯悬在小孩的头上方。只有一份旧的已撕破的《波士顿信使报》盖在那里也算是“保护”。小孩在哭，因为她饿了，不但害怕，而且孤独；但没有人前来——母亲不来，父亲不来，也没有哥哥姐姐前来喂她、暖和她、抱她，爱她。那儿只有老鼠，在等候时机，还有蟑螂，它们对屋里的东西可是不带偏见地一律照吃。

一股清新的空气从天而降，落到这又暗又脏的地方，吹乱了老鼠身上的黑毛，它们一听到脚步声又见到一个陌生的黑影就赶紧跑开。它们跑到一个安全地带以便观察；同它们一起的还有对此事不感兴趣的蟑螂；它们就是一位现代圣人敷衍神迹的唯一见证人了。

这位圣人确实与普通人不同，竟误入这样一个被遗弃的角落。身材高大，装饰豪华，健康美丽，四肢粗壮，语调温和——同此地人们的佝偻病身、僵化思想与悲惨生活恰成鲜明对比。她朝着巷里的垃圾桶走来，穿过恶臭的泥泞和烂菜堆，每走一步就多一分愤慨与哀伤，——婴儿呜呜的哭声就在这巷中回荡。这种既愤慨又哀伤的感情在这已冷漠的世界上是无人关心的。

只有黛安娜有这样的感情，而当她走近垃圾桶朝里看的时候，情绪更加激动了。她感到一阵眩晕，既困惑不解又极其愤怒。双手抓住垃圾桶用那么大的劲以至金属口子切破了手指，流了血，而自己还感觉不到。她的胃里在翻腾，胆汁直往上涌，像要呕吐。不，她对自己说，我是亚马孙人，是女王的女儿，我朝拜过主神宙斯，我冲破过地狱的墙壁，我在美杜莎的目光下无畏无惧地站立过，我不会向病痛低头，我不是软弱的人，也不是娇生惯养的人，我是亚马孙女王希波莱特的女儿……接着，黛安娜就病了。最后，直到她停止了呕吐，呼吸恢复正常，泪水也干了，才重新获得对自己身体与意志的控制力。

感情的激动过去了，可是突然来了“幽闭恐怖”（似乎是小巷的墙壁正在阴谋策划把她幽闭起来）。黛安娜手伸进垃圾桶，把婴儿拣了出来。

“不要害怕，小家伙，”她对仍在呜呜地哭的小婴儿说。“你现在已经安全了。我会把你送回你母亲怀里去的。我向塞米斯起誓，我一定要找到那个偷走你的人，他要为这桩可怕的罪行付出代价。”

她把小孩裹抱在胸口里，召唤来“神行太保”赫尔姆斯的礼物——一阵风卷到小巷底。泥塘水面吹起了涟漪，吹得正在观望的老鼠浑身发痒，而神奇女郎借着这股信使神吹来的风力升得越来越高，直到消失在映射出玻璃大厦的阳光明媚的天空，她的闪烁着星星的特殊服装也迷失在吼越波士顿上空

成为银色光点的机群之中。

朱莉亚·卡帕特利斯教授一边骂骂咧咧，一边嚼着刚烫伤的大拇指，然后伸出舌头舔舔烧焦了的小鸡，小鸡至今仍在炉上冒烟。她知道用舌头去舔太孩子气了，但这样使她觉得舒服点，她眼下想的就是要这样的舒服。

她知道今天本该去工作的，不该留在家里看“唐娜·里德专题电视节目”。与其在厨房里弄得一团糟，还不如去哈佛的大教室里作演讲。她站在三百名学生面前，要比站在三口锅、一口平锅、一堆脏餐具和一本烹调书面前，要舒服自在一千倍。一顿晚饭全部饶焦。

范尼萨到哪里去了？朱莉亚立刻心烦意乱起来。至少一个钟头以前，范尼萨就该从商店回家了。

平静下来，理智才能传送过来。你是知道的，这孩子这几个月来很难受。从她的好朋友露西自杀以后。你知道精神病医生是怎么说的。

所以我才留在家里，而没有去学校，我本来是属于学校的。——朱莉亚内心在辩论。因为医生说了，母女两人在一起呆的时间应当多一点。要像母亲同女儿那样生活。好了，我留下了。可是范尼萨又在哪里？

正在此时，前门打开了，一股秋天的冷空气钻进来，但无益于改善朱莉亚的心情。她大步走向门厅，挥舞着一把木炒匙，准备战斗。

恰巧不是抱着一大袋物品的范尼萨。而是黛安娜。还抱着一个婴儿。一个很小很小的婴儿，裹在报纸里。

“这是什么？”

“她饿了，朱莉亚。而且冷。”

“可她是从哪儿来的？她生下来只有一两天。她的母亲在哪里？”

“我不知道，朱莉亚。”这个亚马孙人的眼睛里充满着苦恼与对这个小生命的关心。“朱莉亚，我需要你的帮助。”

常识，直觉与敏感，像子弹一一击中朱莉亚的脑子。“噢，上帝，你找到的，是不是？从街上找到的。”

“请求你，朱莉亚，现在不谈这个。”

“我没法相信，有人真把孩子丢掉，就像扔掉一份昨天的报纸。你听到过这些事，可你从来不相信。”朱莉亚望着黛安娜的脸，双手交叉抱着自己。

“噢，亲爱的，我抱歉。你真计我吃惊，的确这样。”想想看，这孩子遭遇到些什么？我可怜的、天真的亚马孙人。“把她送进厨房，别吹着穿堂风。”

朱莉亚到储藏室去翻东西。“听着，黛安娜，我要到商店去买些东西，”她拉出一条旧的、已有些破损的婴儿毛毯，还有一块柔软起毛的洗碟布。“这些是现在就要用的，别的等我回来。”她一只手把这些东西扔给黛安娜，另一只手抓起外衣。

“我要这些东西干什么，朱莉亚？”黛安娜从地板上拣起这些东西时问。

“我从来没有带过小孩。”的确在这位亚马孙人的话音里有一点惊慌，尽管年纪稍大一点的那位女士并未注意到这点。

“这不是什么大事，黛安娜，你没事的。”朱莉亚披上了外衣，摸摸口袋找汽车钥匙在不在。“拿洗碟布当尿布，把她裹在毛毯里。我知道是旧的，可还干净。我马上就回来。”朱莉亚在门厅的小桌上拣起袖珍书，打开前门，恰好撞上她女儿，捧着一大包物品，正走到门廊。

“早该回来了，”朱莉亚说，“什么事情耽误这么久？”

“店里太挤了，妈妈。”范尼萨心里想：上帝啊，妈妈怎么老有话说？

“让你担心了，对不起，不过，你知道。我是替你办事。你该说‘谢谢你’，还有：‘对不起。’”

“对不起，奈斯，”朱莉亚颇有歉意。为什么每次我疲惫不堪时，就把气撒在范尼萨身上？不知道黛安娜的母亲——亚马孙人的女王希波莱特在宝座上忙了一天是不是对女儿也这样呢？大概不会吧。毕竟、正如黛安娜经常同我讲起的，在塞米斯锡拉，事情同这里完全不同。那里是天堂。

“妈妈？有什么事吗？”

“喔，不，范尼萨，我只是——没事。瞧着，亲爱的，我得赶到商店去。帮黛安娜的忙照顾婴儿。好吗？我看她没有多少亲自动手的经验。找找搁楼里的箱子，看看有没有你的旧的小孩衣服还留着。”

“可我刚从店里回来。”朱莉亚已登上她的切罗基牌小车，把车倒出去。“妈妈！等等！什么小孩？妈妈！”

但朱莉亚没有听到（也许下想听到）她说的话，切罗基上了街。范尼萨望着她妈妈在街角左拐弯，耸了耸肩。这就是妈妈——总是在最后一分钟急急忙忙跑开。范尼萨进了屋子。一大包东西抱在手上很沉了。

黛安娜正在厨房的角落里弯下身子，在给什么东西做什么事情，范尼萨不能肯定，但不管是做什么，反正不是什么“工作”。看亚马孙人的样子，即使从身子后面望过去，也像是特洛亚战争又打起来了。并且亚马孙人打输了。

黛安娜两腿牢牢地钉在瓷砖地上，小腿肌肉绷紧。通常清洁无瑕的制服因肩上汗水滴下来印上了汗渍，光泽的卷发也成了一团糟。

“黛安娜，怎么啦？”范尼萨问，真心地关切。

亚马孙人像碰上一条绳子在动起来一样，跳了起来，回过头去望见了范尼萨。“喔，范尼萨，感谢赫拉，你来了。”

范尼萨张汗嘴，下巴耷拉下来。

确实有一个婴儿，赤裸着，哭着，就躺在胶木板上，旁边像是一只烧糊了的小鸡。

黛安娜把挡住了眼睛的头发拢回去，整了整金冠。她指指手里的洗碟布。“你妈妈说用它来当尿布，不过看来我不会……”亚马孙人似乎丢了几个字。

“换尿布？”范尼萨呆板他说，还在发愣，呆望着黛安娜身后，仍在柜台上躺着啼哭的小婴儿。

“对，是的。我不会换，”黛安娜重复了一句。她微笑了。“我恐怕没有什么带小孩的实际经验。”

“那是因为你从没有带过小孩。”范尼萨过来，挺内行地把婴儿抱了起来，用旧毛毯裹住她，“她从哪儿来？黛安娜？她是谁的小孩？”

“我不知道。我是在垃圾箱里找着她的。”

“天哪！你是说有人遗弃了她？什么人怎么敢做这样的事情？”她是个小婴儿！”范尼萨把她抱在怀里。“还是这么一个漂亮的小孩。”

“我不明白，范尼萨，或者说我不能理解。在我们老家，决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当然！我们该找警察局，黛安娜。也许什么人把她从医院或什么地方

范尼萨的爱称。——译者

古希腊史诗《奥德赛》中描述过的一场著名战争。——译者

绑架来的。”

“等你母亲从商店里回来再说。”

“好吧，听你的。”范尼萨忽然变了脸色。“哦——嚯，”孩子尿湿了她身上，还滴到了地上。“这也算是尿布？”范尼萨望着还在黛安娜手里拿着的洗碟布。“不管怎么说，这是洗碟子的毛巾，黛安娜，不是尿布。”

“不是尿布？”

“不是。尿布有‘庞珀斯’或‘卢孚斯’。上面有两条胶带、可以把小孩的屁股包起来。有点像塑料内裤。不过更软些。”

“塑料内裤？”

“等着瞧吧，我敢说这就是为什么我妈妈要急着上商店。尿布，还有婴儿食品。婴儿可不会吃烧焦了的小鸡。”范尼萨瞧着还在柜台上的平底锅。“想想看吧，谁会吃呢？算了，我们去搁楼找找。妈妈在那儿放了一只大箱子全是我从前用过的东西。”范尼萨低头看着小婴儿，“你不要想穿时髦的，孩子，不过至少会穿得暖和。”

她们开始上楼，黛安娜停下脚步问：“婴儿尿布湿了怎么办？”

“嘿，黛安娜，我也不知道。”范尼萨心中一亮。“对，我想起来了。喏。你抱着她。”她把小孩交给黛安娜后便一步两级奔下楼去。

“你去哪儿？”黛安娜问，笨拙地弄着小孩。

“取一些纸巾来，万一需要时用。你先去，我马上就上来。”

那天晚上，厨房里，婴儿奶制品、奶瓶、奶嘴、各种各样的婴儿食品罐，泛滥成灾。一包包“庞琅斯”尿布堵住楼上浴室壁柜的门，关都关不上了；浴室里满是婴儿爽身粉、婴儿擦屁股纸的香味，还有婴儿的香味。范尼萨的房间里，放着一张临时搭起来应急的小床，用两把餐室椅子架上一只大抽屉，空抽屉里垫着一床百衲被。范尼萨坚持把小床搁在她房间里，朱莉亚也没有阻拦。自从露西去世以来，范尼萨从来不让别人进她房间打扰她的哀悼。现在出现了新局面。她们都在楼下书房里，坐在炉边，柴火正旺。

婴儿已经喂过，洗过澡，打过嗝，用“塑料内裤但软些”的尿布包好，现在趴在范尼萨的肩头上很快入睡了。范尼萨把头埋进一本老版的斯波克博士的《婴幼儿护理》。黛安娜交叉着腿坐在炉前用符和白捣香草叶，是准备敬奉给塞米斯女神请她保佑婴儿的。朱莉亚坐在她喜爱的摇椅里，凝视着火苗正欢的柴火，用手拽拉着自己的下嘴唇，这是每逢她深思或深感麻烦或二者兼而有之的时候的一种习惯动作。

朱莉亚从市场回来后已打过电话给警察局和“家庭与青年服务中心”，两个单位都说明天上午过来瞧瞧。警察局也许会向黛安娜提出难以回答的问题、无法回答的问题，不过那倒不使朱莉亚担心。这位亚马孙人已经学会沉着镇静地应付执法部门的官僚，而且也像她那样善于针锋相对。

倒是服务中心的社会工作者会怎么问、怎么说，使朱莉亚颇感不安。朱莉亚看过很多新闻报道，看过很多广播电视的特别节目，知道这个小孩的前

都是美国婴儿尿布名牌产品的商标。——译者

盒装湿润带香味的婴儿擦屁股纸巾。——译者

美国盛行用各种化布缀成图案衍缝成被产或床罩。类似我国的百衲被。——译者

婴儿喂食后，趴在母亲肩头，轻轻抚摩背部，使之打出饱嗝。——译者

美国习惯，婴儿往往竖抱，很少横抱。——译者

景将会是什么。等着黛安娜自己找出答案好了。范尼萨呢？感谢上帝，婴儿同范尼萨有什么相干？

“妈妈？”

也许女神没有赐给朱莉亚先知先觉的本领，但是她是一位母亲——所以立刻感到会有什么事情了。不过她还在装傻。“怎么了？亲爱的。”

“我们叫她露西好吗？”

糟糕，糟糕，糟糕！

“我说，她有点像她，你说呐？她有一对蓝眼睛，同露西一模一样。”

“所有的婴儿这么大的时候都是蓝眼睛，亲爱的。”胆怯。现在就对她讲明白。乘现在还来得及。毕竟她已经开了一个头。告诉你女儿，明天上午他们要来把孩子带走。接下去，给她一个曲线球，让她接不着球输一分。“时间晚了，范尼萨。明天还要上学。”

“噢，妈妈。”

“去吧，小姐，把孩子给我。”

“不，我把她放进去。反正她已经睡着了。”范尼萨抱着婴儿小心谨慎地站起身来，好像是一位新的母亲，好像抱的是自己的孩子。“那么，妈妈，你怎么想？”

“想什么？”朱莉亚明知故问。

“让她继承露西的名字呀！”

“明天上午再谈吧。”

“可是妈咪……”

“轻点，范尼萨，你会吵醒孩子的。现在，去睡吧，明天上午咱们再谈。晚安。”

朱莉亚感觉到黛安娜正默默地凝望着她，但她不去看她一眼。“你怎么回事？”比平常对客人和朋友讲话的声调要无礼些。

“你在隐藏什么事，朱莉亚？”

“什么事也没有。”

“范尼萨只是想纪念她的朋友。我看不出有什么错，我想你也不会觉得有错。”

朱莉亚负疚他说：“我也没有说有什么错。”

“那么，有什么事呢？”

“我们一定要现在谈吗？”

“是的，必须现在谈，”黛安娜说。接着，又说了两句幽默话：“除非你要我避开也把你送上床的局面。”

朱莉亚扑哧一笑，望着黛安娜说：“屋子里看来有了误会了。”

“是吗？”黛安娜不那么高兴。

“我们不能留下她。”就是这件事。说出来了。可是，为什么不觉得松心了呢？

“这孩子？”

“当然是这孩子。”现在是取守势。边缘了。

黛安娜最初没说什么。似乎在琢磨朱莉亚这句话的含义，似乎英语对她还有点困难，似乎她想弄清楚有没有听错朱莉亚的话。“当然，一旦知道她母亲在哪里，我们就把孩子送还给她。不过，在这以前我们得照顾她。”

“不，黛安娜。”朱莉亚直直地望着黛安娜的眼睛。“我同有关部门联

系过了。他们明天一早就来把孩子带去监护起来。”

“监护！孩子要像犯人那样对待吗？”

“不是那种监护，”朱莉亚说，尽量不使语调里有恼怒的成分，可是不太成功。“他们会保证做到让孩子安全，暖和，得到很好照顾的。”比你做得更好——这句话没说出来。

“他们会做得比你好吗？朱莉亚？”黛安娜问，同朱莉亚想的不谋而合。

“是的。”

黛安娜嗤之以鼻。“你同我一样不相信他们的。”

“嗯，我总得相信他们呀，”朱莉亚居于守势了。

“为什么？”

“因为在波士顿，这种事情就是这么办的，黛安娜。也许在你们塞米斯锡拉就不同了，可是，到罗马就得按罗马人的办法行事。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朱莉亚站起身来故意装作打了个呵欠，伸了伸懒腰。“现在，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我要去睡觉了。我累极了。”

“我介意，”黛安娜说。她的语音，她整个态度，突然变了，采取了新的反应，显示出权威性，有一点专横的皇家口气。她站起身来，朝朱莉亚这边走过来。这是一位不容驳回的妇女。黛安娜，皇家的公主，塞米斯锡拉宝座的继承人，只有她驳回别人，反过来是不成的。

“我没有让你走，卡帕特利斯教授。”希波莱特女王的女儿坚定有力地 说。“我还没有讲完。”

“原谅我，公主殿下，”朱莉亚来了个老式的曲膝礼。“我忘乎所以了。”

两名妇女，相隔 12 英尺橡木地板与 3,000 年不同历史的两个世界，互相对望着。黛安娜打破僵局开口了。

“谁会想到这么一个小婴儿能让我们两个打架，朱莉亚，即使是尊神赫尔姆斯也没有使我们这么搞僵过。”她指的是几个月前那位奥林匹克山的尊神一次灾难性的拜访。“我不是要摆出皇家架子，盛气凌人。我母亲知道了，要为我害羞的。”

“好吧，我不会告诉她的，”朱莉亚说。“别担心，黛安娜。我也有错。我关心范尼萨和孩子，别的方面就想得少了。我是说，你已经看到，小孩已使她多么动心。如果小孩明天要接走了，她会怎么样？露西才死了不久……我真害怕，黛安娜。”

“为什么孩子一定要走？为什么不能留在这里，等我找到她的母亲？”

朱莉亚叹了一口气。“把这件事丢开吧，黛安娜。不要再吵嘴了。要是你找不到小孩母亲怎么办？要是小孩母亲——”喔—嚯。又是一罐虫子。不要打开。再捂它们一天。

“什么？”

“没什么。”

黛安娜坐进摇椅。“让我们假设一下，要是找不到孩子的母亲，会发生什么事情？罗马人是怎么解决这种问题的？朱莉亚？或者，波士顿人？”

朱莉亚在炉前坐下，拿起杵和臼，开始研香草叶。“我估计孩子会有人领养，或者放在一个照顾孤儿的家庭。”

“是啊，依我看来，众女神就是挑选你的家来收养她。当然是在假设找

不到她母亲的情况下。”

“众女神？”黛安娜的宗教信仰，她对她的众女神坚信不疑，经常祈求她们保佑，使朱莉亚感到有点厌烦。历史上曾一次再次地证明，盲目服从是很危险的。

“是的，众女神，”黛安娜说，受到了伤害，很生气，可又怕同朱莉亚再次吵起来。她决不愿听到有人怀疑她的神性有什么不对；不过，这可是朱莉亚，她最喜爱的良师益友、凡间的母亲，从一开始就对黛安娜打开心扉的女人。黛安娜想到这一切，声调放低些，像是在回忆什么事情似地悄悄耳语：“找最初来到尘世间，就是众女神引导我来找你的，朱莉亚。你还记得吗？所以也是她们把小露西带到了这里——”

“请不要叫她露西，黛安娜。没有这些事，范尼萨的事已够让我头疼的了。”

“——因为你在这颗星球上是爱与智慧的化身。你还认识不到吗？朱莉亚？”

“黛安娜，是你找到那个婴儿的。你带到这儿来的。不是雅典娜、不是阿耳特弥斯或者别的哪位神。其次，我绝对不想重新来一遍：夜里喂奶，训练小孩坐尿盆；多给临时保姆工钱她还不及及时来，结果我只好滞留在家里耽误了听埃拉·菲茨杰拉德 的演唱和波士顿流行音乐会。我已经绝经了，老天爷！我已经年近中年，获得自由了，谢谢啦！”

“就像冥后普西芬尼，从一位淑女成为一位皇后，朱莉亚。你有她的善于统治的智慧；你还具有她的永远年轻的精神。还有谁比你更善于培育一个孩子呢？”

“呃—呃，黛安娜。不管用，孩子。我可不是女神。相信我说的吧，亲爱的。”

“可是我们每个人都举着一个永不熄灭的火把，朱莉亚。这是我们的传统，就像众人之母吉娅所有的女儿们一样。”

黛安娜的双眼里有着一股平静的亮光，像黑暗里点亮的两支蜡烛；她的嗓音温柔而又有力。面对这样的单纯，并且信念坚定的人，还有什么可争辩、可怀疑的呢？她想摧毁什么东西？朱莉亚在纳闷。能摧毁掉吗？摧毁的“动因”现在是不是在楼上临时凑合的小床里盖着范尼萨的旧百衲被早就睡着了？

可是，谁知道呢，也许到头来证明这位亚马孙人是对的；也许她的众女神早就有了答案。作为一名从事多年考古的学者，起初是同她丈夫一起，后来是她单独工作；并且作为一位教师。一位母亲，有哪一件事情她能绝对有把握？

懂得越多，能确定的事情越少。

朱莉亚再次打呵欠，这次是真的。“我不知道，亲爱的，也许你是对的。我没法再想事了。我该去睡一会儿了。你也上楼来吗？”

“过一小会儿。我必须做晚祷，为小露西说几句。”

最好这么做，朱莉亚心里想。她大声说：“可是，也别耽搁久了，亲爱的。官僚分子一早就来的。”

一夜里，范尼萨三次叫醒朱莉亚来帮她喂婴儿，换尿布。每次她们进厨

房，都靠过厅墙上跳跃着的火光照明，都还听见从书房传过来的黛安娜祈祷、请求、许愿 的声音。

卡帕特利斯家的早餐通常都是杂乱无章的。卡帕特利斯教授愿意早上 6 点吃早饭，以便及早赶到坎布里奇上第一节课；而范尼萨上学晚，便胡乱抓点东西吃，快近 9 点了。黛安娜在这里住的话，早 5 点到 10 点之间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即使周末，她们三个人也很少能坐到一起共享麦片粥，她们都太忙。

但这天早上倒不同了。每个人都在厨房里，唯一不对 头的是谁也不在吃饭。只有婴儿例外。她看着范尼萨举着的奶瓶贪婪地啜着。

“什么时候了？”朱莉亚打破了沉默气氛，这一气氛笼罩着餐桌。

“8 点过 2 分，”范尼萨回答。

“你上学又要迟到了。”

“8 点 50 分以前到校就行了，妈妈。”

“是吗？你不能早到一次吗？”

“时间还有的是。反正我迟到不了。”

“这不是真的，范尼萨，”黛安娜提醒说，“你的时间不多了。”

范尼萨脸红了。亚马孙人抓住少女一次睁眼说瞎话。

不过黛安娜的性格是不想插进来引起母女之间的争执的。可是，的确有了什么事情，到底是什么事情呢？

“我不懂，为什么你总要最末一个到校？”朱莉亚还在说。

“我不是最末一个！”范尼萨避开黛安娜投过来的目光，在婴儿身上忙着。“我让露西打过嗝就马上去学校，行吗？”她把婴儿抱起来。

“不，”朱莉亚说，“把婴儿交给我，或者黛安娜，你上学校去，马上走！”

“好吧好吧，我就走，”范尼萨无可奈何。她把婴儿交给黛安娜去打嗝，咬了一口她爱吃的甜馅饼。她母亲在剥一只桔子，闷闷不乐。“有什么事，妈妈？”

“没有什么事。上学校去。”

“得了，妈妈。医生说过要鼓励我们常在一起。好啦，我老觉得你有什么事瞒着我，常在一起又有什么用？”

“不要闹了，范尼萨。”

“我没有错，对不对？黛安娜也有同感的，不是吗？”

“喔，别演戏了，范尼萨。”

朱莉亚知道她是在拙手笨脚、遮遮盖盖地敷衍这件事，不大成功。门铃随时可响，以后又怎么办呢？也许应该向范尼萨从头讲清楚。不要瞒着她，不要在她背后安排一切事情。医生是对的。为了保护女儿，她却牺牲了诚实。

“你是对的。别提上学了。这件事更重要，”朱莉亚伸出手去把女儿抱到怀里。“对不起，亲爱的，我把事情瞒着你不对。我只是不想伤害你，你不能再受伤了。不过我想我这么做也许到头来会使你更受伤害。”

范尼萨吓住了。妈妈的行动真可笑。这么重感情。可是平常她是很坚强的呀。“妈妈，”女儿小声说，“你病了吗？你要死了吗？”

朱莉亚笑了两声。“噢，孩子，不，我不是要吓坏你。下，宝贝，我很

好，真的。”范尼萨笑了笑，朱莉亚又接着说：“是婴儿的事，奈斯。小露西的事。我们不能留下她。”朱莉亚看见女儿脸上的笑容正在消逝，女儿目光中的爱也见不到了，替代它们的是呆呆的不悦与失望。“听我说，奈斯——”

“我讨厌你！你不关心我！你甚至不肯告诉我！等我从学校回来，她就不在了，对不对？”

“我说过我错了。”

“你关心的只是你自己！我怎么办？为什么你从不想想，我需要变变环境！你从不想想我需要什么！”

“我是为你着想，范尼萨！你为什么不为婴儿想想！她需要什么？”

“我是在为她着想！”

“不，不是，范尼萨。”朱莉亚用拳头敲了一下桌子。“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成人？毕竟你也不小了，现在你也该懂得，世界不是只围着你范尼萨·简·卡帕特利斯一个人在转！”

“你还说我！是你要把露西踢出去的！你才是个自私的人，母亲！不是我！”范尼萨把跟前的一把椅子踢到一边去，抄起书包、上衣，重踏着脚步走出屋去。朱莉亚骂了一句，跑出去追她。

“她的名字不叫露西！不许你再说我自私！范尼萨！范尼萨！”她站在大门台阶上，微微颤抖，眼瞧着女儿越跑越远，顿时产生一个愿望，想同她女儿一起跑开，别的什么东西都不要了，只要她们两个人——不，不是两个人，而是三个人：朱莉亚，范尼萨，还有小露西——离开这个可怕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婴儿居然会扔在胡同里，扔在垃圾箱里等死！

看不见女儿踪影了，她未注意到一辆公家车已停到人行道上。

“她不会有事的，朱莉亚。只要给她时间。也要给你自己一点时间。”黛安娜不知何时已来到了朱莉亚的身后，她也看到了范尼萨刚刚消失的背影。婴儿抱在黛安娜的怀里。

“要是她想不开怎么办？我会不会把一切都搞糟了？要是她不回来了怎么办？”朱莉亚最怕的是失去自己的女儿。

“她放了学就会回来的，就像平常一样，朱莉亚。”亚马孙人瞥见了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朝屋子走来。“振作起来，朱莉亚。官僚分子到了。”

“早上好，卡帕特利斯教授，”侦探爱德华·英德利凯托警官说，带一点开玩笑的味道。“再次见到您真高兴。”他同朱莉亚见过面，他知道她把他看成一个带徽章的建筑工人，而他认为她读书太多、目中无人，是一个典型的比肯山庄人。有关教授的一切，他最喜欢的是她家的常客，这会儿他只能平静地对她说一声“哈啰。”埃迪·英德利凯托没想到顶头碰上了神奇女郎。

他知道他的想法是可笑的，神奇女郎同他不是个路子，但是神奇女郎是他在罗马、巴黎见到过的、所有的电影和小说里见到过的女人中最可爱的一位，她属于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妇女的作用处于一个突出地位，他对此是不太理解的。从波士顿到天堂岛，相隔一年，可神奇女郎太美了，他真的爱她。但是他决不对她讲出来。这个秘密将伴他进入坟墓，虽然他这个人本来是很直率的。

他的警察管区的一半警务人员都知道这桩秘密。没有人真正笑话他，或者责怪他。埃德不是波士顿地区警察中对亚马孙公主有好感的唯一一个人。

神奇女郎伸出手去欢迎这位侦探，她是认识他的；但埃德手在裤袋中未伸出来。黛安娜觉得受了伤害，感到困惑不解。她确实喜欢这位侦探，她第一次见到他就知道他是一个在一副公事公办的面具后面有一颗诚实、挚爱的心的人，而她也想过，他是爱她的。埃德明知拒绝握手很无礼，但他害怕他的出汗潮湿的手掌同神奇女郎接触。“这位是温尼·康福特，儿童福利院的，”他说，打破了他们之间的沉默。“温妮，这位是哈佛大学的朱莉亚·卡帕特利斯教授，那位——”手仍未伸出来——“是独一无二的神奇女郎。”

温妮·康福特，就像她的姓，对握不握手无所谓，同这位亚马孙人面对面地会见，使她激动不已，她可不管别人怎么想。“您好吗，女超人？”她很热情、诚恳。“见到您真荣幸。”下面一句有点苦涩：“希望是在愉快的环境下见到您。”她用手指触触婴儿的面颊。“她真可爱，是吧？”

“是的，她确实可爱，”黛安娜说，“我希望你知道，康福特女士，我发了誓，严肃请求女神特弥斯帮我找到露西的母亲，纠正这个对母女两人的大错误。”

“噢，我明白了。您真好，女超人。”

来莉亚见到这位社会工作者显出困惑的神色，但非常客气，婉转地想施加压力，迫使她们接受既定的规矩。因此，来莉亚赶紧说：“我们为什么不到书房去，有新煮好的咖啡，我们可以开始谈谈。黛安娜，让小孩进屋去睡一觉好吗？”

一等黛安娜上了楼，朱莉亚就向他们解释道：“我女儿已给小孩取名叫露西，纪念她一位刚去世的朋友。黛安娜——女超人——想按她的习惯办事。”

“我明白了，”康福特女士说，“那个朋友是露西·斯皮尔斯吗？”

“是的，”朱莉亚觉得胃里有一点翻腾。

“她是自杀的，对不对？”康福特女士接着说。她已从背包里取出一个小黑本。

“对，是的。”朱莉亚胃里这只蝴蝶一定在翻筋斗了。老天，她真讨厌官僚。“我能问一下，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呢？康福特女士？”

“露西的父亲是波士顿一位著名的内科医生，卡帕特利斯教授。这点，再加上露西同你女儿的交往，这起死亡事件就比较有名了。”

“范尼萨只是一个普通的13岁女孩。”

“可是女超人在她家住着，吃她们的饭，用她们的浴室，帮助她做作业——”

“女超人根本不懂代数，康福特女士。”

“她是那样一个外国背景，女人都育三千多岁，没有男人，崇拜异教的神——”

“你是个对宗教有偏见的人吗？康福特女士？”

“我是真诚的，不打算找麻烦的，教授。我只是指出大家都知道的事实。”

那倒也是真的。女超人做了什么事，都成为大新闻；任何人同她有关联，也会产生后果。露西死亡与葬礼（尤其是女超人参加了葬礼）之后，传媒界追到了门口，朱莉亚费了很大劲才保护范尼萨不同传媒接触。但尽管朱莉亚和黛安娜作了种种努力，传媒界还是拍到了几张范尼萨的照片。那些小报更

是欣喜若狂。

朱莉亚没有反应，康福特女士又接下去说：“做家庭作业也是我的职业的一部分。在我去到一家之前，我总要先调查一番，了解这家的背景。你不能不带枪就走进狮子洞去，至少也得有根鞭子，不是吗？”

“可是，你为什么调查我们呢，康福特女士？我并不打算收养这个孩子。”朱莉亚平静地说。

“你能肯定吗？”

这位社会工作者是很有经验的。

“好吧，这么说吧，也许我有点兴趣。你是说，会有什么问题吗？我不打算吹嘘自己，康福特女士——”

当然啰，埃迪·英德利凯托心想。在整个对话过程。他未插一句话，只是啜着咖啡，注意地听着。从个人的想法来说，他是赞成温妮使那位老学究就范的。

“——可是我在哈佛大学教考古学与希腊文化，课时很满。我相信我在这个社区里是受尊敬的知名人士，我还可以肯定地告诉你，我信仰的不是异教。”朱莉亚身子绷直坐在椅上。“看看我们的房子，康福特女士。你肯定能见到，我有充分能力供养这个孩子、是毫无问题的。”

“你不在家的时间会有多长，卡帕特利斯教授？”

黛安娜站在楼梯口，正好是书房门背后，人看不见，但能听到书房里的谈话。看来她对这位社会工作者的最初印象是不好的。康福特女士说话越来越像“不和的女神”埃里斯的代理人。如果真是这样，黛安娜最好谨慎点，还是藏在暗处继续偷听为妙。

“出门时间同别的像我那样责任较重的职业妇女一样多。”朱莉亚说，“你是想跟踪妈妈的去向吗？”

“我自己是一位母亲，卡帕特利斯教授。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在谈我。露西·斯皮尔斯自杀的时候你在土耳其，是不是？”

“是的，我得到一个机会领导一次发掘。我是考古学家，康福特女士。那意味着有些时候我的指甲缝里都是土。”

“是的，我看过《失踪平底船的入侵者》。不过英迪安娜·琼斯可不是一位母亲，教授。他可从不把一个可爱的小孩独自留在家里几个月，只让邻居看着。”

“我也从来没有这样的习惯。”

“可是事实仍然是在你女儿经历一场生活危机时你却在外地。”

“我立刻回家来了！”

“是的，她确实是这样。”黛安娜高视阔步地走了进来，似乎后面有一千名最优秀的亚马孙战士似的，随时准备挺身出来捍卫朱莉亚的名誉。“你怎么敢！”黛安娜的蓝眼珠变成黑紫色的了。“你怎么敢进到这间屋子来用你的无礼语言和无礼态度来侮辱主人，亵渎了赫斯底亚的荣耀！你对小露西一点也不关心！”

“黛安娜，请不要这样，你反会把事情搞坏。”

但是黛安娜不理睬朱莉亚，“为什么罪犯没有抓到，还可能在波士顿从别的母亲怀里偷小孩的时候，你还要浪费时间责备朱莉亚呢？”

“对不起，女超人，”温妮·康福特说，设法使自己镇静下来。“我不是要得罪卡帕特利斯教授，但我必须尽到某些责任，不管听起来可能不舒

服。作为州政府的代表，我一定要确保孩子有合法的住处。”

“我不明白。”

“没有证据说明是绑架，女超人，”英德利凯托说，他的态度生硬，可是心却在跳。女超人是同天使们生活在一起的，天堂里什么事情都是干净纯洁的，所有的母亲都爱自己的子女。她不该来到人世，人世上有肮脏、野蛮、丑恶的事情。“在这个城市甚至全州也没有报告过这类案件。”

“你能肯定吗？侦探？”朱莉亚问。“你查过所有的医院了吗？学校呢？或者本州别的地方？马萨诸塞州可有不少小镇。”

“对不起，教授。你给我们一打电话，我们就向新英格兰地区发出一份公告，甚至发给了纽约市与新泽西州，还通知了联邦调查局。没有回报什么消息，也不像会有消息来了。父母丢失儿童不会等24小时才报案的。”埃迪喝一大口咖啡。“看起来是一起弃婴事件。”

朱莉亚叹一口气。说真的，她并不是早先未预料到，但直到此时以前，她心中仍留着一线希望。

“那是什么意思——弃婴？”黛安娜问，望着英德利凯托侦探。他是从不对她撒谎的。

但是他没有勇气向她讲出全部实情。“这是一个称呼，就指你找别的那个女孩，小露西。”他不知该怎么说好了。女超人一定不喜欢听这些的。

“我还是弄不明白，朱莉亚，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可是朱莉亚觉得难以启齿，便把目光转移开去。她从未对黛安娜说过假话，但也未对黛安娜讲出全部实情。

女超人转向社会工作者。“你今天早上已经讲得不少。你告诉我，好不好？”

温妮眼睛朝前看。“这是一个有病的世界、女超人，”她平静他说，几乎是自言自语的。然后她深呼吸了一口气。又回到了本身的职业，披挂上阵了。“你自己可以想得出来。垃圾箱是一只装垃圾的大箱子。你在建筑工地或者小弄里常常可以见到。可以装很多人们不想要的东西。有时就包括婴儿在内。”社会工作者凝望着女超人。“发生这种事比你想象的要多。”

“我不相信你说的。”女超人说。

“我为什么要说谎？”

“那些婴儿怎么样了呢？”

“如果她的运气好，就像你找到的那个孩子，被人发现了，养起来了。否则，就死掉。”

黛安娜沉默不语。

此时英德利凯托说话了。“你为什么不把教养院的事情告诉她，温妮？要比教授的家还好得多呢！”这话本可以堵住卡帕特利斯的嘴的，英德利凯托不愿让社会工作者使黛安娜进一步难堪，因此就说出来了。

“闭嘴，埃迪，”温妮说。她说侦探越权了，像她那样的地区工作总想由自己来掌握局面。“我的双手是捆住的，你是知道的。”

“你们两个都别说了，”朱莉亚警告。“否则我要把你们都轰走，硬把小露西留下来。”

“你不能这么做，卡帕特利斯教授。”温妮发怒了。

“喔？不能？你看我吧。”

“我还有问题，”黛安娜说得平心静气，众人的目光又集中到她身上。

她的脸色非常苍白。“你们能为孩子提供什么样的家庭，康福特女士？”

“她将标明是‘寄宿婴儿’，放在公立医院已经很拥挤的托儿所里。”温妮的话像是倾倒出来，毫无停顿，似乎已无法忍受心中的苦涩。“她就将留在那里，因为没有人会要从你们所知道的地方拣来的黑人婴孩，只有上帝才知道她的母亲又是怎样一个人，而且你们知道不良血统总会有影响的。此外，一对有6位数收入、只有不能生育这个小问题的年轻夫妇，为什么要领养一个有遗传疾病、有酗酒、吸毒遗传因素的小孩呢，他们完全可以花一万或两万美金去买一个看起来像是他们自己孩子的婴儿。”温妮停住话，喝了一口咖啡。“这是一个有病的世界，”她又重新开始，对着朱莉亚说：“我知道你会成为很出色的养母，教授，如果你打算领养，我愿尽力促成。但是我知道我们的体制。他们会阻止你领养的，理由我刚才讲过了，最简单的理由是你不是黑人。”她摇摇头，她的话里带有嘲讽的、玩世不恭的味道。“交叉文化的拼凑，你懂吧？孩子长大后弄清她是白人还是黑人。照镜子回答不了这问题。这比是不是在可爱的、关怀备至的环境下培育长大更重要得多。”

“我无法理解你们的世界这么看重肤色，康福特女士。”

可是你自己是黑人。你为什么不能领养小露西？”黛安娜问。

“但白说我领养不起，女超人。此外，我需要保持职业距离。不能裹进去。同样理由，医生也从不给自己的小孩动手术。会有判断蒙蔽的。对不起。”她们在那里默默地坐着有数分钟之久。

“我想我该去唤醒婴儿，准备好，让你带走。”朱莉亚从椅上站起身来。

“坐下，教授，”温妮说，“我能等她自己醒来。”

她们又一次陷入沉默。

黛安娜说话了：“要是我能找到那个母亲呢？那又怎么样？”

“那我就逮捕她，因为她危及幼小孩童的福利，”埃迪说。“不过，用不着你来帮我忙，女超人。我已经办好公文了。”

“既然你不需要帮忙，那么你来这里干什么？侦探？”黛安娜问，不无讽刺的味道。

“因为法律规定我要来。法律规定我来向你了解情况，我还得至少装作要去寻找那个母亲。”

“可是为什么你不想找到她？”

“为什么？那样的话，这个母亲将有几个月的时间被拴在法庭上，然后又是几个月的时间塞进人满为患的监狱里，然后再回到大街上，不是死于吸毒，就是死于艾滋病，或者不到一个月又怀孕，整个故事重演一遍。”埃迪哀伤地想，你为什么要我这样说？为什么不让我说说你是多么美丽，我想把你从这里带走，也许到开普去，也许到南特喀特去，让你看看我的世界也不总是黑暗、悲惨的。

“如果这个母亲有病、有困难，那么她需要我们的帮助。为什么你总是把背朝着这个可怜的女人呢？”黛安娜看着英德利凯托。“你是一位警官。有一次你告诉我，你的职业就是去保护受害者。你能这么肯定孩子的母亲不是受害者吗？你能这么肯定她是自愿放弃这孩子的吗？”她又朝温妮·康福特转过身去。“还有你。你暗示这个体制很庞大，不是一个人所能对付的，可是你不做努力就放弃了。也许你会做成一件伟大工作呢，康福特女士。特弥斯女神和吉娅女神，代表着良知，代表着社会的推动力，提醒人们互尊互

助，因此我们称颂她们；可是，你们却对她们背转身去称她们是异教。还有你”——最终转向朱莉亚——“朱莉亚，你是我最不理解的。”

没有人开口。还说什么？反正她对他们谁也不相信。

“我要走了，”黛安娜说。她必须出去。她必须做什么事情。“我去寻找小露西的母亲，来证明你们全错了。”

她大怒而去。

“拦住她，教授，”埃迪说。他很苦恼。“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拦住她！她会受伤害的！”

“我无法制止她，”朱莉亚说。“黛安娜必须由她自己去学到点东西。不然的话，她就无法在我们这个糟糕的世界上生活下去。”

“你是说，她会回天堂岛去？不能让她这么做，教授。失去女超人我们可担当不起呀！”

你是说“你”担当不起，埃迪？朱莉亚心想。但是，朱莉亚也同样害怕失去女超人，因为她同侦探一样，也喜爱这个亚马孙人。同时，她发现，这位大好心人女超人确实能在这个世界上办成几件一般人办不到的事。

“你不会失去她的，侦探，”她说，大话多于信心。“甚至不必为此担心。”

“教授，我想求你一件事，”温妮一面把小黑本放到一边，合上提包。“我想给女超人一个机会。不，不全是这样。我想给婴儿母亲一个机会，所以我想给女超人一些时间去找到这个母亲。”

“多长时间？”朱莉亚问。

“48小时。那是我最大的权限了。超过这个时限，我的上级就会向我提一大堆问题了。”她还来了一个带讽刺的微笑。“这样，你们办得成吗？”

“好的，那就要看黛安娜的了，还有范尼萨。”

“不要担心你女儿，教授。有一个好妈妈，她就不会有事的。”社会工作者同侦探朝大门走去，此时温妮又停下步，回转身来叮嘱朱莉亚：“别让她去，教授！”

“我尽力而为，康福特女士。”

温妮望着埃迪，埃迪正在为她打开屋门。“48小时。我到城里去怎么解释呢？”

“别担心，温妮，我们会解决的。他们算什么？只是一群趴书桌、耍公文的官僚。”英德利凯托朝朱莉亚碰碰帽子，他们走了。

朱莉亚心想：还得买点婴儿食品和尿布。就像有人在提示，婴儿开始哭了。“好了，露西，我就来了。”她大声地说，朝楼上看。“可是你最好不要给我找什么麻烦，孩子。要记住，你只有两天时间来改变我要不要留下你的想法。”

轻轻地唱着“宝贝，这是你”这支歌，她去到厨房装了一瓶奶。安静笼罩着这座房子像盖着一条暖和的毯子。

每一个城市都有它下等的破旧地区，其面貌大致相仿。在这种地方，管理机构同服务机构都垮了。垃圾堆得高高的，因为无人清运。废弃的衣裳、书籍、地毯、图片抛撒在无人居住的公寓内。十字路口的路牌，商店的招牌与前脸，公园里的凳子，都散了架，颜色剥蚀，漆皮绽开。到处都是腐烂弃物和霉烂的气味，一种充满污水道、烂白菜和龌龊有病的人相混合的贫民区气味。

女超人站在一个长长的、低矮的大屋子中央，天花板上吊着几只瓦数很低的灯泡。这座房子从前是军械库，如今市政当局用来作为无家可归者的庇护所，假装一点仁慈和温暖，但至少可以使他们避避寒冷与风雨。可是由于供暖很差，屋内温度同屋外差不多。早雪已经下过。地板上尽是烂泥。挤得紧紧的男人的呼气，酸臭味，牙床坏疽味，廉价劣质酒味，溢出来的马桶污水味（人们不断进出，使用频繁），数百人不洗澡、拥挤在一起的人体味，都混杂到了一起。对朱莉亚和范尼萨来说，或对埃迪·英德利凯托来说，甚至对温妮·康福特来说，这样的场景都将是吓人的、可怕的、令人疯狂的、令人哀伤的，甚至是令人羞愧的；但对女超人来说，因为太多的事实已经映入她的眼帘，倒也麻木了，就像是在看戏而不像是真实生活了。

她出生在一个妇女的种族，她们由女神来给她们接生，送给她们“礼物”；这个优秀种族生来就是要用美德，用吉娅女神的精神来引导人类。她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世界里，充满了同情与正义，人们流眼泪是因为笑而不是哭；在这个世界里，个人的成功都是集体的胜利，女王和普通人，地位高的人和手艺人，女猎人和种地人，一律平等。

众女神有一项真心实意的计划，通过梅纳里普神谕宣示于众。将挑选一名战士从塞米斯锡拉岛出发去人世间传达和平的信息，引导人类走上去天堂的道路。被选上的战士就是黛安娜，一位单身女王的信念所生的女儿。

公主很高兴地接受这项使命。她紧紧抓住这个机会，因为这样一件有意义的好事能充实自己隐秘的灵魂空虚。

现在，站在大屋子的中央，周围都是些哀哀无告的人们，面对着悲惨的现实，同朱莉亚的温暖之家只有数英里之隔；逐渐的，一股强烈的怒气，不由从心头涌起。我真恨这个地方，她对自己说。我恨透了。我厌恶它，我鄙视它！

离开朱莉亚后遇到的梦魇重新缠上了她。一群年轻女人，不比范尼萨的年纪大，把她们的身子出卖给出价最高的男人；一群醉醺醺的老头，他们的灵魂已被酒神巴克斯偷去；绝望的人一双冷漠的眼睛，用自己的血肉去交换一个针尖扎进皮肤以获得热热的刺激；一副副走动的骷髅，它们的健康毁于假冒爱情的入侵怪兽；一家一家的人们，无处可去，无家可归，无望于世。孩子们接受的遗产只有水泥的生活与沥青的梦；他们吃早饭要乞讨，为晚饭不得不跳舞；他们只能从大街上去受教育，学会如何苟且生存、否则便是死亡。

一名在这个庇护所里志愿工作的年轻男子向黛安娜迎了上来。“对不起”，他说，“可是这儿没人知道有关你所说的婴儿的事情。我可以指引你去别的几个庇护所，要是你愿意的话。”

黛安娜愣了一会儿未作回答。她说：“谢谢你，不过那就不必要了。感谢你的帮助。”她木木地说了这么一两句话，连再见都没有说就离开了这个地方。

志愿工作者并不生气。他比黛安娜可能理解更深。“我们可以从地狱里造出一个天堂，或者从天堂里造出一个地狱，女超人。”他引用了一句米尔顿的诗句，又去干他的工作去了。要做的事情这么多。

朱莉亚拿起话筒，拨通了儿童福利局的电话。黛安娜走了有 39 个小时

了，还不见踪影。

有人来接电话。

“温妮？我是朱莉亚·卡帕特利斯。我希望你开始转动轮子……是的，我是认真的。……是的，我考虑过了。这一阵没有安排考古发掘，……是的，范尼萨知道，她很激动。她在家等待，准备带领孩子而不再去逛大商场了……不，我不知道她在哪儿，我也不想再等了。今晚我在家……好的，一会儿见。”

朱莉亚挂上电话。好啦，就这样啦。我一定是疯了，这么大的年纪还要从头来一遍。其实，有些朋友不也作了祖父母了吗？

她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可想？她是被粘住了。那个在楼上范尼萨房间里的小霸王让朱莉亚围着她忙得团团转。她不能眼看着小露西让这个体制带走，尽管这个体制的心脏是在正确位置，但是太庞大，不可能都在做好事。

此外，这样做能使范尼萨满意。婴儿打开了因露西之死使范尼萨自我禁闭的监狱之门。范尼萨的前面仍有一段长长的艰难的路要走，但小露西可使她轻松一些。

“朱莉亚，”是黛安娜，已经站在朱莉亚卧室门口，但看起来有点异样。疲倦的脸孔上一种奇怪的冷漠；苦涩的嗓音中也没有温暖。

“黛安娜，”当然，这位亚马孙人经过这一番跋涉，一定会疲劳的。不过，她总算回来了，埃迪，——朱莉亚想。

——我们不会失去她了。

但是，朱莉亚所不知道的是，眼前这位妇女可是经历了一场信念危机。不知道信念已失去。“我有好消息，”她开始讲，心想黛安娜听到她打算收养小露西至少会微笑，一副板着的面孔会打开。

“我也有好消息，”黛安娜说。“我要离开。”

“什么？”

“我要走了，我要把婴儿带走。”

“什么意思？你要离开我们？”

“我的意思很清楚。我要回天堂岛去，我要带上小露西一块回去。我自己来抚养她。她会安全地、快活地长大，亚马孙姊妹们的爱会包围着她。”

“你不能！我已经同温妮·康福特讲好了。我要收养小露西，黛安娜。毫无问题的，我向你保证。”

“我知道你的用意很好，朱莉亚，不过，在这里，保证是不起作用的。在老家，一个允诺是事关荣誉的誓约。违背这样的誓约，被视为一项大罪。”

“我从未对你违背过允诺，黛安娜！”

“你也许没有，但是我不能信任你们的收养体制，朱莉亚。你们的法庭，在一年之内甚至更长的时间，还可以取消收养，这难道不是真的？一个法官可以从一对父母身边夺走一个孩子，就因为孩子不是他们亲生的？”

“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黛安娜。”

“你能向我保证吗？朱莉亚？”

“是的，我能！”

黛安娜僵硬的态度有了一点裂缝。“不要对我说谎了，亲爱的朋友。不要对你自己说谎。你要记住那位社会工作者说过的话，这两天来我过对别人说过这些话。失去她的机会太多了，我不允许你们利用那样的机会。”

朱莉亚走近窗边朝外看。又要下雪了，早到的暮霭笼罩着大地。

“亚马孙人会接纳她吗？”

“会的。”

“因为你可以下命令？”

“因为这是我们的一贯做法。”

朱莉亚朝黛安娜转过身来，“范尼萨很快就要从学校回家了。我要你去做伤害她的人，从她的脸上抹去欢乐，让她大哭一场。”朱莉亚觉得自己也在哭了。

“我不是要去伤害范尼萨，朱莉亚，我是要救露西。”

“不伤害？好了，你别愚弄我了。”朱莉亚嗅嗅鼻子。“威力无比的公主原来是个懦夫！”

黛安娜的肌肉发紧，两只眼挤到一起，成为一副怒容。她略沉了沉气，说：“我不懂这种玩笑，”僵硬的双唇终于吐出了这一句话。她心想，有人敢对亚马孙人讲这样的话，有多少人也得把命丢了。

“这么说，你来到这个世界上，最终发现它并不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地方。那使你传达奥林匹克的和平信息、传达你们的姐妹之情不像在林子里散步那么轻松。也许有些人不在乎你们那些林子。也许有些人同你一道沿着报春花小径大步走时会向你行凶抢劫！”朱莉亚无法抑制自己的声音下逐渐升高，成了大声喊了。“好啊，那是生活！女士！你现在是在真实的世界！不是某个充满了希腊人彼得·潘的神话中的永无世界！如果你应付不了，那就请出！不过，不要回头看，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可能会有什么人在跟踪你；因为你不会原封不动地再回来。你的袍子上有了一块小污点了，公主，这是洗不掉的。即使在天堂也洗不掉。”

朱莉亚的声调和气了些，“你为什么设想你母亲不想让你进入你告诉过我的那场竞赛？黛安娜？就是那场决定哪个亚马孙人将到凡间来传播吉娅女神福音的竞赛。她明白。所有的母亲都明白，一旦她们的女儿出了家门，就不会再回家来过旧日子。我还记得范尼萨头一次膝盖在人行道上蹭破了皮。我很生气。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完美的小女儿就不再是完美无损的了。此后，她对我来说就更加宝贵。”

朱莉亚耸耸肩。“我们不是完美的人，黛安娜。你们的众女神知道这点。我想这也正是为什么要派你来我们这里的理由。所以她才拿一些麻烦的事情来磨你。”她微笑了。“好啦，演说到此结束。”

“这么说，你认为把小露西带到塞米斯锡拉去是不对的，朱莉亚？”黛安娜问，比以前更困惑了。

“不要问我。我怎么知道？”朱莉亚有些激动。“去向你们的女神祈求指引吧。只要确有把握今天晚上就来答复。温妮·康福特正在前来，我愿意让她看到至少外观上仍是一个联在一起的家。”

黛安娜出去祈祷去了，朱莉亚走到放药剂的小柜去拿了两片阿司匹林。她们两人都头疼得很。

“我正要到你这里来，斯普林菲尔德办事处就来了电话，”温妮说。“有一对很好的年轻夫妇，不能生育。她已经流产三次。现在他们想要收养一个小孩。”温妮很严肃地看着朱莉亚。“你有什么想法？”

朱莉亚坐在长沙发椅上，两旁是范尼萨和黛安娜。朱莉亚紧握着女儿的一只手。“不要误解我的话，温妮，他们是黑人吗？”

“不是，他们也没有像你那样的收入。”

“你的办事处愿意让他们领养小露西？他们情愿让他们而不是由我来领

养？”

“我没有说他们是看重福利，朱莉亚。”

“我只是弄不明白，如此而已。”

“我想，他们比你更需要一个小孩。”

“那么范尼萨怎么办？”

“我没事的，”范尼萨插了进来，尽力抑制住哭泣。“真的。这时露西更好些。她会既有妈又有爸。”

“这就是理由，对不对？”朱莉亚问，带有明显的苦涩。“你们的办事处仍旧喜欢传统的家庭观念。尽管你们也知道现在离婚的比率有多大。”

“信不信由你，朱莉亚，不是这个理由。”

“那是因为我，是不是？”范尼萨问，此时已公开哭起来。“因为我在看精神病医生，你们为此责怪我母亲。但这不是她的错，康福特女士。我母亲送我去看医生因为她爱我，因为她担心我，因为她不想让我也像露西那样死去。”

朱莉亚感到心要爆炸了。她紧紧地搂着女儿。范尼萨从未道出过自己的惧怕，似乎有什么东西在驱赶她去自杀，似乎她所爱的人遇到的事她自己也会遇到。

最终，朱莉亚知道范尼萨已在好起来。她们都会顺利经历这些事。上帝将赐福给这个婴儿，朱莉亚想。在这最近的 48 小时内，范尼萨已攻破了比 20 年治疗可能攻破的更多的墙壁。

“不，范尼萨，这不是因为你。治病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只因为你在接受治疗并不是不让你母亲领养婴儿的足够理由，”温妮说，拍拍这位少女的膝盖。“我们明白你母亲有多爱你。而且我们知道你的母亲是一位多么好的母亲。”她又加上了这一句，朝朱莉亚微笑。朱莉亚越过女儿头上向温妮报以微笑。

每个人都停住不笑了。

朱莉亚看着黛安娜，可是黛安娜沉默不语。自从那天稍早些时候两个人在朱莉亚卧室里摊牌以来，两个人还没有真正交谈过。女超人曾祷告了一会儿，然后飞走了。她回来的时候，厨房桌上的碗碟正待洗刷，起居室正待收拾，而温妮正在前来的路上。因此朱莉亚没有机会去弄清楚女超人干什么去了。

“怎么样？”温妮问。

“黛安娜？”朱莉亚问。

每个人都望着女超人。她还是不说话。

“那么好吧，”朱莉亚说。“把孩子给他们吧。”

数天后，朱莉亚正在花园里种植几棵郁金香。黛安娜在这里找到了她。

“我会以为这会儿你在哈佛讲课呢，朱莉亚。”亚马孙人说。

“我也以为你现在又出去拯救世界了呢，”朱莉亚回答道，指指黛安娜的服装。黛安娜未穿甲冑，而是穿一件很随便的家常长袍。

“今天早晨我飞到斯普林菲尔德去了，”黛安娜说。“我想看看孩子怎么样了。”

“你不该这么做，你知道吧，黛安娜。这有关信任的问题，温妮讲过的。”

“你知道他们用了露西这个名字吗？”

“是吗？范尼萨听到了会很高兴的。我是说，我本不该告诉她，但我又

必须告诉她。”朱莉亚用铲子挖了一个小坑。“上个星期就该种下去了，”她说。“在下第一场雪之前。希望来年春天它们生长得很好。”

“它们会开得很美的，”黛安娜跪了下来。两位妇女安静地在继续种花。

“奇怪。怎么在最后一分钟就出现了这一对年轻夫妇，”朱莉亚自我解嘲地说。“我是说，就在作出最后决定之前。任何事情都不可逆转了。”

“是的，确实如此，”黛安娜说，注意力集中在一棵郁金香上。

“是啊，真是奇怪的巧合，”朱莉亚又说起，偷偷越过肩头去瞥一眼黛安娜，可是黛安娜仍在工作，不予置理。“是呀，就像是小说、戏剧中在紧要关头突然出现扭转局面的人。”

那位亚马孙人还是沉默不语。

朱莉亚叹出一口长气。“是你干的，是不是？”

“干什么？”

“你找到的年轻夫妇。你让他们受到了温妮的注意。”

“我只是祈祷女神来指引，朱莉亚。”黛安娜朝她的良师益友微笑，“难道这不是你让我做的吗？”

“你为什么这么个笑法？那天下午你究竟去什么地方了？”

“我有事要做。”

朱莉亚抽抽鼻子。“有地方要去。有人要见。”她摇摇头。“紧要关头扭转乾坤，嗯？”

“你为什么这么说？那是什么意思？”

“这是一句拉丁语。意思是‘机器里出来的一位神。’是说没有料到忽然解决了问题。一些蹩脚的作家想不出好办法来结束故事，就常用这种手法。”

“我不是个蹩脚作家，朱莉亚。”

“我也不是。我也不是个好作家。”

对朱莉亚的自我评估，两位妇女都笑了，但这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因此又继续干她们的园艺活儿。一会儿，朱莉亚立起身来，擦擦鼻子。她指指黛安娜的袍子。“你袍子上都是土了，年轻的女士。你千万不要去掉它们。”

“我知道，”黛安娜回答。“赞美吉娅女神的无比荣耀！”

快乐的猎场

爱德华·韦论 著

纳法兹战斗小组在黎明前偷偷走出保留地，登上部族的老式小吨位运货车。

马达声与咳嗽声把纳法兹的“斯夸—赛谢”银鹰从梦乡的边疆转到了此时此地的非现实的世界。她心中闪过一缕恐惧。年轻人违反她明确的命令，把法律权力掌握到自己手中去了。她必须制止他们。

她爬下床，奔到窗前，费力地把笨重的窗子撑起来。但不等她喊叫，汽车尾灯在路弯处一亮就不见了。他们离开了小屋集中地，朝着白人的公路驶去。

她的思绪凝住了。冷空气进来，才把思绪搅动起来。她关上窗子，又爬回床去。但她未再盖上被子，而是坐在床边，浑身发抖。

1639年，有一位酋长妻子把全部土地卖给了白人，以换取衣服与小玩意儿，仅保留了名为“神秘水塘”的两个宏伟水塘以西的土地供印地安人种植、打猎，以及两条鱼梁供印地安人网鱼。

一个很糟的交易。衣服和小玩意儿早没了；土地还在，可是在别人手里。

“银鹰”一直遵守同白人签订的早已过时的协议。设想白人的法律会保护留给纳法兹的小块土地，岂不是发疯？

银鹰自己有没有做过坏交易坑害过她的子民呢？她的原则有没有过时？她是不是已经成为过去的遗迹、一件旧衣裳、一个破烂玩意儿了？那几个没有耐性的年轻人这些日子来也许懂得多了些，知道怎么去纠正错误，知道该怎么去办事？

此刻，她只能坐等他们行动结果。等待——并祈祷自然的全能威力，其中之一便是“大地母亲”。

战斗组很小，完全可以塞进小货车的司机室。

玛丽·“双影”开车。伦道夫·“战盔”是领导人，坐在当中，拿着公路图。汤姆·“雨云”和菲利斯·“强弓”两个人曾拿一枚有印地安人头的镍币扔进“战盔”的药囊以决定谁坐在谁的大腿上，结果是“雨云”坐在“强弓”的腿上，靠着车门。

他们都画了作战的花脸——不像祖先用的树根汁和蓝泥，而是用白粉，就是用来打扮小丑脸孔的白粉，当今的势力人物都用这种粉。

莫莱索普山——部族的显象山，还是黑压压的一大块，已落在他们身后，留在了寒冷刺骨的空气之中。

“雨云”正因为坐的位置合适。一路上都由他跳下车去抢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当他们早晨到达波士顿时，正是上班交通的拥挤时刻，车斗里已有了两打桔黄色上尖下圆的交通障碍标志在那里滚来滚去。在波士顿市区内，“强弓”也出去帮助“雨云”解开六七个刻着“波士顿 P. D.”字样的锯木架（作障碍物用）扔进了车斗，其中有些还用夹子夹着几盏带电池的黄色照明灯，这些灯都是从砸碎了玻璃的橱窗中或者截断交通处的公路上取来的。

指北美一些留给印地安人集中居住的地区。——译者

印地安语中的酋长妻子。——译者

按照“战盔”的地图，他们已来到威克菲尔德，玛丽·“双影”不费力地找到了“吉尔产业大厦”。大厦高110层，楼尖从刚升起的太阳攫得火，并把她拽过来，尽管不像射箭那么直。

大厦占了整整一个街区。双影把车暂停在一个装饰最讲究的入口处，让雨云下车侦察。然后，她驾车绕着这个街区转了又转，像是在寻找一个泊车的地点，直到雨云露了面，她停车让雨云重新爬上来坐到强弓的大腿上。然后她又开始围着街区绕。

“怎么样？”战盔问。

“吉尔企业占着最上面的五层，”雨云报告说，“头头的套房在最高层，占了整个一层。那就意味着我们从哪边窗子进去都成。”

战盔想了想。“好了，我们敲碎东边的窗子。东边是港口——“波士顿茶叶集会”的船就在港湾里停泊。看来很合适。”

其他人都点头。

这条街是往北去的单行线。双影把车停在了街区的南头。他们都戴上“协助交通”的油标，走下车来。

战盔和双影在街口拦车不许进入。雨云和强弓放下后挡板，卸下三座木马。一座放到路口，另两座挡住两边人行道。双影仍驾车，雨云爬到半斗里去。双影让车缓缓爬行。雨云把车斗里的圆锥体交通障碍标志扔给战盔和强弓，由他们在街心摆一个正方形。双影把车停到这条街的另一头，同雨云把另外三座木马卸下来挡往车道和两边人行道。

他们到货车边聚齐，扒下油标，在车头倚座下的工具箱里取出几只手提箱，然后，随着公司职员涌进了吉尔企业大厦。

这几个人抹着白粉，画着蓝斑，千疮百孔的牛仔裤，拎着公文包，像是一批嬉皮士，也就像往波士顿湾倾倒茶叶的北方佬曾化装过的莫霍克人那样。

大多数人都忙于自己的事，未注意到战斗组。少数人发现了，也只是加以怒视而已。没有人说什么，也没有人去制止他们。

然而，遭遇终于发生，那是在他们企图进入专用电梯的时候。

保卫圣殿不被闯入的电梯司机做出微笑的样子，抬起一只手。“对不起，哥儿们。你们该用别的电梯。”

“不，”战盔说，“我们做‘遗憾哥儿们’太久了。我们要这部电梯。”

电梯司机张开嘴。强弓给了他一拳头。

双影伸出一根手指头戳在这人的腰里，押着他——雨云和强弓在两旁夹着他——一齐进入电梯。

战盔走在最后，进了电梯环顾四周，按了上升的钮。

门正要关上，几乎夹着一个像是执行官员的老人的鼻子、有个司机替

1773年，英国议会用征茶叶重税的办法压迫北美殖民地就范，双方大起冲突。12月16日有三艘运茶船泊于波士顿港，萨缪尔·亚当斯（后为美独立革命中的著名领导人）一伙人装扮成印地安人。登上该三船，将茶叶全都抛入水中，以示对英国的抗议。——译者

北美印地安人的一族。——译者

英语中，“对不起”“遗憾”“抱歉”为同一个词。——译者

美国大公司的主要负责人、部门负责人，都称为“执行官员”。如首席执行官（CEO）、首席财务官（CFO）等等。——译者

他拿着公文包。

“抱歉，哥儿们，”战盔说，“你需要的是另一部电梯。”

门关上以前的一刹那，战盔直直地望着那个上年纪的执行官员的那只左眼。

这只眼睛给人的印象就像是从一个黑洞里泻出来亮光——觉得自己是掉到了井里。这人的脸侧，有一根血管在太阳穴处暴起。

战盔摸摸他贴身挂着的鹿皮药袋，以便驱驱邪。门关上以后，战盔念了一个咒语，才使自己摆脱掉碰上了邪恶精灵斯夸顿的感觉。

上升过程，他们用电梯司机自己的皮带和领带将他捆好，用手帕塞住嘴，把他扔在角落里。战盔最后一个出去。他把那人的皮鞋脱下来，塞住电梯门的底部，让它老是开着门因此电梯就动不了啦。

他们站在过厅里望着一扇扇锃亮的桃花心木房门，几条通道上遍布着这样的房门。

雨云来给他们指方向。他指着右边。“那边是朝东的。”

他们往东去，又犹豫起来，不能决定试哪扇门。战盔认出了标着“简·B·吉尔”的一扇门。

“装着大家伙呢！”他说，推了推门。

门锁着。

战盔瞧瞧周围，见到楼道拐弯处墙上安有玻璃门的柜子里有消防斧。

他奔过去，拎着手提箱甩过去，砸破了玻璃。

火警报警器响起来了，把他们吓了一跳。战盔头一个镇静下来。“没什么。那会吸引消防队，也会吸引警察来，就会扩大传媒的注意。”

他还用手提箱敲掉支楞着的玻璃尖，拿到了消防斧，奔回去，劈开门锁，踢开了房门。

屋里摆设的豪华让他们在门口僵住了。古老的艺术品——中世纪的挂毯，油画，雕刻，希腊和罗马人的半身胸像；新的科学设备——最新的通讯设备。还有能俯瞰波士顿港湾美景的巨大玻璃窗。

战盔把斧把攥得更紧。他一个大步跨进门槛。其余的人跟进。

他向屋内扫了一眼。“好了。”他说。“关上门，堵起来。”

四个人一起下手才能把那只大写字台侧倒过来，去堵门锁已坏的房门，几乎在堵门的同时，一股畏惧的气氛向他们袭来，他们感到了沉重的不安。

“好了，我们来打开窗子。”

窗子都是打不开的。建房的人设计了中央空调，他们依靠这种机械神迹。

战盔往玻璃窗上压扁鼻子朝下看，见不到下面的人行道，但能瞥见人行道上的行人正迈开大步朝街心走。

他离开窗子，攥住斧子同时也吸了一口气。他不想让玻璃碴掉到下面行人头上。所以他用斧子的钝头去砸玻璃窗框。等砸得差不多了，他再撬。

他无心注意门外的喊叫声与敲门声，专心撬窗框，逐渐地把窗撬开。

外面的冷空气已经进来。他们把窗子拽下来，扔进屋里。

与此同时，他们的畏惧立即逸去，沉重的不安消除了，呼吸也平静了。战盔的脑中一闪：“病态建筑综合症”；也许是封闭的窗户使空气不新鲜，只能使人不健康、易生病。

新鲜空气虽好，但他们打开窗子的目的并不为此。

战盔把消防斧的刃面砍进地毯，他的脚踩在斧把上。吸了一口气，他说：

“好了，开始干。记住：任何东西只要是以字母“T”开头的。”

他们的手提箱里装着数百份传单。他们把传单从窗口散发出去。然后看看屋里，物色目标，包括办公室内的目标，以及隔壁卫生间与冷菜园房内的目标。

打字机、桌子、录像带、录音带、挂毯、电话、电视、气温表、马桶、树、热带鱼。接近地面的照亮小灯、望远镜、奖杯、水磨石砖……

“这个怎么样？”

战盔听见雨云的尖声吸气声，转身一瞧，那个上了年纪的执行官员模样的人坐在写字台的边上。这张写字台是他们几个人合力抬过来顶门的。他怎么能进来呢？还有一个秘密通道吗？不等战盔开口问，这人又说了话：

“这个怎么样？”他又重复一遍。右手指弹着他左手腕上的表蒙子。他把手表从腕上解下来，递给战盔。“你可以把它也砸了。”

战盔接过表来，小心翼翼地拿着。这是一块镶嵌宝石的“劳力士”总统型。

这人微笑了。“花了我七万美金。”

战盔恭恭敬敬地、羡慕不已地瞧着它。然后，又颇不情愿地还给了他。

“它的开头字母不是T。”

此人现出既愤慨又惊讶的样子。“当然是T字开头：Timepiece。”

战盔露齿一笑。“愿意承认。”他把表要回，朝着飒飒进风的窗洞走去。他朝下看——尽管他是在摩天大楼的里面，朝下看还是使人头眩。他把“劳力士”朝着街心扔下去。

表看不见了，他捉摸起这个男子来。他一定就是那个亿万富翁简·B·吉尔本人。吉尔反而帮助他们砸他的东西，为什么？

战盔从窗洞这边转过身来正想问，吉尔打断了他，又说话了：

“还有这个怎么样？”吉尔指着一幅油画，画面是一个战场，散布着许多尸体，天空因满是秃鹫而变黑了。

战盔皱着眉。“那可不是提香或廷托列托画的。”

“是，不是他们画的，这是拉斐尔画的《阿耳马吉顿》。可是这幅画是用‘坦帕拉’的画法画成的。有你说的T字开头，如果你以此为借口来砸毁东西的话。”吉尔用挑战的目光望着战盔。“它少说也值一亿。”

战盔呆呆地望着，嘴唇发干。一亿美金！那会使他们和他们做的这件事惊动传媒界的！他转身过去，朝双影点点头。

双影从墙钩上把这幅画取下来。画框十分沉重，好费力气。他把画扔出了窗外。

战盔屏住气息，跟上前去观看。画框砸在一个硬地方，砸成碎块；帆布也撕裂。

“好了，”吉尔说。他的身子从桌子边上一直腰，很奇怪地一扭，就到了桌子下面来了。他高高地站在那里，眯起眼睛看着他们。“你们玩够了。现在我想问问你们，这到底为了什么？”他很快举起一只手来表示他已明白

这些东西的英文单词都由字母“T”打头。——译者

通常很少用它来称呼钟表。因此战盔忘记了。——译者

此二人系著名画家，姓氏以T字开头。——译者

用蛋白代油调和颜料的画法。取其开头字母为T。——译者

他们的沉默的含意。“哦，很容易请到，你们是在表演‘波士顿茶叶集会’。”他又瞪起眼睛问他们：“可是这同T字开头又有什么关系？”

战盔早料到有这一问。他早已写好了对报界和电视界的讲话稿。也许此刻就在此地披露出去也好。

他因感情激动，声音有些颤动，但遂即控制住了。“这是一整篇连祷文。T代表印地安领土的盗贼(Theft)。T代表捣毁(Trashing)和垃圾(Trash)，小块印地安土地上只剩下垃圾了。T代表桑德·克里克的背叛(treachery)。T代表条约(Treaty)，这条约捆住了印地安人的而不是白人的手脚。T代表审判(Trail)或眼泪(Tears)。T代表恐怖(Terror)。T代表烈酒的诱惑(Temptation)。T代表开叉的舌头(Tongue)，说的是一回事，实际上意味着另一回事……”

吉尔用两个手掌作了一个“T”字。“暂停”。

战盔想说什么没有说出来，沉默了。

“我理解，”吉尔说，“你们一很恼火。可是，同吉尔企业集团有什么关系？”在发“S—S”音的时候，他的下巴扭曲到了左边。

战盔凝视着他。“你是吉尔企业集团的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你还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们的一个子公司在我们的土地上干了些什么吗？”

吉尔带着一种优越感但还算和气的表情说：“正因为我是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所以我才不知道。吉尔企业集团十分庞大，从财产、现金和股票等等所有好东西来说，都超过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我只关心大事情，掌握底线。所以，如果我忽略了业务中的具体细节，你们应当原谅我。”

战盔拉长了脸。“我不想原谅你。谈话到此为止。”

吉尔笑了。“中止谈话我还是头一次遇到。”笑容从他脸上消失，他指了指周围乱七八糟的局面。“严肃他说，哥儿们，因为我的地方被毁掉了，我应当占你们一点时间请你们告诉我为什么这么做？”

“当然我可以告诉你，”战盔说。

“那好，”吉尔说，“我们去隔壁会议室去吧。风小，更舒服点。我们可以围着桌子坐下来——要是你们已经把T字开头的都已经扔掉的话——还有谈话——这个T是扔不掉的——喝点咖啡——或者茶。”

“行啊，”战盔说。

即使吉尔的办公室墙内有秘密出入口，吉尔也并未向他们暴露。他朝写字台点点头。“你们能不能把它从门口推开？”

战盔眯起了眼睛。“不能这么快。听听门外的声音。门外有人——我猜是警察和你公司里的人——正等着抓我们。”

吉尔咧嘴笑笑。“还能是别人吗？我不知道你们已经违反了多少法律条款。不过，不要担心，在我们谈完话以前，我看他们是不会碰你们的。至于谈话以后，更加没事了，假如我们能达成某种程度的谅解的话。至于说到你们害怕……”

战盔脸红了。“什么害怕？谁害怕？我们只想在不许我们讲话之前把我们要说的都说出来。”

吉尔举起一只手。“对不起。我应当这么说：可以理解你们的担心。”

克里克原为北美印地安的一个部族。——译者

桌子(table)、谈话(talk)、茶(tea)都由T字开头。——译者

他朝着房门提高了嗓门：“外面的人听着：“我是简·B·吉尔。我同四个客人在屋里。我们马上一同出来。我要求楼道里没有人，这样我们就能顺利地到隔壁会议室。”

外面响起了一阵耳语声。然后，一个很权威的声音大声传进来：“按你说的办。”之后，听到一些脚步声走开了。然后平静无声。

战盔朝战士们点点头，四个人动手把写字台从门口挪开。

雨云要去开门。

“等等，”战盔抬起消防斧。他招手让强弓和双影到一边去，闪开子弹可能打进来的路线。他站到吉尔身后去，空着的一只手放在吉尔的肩头。“现在，行了。”

雨云把房门拉开。

虽然战盔意识到楼道拐弯后面和其他地方一定有强大的力量在埋伏着，但楼道里确实没人，只有一个穿便衣的人站在那里，似在迎接。这人看起来像是个街头的冷面顽主，上衣未系上扣子，让大家瞥见腰带上的手枪。

这人见到战盔手里拎着斧头，眼睛里一定眨了一下，但不动声色的脸孔毫无改变。他说：“不介意对我说说发生了什么事了吗？”

吉尔勃然大怒。“见鬼，你是谁？”

这人用左手抽出他的工作证一晃，对战盔来说太快，来不及看清。不过吉尔看来已毫无困难地看清楚了。

吉尔说话时，端起了架子。“你没听我说了吗，英德利凯托侦探？我命令楼道里不许有人。”

英德利凯托耸耸肩。“我听到了。不过我也听到我们部门的人在电话中说，‘有个人拿着斧子’。我也看到了有个人拿着斧子。我必须看到这个人扔掉斧子，以证明你没有受到挟制。”

每个人都僵在那里了。战盔内心在斗争。他扔下了斧子。

吉尔用一只重得出奇、极其有力的手臂搂住战盔的肩头。“侦探很开心，是不是？”

英德利凯托看起来既不开心也不是不开心。“你不会懂的，吉尔先生。不过我是喜欢找点乐趣的。”

吉尔向他射去冷酷无情的一眼。“我会记住你的话的，侦探。现在，客人们同我要去会议室了。”

英德利凯托把斧子滑到楼道另一头去，客气地挥挥手说，“做我的客人。”

吉尔把他们引进一间标明“会议室”的房间。战盔一进屋，就把房门关好。

英德利凯托并没有走开。他还在楼道里站着，不动声色地注意着他们，仍是那么冷冷的、漫不经心的。

战盔把他以及世界的其余部分都关在了房门以外。

然后，战斗小组同吉尔坐了下来谈事，双方都精神抖擞。一张大桌子，报纸和笔都摆得整整齐齐，玻璃瓶里有冰水，有喝水用的玻璃杯。碗橱里有一把大号咖啡壶，有瓷杯和瓷碟，有银匙和放奶油的银碟与奶油代用品银碟，有盛糖的银碗与代用糖的银碗，有瓷碟盛的丹麦点心，还有缎料餐巾。每件物品上都带着一个注目的粗体字母“Z”，这是吉尔企业集团的标志。

吉尔向他们作手势，请他们随便享用。

战盔向他们使了一个眼色告诫他们谁也不要动手。

吉尔极轻微地耸了耸肩，自斟了一杯，让人瞧瞧是真东西，加了不少糖让人相信是真东西，又拣了两块看来很馋人的点心，坐在了桌子的首席座位上。

战盔使了一个眼色，别人如释重负。四个人都为自己弄了吃的、喝的，分两对坐在了吉尔的两旁——战盔和双影在他右边，强弓和雨云在他左边。

战盔又使了一个眼色，不让众人开吃。众人都服从他的领导，先把眼睛看着吉尔。

吉尔微笑，向他们扫视一遍，喝了一大口咖啡，咬了一大口点心。

战盔描着白粉的脸又红起来了，虽然对自己的偏执并不感到有罪。同那些背信弃义的，恶魔似的白人打交道，偏执是必要的。偏执有它历史性的原因。美国土著民正因为不够偏执才吃了亏。

过了一会，吉尔既未睡着也未死去，战盔轻轻点了点头，纳法兹战斗组便专心致志地干了起来。他们食欲大振。毕竟，半天的工作已使他们胃口大开。

吉尔瞧着他们，微微一笑。他用餐巾擦擦嘴，把瓷盘推开，像是要清理出桌子来行动了。他看看手腕，做了个鬼脸，说：“我忘了我的劳力士做了你们的牺牲品了。没什么。”他打开一个椅臂，现出一个镶嵌在臂里的控制板。他按了一个钮。在他面前的墙上出现一幅画，画面是一块土地，既不是种的玉米也不是种的小麦，而是一排排武士出现又淡出，接着右下角出现一个计算机屏幕显示出日子和时间，这个画面逐渐放大。“你们吃着点心，我们可以开始谈话。你们姓什么？属于哪个部族？”

战盔以自豪的、挑战的声音替大家作了回答。

吉尔把声明录了下来，然后按了一下“问号”键。

银幕上滚出一段资料：

纳法兹保留地，12,543 英亩，位于马萨诸塞州西北，沿莫霍克小径。人口（截至1991年3月3日）1,201。领导人为银鹰，系女性，寡妇，无子女，年纪75，称呼，斯夸一赛谢。伦道夫·战盔，21岁；玛丽·双影，18岁；汤姆·雨云，17岁；菲里斯·强弓19岁，均系纳法兹部族（见上述）成员。据有关部门称，他们曾参与多项环境保护活动以及美国土著民大游行；被指控多项破坏和平罪与非法集会罪。因不交赎金被捕关押，判处有期徒刑。

战盔尽力掩盖他的惊讶，故作镇静他说：“你们还有些资料。”

吉尔挥了挥手。“你们对我的资料来源是不会清楚的。那么，一个新的波士顿茶叶集会，是你们最大的恶作剧啰？”

战盔装出一副袖子里藏着核炸弹的样子。“就算是吧。”

吉尔狠狠地看着他。“喔，我不会低估你的。不过，你们也应当礼尚往来——或者谦虚一些——也不要低估了我。”

战盔未讲话。

吉尔听凭片刻的沉默创造出一种冻结思绪的氛围。然后按了一个钮，银幕上出现了地球的画面。按了另一个钮，画面放大变为北美洲、美国，最后成了马萨诸塞州。镜头再转到了本州西北角。

战盔尽管意识到下面会有什么，但当他见到一些黑点长成了自家的村庄时仍不免大吃一惊。他从未在空中见到自己的家乡。

吉尔的计算机联接着一颗与地球轨迹同步的卫星，离地面大约两万两千英里。他接着又把计算机转接到一颗间谍卫星上去。

摄影机镜头在搜索，战盔身子前倾，镜头锁住一个正在行走的人影。这个人影正从银鹰的小屋子走出来，往开会的方向走去。

战盔的双眼未离屏幕，问：“这个时间是对的吗？”

“是对的，”吉尔说，“我们见到的人就是那个人现在的样子。”

战盔用眼睛的余光见到吉尔也正朝着屏幕倾身细看，仿佛在想要是有个箭头能指出来就好了。

图像电子放大停止，已不能更清晰，吉尔叹了一口气，身子朝后靠。

“对不起，就目前工艺水平而言，这已是最佳效果。即使这样，你们能认出这个人是谁吗？”

“是的，”战盔直截了当他说。

人影停在那里不动了，好像发觉头顶上有人在朝下看。一张模糊的面孔在朝上望。

“会是银鹰吗？”吉尔很有信心他说，几乎是胜利在握的神气。

如果肯定这人的猜测，无疑成了银鹰的背叛者、侵犯者。“也许吧，”战盔勉强他说。

他们瞧着银鹰下一会儿便低下头来继续走路，到了会议房的门口。她在踏进门槛前，又朝上望了望。

银鹰进屋后，吉尔按了钮，天空中的那只眼睛缩回去了。

战盔笑了。“怎么回事？你没法看见里面的情况？”

吉尔也笑了。“哦，我可以的。”他按钮。

天空中的那只眼又重新对准会议房。但画面变了颜色，实在的物体都失去了具体的轮廓，成为波动的形状。银鹰进到成为绿色轮廓线的会议房里便成为一个红色的辉光。红色的辉光从门口穿过一个蓝色的空间，向一圈红色辉光移动，并加入其间，就像是一颗念珠加入一串念珠项练。

“红外线，”战盔喃喃他说。“见到的是人体的热度。”

“对，”吉尔说，“我们见到了内部，而且我们还可以对我们所见到的作一个猜测。看起来像是银鹰在召集一次会议。你们有没有想到有可能同你们这次行动有关？消息准在无线电台广播出去了。我有没有猜中，你们玩这个茶叶集会并没有得到她的批准？”

战盔不说话。

吉尔按了钮。会议室缩成一个村庄里的一个黑点，然后村庄缩成纳法兹保留地的一个黑点。“现在回到茶叶集会上来。你说我们的一家子公司在你们的土地上做了某些事，给你们造成了损害？”

战盔重新振作起来。“‘某些’说得太轻了。”

“等我们指出哪家子公司再来判断所说的损害的程度吧。”吉尔按了几个钮。

战盔摸摸下巴，又在桌子下面猛拽自己的手指。他不愿让吉尔看见他越来越神经紧张，猜出他越来越觉得不是滋味。他偷偷地看一眼曾经掌握着主动权的手。白粉落下来，沾到手指上去了。他向吉尔瞥了一眼。

吉尔看来集中注意力于屏幕，战盔也把目光转向屏幕。

有几个跳动的点围着纳法兹保留地。

“那些，”吉尔说，“是最靠近你们土地的子公司。”他把一个连着线的控制器滑过来递给战盔。“你知道怎样操纵这只老鼠吗？”

“当然。”

“那就让箭头在土地上跑，找出你们所说的破坏的区域时就捏老鼠。”战盔在桌上操纵老鼠，让箭头指出受污染的地方。

吉尔按钮。红外线再次启动。箭头内的区域，以及某些溢出箭头外的区域，一些点上发出红光，其余的点发出黄光。

吉尔抬起一条眉毛。“我们的确有问題。那块土地上许多地方看来很热。看起来是这家子公司造成的。”他按了几个钮。最靠近受热区的跳动的点放大了。有几个字很快标明它的名称：

HHG 化学品

吉尔皱眉头。“HHG 化学品？”然后，眉毛又舒展了。“喔，是的。‘HHG 化学品’是我的一家工厂。等一等，在我们自己的密集体大丛林里，我也要迷路了。现在放到 HHG 化学品这里来。吉尔企业集团拥有一家控股公司名叫杜纳费克斯，杜纳费克斯有一个控股公司名叫库贝克斯，库贝克斯有一个控股公司名叫芬斯特，芬斯特有一个控股公司名叫帕威，帕威有一个控股公司就是‘HHG 化学品’。据我记忆，刚开始盈利。”他双眼闪光，一只眼向战盔眨了一下。“事实上，如果你把折旧和投资债权也算利润的话，那就算相当赚钱了。”

他的眼神逐渐凝重，举起一只手来制止自己。“请原谅，我要做一点笔记。”他从背心口袋中掏出一只备忘记录器，对它说：“检查一下‘HHG 化学品’是怎样成为吉尔企业集团的控股公司的。将会引起环境保护组织的关注，可能派行家来予以禁止。谨记此事。”他把备忘记录器放回口袋。“我说到哪儿啦？”

“迷失在你的密集体大丛林里了。”战盔说。

吉尔微笑。“那么，让我们来找个出路吧，我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我想我有了个解决我们的问题的办法了。”

“那么你承认你有责任赔偿损失？”

“多从积极方面考虑而不要从消极方面来考虑，你的思考机器应当改一改。不要再去想赔偿损失，开始想想投资的可能。为什么让地空着，那是没用的。恢复成原始森林将花费数百亿元，也许要一千亿。那是不划算的。”

“从你们的观点来说。”

吉尔现出惊讶的神色。“当然，你以为我说话还能是从谁的观点来说？”

“那么，你刚才怎么说是‘我们的问题’呢？”

“假如你稍有耐心，我就来说说我们的解决办法。”

战盔做了个鬼脸，又做了个手势示意他说下去。

吉尔把肘搁在桌上，双掌相向，指尖挨紧朝上，他从两掌间的空间望出去，看着战盔。“我再重复一句，你们的土地是没有用处的。从记录上看，HHG 化学品公司有可能泄漏一些放射性物质，和含有聚氯联苯的物质，渗透进土壤中去了，对表土层与蓄水层有消极影响——”

“‘可能’有！”战盔气炸了。

“知道这件事是一回事；证明它是另一回事。我们公司高薪聘用的律师，以及他们雇用的专家证人，可以使案子在法庭上拖许多年，直到银鹰——甚至你们这批孩子——都去了你们的快乐猎场之后。搁置。除了律师和专家，我们双方谁也不会得益。”吉尔把指尖分开，摊开双手。“一方面，你们的土地白白地撂在那里；另一方面，我们的有毒废料无法处理。”他又把双手合拢。“如果我们把茶叶集会的事忘掉，把打官司的事忘掉，达成一个协议，

那么大家都高兴。”

战盔朝强弓、雨云和双影瞥了一眼。他们没有主意。他感到他们已被惊呆，不知所措。他回头又见到吉尔一副诚恳的笑脸，他的前胸觉得发紧。“什么样的协议？”

吉尔把两个手掌压紧，手腕上下摆动。“我向你开诚布公。把废料运走处理掉，每年要花费我们像 HHG 那样的子公司数百万美元。直到最近我们才找到一些较便宜的办法。我们同人家签订协议，至于如何处置废料由签约单位自行解决。通常的办法是倾倒在空地上，倒进河里，甚至倾倒在大街上。可是如今环境保护单位要我们负责到底，因此我们只有支出巨大费用领取执照去指定地点处置废料。这样的地点是很难找到的，因为社区都拒绝再发新的执照，而现有的地点也很快就要堆满。全国——全世界——都缺少这种堆置废料的地方。所以说，你们纳法兹处于一个十分有利的地位。你们无用的土地值一大笔钱——作为堆放有毒废料的地方。”吉尔打开双手像在打开一本书。“就这么简单。”

战盔不打算滚倒在地，服服帖帖，他也不想让吉尔占尽主动。“等等。我们要求赔偿损失。”

“没有问题。把这个因素估计在内。当然，对双方都是公平的，你也要给我赔偿。”

“为什么？”

“‘为什么’？”吉尔指指窗外。“你的记忆这么差吗？‘T 行动’过去了吗？你砸毁了我的拉斐尔名画，还不说我的劳力士和办公设备呢！”

“哦。”

“哦，是的。我——们。告诉你吧。就是说我们污染了你们的土地，我欠你一亿美元，你砸了我的拉斐尔和杂物也欠我一亿美元。互相抵消，重新开始。”

吉尔又把备忘记录器取出来。“我要口述一份谅解备忘录。”他对着它说：“‘只要太阳仍将升起，河水仍在流淌，等等等等，吉尔企业集团将每年付给纳法兹部族至少一亿美金，以换取纳法兹的土地作为吉尔企业集团及其控股公司堆置废料之用。协议人：简·B·吉尔代表吉尔企业集团；伦道夫·战盔代表纳法兹部族，’这样对你公平吗？如果你认为公平，那么我们签上时间与姓名，再研究好细节，写成正式合约，在你们的部族会议上投票通过。”

他按了一个钮，备忘记录器把上述协议印出一式三份。他在三份文本上都签了日期签了名，然后把文本同笔都推给战盔。

战盔朝同伴们瞥一眼，希望自己不要看起来像一条出水的鱼，翻着眼睛，大口吸气。他从未想到要做这样大规模，这样长时间，并有法律约束力的事情。他本来只想以一个戏剧性的行动引起人们注意到纳法兹人的悲惨处境。

是他组织起这个战斗小组，不是凭权力而是凭他的正义感、凭他的愤怒情绪去领导这次行动。但如果这个有威力的工业家认为战盔有权威，那么战盔就应当有权威。权力属于能掌握它的人。

战盔闭紧嘴唇，用笨拙的书法签了自己的名字。

吉尔把一份给了战盔，两份放进口袋。吉尔立起身来，大家也都立起身来。吉尔同战盔握手。吉尔的手很有劲，战盔也得使出劲来才能与之匹敌。

从吉尔脸上的笑容，战盔方知老家伙获胜了。

也许正是因为突然感觉有可能吃亏，便说：“这事还得要银鹰认账。”

吉尔摇摇头。“我信任你。你是一个天生的领袖。”他走到窗前，朝下面大街俯瞰。他把头朝右边伸出去。“也许你还有另一个更紧急的问题。”

战盔立即走过去同他一起朝下看。“什么样的问题？”

“回保留地的交通。我估计你们的货车用来挡道了，是不是？就是挡板已经生锈、轮胎已经磨平的那辆吧？”

战盔不得不承认吉尔说的那些细节。这老人的眼睛比战盔的眼睛更锐利。战盔点点头。

吉尔抬了抬肩膀。“喔，有一辆拖车正在把它拖开。”

战盔自己也可以看到这场面。他的心同货车引擎一样停火了。一年一亿美金闪过他的脑际。他同伙伴们回保留地，怎么去对银鹰说，怎么来偿还大去的小货车呢？

吉尔拍了拍战盔的肩头。“不用担心。我会亲自把你们送回保留地的。如果你们现在就走，趁乱子闹起来以前，我们就走。”

战盔朝伙伴们看看，伙伴们的笑容似乎在说：白人的允诺都靠不住的。吉尔的豪华轿车需要走多长时间？部族会议要等很久了——不过也不会太久。

吉尔领他们从会议室出来，迎头看见英德利凯托侦探正守候在专用电梯旁，他们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英德利凯托作了一个难懂的手势，嘴里也咕哝些好像是抗议的话。

吉尔说：“站到一边去吧，侦探。我不打算指控什么人。我无保留地让这几位年轻的纳法兹人回去——实在是帮助他们回去。我们谈得很好，达成了谅解。所有的事都已经妥帖。”

他带引他们从英德利凯托身边走过去，过了电梯门口，来到一扇标明“屋顶”的门。出这扇门爬上一段楼梯就来到了屋顶。一架有房间大小的公司拥有的直升飞机，带着吉尔的闪电标志，停在一个平台上。

吉尔请战斗小组坐到后排的四个座上，自己戴上一个安全头盔，爬进前座，做个手势让驾驶员坐到旁边座位上去，由他来驾机。

他通过无线电查问了气候状况，然后通知空中管理机构，直升飞机要起飞了。他看看大家都已系好了安全带，便开始起飞。

他们遇上了风向常变的顶头风，不过吉尔轻松地把飞机驾得很平稳。

战盔把身子深埋在座椅里享受着飞行的乐趣。当他见到熊山就在前头时，知道已飞了一半路程了。

此时，本来交叉手臂坐着的驾驶员，收到吉尔经过头盔对话机发出的指令，动弹了一下，立起身来，取下头盔，进入后舱。

他拍拍战盔的肩头。

战盔带着询问的眼光看着他。

驾驶员不想大声喊以便压倒嘈杂声；他只是用大拇指做手势让战盔到前舱去。

战盔爬进前舱，吉尔朝他点头示意他戴上头盔，坐到吉尔的旁边来。

吉尔的话声很响。“你来飞一段怎么样？”

战盔咧嘴笑。

“那就把你的双手压在我的双手上。”吉尔说。

战盔身子微朝前倾，跟着吉尔的动作，来感觉机器的反馈，感觉人的力量的体现。

没用多长时间，战盔很惊讶自己已能掌握驾驶的技能了。

吉尔看来意识到他已准备好了。“想自己试试吗？”

战盔点点头。

“那好！”吉尔说，“我的手从你的手下滑出来，你接过去——走！”

直升飞机略一歪斜，战盔双手一掌握，就又平稳了。

过了几分钟，尽管有一群野鸭飞来，风向不定，战盔觉得更有把握。他把这群野鸭驱赶得四处逃窜。

吉尔说话声像雷鸣一般进入他的耳朵。“作为第一课，已经够了。我要接过来——走！”

战盔不高兴，但这点不高兴还不足以抹去满脸笑容的全部痕迹。

吉尔轻声说：“你喜欢感到有权，我的年轻朋友。我很理解从别人手中接过权力的乐趣。”他指指左面雷暴前常见的雷雨云砧。“如果我还有富余时间，我喜欢在它们中间穿过去。我喜爱骚乱，喜爱同周围的事物斗一斗。”

闪电与雷声留在了后面不远处，但它们似乎使吉尔的嗓音增强了。或者是当他说话时，他双眼中射出的火焰使他成了另外一个样子。

他的双眼又成了原先那样的一对黑洞了，像要把战盔吸了进去。战盔战兢兢地摸了摸药囊。

吉尔微笑着朝前看，“力量。你会觉得你越有权力，越想有更大的权力。有一次我听艾克顿勋爵说：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蚀人。我回答他说：‘约翰，绝对的权力赦免自己。’你，伦道夫，必须学会何时耐心地使用权力，何时无情地使用权力。记住这一点，去开好纳法兹部族会，让会议批准我们的协议。”

吉尔别过头去指指后舱里的人。“对于雨云那样易受影响的年轻人，对于像强弓和双影那样寻找刺激的女孩子，取得支配地位不难。但是，一位像银鹰那样老练世故的妇女，可就是另一回事了。那才是对你真正的考验。如果你连一个妨碍你获得部族和繁荣的老太婆都对付不了，那么你还怎能去领导部族的子孙后代呢？”战盔拉长了脸。会议必须赞成这个协议。如果银鹰说服会议拒绝这个协议，他就要失面子，就再也不会成为纳法兹的酋长了。如果银鹰要挡路，她必须走开。

“我想我能对付得了那个老太婆。”

“只是‘想’？”

战盔耸耸肩。这个人要我干什么？下一个铁的保证？“你听说过不确定原则吗？天下没有确定的事情。”他为自己摆脱了困境而沾沾自喜。

吉尔嘲讽他说：“没有确定的事情？今早签订的声明也包括不确定原则吗？”

战盔又显出不确定的神色了。

吉尔叹了口气，眼睛朝上翻，望着天空。“你同火鸡在一道的时候，很难像鹰那样冲天飞去。”他似在自言自语。然后，他重重地看了战盔一眼。

“红种男子轻易不开口。一位伟大的战士会害怕对抗酋长妻吗？”

战盔瞪眼望着这个白种男子。印地安人头一次过感恩节就都是吃火鸡。清教徒们要不是能吃上火鸡，他们早就进大海喂鱼了。

吉尔腾出一只手来捏捏战盔的肩膀。“这才更像，我又见到战斗精神了。坚持下去。一开始怀疑自己，权力就要溜掉。把怀疑扔掉，把不确定扔掉。相信你自己。首先相信我相信你。你一定能做到，你一定会做到。”

后舱里几个人有些骚动。战盔听见他们互相在喊：“莫莱索普！”他朝右边看去，见到了那座圣山。

飞机围着圣山转，下面就是他们的村庄。

吉尔缓缓地在上空盘旋。他不断对自己发出“啊，啊”的音，似乎是从对被毁的土地的凝思中逃脱出来，这片被毁的土地就像一个战场，战场的土堆中埋葬着许多尸体、这些尸体只能供养着一些可厌的荨麻和有毒的杂草。然后，他把直升机停在了村边一块平地上。

“在会议结束以前，”银鹰正在讲话，“还有几件事情。不要在春天砍树当柴烧。鸟兽也许要在树上筑巢。等到夏末或初秋。”

她没有指出姓名，也没有冲着什么人的面，但埃弗雷·双影和莫莱·雨云两人把眼睛垂下来了。

银鹰做了一个苦笑。“今后没有这么多的树可供鸟兽筑巢了。”

这时，直升飞机的噪声搅乱了会议的严肃气氛。除了银鹰，所有的人都跑出屋来看个究竟。

她哀伤地坐在那里等待着。这一定同伦道夫·战盔、玛丽·双影、汤姆·雨云、菲利斯·强弓的行动有关。人们已捡到战斗小组从吉尔企业集团大厦窗子里散发出来的传单，无线电播放了传单的内容，电视上也演播了。

“新波士顿茶叶集会，”哀伤的连祷文的最高潮是吉尔企业集团对纳法兹土地的摧残。

尽管她痛恨暴力与破坏，她也止不住地心潮滚滚。因为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让白人获知实情，不符合白人的法律，为此，严厉的惩罚就要降落下来了。她正是召集这次会议来讨论这次未经批准的擅自行动及其后果。

她们刚刚作出决定，凑集一笔赎金，如果白人不打算指控太严厉、赎金不是太高的话。如果一个战士的赎金超过一百美金，那就付不起了。如果他们得不到公民权利所允诺的免费律师来处理这个案件，那么请律师也就根本谈不上。

她为此脑袋都大了。年轻人嘲弄老办法，对吗？毕竟是老办法把纳法兹维持到现在。

她听到人们正在纷纷回会议室。她捶自己的胸。白人的大鸟只能带来坏事情。

但当人群接近会议室时，她听到了高兴的鼓掌声。她忍住没有起身到门口去。

她仍一本正经，神情严肃，尽管她见到白人的大鸟把战斗小组安全地带回家来了。

最初，战盔不去看她的眼睛。后来，一个老年白人男子带着一种神气的派头脚步重重地跨进门来，战盔似乎从这种气派中吸取了力量，才直直地、挑战地望着她的眼睛。

“银鹰，这位是简·B·吉尔，吉尔企业集团的头头，污染我们土地的HHG化学品的老板。他带来一份建议，我们必须听听。”

银鹰浑身绷紧。“我们可以听，并不是必须听，而是因为我们要听听别人说些什么，不管是朋友还是敌人。”

老年白人微笑着。这个微笑并未使银鹰上当。它使她更加警惕。吉尔是用它来配合他的狡猾。

银鹰朝他点点头。“讲。”

吉尔讲了一遍。

吉尔凭直觉明白他的说话与目光应当集中在哪些人的身上。他的目光常常落在埃弗雷·双影与莫莱·雨云两人的脸上。

开始讨论这项协议，这两个人紧跟战盔，用吉尔刚才讲过的语言带头大讲堆放废料的好处。

辩论进行了一个小时。银鹰看到了情况的发展也看到了结局将是什么。她顿觉疲乏，老了，疲倦了。

她已讲出自己的意见，她明白自己的立场。她已听了大家的谈论，但她不喜欢这种解决办法。她的脸越来越僵硬，越来越暗淡。

她深感羞耻，她的人民这么愿意出卖给白人，这么愿意看轻自己，受到白人叮当作响的钱币袋子的诱惑就放弃了自己的传统。但看来也不能全怪人民。金钱的诱惑力太大了。

最后，银鹰发现自己是个孤立的反对者。会议投票批准协议时，她低下了头，挥手解散了会议。看来这是她最后一次领导活动了。

战盔主管协议的推行，同吉尔协商把堆料地点如何围起来以及清出道路和运送的具体细节，并要考虑到符合环保规定。

银鹰费了好大劲才站起身来，走回家去，即使已极度累乏，她仍立即去做祷告。

修理工刚把窗子修好，吉尔就回到了办公室。

大楼维修部的主管人知道不会得勋章的，但吉尔看来因某事心情极佳，对主管人点点头表示赞赏，这个大老板的赞赏可是比一枚勋章更宝贵呀。

吉尔来到自己隐蔽，封闭的办公室，重新获得原有的空气，即那种合成纤维家具的香味，这种香味使雇员头疼、打喷嚏，身体不适。吉尔踌躇满志地微笑。

他环顾四周。所有被砸坏的 T 字开头的东两都重新购置起来了。几乎是全部。打字机、桌子、录音带、录像带、电话、电视、温度计、马桶、树、热带鱼、小路灯。电传机、奖杯，水磨石地砖……但墙上有一处空白，那是原先挂拉斐尔用坦普拉画法画的《阿尔马吉顿》的地方。

微笑还挂在脸上并未消失。他并不想念这幅画，并不后悔牺牲了它。大胆的战盔砸毁的这件宝物，正好是套住战盔的钓钩。

尽管吉尔同战盔达成协议，把战盔从钓钩上摘下来了，但是毁掉一件无法再生的艺术珍品将使战盔有生之年都负疚不安，受到良心责备。

吉尔得到了一切，不会承受真正的损失。保险公司会补偿油画的损失，尽管只是钱从这个口袋出来变到另一个口袋去——保险公司也是吉尔企业集团的一个子公司。

除了钱，他对这幅油画已经厌倦，早就想把它拍卖出去。这幅画画的不是一次真正发生过的战争，而是一场想象中的战争。他要的是真东西。看来有关纳法兹堆置有毒废料的交易是正在实现的真东西。银鹰固执，战盔自高自大，他们俩最后撞头时，真正的鲜血就要四溅了。

凡人都是太容易满足于和平共处，除非他去摇醒他们。自高自大、忘恩负义的人们不懂得他们是如何地需要他，不了解他们应当如何地感激他。战争使地球上过密的兽群减少些，战争使残存者面对最终价值。

他的眼睛在闪光。披着人的伪装使他受到限制，也使他常常忘记了自己真正的个性。但是，现在，此时此刻，只有他独自一人，他可以回到自己本色上来了。

他去掉了假面具。也就是说，他扯掉了按简·B·吉尔本人面孔仿作的乳胶面具。他把这个没有眼睛的面具搁到写字台上，用手抚摩自己的脸，也就是战神阿瑞斯大理石面孔的有生命的脸。“啊——”

简·B·吉尔是一个卓越的人物，阿瑞斯对他颇为尊重。他占有他的时间还只有几个月。

阿瑞斯从前的崇拜者——古希腊人，有一个词：“神秘的灵感”，即被神占有，神差鬼使。

吉尔在“神差鬼使”期间情绪很高，他充满精力与灵感，把吉尔企业集团发展成为一个世界级的超大型跨国公司。但即使是吉尔那样的生机勃勃的身体和强有力的脑筋也不能长久包含阿瑞斯。现在，身体和头脑分了家。

因此“吉尔”在阿瑞斯的有生命的大理石像上只是一个有生命的乳胶面具。这个“吉尔”同凡人打交道时，阿瑞斯把自己的意志暂时隐藏起来了。

并不是四面八方来的凡人都对他畏惧、崇拜。他常常发现自己是在对着聋子喊话，对着瞎子挥拳头。

这时他大步走到窗前，俯视波士顿城。他一眼见到“波士顿茶叶集会”纪念船停泊在港湾内。他的双眼燃起火焰。他也要给他们一个“T”，让他们永远记住。

他以胜利的姿态向那根高高的主桅杆发去一个响雷。

他望着火球微笑了。几分钟之后，救火车与警车在街上乱窜、鸣笛。救火船在港湾里曲折疾驰，驶向着火的那条船。

然后他全身绷紧了。他意识到地下某个深处正在觉醒，爆发了一颗具有与他相匹敌的巨大威力的种子。

一种轰隆隆的声音，就像一列运货火车开到了吉尔企业集团大厦。脚下的地板凸起来了。大楼摇摆足有三米，他好不容易才保持住了平衡。

地震。

“喔一嚯，”阿瑞斯喃喃他说。他不安地瞧瞧周围。大地母亲要他明白，是她在主宰着世界。

银鹰轻手轻脚走过会议室时，屋内灯火还在亮着。她从一个窗户望进去。

她笑了。尽管没有正式地移交领导权，她的外甥战盔坐在她的座位上就像是合法似的。她的微笑里不是苦涩而是哀伤。

战盔有意无意地正在摹仿白人吉尔的癖习，两只手的手指尖靠拢，搭成一个帐篷。战盔在讲话时，就摇晃这个帐篷，——令人想起印地安人用兽皮或树皮覆盖的小棚屋，——无疑是为了强调他的话。银鹰如果把身子更靠近些，是可以听到他在说什么的，可是她不愿意呆在那里偷听。

不管战盔和堆料地管理组的人说些什么、做些什么，从今以后是他们的事了，只要他们能在良心上平衡，能为部族长远的未来谋好事。

她有她自己的事要做。

除非在神的高度去看过去、青四周，看未来，有谁能明白某件事的真正原因与真正后果呢？

此句原文中有四个字是“T”开头的字。即，胜利、响雷、高大、主桅杆。——译者、

为了得到这样的图像，她必须赶往莫莱索普山——图像之山。她必须在那里斋戒、祈祷，大地母亲才会赐她图像。

她离开村庄向高山走去，没有携带食品，只有要穿的衣服，以及药囊，和一只她自己编织的篮子。一路上，她捡起枯枝，放进篮子。好的枯枝不易拣到了，因为 HHG 化学品漏洒在土地上，使植物都腐烂变朽了，甚至连遥远的莫莱索普圣山也不能幸免。

圣山极为陡峭，但如果你知底，就能找到一条上山的小径。即使这样，爬到山顶也是十分困难的，她必须经常攀着凸出来的树根树干才能一步步地爬上去。

空气越来越稀薄、越凉、越纯。她终于到了山顶。一棵被风刮歪的瘦树，便成了她唯一的避风处。她匍伏在地。

首先，她感谢大地母亲帮助她上了山。然后，她用手脚扒土，在地上筑起一个平台。从篮子里取出干树枝，最干的两根放到一边，其余的一层层架在土堆成的平台上。她打开药囊的口，取出一把小刀，一块打火石，一只木制的小小的火绒盒，一袋用玻璃纸袋装着的干药草。她把火绒（撕碎的白桦木干树皮）放在枯树枝堆上，用刀削尖刚才放在一边的两根干树枝，把削下来的碎屑轻轻地搁在火绒顶上。她把削尖的枯树枝再劈成两半，把它们放在最顶上，以便抓住火星后可以引成火焰。她用刀背朝下砍击打火石，同时用身体挡住风。她让火星对准火绒的中央。一旦点着火绒，就能很容易地吹几口气，让火着旺。火烧着了，她便捏一撮干药草撒到火焰上去。

她盘腿坐着，头和上身略向前倾以便吸进神奇的香味。她很快觉得头轻发蒙。柴火的爆裂声，鸟鸣声，都消失听不见了。而沉默又消逝到沉默之后的某种状态；某种更深、更静的状态。当她进入梦态后，她的头脑即进入夜晚，触到了大地母亲的头脑。

奇怪，然而也不奇怪，她的头脑漫游在寒冷、坚硬的群星之中，却更接近她自身的中心。

啊，我明白了。进入黑暗正是为了看星星。我们的一颗星——太阳，使我们瞎了眼再也看不到别的星。

几个小时，也许几年过去了，火已熄灭了。炭还在一闪一闪的，它们——或大地母亲的呼吸——使银鹰保持了身体的温暖。

于是，银鹰见到了图像。

那不是那种你在云中见到的形象，不是你见到过的岩石中的面孔，也不是像月中玉兔那样的形象。那是一种从黑暗中聚集起来、又映照到黑幕上去的图像。

头一幅图像里有一位老妇人——她本人？她祖母？——在一个小棚屋前坐在一张熊皮上。老妇人捏着一张方形床毯的边，把床毯翻过来翻过去，瞧着这张床毯会不会长出一截来，好盖住她的外甥，因为外甥正在长高。正当她剪下一角来缝到另一头去，把床毯改成一块菱形毯子时，她外甥却在一旁讪笑，嘲讽她说：“怎么啦，姨妈，你还在犯难想抻长一个人的日子的长度吗？”他抽出他的刀，一刀割断了另一头。他扬长而去，还回过头来毫不在乎他说：“看看那一头吧！”不等他再跨前一步，就倒下死去了。

银鹰皱起眉头，仍未醒过来。她不喜欢这个图像。那不是她要想从大地母亲求得的图像。她同战盔不和，但决不意味着盼他死去。根本不是这样。她希望他长生——但应是一个更和气、更聪明的人。一个配在她去快乐猎场

之后领导纳法兹人的领袖。

恍惚再次加深。这次是在明亮的蓝天下，在一片明亮的棕色沼泽中，她站在一块明亮的绿色土块上。大地的绿色地皮上覆盖着一堆堆破碎的蚌壳、鱼骨、兽骨，标志着这是她的民族世代代夏天在玛丽麦克河内捕鱼为生的所在。

接着，图像中的光亮减去不少。她脚下的土堆逐渐长高长宽，成了一块大圆石——正在洒着滴滴眼泪的“哭柳石”，酋长契卡塔博曾站在这块石头上为失去土地而哭泣。

然后图像中的太阳越来越暗淡，她脚下的大圆石越来越大。它膨胀成莫莱索普圣山那样大小——更大些。然而，与此同时，它还变得有弹性，出现许多孔，以致她害怕是否会掉进孔里去。这确是一件值得害怕的事情，因为下面更像是液体而不像固体了——成了许多不洁物正在发酵发臭的泥汤。不过，泥汤并没有把她陷进去，而是把她托上来，让她进入它所创造的黑暗。因为它贪图自己发展，因此挡住了太阳和星星。

她也不喜欢这第二个图像。它向她显示了土地中的毒瘤，但并没有向她显示如何防止毒瘤转移的办法。她所需要的图像应当是真实的、有希望的。

“大地母亲，”她喃喃祝祷。大地母亲听到了她的祷告。

银鹰见到第三个图像。一头珍贵的白鹰在上升暖气流的上面翱翔，为她的雏鸟寻找食物。一头年轻的勇敢的鹰瞅见了白鹰。他的图腾——氏族的神圣象征——也属于鹰家族。但他渴望获得珍贵的白羽毛，竟超过了对自家图腾的崇拜。他往弓上搭一支箭，瞄准正在飞翔的白鹰，估摸一下风力与风向，拉满了弓，把箭射了出去。箭的石镞插入白鹰的胸膛，白鹰绝望地拍打着翅膀从天空掉落下来。勇者急于拔得白羽毛作他的头饰，便奔去白鹰将跌落的地点。但是白鹰始终没有跌落到地上。一头巨大的金鹰盘旋下来，用鹰爪把白鹰轻轻抓起，把她送往快乐猎场。那头勇敢的鹰垂下了头，显出后悔。他爬上山去，爬上白鹰筑巢的那棵树木上去，担起了喂食的责任，直到幼鹰羽毛丰满为止。

那正是银鹰所想要的图像。她微笑着从恍惚中醒来，正当启明星出现在夜空。白鹰就是她自己，想要她的羽毛作头饰的勇者就是战盔，幼鹰就是纳法兹人民，但金鹰是谁呢？大地母亲？或者是大地母亲派来的什么人？

从图像之山下来，再次证明了上山容易下山难。她一路上找一些浆果充饥，还得当心不要被刮破、被扎伤。虽然图像的显示使她保持了精神昂扬的状态，但身体的疲乏使她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她带着过度疲劳的身心朝村里走，还未到家，简直不明白们以有了这么大的变化。许多变化是在一个不可思议的短时间里发生的。有的简直就是在她思索这些变化有什么意义的时候，新的变化又出现了。

首先是离村子还有一英里路时，遇到一道新筑的高高的“旋风”铁丝网。她站在这道网的前面，往右边看看不到头，往左边看也看不到头。无路可走。

铁丝网里边，机器来回走动，吼叫着，喷发着烟和气。有些机械怪物正在铲除土地上仅有的植被；还有些怪物正在挖地。

银鹰首先是感觉到浑身乏力，然后倚靠在铁丝网上以防摔倒。她试图抓住铁丝，想弄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但眼前一黑就人事不知了。

等她再睁开眼睛和耳朵，见到了一些人影，听到了人们的谈话声。

“她像是空着肚子走了不少路，”是玛丽·双影的声音。

那倒是真的。银鹰是饿昏了。

双影直起了腰，银鹰见她戴着一顶硬帽。此时银鹰看到双影是站在一台车载升降机的勺斗里边，升降机把她从铁丝网的那边吊到网的这边来。双影朝升降机司机做了个手势。

勺斗向左荡了一两英尺，然后直冲着银鹰降下来落到地上。

双影爬出勺斗，轻松地把银鹰放进勺斗。

“放松呆着好了，”这是汤姆·雨云的声音。

放松呆着。银鹰想，我浑身发软，不呆着还能干什么？升降机把她送到了铁丝网里边。

“就像这么呆着，”雨云说。

就像这么呆着，银鹰根本没有气力挪动。

雨云从升降机驾驶室卫跳出来，脱下夹克衫，铺在地上。他把银鹰抱出勺斗，让她坐在夹克衫上。他又跳进驾驶室操纵勺斗越过铁丝网去把双影带回来。

双影对着一台对讲机说话。不久，一个黑人驾着一辆吉普车来到，带来了床毯和军用的速食食品。双影把床毯裹在银鹰身上，把她搭进吉普车的后座。车开动后，双影打开一盒速食食品喂给银鹰吃。银鹰吃的时候，漫不经心地做了一个怪脸。她一面狼吞虎咽，一面注视着周围的一切。

菲利斯看来是给钢筋水泥柱打桩与浇灌水泥组的工头。另外，还有一组负责把水泥柱之间钉上铁丝网，网顶上有尖齿形金属，十分锋利。这两组都由白人、黑人、西斯班尼克人组成。

需要一个庞大的组织来召集与运送这么多的劳力和机械。需要有组织来专管各种材料。银鹰在所有这些事物中能看出吉尔的脑和手。

吉尔这个人做事情喜欢干脆利索。即使如此，这道铁丝网也赶得太急太快了。

她苦笑着。她正是吉尔想赶快完工的主要原因。要趁她有力量否决协议之前，尽快把庞大的设施搞起来，尽快开始倾倒废料；否则将会争论不休。一旦先搞起来，再否决也没有用了。

他们进了村子了。

可是已经没有村子了。

甚至会议房也不见了。

原先是村庄的地方，现在有一台指挥建筑工程的活动房，以及一个停车场。

“当心！”双影焦虑他说，因为银鹰吃食噎着了。双影已经做好准备来做海姆里希动作。

银鹰摆了摆手示意不需要。她断断续续地问：“村子……上……哪儿……去了？”

“喔，这事，”双影耸了耸肩。“我们把房子搬走了，什么东西也没拉下，搬到保留地的那一头去了。这个地区要成为堆放地的一部分。不要担心，每个人都要富起来了，工程一旦结束就会给大家盖更大的新房的。”

活动房的门打开，战盔走了出来，站在台阶上，摆出一副架势说明是他

说西班牙语的中南美移民。——译者

对噎塞病人的抢救动作。——译者

在掌管这一切。他戴着一顶硬帽，腋下夹着一卷图纸、神气活现地向四下里扫了一眼。

然后，吉普停在了台阶脚下，他见到了银鹰。他的目光同银鹰的目光相遇时，他畏缩了一下，做出了一副苦相，他的身子发僵，面孔发硬，显出一股傲气。

双影向他做个手势，让他放心。“啊，战盔在这儿，他会告诉你我们伟大的未来的计划的。”

双影和战盔及其说话声都在银鹰的意识中逝去。

她正处在错误的图像之中。在这个图像中，废料堆得比莫莱索普圣山还高。

是大地母亲丢弃她了吗？

“不，我的孩子，我没有丢弃你。抬头看，抬头看。”

孩子——她头脑里的声音这么称呼她。当然不必局限地去理解这个词。在大地母亲眼里，贤明的老人也只是一个抽噎低位的小孩。银鹰遵照自己头脑里那个既坚定又和善的声音所吩咐的去做——她抬起了头。

银鹰见到一头金鹰。

她觉得有一道光辉。

金鹰斜插下来，又腾空而去。

神奇女郎飞得如此之高，从地面上望上去就像是一只小鸟。但小鸟飞不到这么高，那准是一头鹰，或者它的翼力相当于鹰。阳光照在她的手镯上射出金光，因此使这个飞行物成了金黄色。

她环绕着纳法兹保留地上空，俯瞰下面发生的大变化。她皱起了眉头。她锐利的眼睛发现了酋长妻子向大地母亲的祈祷。黛安娜发出一个微笑，就像太阳光那样，去温暖银鹰的身心。

然后她斜了一下翅膀，往波士顿飞去，要去找她的好朋友英德利凯托侦探。

室外的躁动使埃德·英德利凯托侦探颇为不悦，当时他正在阅读有关“波士顿茶叶集会”事件的报告。是不是一个被拘留的家伙从拘留所逃跑了？他正要去按腰间的“警察专用”联络器的钮，以便同他的助手联络。

但从狭小办公间的玻璃窗看出去，方知引起骚动的原因是黛安娜公主正朝着他的拥挤的办公间走来。

他的表情并未变化，但他的眼睛因喜悦而亮起来了。他起身迎她进来。

原先的心事使她满脸不悦，此时倒笑容可掬。“对不起，侦探，没有事先通知。我想你能挤出一点时间来。”

“什么时候都能为你匀出时间来的，公主。”

他们握了手。他感觉到她的手有点紧张，尽管很温暖。他猜她不会呆久的，就示意她坐下。“今天下午有什么事？一项请求还是仅仅一个提问？”

“我正在关心纳法兹的事情。”

这真使他惊讶。他朝她狡黠地一笑。“你是什么人？”

“‘美国骑兵’吗？”

黛安娜却严肃地看着他。“据我知道的你们的历史，你们的西部历史，‘美国骑兵’从不去打救土著民。相反，在‘小大角’，乔治·阿姆斯特朗·克斯特上校毫无怜悯之心。”

“是啊，光荣里面是没有怜悯的。可是，今天的纳法兹人民不涉及这个

问题。”

“为什么呢？”

“看起来是这样的，他们是自愿交易，把他们的保留地变成有毒废料堆积地。”

“并不都是自愿的。酋长妻子银鹰强烈地反对这项交易。她希望制止她部族的土地被最终毁掉。”

英德利凯托拍拍他桌上的档案夹。“可笑。我刚刚写了一个批注放进这份报告里去了。”

黛安娜睁大了眼睛。“你知道她向政府提出请愿了？”

他摇摇头。“那我倒没有听到。我没有时间老去听新闻广播。我的一个线民告诉我说，HHG 化学品公司计划很快把一些重要材料放到纳法兹保留地去，要赶在银鹰上法庭指控这项协议之前。”

“有多重，有多快？”

“HHG 雇了一家同流氓地痞有关联的运输公司——雾角，梅赛尼公司，明天晚上偷偷地运有放射性的废料去那个地方。我敢说，这些废料的毒性将在这块土地上存留数千年之久。这些废料是很重的，明天晚上是很快的。”

黛安娜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我们一定要制止他们！”

英德利凯托斜眼看着她，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你想让我们怎么制止他们？让纳法兹人再来一次‘波士顿茶叶集会’？他们本来是去抗议土地受污染的，现在 180 度大转弯，出卖了他们的神圣领土，因为人家出了大价钱。”

黛安娜摇摇头。“但是还有一个不同的声音。银鹰呼吁拯救土地。如果她公开向合约挑战，执法部门会阻挡转运废料吗？”

“她可以试试登报，在电视节目中露面，但是法律部门不会听的。她需要通过一系列手续才能推动法律。事实如此、公主。”

“侦探，我要努力办成此事。”

“当然，在虚无缥缈国，或天堂岛，是很容易办到的。可是在这儿，在我们所说的真实世界，在不完美的规则下会办得不完美的。你瞧，公主，很早以前我还是个新手的时候我就明白，对一个警察来说，最难办的就是插手家务纠纷。受害的人，作恶的人，都恨你。纳法兹事件也是这么回事。那是家庭内部的纠纷。而且这是一个特殊家庭，是一个我们不能进去，也不能按我们的规则去办事的家庭。我告诉你、公主，我很高兴、保留地不归我管。要是你明智一点，你也最好别管。这是我的经验之谈。”

她沮丧地苦笑着。“我看我只好当一个闭嘴的乡巴佬了，侦榜。”

他也勉强笑笑。“是啊，也许我们都该如此。”

黛安娜陷入沉思。“我必须保护银鹰不受伤害。找一个理由让她在摊牌以前离开保留地。也许让她在钻箱车的前面站着，挡住他们，不让他们把放射性废料运进纳法兹。”

“也许雾角。梅赛尼和他的打手就把她压过去了。”

黛安娜有主意了。“我要建议她去华盛顿，她可以去缠缠那些制定法律的人，那些白领官僚。”

英德利凯托耸耸肩，“华盛顿到处是撕破的衬衫和衣领。她只能抓住几

线民亦即眼线，向警察密告情况者。——译者

雾角即浓雾信号，亦作“粗而响的声音”解。——译者

条布条。”

“你可真是个怀疑论者，侦探。谁知道呢，也许银鹰能请愿成功呢？她只要在大官里面找到几只有同情心的耳朵就行。”

“纠正一下，公主。不是同情的，是‘虚假的’。不过要是你真正的一——或者该说理想的——目的是怂恿她去华盛顿以避免受到伤害的话，那么，不妨一试。”

“上华盛顿去？”银鹰十分惊讶。“我从来没有去过离保留地那么远的地方。”

黛安娜拍拍她的手臂。“距离会缩短的。坐区间公共汽车或者特快列车不一会儿就到了。”她还没有说，在紧急情况下还会有女超人特快列车。

她们是在银鹰的小屋里，那是在新地点的一座怪怪的小屋。

黛安娜自我介绍是天堂岛的代表，她来寻访酋长妻是因为她对美国土著民有一种似亲戚的亲近感。亚马孙人也受过骗从本上上被赶出去过。因为这种姐妹般的感情，黛安娜来想尽她可能提供帮助和建议。银鹰把她仔细端详了一番，然后表示了热情的欢迎。“我觉得我们从前好像见过面。”

银鹰虽然很感激、很愉快，但还没有足够的信心。“华盛顿！我不认识路啊！”

黛安娜递给她几张纸。“这是名单和住址。还有一张地图，你可能走到的机关都标明在这上面了。”

银鹰拿过来名单和地图。“华盛顿！”

“华盛顿！”吉尔说。“我想不出是谁把这个念头塞进她脑袋里去的。”

“我可以告诉你，”战盔说，“一位著名人士访问过她。从外国来的一位公主。她是——”

“等等，”吉尔打断他。“让我来猜猜。天堂岛的黛安娜。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的？”

“只是瞎猜而已。”

他们是在通过蜂窝电话通话。

战盔在纳法兹保留地上的活动房子里。他深坐在一把折叠椅里，椅子的后腿着地跷着，他的一双腿交叉着搁在写字台上。

吉尔在他的豪华宅邪的书房里，坐着一把像皇帝宝座那样的大安乐椅。他一边说话，一边拿飞镖扎毕加索画的《根尼卡》中的一条公牛，这幅画是从西班牙博物馆里拿出来的，据说是原件。他每次都扎中了公牛的眼睛。

“听起来你倒不担心。”战盔说。

“我为什么要担心？”吉尔回答说。“她能对我们有什么伤害？尤其是我要是在她最常通电话的人的电话机里安上窃听器，就更不必担心了。”

但是，当他一挂断战盔来的电话，就立即打电话给雾角·梅塞尼。

“雾角，伙计，”他说，“给那个老寡妇安上条尾巴。她要去华盛顿。她到了那里如果哪儿也不去，就不要管她。要是她去一些地方，或者眼里充血要回保留地来，那就需要做点什么。”

他又一飞镖，镖尖扎进了前一个飞镖的镖把。

华盛顿。

也许下一次，如果她能逃过这一次，下次再来华盛顿的话、她得好好欣

“Sympathetic”（同情的）与“Synthetic”（虚假的），拼音有相近之处，故有此调侃。——译者

赏欣赏风景。这次，无论如何，银鹰只打算去见名单上的人。

黛安娜来了个电话，让银鹰首先去见彼得·埃弗雷，他是来自马萨诸塞州的资深参议员。尽管他常常微笑，可两眉之间有着永久性压力形成的皱纹。但他是一位倾听说话的人，并且看来很理解银鹰的急迫性。

至少他尽快把她搞出他的办公室，让她去找印地安事务局的头头。

那就是韦伯斯特·菲奇，一个笨重的人，穿一身松松垮垮的套服。他也是一位倾听意见的人，随时准备插入一半句话：“是那样吗？”“噢，我的天！”只要她停下来喘口气的时候，就插入一半句这样的话。

然后，他判断她已讲完了，便朝自己的手表瞥一眼，就喊：“时间真宝贵！你赶紧去找我的行政助理吧。她能办这些事。”他摆摆手，不要她道谢（道谢是预料之中的），领着她走出他的办公室去到助理的办公室。

银鹰的嘴唇紧闭。这就是白人们所说的“推卸责任。”

她琢磨不管怎样，比到处找不到大头头来，她总还好得多。多亏黛安娜从中说情，她见到的都是些大人物。如果没有打通关节，她现在还只能同某个秘书的秘书约会一次见面。

助理名叫艾琳·克里格。银鹰至今仍未在印地安事务局见到一个印地安人——哪怕是印度来的印地安人也好。

克里格女士一副自命不凡的神气，似乎她的重要性就在于每个前来找她的人都急如星火。

她让银鹰坐在写字台前面，一边听她讲话，一边不断地接电话，瞧一眼备忘录。

尽管她看来对此事不感兴趣，但仍能迅速抓住此事的要害。“请你到此为止，斯夸——赛西……”

“斯夸——赛谢（酋长妻子）。”

“是的。你说奈帕斯……”

“纳法兹。”

“是的。你说他们是投票通过的？”

“是的，可是——”

“请你到此为止。如果对结论有争议，在我们插手之前，你们应当在你们自己内部解决。”

“如果我们能在我们内部解决，我们就不需要你们插手了。”

“请你讲到此为止。堆放有毒废料是纳法兹人的内部事务。我们不想对你说该怎么做。另一方面，有毒废料堆放地点涉及环保局的工作领域。你想见见沙伦·多尔顿吗？”

“我需要去见吗？”

“她在环保局可是个实力人物。”克里格女士的语气之间仿佛在说：就像我在印地安事务局一样。

沙伦·多尔顿也显出是个大忙人的样子但不像艾琳。克里格那样踌躇满志。她也能仔细倾听，较少插话。她也很快就抓住了要害。

“你说你向大地母亲祈祷？多么有趣！”她身朝前倾，似在吐露一桩秘密：“盖娅或吉娅”——她分别拼读出不同的两个名字——“就是古希腊大地母亲的名字。我曾经写过一篇论文，谈‘吉娅假设’这个热门话题：世界上，有生命的系统与无生命的系统，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将努力保持本身的平衡。我的论文的结论是：环境会自我保护的。我的上级不喜欢

我的论文，因为它会影响到削减我们同的预算：可是约翰·沙利文因同样的理由喜欢这篇论文。你知道约翰·沙利文是谁吗？所以我的职位是稳当的。还需要我再多说一些吗？”

银鹰早就在盼望沙伦·多尔顿少说些。她的脑袋被节外生枝的假设、预算、沙利文弄得团团转了。

多尔顿女士的双颊因骄傲起了斑，她抬起身子靠近银鹰进一步吐露秘密：“我现在为我所说的‘阿瑞斯假设’工作，阿瑞斯是古希腊战神的名字。环境中每一事物都参加‘归结于零’的游戏，最适应的人方能生存，作为对他的最高奖赏。”

银鹰的脸上必定是显露出某些她正在思索的事情。

多尔顿女士拉回了身子，非难地指指银鹰：“不过我们是要为你服务的。”她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我介绍你同华盛顿的一个人联系，他能帮助你。”

银鹰给她一个惨淡的笑容。

电话接通了，多尔顿竖起一根手指。“啊，菲奇先生。我是沙伦·多尔顿。”

“多么高兴又听到你的声音了。今天我能为你做什么？”

银鹰已想不起此人的姓名，但那头的说话声音使她在脑海里浮现出印地安事务局那位穿着宽松套服的笨重男人。

“这儿有一个酋长妻子名叫银鹰，她想同你讲话。”

此人的话声变硬了。“我不在这儿。”

银鹰的双眼像是结了一层霜。他要是不在那儿，那么他在哪儿？如果他在那儿什么也不是，那么他就是个不存在的东西。——她想。

她大声说，准能够上他的耳朵——“我听见鬼在叫了，”然后立起身来走了出去。

她牢牢记住，一下小心就会出交通事故的，故而一步一挨地、小心翼翼地走回黛安娜替她订好房间的旅馆。

也许她已经活得太长了。她已经没有权力，无人再尊重。似乎自称是纳法兹的代言人有点欠诚实。尽管她有酋长妻子的头衔，她只能代表自己发言。她自己的人民拒绝承认她的权威了，不理睬她了。好吧，让他们今后自己照管自己去吧。他们同恶鬼打交道，让他们自食其果吧。

一辆汽车鸣着笛，她吓得奔回人行道上。

她几乎迷了路，但总算找到了回来的路。她向服务台要钥匙，服务台给了她一张折叠起来的字条。

字条上说，黛安娜打来电话，留下一个波士顿市内的电话号码让她回电话。

银鹰瞧瞧四周，发现厅里墙上有一排付费电话。她朝那边走去。

她没有瞧见一个男子跟着她，接着进入她隔壁的电话间。

银鹰塞进去硬币，拨了字条上写的电话号码。

“事情怎么样了？银鹰？”

是黛安娜的声音，几乎立刻回答了拨过去的电话，这使银鹰受到鼓舞，开起了玩笑：“我满把都是钮扣洞和衣领。”

“我估计会是那样的。”

“好啦，我想我在这儿该做的都做了，所以明天一早我就要回家去了。”

“哪一趟火车？我去接你。”

“请你等一等。”银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份美国铁路客运公司特快列车时刻表，找到华盛顿去波士顿的时间。“我找到了。”她告诉了黛安娜她要搭的那趟车。

等她们互相告别后，她挂上电话，朝电梯走去，打算睡一夜安稳觉，好好休息休息。

她没有注意到那个男子在偷听她打电话。

此人过了一分钟后，拨了一个电话。

“什么事？”一个又粗又响的声音。

“我是乔治·梅赛尼先生。”

“别落把柄，笨蛋。”

“对不起，亨德尔先生。老太婆要回波士顿。”

“说具体点。”

“她明天早晨乘艾姆催克回波士顿。扬基·克利普 上午 8 点 30 分离开这里，下午 4 点 50 分到‘后湾站’。”

“我们要为她开一个盛大的欢迎会。她看起来已经得到了她所要的东西了吗？”

“她说，——她在电话里对一个叫黛安娜的女人说她满把都是钮扣洞和衣领。也许你明白这暗语是指什么。”

“是啊，我也许明白。”这种声调说明这人从来不承认有什么他不知道的事。“干得好，乔治！”

“谢谢，亨德尔先生。”

第二天正是上班拥挤的时候。黛安娜已等得心焦。太多的旅客扎成一堆一堆。她无法平静下来，只得在出口前来回走动，等待这位“扬基·克利普”。

三刻钟以前，黛安娜曾去波士顿警察局会见英德利凯托侦探，问他从线民那里又知道些什么有关运送有毒废料的情况。他没有新消息。

“我所能做得最好的是，公主，让你搭车去‘后湾站’接那位自以为是的小印地安人。她没能上国会山，真可耻。”

他不但送黛安娜到车站，还跟她一道进到站内。

“什么事情使你不安，公主？”他此刻便问她。

她看了看钟：下午 4 点 45 分。“我开始激动了。”她不好意思地笑笑。“我知道，没有消息说扬基·克利普不在这趟车上，但出于某种理由，我不能确定，我有一种感觉，某种灾难在等待着这趟火车与乘客。而我知道该相信我的感觉的。”

“照你的预感去做吧，公主，”英德利凯托说，“要是你认为可以做什么事，那就去做吧。”

“我是要去做的。”

“如果有什么我可以做的事……”

“你能不能在这里等银鹰……”

即指雾角·梅赛尼。

假名，暗号，即指银鹰。——译者

他做了个怪相似乎她本该要求他做更多的事的。他点点头。“愿意效劳。”黛安娜微笑，打了个旋，从人群中挤了出去。一到站外，她就腾空而起，忘记了会引起震惊的。

她朝西南方向飞，同有次人们带她走过的隧道平行。不到两分钟，她就见到了扬基·克利普。火车准时从第128站开出。截至目前，没有任何阴影投在这辆闪光的豪华火车上。但再过几分钟，火车就要进入隧道，她可就看不见它了。

不管有多糟的事情，要发生就发生在隧道里。

她见过一个图像。这是预言即将到来之事的图像，也是基于最近发生之事的图像。

仅数月前，她在报纸头版上读到两辆火车在这个隧洞中相撞的消息。美国铁路客运公司一辆客车“夜泉号”从华盛顿特区开出，脱轨，与一辆上班高峰期间的市郊车相撞。撞得如此猛烈以致车身崩到了隧道顶，拱弯了上面的公路。公路上有1,500加仑汽油溅出，着了火。

客车上有190名乘客，市郊车上有900名乘客，比地狱的景象还悲惨，简直就是活生生的地狱。

黛安娜在自由自在的飞翔中洋洋自得。她喜欢拓展个人的地平线，拥抱尽可能广阔的无垠大自然。她不喜欢挤压与窒息。她避开限制与约束。

但她想到了银鹰与无辜的乘客与两列火车的车组人员，她吸了一口气，倾斜绕圈，滑翔着进入隧道，与扬基·克利普乘坐的这列客车的前头保持一英里的距离。

钠蒸气灯、红色与绿色的信号灯，飞快地过去。

她朝前看，朝各个方向看，尽管她自己也不知道在寻找什么，直到她看见了什么为止。

在一个交叉道口，一个穿着实习员的条纹制服的男子，这件上衣看起来太新。太干净了，他全身重量倚在一根长长的撬棍上，正在打算撬道岔。

这个人想把扬基·克利普这趟火车扳到另一条线路上去，而这条线路上已载着另一列客车。

这辆客车正在靠站。一个个窗口好像是电视画面。黛安娜见到有人在折报纸，有人正从行李架上取行李，有人从衣钩上取下外衣，有些人已涌在过道里，打算一开门就下车。

她不知道这都是些什么人。也许是些经常爱看戏的人，上夜课的学生，夜班工人。对她来说，反正都是人民。

人们绝没有想到，再过一分钟，一个金属怪物就会把他们撕成两半，浓烟将弥漫车厢，破碎的窗玻璃片将冲到他们身上，或者人们被喘到座位底下，众多的人们将大声喊叫，或者死去。

黛安娜感到自己身担千斤重担，便轻轻地降落到砂砾的轨基上，这人毫无觉察，直至黛安娜一拍他的肩膀，才调转头来。

“我想你是弄错了线路了。”她说。

此人长得熊腰虎背，但此刻只有呆呆地看着黛安娜僵住了，一双惊恐的眼睛像是被篝灯照耀下的兔子的眼睛。黛安娜眼中的光芒，比火车头的灯光更使他像钉住了一样，一动不动。

扬基·克利普坐的火车拉响汽笛，急忙拉闸。

汽笛声、掣闸声把这人吓出了魂。他赶紧一松手，似乎撬棍烧焦了他的

手掌似的。然后，他从一条黑暗的分岔隧道匆忙跑走。

黛安娜攥起撬棍，把道岔扳回原处。

扬基·克利普坐的火车照常行驶，虽然刹车发出过尖叫声，铁轨上起过烟。黛安娜站在旁边，列车擦身而过，只有一英寸的距离，道岔能不能扳回只有一秒钟的富余时间。

火车司机松开刹车，火车已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

对黛安娜，火车喷出来的热气似乎比任何热量更使人精神振奋。

她见到了银鹰（扬基·克利普）所在的窗子。银鹰坐在靠窗的座位上，心不在焉地凝望着窗外。疲劳使她的面颊皮肤绷紧，面孔变僵硬了。

尽管心情沮丧，黛安娜一见到了银鹰，便绽开了笑脸。可怜的银鹰不知道自己多么的富有！她有了众神赐予的最大财富——生命。

黛安娜突然想起了那个破坏者，决定把他追寻到。

阴湿的隧道里只回响着黛安娜一个人的走路声，那人早已出了隧道。最初，她奔到隧道口时，以为他已逃逸远去。不料却很快见到他正跳进一辆正在等他的小汽车。

他往后瞧，两人的目光再次相遇。她见他再次僵住，又很快苏醒，往司机肩上捶了一拳，让他赶紧开走。

汽车尖叫着急转弯，但黛安娜还来得及看清并记住了牌照号。

她本来可以用全速奔跑赶上那辆逃跑的车的，但要首先处理银鹰的事情。她不想让银鹰以为她的保护神大地母亲派来的使者不管她了。

正在此时，侦探英德利凯托也在琢磨，为什么黛安娜没有接到疲乏、沮丧的银鹰，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黛安娜奔回车站，一见到侦探就把汽车牌照号告诉了他，这要由警察局去查了。

银鹰与黛安娜跨进建筑工程活动房时，战盔正在铺一块地毯。

“怎么——”

“你自己怎么——，”黛安娜说。

“不，我不想说‘你好吗？’我是说，你去伟大的白人父亲的营地有用吗？”

“嗯，”银鹰说，“你是说完全没有用，是不是？”她朝电话机点点头，“你总是早知道结果了。”

战盔脸红了，不过还强装出一个微笑。“好了，但愿你们已经明白了真实的世界是怎么回事。而我希望你们明白，未来只属于那些懂得如何操纵真实世界的人。”他挺起了胸膛。

“她明白的事情比这还多，”黛安娜说。“她明白了吉尔在榨取世界自然资源方面已走了多远。她明白了吉尔根本不顾环境保护。她还明白了吉尔根本不关心人类的生命。”

战盔眨了眨眼。“你这是什么意思？”

黛安娜抓住战盔的肩膀，让他从椅子上站起来，示意银鹰坐到他的椅子上去。“谢谢你把座位给了银鹰。她试了几天，呆会儿再向你解释真实世界里有什么。”

战盔从黛安娜手中挣脱出来，抖了抖精神。他绷着面孔，示意她可以说下去，他打算屈尊垂听。

黛安娜把火车险些相撞的事前后说了一遍。

他摇摇头。“我拒绝相信此事。”

黛安娜叹一口气。她拿起电话筒，拨了英德利凯托侦探的电话。

“什么事？”

“我是黛安娜。后湾站事件有什么最新消息？”

她把耳机拿远点，让战盔和银鹰都能听到侦探的话。

“我们正在顺利侦破此案，公主。我搞了个紧急电传，公路巡逻警发现了那辆车，拘留了那两个人。汽车属于雾角·梅赛尼公司。司机和乘客是为梅赛尼工作的。我们把两人分开询问。我们让两个人互以为对方作了交代，所以最终两人都说了实话。你的那个家伙，穿着实习生外衣冒充的人，是先吐口的。他同意引我们去捉梅赛尼。我们找到梅赛尼，把雇他的那个人吉尔搞出来了。顺便说说，那个家伙还向我们透露，梅赛尼还用另外一个姓氏亨德尔开一家公司。那个家伙没有前科，不过我们还要挖掘。目前状况如此，公主。”

“干得真棒，侦探。”

“你也不赖呀，公主。”

黛安娜挂上了电话，用询问的眼光瞧着战盔。

战盔有了一些实在不想要的感觉。他已乱成一团不知该怎么去想。银鹰是他的亲戚，而吉尔无疑想阴谋杀害她至少是伤害她。另一方面，银鹰代表老传统，战盔代表新传统，而新的时代召唤新的传统。

战盔的额头、上唇都起了汗珠，但面孔还是绷紧的。“那没有使任何事情发生改变。部族每年还可以得一亿美元，我们有吉尔企业集团的合同，不管吉尔本人出了什么事。”

银鹰哀伤地看着他。“玷污的贝壳做成的贝壳念珠也是玷污的。”

战盔耸耸肩，“贝壳念珠用起来都一样。”

黛安娜问：“你知不知道有毒的废料今天午夜就要运到这里？”

战盔吃了一惊。“我一点也没有听说。”

黛安娜朝电话机点点头。“你为什么不亲自查一查？”

战盔抓电话机时开头有点犹豫，接着很坚决地抓起了话筒。

他拨了吉尔的私人电话号。

铃一响，吉尔就回话了。“我猜猜看，是战盔吧？”

战盔的嘴有点干。“是——是的。”

“我知道银鹰徒劳去一趟华盛顿已经回来了。所以我估计你有消息告诉我了。还有那个可爱的黛安娜有没有给你施加压力？”

“她们告诉我，你今晚要运送一批东西来。”

短暂沉默。“她们看来明显地在告发我的事情，可是这件具体事情连我自己也不清楚。我没法过问企业集团的每一件事。你不要挂电话，容我查一查。”稍停一会儿。“是真的，东西堆得太多，我们容纳不下了，所以要提前送过去头一批货。对不起我手下的人忽略了事先通知你了。”又一个停顿。“银鹰打算阻拦吗？”

战盔下巴发紧。“我怕我不能把纳法兹的所有事情都掌握起来。你最好问问她自己。”

吉尔咯咯笑。“反馈得好，伦道夫，我的孩子。你再遇到任何问题就打电话给我。”

战盔一挂断电话，黛安娜就问，“现在你相不相信，这是一场坏交易？”

战盔的下巴放松。“我还是认为是好交易。这个人也许是个坏人，一个不值得相信的人，不过只要我注意着他玩什么把戏，我就能对付他。”

黛安娜叹气。“没有人，只有你自己才能使自己走上正路。你有银鹰那样的胆量吗？”

战盔紧张起来。“有胆量去干什么事？”

“爬上莫莱索普山去寻求图像。”

他严肃地凝望着黛安娜。“我有胆量，但没有时间。”

“你只要匀出三个小时。一个小时上山，一个小时留在山顶，一个小时下山。肯定你能抽出一生中的三小时来看看你生命的图像的。”

他笑得颇刺耳。“你谈什么三小时？如果你这么了解图像，那么你一定知道，在看图像前必须用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来祈祷，斋戒。”

黛安娜微笑。“我有预感，你的图像一定会很快出现。”

“你跟众神关照好了？”

“同众神都关照好了。只要头脑开放，就会得到灵感。”她严肃地看着战盔：“那么，你愿不愿上山去看图像？看不到图像的领袖是不能当领袖的。”

战盔摇摇头。“你们这些女人。”

“这同我们女人有什么关系？”黛安娜冷静地问。“如果这使我们更像女人了，那么你是不是更不像男人了？”

战盔摊开双手。“够了。我去爬山——花三个小时能让你闭嘴也好。”

“那好啊，”银鹰说。她打开药囊，把剩下的干药草递给战盔。“撒在火上，就能见到。”

他接了过来，嘟嘟哝哝地道了谢。出门以前看了看钟。“我三个小时内回来，有图像也好，投有图像也罢。”

三个小时后回来的战盔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战盔了。他没有说他见到了什么，别人也没有问他。但他一定看清楚了某些图像。

从他的眼睛和姿态可以看出来。他的目光现出一种内省的精神，对外又有睿智、宽容的态度。他走路轻盈，不再神气十足。

他看看黛安娜，又看看银鹰。似乎有什么话想说。

黛安娜后退一步，示意他应同银鹰单独交谈。

他把目光停在银鹰身上。“银鹰，”他的头一句话是：“你仍是酋长妻，我听从你的意见。”

银鹰的面孔皱缩。“我的意见是你应听从图像。”

“应当如此，”战盔说，“是图像促使我这样考虑的。在长长的考验的尽头，在我们走完荆棘丛生的山径之后，我们将踏进快乐猎场。然后，在剩下的时间里，我们是虚幻的猎人，进行虚幻的快乐的追逐游戏。至于被追逐者是否快乐，我就不好说了。也许也是快乐的，如果每次逐猎的结局都能把春天带回到虚幻生活中来的话。没有关系。那就是我们所做的梦，也许或也许不能使我们从这梦中醒来。如今，我们活生生地在这里，在这个活生生的猎场里，我们是根据所谓的真实世界的规则生活着。”

他走到屋角的档案柜去，拉开一个抽屉，抽出一个文件夹，从中取出他同吉尔企业集团签订的合同副本。他咧嘴笑笑。“直到现在，都是白人认为条款不利就撕毁合同。”他把合同撕成两半。“这次是我们土著美国人认为条款不利我们而撕毁合同。”他把两个半张又撕了个对开。

银鹰鼓起拿来，眼睛放出光彩。然后，她又关怀地看着战盔：“你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吗？”

战盔点点头。“会有麻烦。运货车来到我们大门要进来时，会有对抗。”他的下巴朝前突。“我必须去准备好人。”

汤姆·雨云奔进活动房子来。他扫了一眼屋里的三个人——还有被撕碎的合同，眼睛睁得大大的。“猜猜出了什么事了。老头子吉尔的豪华车已经停在了大门口。我对司机讲了，司机说吉尔在等着想看看银鹰会不会想用她的身体去挡住运货车。”

银鹰站起身来。“我不想让他失望。我要到那儿去，立在路当中。”

战盔跳起来档住了房门。“那是发疯。”

黛安娜的手轻轻地放在他肩上。“不要制止她。她一定要照她想的去做的。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去。”

战盔久久地看着银鹰；银鹰也以关怀的目光回看他。然后，两人朝黛安娜点点头，战盔侧身让银鹰先走出门去。

战盔转身朝着黛安娜严肃地看看。她明白了他的目光的含意。然后，她俩也相互点点头，黛安娜跟在银鹰后面也出了门。

“有人愿跟我说说是怎么回事吗？”雨云问。

唯一剩下能答复雨云问题的只有战盔了。他转过身来对雨云说：

“把菲利斯·强弓和玛丽·双影找来。等她们都来了，我再向你们解释。”

等他们听完解释之后，等他们把战盔奚落一番之后，一面听着战盔的战斗部署，一面往脸上涂上战争油彩。

他们明白他们要对付的是什麼。他们明白将要面对由无情老板用大价钱雇来的无情的恶人。他们明白也许再也见不到下一次日出了。

他们从后面一条路切开铁丝网离开保留地，因此在大门口守候的吉尔未见到他们离去。

当时，战盔独自驾驶吉普车走一条路。雨云驾着旧货车走另一条路。双影和强弓驾着吉尔企业集团提供的搅拌水泥的大卡车跟在雨云的车后面，大吃尘土。

战盔用吉普车堵住大路，旁边放一台“锯马”，既带有“绕行”标志，又带着一闪一闪的黄灯。战盔坐在司机座上，望着运货车的头灯渐渐接近。

心跳停止——他以为运货车不打算停下来了。可是正当他要停下车来的时候，运铅箱的车的刹车阀丝的一声出了气，这头怪物停了下来在那里喘气，离他的吉普车只有几英寸。

雾角·梅赛尼硬邦邦地从驾驶室爬下来，笨重地走到吉普车驾驶室这边来。硬邦邦和笨重的原因是因为他穿了防辐射的厚重防护服以及本身体重。他站在那里，两只大拇指钩住腰带，看着战盔。“为什么画了打仗脸，首领？”

“证明我是个纳法兹人。”

“那个我可以从吉普车车门上的‘纳法兹部族会议’标志看出来。有问题吗？”

战盔说：“同全国的问题一样，维修差劲，基础设施出问题。桥桩和架都锈蚀了。这么重的车不能冒险过桥。”

梅赛尼沉下脸，怒冲冲他说：“我把路线都安排好了。我不喜欢最后一分钟改变计划。”

战盔耸耸肩。“莫非你愿意穿着包铅的防护服掉进河里去？”

梅赛尼厌恶地咕哝了一声。“啊，我们有事做了。那就来吧。我想你在

这儿是想指我一条新路。”

“正是这个意思。”运铅箱的载重车往后退，以便让战盔的吉普掉转头。战盔喊了一声货车司机常喊的“嗨！”做了一个货车司机常做的手势，示意货车跟在吉普车后面，他领着梅赛尼大兜圈子，以便给战斗组匀出准备的时间。

雨云找到了吉尔的住宅。他围着通电的铁丝网绕了一圈，把车停到离黑漆漆的大宅的最远处。他在铁丝网和警报器电线上置放了一根跨接线，然后剪断那些电线。

大宅仍是漆黑，没有灯光。

他再次吸气，在铁丝网上剪出一个大口子，可容卡车通过。他走了进去，穿过空地，看来到大宅还有一英里。

此地应当有一个奥林匹克游泳赛大小的游泳池。消毒水的味道引导他前去。

满满的池水映照出天上的圆月。他找到水笼头，把放水的笼头开得大大的。他在一旁等着，眼看着水平面往下降，然后又悄没声地走向铁丝网剪口子的地方。

等到水泥搅拌车的前灯灯光出现后，他走到路上，挥手示意停车。他跳上司机室门外的踏板，勾住车门，引导双影把搅拌车往游泳池方向开。搅拌车开到池边，正好池水放光。

因为有台阶，大车没法倒到游泳池边上，雨云和强弓只好把车上的槽板都拿下来拼起来，以便水泥搅拌车倒到游泳池的边沿上。

此时，大宅里亮起一盏灯。

强弓早有准备。她去对付那个穿着睡袍听见响声出来看动静的看门人。

一看画着花脸，一听是非常沉着坚定的语言，看门人明白最好不要闹事，便听从强弓把她押送回屋，强弓掐断电话，把看门人锁在屋内。

一等他们把水泥倒完，三名战士就把槽板收起，搁回到搅拌车上。

这是速凝水泥，雨云和强弓还在池底和池边上喷上了凝结合成剂。他们在忙着灌水泥的时候，双影驾着货车从池边到铁丝网缺口来回压草地。压出一条路来，看起来就像是早先已有的一条土路。

游泳池填满水泥后，强弓和雨云登上水泥搅拌车往回开，到铁丝网缺口处，雨云跳下年来，去驾驶小货车。双影驾搅拌车往前走200码，然后倒转调头后停下。

两辆车都停在那里，引擎未熄灭，司机也坐在那里警惕着。

要是雾角·梅赛尼在最后一分钟怀疑战盔有阴谋，把废料车停到缺口处不走了，那么，雨云将在废料车前引路以消除他的怀疑，强弓将钉在废料车的后边。然后，雨云将停车，两车把梅赛尼的废料车夹在中间。然后，让梅赛尼和占尔去向有关当局解释为何把违禁物品运进了居住区！这是最差的情形。

结果却是最好的情形。三名战士只消坐在那里眼看战盔把吉普车转过弯来顺利通过铁丝网缺口，废料车也跟进，毫未放慢车速。

五分钟后，战盔驾着吉普出来。他伸出一只手臂高举——放下，做出胜利表示。他们跟在他后面，顺利地回到了老家——保留地。

这次他们是从大门进去的。

吉普车从停着的豪华轿车身边驶过时，战盔放慢了速度。他高兴地向吉尔挥手。然后，他见到银鹰和黛安娜站在大门口。他又伸出手臂上下挥舞。

她们微笑着侧过身去让吉普车通过。他停下车，开了车门，让银鹰和黛安娜坐上车来。

吉尔愣住了。小货车同搅拌车也突突突地经过豪华车旁边。他看到货车和搅拌车跟着吉普车进了保留地时，震惊、狐疑、不快，都更加加深了。他们从什么地方离开保留地出去的，他怎么没有看见？他们都去了什么地方了？干什么去了？

小屋里开始有了灯光，表示惊讶与激动的嘈杂声传进了吉尔的耳朵。

他的眼里射出愤怒的火焰。“回家，”他对司机说。“不要管车速限制。”

吉尔的思索比豪华车还快，所以，等他回家见到这一切，并未使他吃凉。

他发现大楼外边空地上塞满了马萨诸塞州警察局的警车和警察，还有环境保护署的视察员戴着防护设备，用盖格计数器在探测游泳池及其周围地区的污染程度。废料车也已探测过，停在一旁，周围拉起了绳子。

吉尔认出了在“波士顿茶叶集会”事件中认识的波士顿警察局侦探英德利凯托。吉尔还认出了雾角·梅赛尼，他瞥一眼就知道梅赛尼已被击垮，随时准备像倾倒废料那样把内情倾倒出去，所以对他已不抱任何希望。当然他也认出了穿着睡袍、头发散乱，眼睛大睁的看门人，他做了一个表示厌恶的怪相，对她也不抱任何希望了。

对英德利凯托是不能小看的。英德利凯托看来掌管此案。英德利凯托把梅赛尼和废料车司机及助手都铐上手铐，交由警察看管着。英德利凯托向吉尔宣告，吉尔因阴谋颠覆美国铁路客运公司列车、阴谋违法倾倒有毒废料而被捕；他向吉尔宣读了被捕人的权利。

环境保护署的视察员主管监视与安全事宜，他不像英德利凯托，他对吉尔的名声颇为畏惧。但他说，很遗憾，吉尔及其大宅中的雇员必须全部撤离。这个地区必须标明为危险地区，储存放射性材料的圆桶凝结在游泳池里，上面还须覆盖厚厚的上层和水泥，并用切尔诺贝里方式封闭起来，直至很久的未来。

奇怪的是，吉尔微笑了。他只要求他们允许他进书房去从保险柜里取出无法补偿的文件；并且让他打电话联系他的律师。

英德利凯托点点头。“但在你开保险柜时要有个人在旁边。”他指定一个手下人跟着吉尔进去。

“我应当亲自跟吉尔进去就好了，”英德利凯托说。

黛安娜摇摇头，碰碰他以示安慰。“不会有什么不同结局的。没有人能阻止这个自称吉尔的人逃走的。”

他们同银鹰、战盔、玛丽·双影、汤姆·雨云、菲利斯·强弓，都在活动房里。

英德利凯托是离开吉尔住宅后来到此地的。他已把所有被捕的人送到波士顿警察局去审讯。他来到保留地是向几位战士询问有关把废料车引到吉尔住宅的经过。几位战士已把脸擦洗干净，显出一副无辜的神色，而且英德利

凯托在纳法兹保留地也无法律权威，因此他只半心半意地问了问。

“谢谢，公主，你使我感觉好多了——但也不是完全没事了。比他的逃跑更使我心烦的是我不明白他是怎样能逃跑的？”英德利凯托摆摆头。“我实在琢磨不出来。吉尔同我派遣的警佐走到书房门口时，吉尔把警佐猛一推，奔进了书房，猛碰上门，从里面把门拴上。我们及时破门而入，但吉尔的唯一踪迹是一副乳胶面具，”他朝大家环视一周。“你们有谁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吗？”

战盔和他的战友们互相看了看。也许他们已忘记了，在封闭的吉尔企业集团办公室里边，吉尔也是神秘地突然出现的。他们望望银鹰与黛安娜似在请求她们解释，但无人回答。战盔及其战友们都摇了摇头。

“没有，”战盔说，“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

“那么，纳法兹下一步会怎样？”英德利凯托侦探问黛安娜。他开车送黛安娜回波士顿去。

“我不知道。”她说，“不过我有个感觉。”

“就像我对你说过的，公主，跟着你的感觉走。它们会实现的。”

“嗯，我在想，战盔对纳法兹土地的想法会有180度大转变的。我相信他会梦想在保留地上搞好灌溉，植树造林。他是想干就干的，就像他演出‘波士顿茶叶集会’还有——”她不往下说了。

可是英德利凯托把话岔接过去了：“还有把有毒废料从纳法兹保留地转到了吉尔自己的住地？”

“我可没这么说。”

“我也不想迫使你承认。不过我们都明白我们俩人都知道的事情。”

“我说过，战盔有组织他的人民完成一切任务的才能。我敢打赌，他会带领他们找到生财的门路，去实现他的复兴计划，享受更好的生活，不是在死后而是在生前，就有自己的快乐猎场。”

“公主，我永远不会跟你打赌。”

琳达的录音带

乔伊·卡瓦莱里 著

试试看，一下，两下……这个可恶的录音机没法用，我还怎么去写杂志的历史呢？——

199x年1月12日

今天我对杰克讲了我的看法。他坐在那里而且……而且有时还洋洋得意。我不打算从他那里得到什么东西，真的。

我是吃午饭见到他的。前天晚上酒喝多了，至今还有点宿酒未醒。就我们几个人，同仁宴会，庆祝《神奇女郎》杂志创刊一周年。

可是，杰克不想平心静气地讨论。“这份杂志有什么了不起啊！”

“开什么玩笑！”我对他说。“这是开天辟地头一次。我们现在还没有赚钱，可是我们比谁都干得好，超出预期。别的妇女杂志——”

“哪些妇女杂志？有什么区别？”杰克从来不让我把话说完。”都是一样的，这份也是。怎么样描眉去吸引一个男孩子呀；参加哪些宴会最适宜找男朋友呀；怎样巧妙地谈论体育去吸引男朋友呀；怎样打扮成一个未成年的模特你就可以——”

“噢，等等。”我头一次打断他。“你知道吗，男人正是这么糟蹋妇女杂志的，这么说《神奇女郎》杂志尤其不公正。看看所有那些男人杂志吧，都有些什么？女人照片。要是妇女时装照片，必有男性模特，身上披些东西，告诉你什么样的穿着打扮才能吸引女人！”

“什么？你不认为看这些杂志的男人不是为了自己穿着打扮？你不认为他们以自己的外表自豪吗？”

“亲爱的，我所知道的大多数男人，如果他们不是担心秘书会注意到，才不愿费事换一件干净衬衣呢！不管怎么说，是谁让你成为编辑妇女杂志的大专家的？”

“琳达，你能不能来点建设性的评论……”

“你知道你有什么问题吗？你嫉妒女人。要不就是你不喜欢同妇女竞争，——为同一个职业，为同一份额外津贴，为同样的男人认为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好处。”

然后他设法要我降低说话的声音，像是要来抚慰我似的。就像他是一位“理解先生”，对妇女的问题十分理解。他说：“妇女自由是件大事情。当然，来之不易。但是，现在已经变成工作到死的自由，同男人一样有竞争力有进取心的自由——”

“噢，现在才讲到点子上了。”

“在30岁就得心脏病的自由……喝得酩酊大醉的自由‘有进取心的妇女不受欢迎，对不对？”

“当神奇女郎——这个人，不是那本杂志——头一次出现的时候，我就想：‘好极了。来了这个人把我们彼此的看法彻底改变了，把现有的社会秩序通通打乱了，’就像来了场女权运动，打算改变整个世界。”

“我现在正在准备演讲女权运动。”

“等你成了神奇女郎的新的广告员，需要改变的只是把人们沙滩浴中上的辛普森画像改成神奇女郎的。”他拣起了我给他的杂志。“现在，你是她的出版人了。里面满是唇膏广告，女性香烟广告。”他翻开杂志，大声念出一则广告的标题：“‘自然你的牙齿是白的……但是否白得超奇？’我想说的是，是《神奇女郎》杂志，不是神奇女郎本人，正在改变世界的体制。”

“通用汽车公司的《热棒》改变了他们的体制了吗？”

“得啦，琳达。神奇女郎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天堂岛。不是吗？”

“所以那里的人民都生活在和平与和谐之中。为什么不把这样的信息传达过来呢？”

“噢，要传的。我们是有打算。不过，你不会要我每一期都刊载许多神话中的人物或者都是些从未存在过或已死了几千年的人物？说他们都住在一处避暑胜地？没有人会相信这些的！此外，读者想真正知道的是如何能有个挣七位数的职业，如何过上芭芭拉·卡特兰的小说中描写的性生活，如何抚养两个半完美的小孩，如何去红十字会当志愿人员，以及如何穿晚礼服等等。我们推销的就是这类好玩的事。”

“推销员中有一句话，琳达。‘不要真爱上了产品。’”

“全美国每一个笨男人都以为自己能成为埃尔维斯 为什么每一个女人不能相信自己会成为神奇女郎呢？”

“我的期望更高。比这高得多。”

“期望谁？男人五千年还弄不好的事情，你不能希望神奇女郎一夜之间就完成吧？你说到了天堂岛，那里的人都生活在和平与和谐之中。我听到的流言说那里只有女人没有男人。想想看，这是为什么？”

我无言以对，便离开了杰克。同杰克这样的人交谈还蛮有意思。

199x年1月15日

我了解杰克而杰克不了解钱。

杰克在企业工作时间已很久，他以为他了解我为什么感到必须要有进取精神。他以为他能谅解我所承受的压力。也许他还以为他是富于同情心的。

例证。今天我接到梅西·朱尼珀的电话。梅西同我结识很早了。我们在大学里同宿舍，我们每次见面，无话不谈，还像女学生那样尖叫，紧紧拥抱，紧紧接吻。我们在一起吃午饭，没完没了地问对方的生活情况。她讨厌我，我也讨厌她。

“亲爱的，我刚接到邮寄来的最新一期杂志，我必须告诉你，我非常喜欢它。棒极了。”

“谢谢，梅西。听你称赞，我更高兴了。”

“你让谁负责艺术设计的？是那个我上次见到的埃米吗？”

“是的。”

“是那个穿灯笼裤、木底鞋的人吗？”

“灯笼裤同木底鞋现在又时兴了，梅西。你买了吗？也许你旧的还没有扔掉？”

“喔，不要那么保守。我正在为你宣传呢。市场竞争激烈啊，保持畅销

美国著名早期摇滚歌星埃尔维斯·普莱斯利，人称“猫王”。——译者

Jack 是人的姓名，jack 在俚语中指的是钱。——译者

要花很大力气啊。喔，我把书给菲尔看了，他也挺喜欢的。”

啊，好了。她终于说到打电话的真正目的了。——打听消息！菲尔·雷迪斯是我的杂志权势最大的大资助人之一。

“哦。你还在同菲尔来往吗？到现在有多久了？”

“六个月。想不到吧？”

这么长时间。有些女人是为了想得到金钱和权势。有些人只是约会而已。

“菲尔是不是想问什么事情？”

“噢，不，只是关心关心。他为你和你所做的工作感到骄傲。他很高兴，发行量节节上升。不用很久就会这样的，是不是？”

“我不知道，你估计还需要多长时间？”

“哈—哈，这件事别谈了。你瞧，我们也好久没见了。为什么不安排一下，下星期一块儿去吃午饭好吗？”

“很好。我都等不及了。”

我就是这么着接受上面来的命令的。菲尔是不是通过电话表明他想换艺术设计师？是不是认为发行量还应该高些，上去更快些？他让他的女朋友来传达信息。男人之间就是这么办事的吗？

投资人送达给我的口信是包裹在棉花糖里的：尝起来很甜，几乎没有实质内容，但保证你的满口牙齿都要烂掉。

杰克永远不会理解我所承受的压力。我知道一般的情形都是这样的。如果是一个男人干工作非常卖力，支持办杂志的男性投资人就会说：“这样的人我们不能相信。”如果我干工作非常卖力，他们就会说：“我早知道我们不该雇一名妇女。”

199x年1月24日

全美国都这样：每一个人都讨厌他的老板。

不管是每个人都有职业的时代，不管是你为什么人提供了职业的时候，甚至也不管大萧条大失业的时期，都是这样的。也不管你待你的雇员怎么样。只要你是老板，你就是个坏人。

我是个老板。我有权力发表意见。我在花投资人的钱。我有权告诉人们怎样去花钱。如果我不喜欢某件事情，我完全有权，也有责任，去开口说话，来保护投资。

所以，我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为什么要感觉像个小偷呢？

我还在艺术部，我见到……见到埃米正打算去印刷所。这是这一期的封面。是一张神奇女郎的照片。背景是黄胆色，喝了一夜大酒后你大概可以在这人的脸上见到这种黄色。

为此我随随便便地提醒埃米，她最好重新考虑一下背景的颜色，可是她却哈哈大笑起来，似乎在说：“我是——美术——学校——毕业的——我知道——我在说——什么——你这个——半瓶子醋——别——插手。”

我说：“埃米，你能不能解释一下？我是说，这个东西看起来就像是我们在超级市场出卖没有商标的芥末。我知道我没有得过学位，上大学一年级的時候也没有旅行参观过卢浮宫，不过我瞧着这封面有点不自然。需要再想想。”

于是我得到了解释，说什么神奇女郎是红白蓝三色，没有多少颜色可以把她衬托出来；而这种黄色如何会使封面突出起来，这份杂志如何会在报摊上突出起来。“真正会独树一帜的，你不认为这样吗？”

我最讨厌她在每一个句子后面加上那句爵士乐“你不认为这样吗”，因为这样就意味着把每个人都拉过去支持她的意见，每一次都这样，所有的时候都这样。我每次听到这一句，我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反正某种红光在我头脑里出现。事情就更明亮一些了。

“埃米，”我对她说，“简直……糟透……了。那张神奇女郎的照片也不是什么引起大震动的东西。她看起来有点发胖。”

“又不是选美皇后。她——”

我发火了。“由你来判断神奇女郎该是什么吗？那是我的事！你是我雇来的！你自称是艺术指导？我为什么要相信你的判断？你准是在开玩笑！一定要重新弄！”

“那得干一个通宵。”

“干工作是累不死人的。”

我去上我的增氧健身课了，课后回家。大约过了两个小时，吃完了最后一杯冰淇淋，杰克的电话打来了。

“你好吗？亲爱的。”

“挺好。”这是事实。药片刚开始起作用，应当原谅我说话没精神。

“今天你弄走了艺术指导，葡萄藤一直响个不停。你要是得了个坏脾气女人的名声，你手下的人都会离开你的。以后就没人来给你工作了，工钱再高也不行。”

“杰克，让我喘口气。为什么男人干事情鲁莽被认为是优秀的管理人员，女人想要干点事情就被认为是坏脾气女人呢？”

“又是老一套的辩护，”他说，“不管是男人或女人，那样做都是不能让人谅解的。你会损失几名好手的。”

“好吧，我会做弥补的。”药片使我感觉人在膨胀。“明天早上我给她送些花去。”

我在日记上记下两笔备忘：送鲜花给埃米；让神经科医生重开一个处方。

199x年1月25日

两件事情运气都不好。鲜花第二天才送去，埃米没有收到。

她已经走了。还带走了几名职员。告诉我说，他们对她抱同情。我想，为一份名叫《神奇女郎》的杂志工作的人，大概都自以为是不可一世的，根本不理睬职业竞争。

我退到我的办公室内。

要重开处方，又一件火急火燎的事。接电话的不是某个“德比”就是某个“蒂芬尼”或“安伯”，她们都属于一个美容学校而不是可笑地称之为“助人专业”的职业。可是就是她们在那里，你想干什么事情都必须通过她们。

“我想要重开一个处方，谢谢。”够直截了当的了。

“等等，内塞尔罗德女士，我去查查你的档案。”我听到手指在慢腾腾地按计算机键。大概不致于豁裂指甲吧。

她又回来接电话了。“对不起，内塞尔罗德女士，不先看医生，是不可能开新处方的。”

“可是我通常都是打电话给她请她开新处方，她给药房打电话，药房离我的办公室近极了。”

“对不起，内塞尔罗德女士，医生这次不能这么做。”

“听着，德比，或布兰迪，或桑迪，不管你叫什么名字，医生一直是这

么做的，我弄不清现在又有什么问题了。”我设法抑制自己。“嗯，我想你是新来的，不熟悉，可是我去你们那里瞧病已经好几年了，我不知道——”

“州里有新的法律规定。你这样的医疗关系要受控制了。再要开新处方不那么容易了。你需要先来看医生，处方的复印件要送去 DEA 存档。你想约什么时间？”

“我没有时间去看医生。我非常、非常、非常忙。你懂吗？我不是在这里锉指甲，你知道。我能跟医生讲话吗？”

“恐怕她这会儿正在同病人谈话呢。”

“好吧。约定一个时间吧。越快越好。”我记下了具体事项，挂掉了电话。

母狗。

事情还不那么坏。我同广告指导比尔谈了一次话。

比尔告诉我，最近我们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动物权利的文章，这是神奇女郎有特殊兴趣的一个题目。有些文章提到用动物来试验某些化妆品是件残酷的事情。

从此，一些化妆品大客户——大款——就撤销了广告。如果他们坚持下去，说不定会埋葬我们的。

比尔对我说，我们还无法把他们吸引回来。现在我们所有的，都是些令人窘迫的广告。诸如宽宽松松的“新时代”内裤（现在在旧金山很畅销并有往北扩张之势），水晶球、护身符、能治病的玩艺儿、因果报应、佛法，以及左翼教条之类，大多是小批量的书和自费出版的书，宣传二百种改善世界的办法。这类小广告倒有的是；大客户我们弄不来。如果一些客户也同情化妆品商，把广告撤走的话，再也来不了大客户了。

在被迫回答我们面对遗憾的局面该如何办时，比尔又拿出他油嘴滑舌的推销员本领来了。你知道，比尔是西方世界荤话玩笑的档案馆。每一个推销员都懂得，没有比一段荤话玩笑更能撬开一个吝啬的客户的钱包了。如果你想知道有关一个名叫戴夫的隐士或一名教师或一名犹太教教士进了酒吧的五行打油诗，你就去找比尔。

所以我坐在那里等着比尔说完他必不可少的开场白，然后他告诉我：“你还能指望什么？神奇女郎，她以什么出名？市场研究把她同她的普世和平和谐的立场联系到一起。”

“我们该做点什么改变一下形象，”我说。

“什么？我们对潜在的顾客说些什么？说这是一份妇女杂志，碰巧受到神奇女郎的赞同？可又有什么用？这是衰退。所有的妇女杂志都在叫苦不迭，因为只有妇女才感兴趣，现在的市场都是分门别类的。”

“总是这样的。告诉我点新鲜事吧？”

“没什么好说的。我这里没有值得一说的。要是我们是一本炊事杂志，我们会有许多食品广告。要是我们是一本服装杂志，我们会有服装广告。一份“自己动手”的杂志会得到家用什品的广告。我们可没有什么特殊的主题。”

“没有什么特殊的？我们有神奇女郎。”

“那有什么意义？我们需要给杂志一个新的定位。”

“找一个办法让神奇女郎出钱，否则你该去另找一个新位置了。”

199x年1月31日

我睡不着。

我不该同比尔说那些话。他的问题不在这里。送他鲜花是没有用的。当然也可以试试。

我应当相信杰克。我越是把他放在我身边，他越肯听我啰嗦我的麻烦。我为什么要把他推开呢？应当承认，杰克对这一行是很内行的。如果我们成了搭档，人们会以为是他在做所有的事情，是他在策划一切，为我装门面。我必须自己来做。

那正是我现在不给他打电话的原因，尽管事实上我感觉很不好，尽管事实上（可恶！）他还是舍得拿出时间来听我的，虽然现在才是凌晨四点。但愿我能睡一觉，可是我属于那种人：睡觉做梦都是在想着工作。

没完没了地想着白天的事情是没有意义的。杰克也会这么说的。他会说：“是啊，他们把你叫做坏脾气女人，可是，男人做了你做的同样事情，也没有什么更好的称呼啊。”他会说：“要学会授权。不要事必躬亲。如果你让一些副手和经理人员去经营他们自己的业务，他们会回报你的信任，成长得更好的。”他会说：“明天会照顾好自己的。”

可是，现在还是“今晚”，杰克。要是我现在得不到休息，他们就得搜索枯肠来找出一堆好听的话来抚慰我一触即发的坏脾气了。手提包里没有安眠药。酒柜里什么地方一定会有一瓶。不管是什么只要能打发这一夜……

199x年2月1日

比尔脸皮厚，我很高兴指出这一点。他在来《神奇女郎》杂志前，已经在不少地方做过广告经理。

今天上午他来到办公室。带着鲜花。给我的。他是来推销的还是干什么的？他一定有什么打算。

“我们开个招待会庆祝杂志创刊一周年怎么样？”

“已经办过了。”

“那是我们自己的，职员内部的庆祝。我的意思是办个盛会，邀请著名人士，发纪念品。传媒界都请到。你看怎么样？”

“谁会关心《神奇女郎》杂志创刊一周年呢？”

“你开玩笑？‘周年纪念’如今红火得不得了。这个30周年，那个50周年。那是巨大的新闻钓钩。像天使一样。只要有重要人物露面，事情也就变重要了。给一些要好的人打电话，看看你能拉来哪些人。”

“你认为这能管用吗？”

“一准有效。会让公众想起神奇女郎，对杂志有很大推动。”

我考虑了杰克所提的建议，也考虑到授权的问题。“好吧，”我说，“这是你的业务。你安排好了，你操办一切。拿去，我的电话本，看看你想邀请什么人来。向传媒发布新闻。这些都是你的事。”

好啦，我使某个人高兴了。而且，我也腾出时间来了。下午，我按约定时间去看了神经科医生，开了处方。谢谢你，杰克。

199x年2月9日

招待会邀请信来了，一股清香油墨味。我的办公桌上有一棵，供我亲手上写上非常特殊的友人的姓名地址。最好有哪些人出席呢？

我拿起一张看了看，扔到天花板上去了。

神奇女郎

邀请您赏光，出席创刊周年庆祝会

……以及其他，等等，等等。

我跑到艺术部大喊大叫：“‘神奇女郎杂志’！”我说，“‘神奇女郎杂志邀请您赏光！’不是神奇女郎召集新闻发布会！是推动杂志的招待会！招待会的中心意义都失去了！这是为我们自己办的！为我们自己！发出去以前你弄清楚了吗？”

我在这个精瘦的孩子——校对员的桌子前面。她的午餐盒很整洁地打开着。“技工送到印刷所去的时候，你是不是打盹了？你知不知道，我们付你工钱让你在这儿干一件事情，只有一件事情。你所需要做的只是集中精力干好这件事。这比这儿的人要干的事少得多，我可以告诉你。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不知道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不过，要是你以为摊开你小小的健康食品三明治照样能把活干好，那么，我想跟你说点别的事。”

那孩子抬头望着我，眼圈红了。并不是因为校对长条校样太累了，而是在尽力抑制着眼泪。

“当然我们看到了，”新来的艺术指导埃利斯插了嘴，她本人也很年轻，也是个新手。“我要查一查。”

大约20分钟后，埃利斯回来，带着一张皱巴巴的原稿复印件。明明白白是“神奇女郎杂志”，理当如此。“印刷工排字时准是漏掉了。”

“好，”我说。“我们既做出来了，我们就吃掉它们。”

“您不介意的话，内塞尔罗德女士，我想跟您谈一件别的事情。是关于迪德尔的。”

“谁？”

“校对员，你早先在艺术部同她讲话的。”

“哦。什么事？”埃利斯是聪明人，但还不是那样聪明，否则她就不会向我提问题，使我不快了。她就像前一个艺术指导埃米。她曾因为弄虚作假，两次丢了工作，也都是妇女杂志。你会以为她已从经验中吸取了某些教训。现在她又失业了。埃利斯也许要随她去了。

“迪德尔在办公室哭呢。”

“我见到了。”

“我是她的上司。如果她该受处分，这事要由我去办。”

“我是老板。我是每个人的上司。要是有人该受处分（像你所说的），那是我的事。”

“可是，用不着对她大喊大叫。她每天在办公桌上吃午饭，因为她的工作量很大，需要她拿出献身精神。”

“喔，我会道歉的。她会消气的。”

“我倒不认为你的大发作使她烦心。”

这个女人是什么人？火星上来的？“那么，那么，那么是什么呢？”

“她非常……失望。幻想破灭。她原来以为，为《神奇女郎》杂志工作，意味着她可以捍卫神奇女郎的哲学、神奇女郎本人追求的目的。可是她……她在你身上见不到这些。神奇女郎对她工作的人会那么对待吗？这……这同她的原则完全对立。”

“得了吧，我有脾气。我发火了。偶尔的。谁也会偶尔发火的。你知道，我不是神奇女郎。”

“我估计迪德尔认为……呃，她来这里的时候是抱着很高期望的。”

“告诉迪德尔，脸皮要厚一些。女人要想在男人的世界里活下来，必须比男人更厉害些。那也是我从神奇女郎学来的教训。”

“如果一个男人得到了全世界却失掉了自己的灵魂，他又有什么得益呢？”

摘引圣经！这个女人想干什么？我也有个回答：听着，那一句的关键词是“男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时，“男人”这个词既指男人又指女人。因为，女人是不算数的。因为，女人的意见不占地位。因为她们的地位只比牲口稍强一点，而如果她们同一个以上的人发生性关系，就要被人们用石头砸死。要改变那种局面需要更大得多的勇气，我的朋友！

“拿神奇女郎的行动来说，她常用手镯挡开子弹。这够勇敢的吧，呃？”

“可是那明显是自卫呀！”

“是吗？你试过蹲下去躲开一颗子弹吗？她的行动是具有目的的。它告诉我们，只要她有的，她都能给予我们。如果你真想看看神奇女郎是怎样一个人，那就去参加招待会吧。带上迪德尔。”

199x年2月21日

招待会的日子到了。我希望这一天不要来。

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朋友都到了。我们邀请的著名人士至少到了一半。新闻界也到了。

可是我没有见到他们，因为我能见到的只有比尔雇佣的好些穿着超短裙的女招待。

我需要喝一杯。尽快。比尔已成功地作弄了我，同时也贬损了杂志。

我伸手到手提包里找小药瓶。我的神经科医生已经让我服过各种各样的药，像丙米嗪、普洛扎克兴奋剂那样的东西，吃下去要有数周时间才感到有点效果。谁有时间等这么久呢？我属于那种人，爱作双重安排，如果一件事取消了，还有另一桩安排。我要让取消的人自感有罪，就像是他们欠了我一笔。我喜欢立竿见影，而且必须占到便宜。我需要的是立刻满足。

也立刻蒙羞。我正要打开药瓶盖时，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不喝点什么，别吃那种东西，亲爱的。要不会伤害你的。拿着。”梅西！

我完全忘掉了她同菲尔也是受邀客人。照例是接吻——接吻，拥抱，然后从她手中接过玻璃杯子以便吞下药丸。“没什么事，是吧？你没病，是吧？只是紧张了些，是吧？”

“紧张？梅西，你怎么会想到我紧张？”我喝下了她递给我的饮料。幸亏没有掺金酒。

“如果是我在办宴会，我肯定感到很大压力！”

“为什么？什么使你认为是会出错？”我问梅亚。

“难弄啊！我没有说出什么错。我只想到，我只有一窝小猫小狗在试图组织一次像这样的大聚会。什么婊子都会出的！举例来说，那些女招待的服装。只剩一点点了，你说呐？”

“那不是我的主意。”

“啊？别人在替你作决定？”

“我不需要旁人替我作决定。不过你需要授权别人分头负责把事情搞得顺顺当当——”。

“‘顺顺当当’的定义可不明确。”

“嗯——”

“我觉得《邮报》的那个家伙注意女招待远远超过了注意神奇女郎。要是他醉醺醺地靠她更近，她会蹦起六尺高来的。”

“噢，梅西，发发慈悲吧！……”

“瞧瞧那儿！有人递给她一条毛巾。但愿她们的服装是快速晾干的。”

“梅西……”

“真的。要是我来主办，我不会把这么多的责任交到别人手里去的。控制，控制是最宝贵的东西。你不能放松一分钟。告诉我，杂志也像是在这种快乐的混乱之中吗？”

这一晚上，不只是梅西一个人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不过她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

也许你会说，我所描述的这些事件并不是最要命、最关键、最蒙羞的事情。可是，都是在众目睽睽下发生的。明天报上，我尊敬的人们会以为杂志的销售就一直是这么漫不经心的。

谁说世上不会有坏名声这种东西呢？

199x年2月23日

奇怪，消息怎么传得这么快。我自己也在同行业听到了。我已很接近于被替换。

梅西在男朋友的耳边唠叨，菲尔以一摞剪报为武器，跟几个投资人讲了，示意说我也许不是干这项工作的合适人选。

杰克打来电话，他也看到了同样的文章。

他用了大约15分钟尽说一些累赘、解释的话，老说：“我早跟你说过了，”令我很不耐烦。

“那么，从中得出什么教训呢？杰克？”我问。“经营杂志的压力是为男孩子准备的？不是为女人的？”

“我从来没有这么说。我是说，对男人来说已经不容易，我奇怪女人怎么还会去干这种事情。我不希望她们来于这事。我的确希望她们去于别的事。如此而已。”

“对啰。你要是忍不了闷热，就回厨房去，呃？”

“那不公平，琳达。”

“你真正说的是妇女承受不了男子承受的工作压力，所以她们连试都不必去试。尽管你也不知道有些什么压力。”

我感觉自己的喉咙发紧。因为我做了许多解释。明天早上六点钟，菲尔召集投资人开会，我还得做更多的解释。

在大学期间，梅西说过，没有什么问题一瓶南方威士忌不能解决的。我懂了为什么它有这个绰号：“火水”。下到喉管使你觉得舒适、温暖。我觉得这正是我需要的。

要及时赶上这次会议，现在最好能睡一会儿。我必须有生气……锐利……能回答问题，能自卫。

目前我必须振作起精神。该死。我有了这样的感觉就什么东西也找不到了。这个星期拿来的该死的安眠药丸搁到哪里去了？下一期杂志的稿件搁到什么地方去了？销售量是多少？

上帝，我累了。

199x年2月25日

我的精神科医生问我能不能把这次会议录下音来。我琢磨，当然，为什

么只有我一个人该搞一个录音传给子孙后代呢？

“你肯定不介意吗？”她问。

“我不介意。也许你可以把我当作研究课题呢。你可以以我的名字命名。‘内塞尔罗德病例’或‘内塞尔罗德综合症’。在我死后，它还会存在下去。”

“名声对你就那么重要吗？”

我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有什么名声。我只认为，名声的价值就像是一件能把门打开的工具。名誉地位略超出你本人一点，是有好处的。办事情容易些。但我真的从不把它当作一个目的。我对她说了这些意思。

但是她紧追不放。“你认为什么东西是你‘走了以后’仍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你非常想在你的墓志铭上提到的，或在墓碑上刻上去的。”

“你提到这些事真可笑。昨天晚上我做梦，梦见了类似的事。”

你对一位心理学家说到“梦”，立刻引起她的极大兴趣。她不再在小本上乱写乱画，她做好摘记的准备，往前坐坐，以免漏掉一个血淋淋的细节。

“对我说说梦。”

“噢，一定是在招待会上吞了药片或者是喝了什么东西，我就是从那里出来的。我梦见我死了，所有我认识的人都来参加葬礼。就像是我从上空望下来。他们致的悼词，好家伙，丘吉尔听了也要目瞪口呆。”

“‘如果天假以年，琳达·内塞尔罗德的成就无可限量。’有个人这么说。而我感到心窝发疼了。就因为这件事，我的生命结束了。人们能提到我的地方，也只有这份杂志。”

“所以你并不真正喜爱这份杂志。”

“这是职业。这是活儿。开始的时候，想得很好，有神奇女郎的支持，还有一个工作班子，包括我在内，都相信她的主张。可是，行不通。卖不出去。只好妥协。”

“为什么？”

“因为不得不如此。投资人希望收回投资。所以我们所做的就是要尽快获利。”

“这样你不是也高兴吗？”

“不！”

“那么你为什么不退出的呢？或者告诉他们，你认为应该怎么做。”

“因为游戏规则不是这样的！我们都知道什么东西能畅销，我们也干了一点。”我说出这句话似乎要想卖给神经科医生一份杂志。“不管怎么说，我不打算退出。”

“琳达，这几个星期以来，我一直在注意观察你。你同你的职工为一份你们并不喜欢的杂志工作累得要死。你自己并不相信它会成功。”

“可是我不打算退出。”

“我也没有说你应当退出。”

“要是我退出，他们就会说，喔，她应付不了啦。她不宜做事。”

“你认为你适宜做这事吗？”

“当然啰！”

“哦，依我看来，一个适宜做事的人的脊梁骨是硬的，他们的信心是不会动摇的。”

“你没有听懂。”我说，“做事业大家都有个理解。你必须按别的其他人那样的做法去做事情。这就是游戏的规则。”

“那你怎么能在游戏中获胜呢？你们是在胁迫下才同意这些规则，而且不论结局如何你们都不可能获利。你只是按别人的议程办事，执行别人的命令，还在那里纳闷为什么不能赢。就像只是一名副手。现在你担心的是做一名好助手还是差劲的助手。我要问问你，你要是在军队工作，首要的事情是什么？”

“我不打算退出。我不想要一个‘退出者’的名声，我也不想让他们以为我应付不了。”

她看来无话可说了。于是又重新开一个头。“跟我多讲讲你梦中的葬礼。”她说。

“神奇女郎也参加了。她致了悼词。她说的类似这样的话：‘她是值得我们仿效的榜样。她树立的标准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去争取做到的。’”

“说下去。”

“神奇女郎说，‘她的一生说明一个人努力工作会有什么样的成果。她是一个真正的神奇女郎’。”听起来像是在讽刺了。

“你不需要成为神奇女郎，”心理学家说，“你不必追求完美，不必成为这位坚强不屈、从不气馁的亚马孙人。

你就成为你。过去数周内你已经犯了不少错误，是你想维持原有的体制与方法才犯的的错误。现在必须走你自己的路，制定你自己的游戏规则。”

“我该怎么呢？办一份我自己的杂志？”

“只要你愿意，我看没有什么理由不能这样办。有你这样的经验和能力——你要是不行，还有推行？”

“我退出这份杂志以后，谁会跟我工作？我的辞职消息会登在同业报上。找职工、找客户就不容易了，他们会说我——”

“不用考虑别人会怎么说。要是人们对你抱着偏见，认为你对付不了压力只好退出，那么不管你怎么干也说服不了他们改变看法的。告诉他们，他们对你的退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告诉他们，你认为他们的杂志狗屁不值。告诉他们，你就是不快活。不过你毫不在意他们的偏见。他们坐在办公室里琢磨一个女人能不能当好公司的头头，而他们应当问问自己的问题是：‘我有了自己的公司还要他们的公司干什么？’”

199x年3月1日

我已不再梦见自己的葬礼。

你已经死了还要什么纪念碑呢？他们为谁建纪念碑？

将军们——让别人去送死的人？

现在我正在建立自己的纪念碑。在我的磁碟放录机上，我以“没有领袖、没有教师、没有一定之规”与“我，我自己”的铭言来替代原来的铭言“欢迎开始新的工作周”。

新的杂志还没有刊名。但是，分发出去的计划书已经吸引了许多潜在的广告客户。

来了许多电话，问能不能到这里来工作。

神奇女郎送来一个公开的口信。她表示支持这个新项目，并要求别人也这样做。

有高层的朋友是件好事。

黛安娜与大精灵

帕梅拉·萨金特 著

几扇窗户都向夜晚的微弱光亮敞开着，法蒂玛·萨达赫走到门口去迎接客人。夏天日照长，窗棂凹处的黑暗也比平常长一些。入夜后，法蒂玛常常想象到她离开的世界的大墙仍在围裹着她，而窗外的黑暗又使她想起国内妇女们所戴的黑面纱。她想到那些躲藏在大墙后面的妇女们正在写她们的日记，写下的思想与感情将成为永久的秘密。

她无法再回到那个世界。

通过窥镜，法蒂玛见到了她以前的教授朱莉亚·卡帕特利斯轮廓分明的脸；她身旁还有一位有浓密黑发的美女，头上戴着一顶黄金的环形饰物。法蒂玛怀疑她父亲会作出最后的努力让她回国，但未想到父亲会把卡帕特利斯教授请到她家来，也未想到黛安娜公主会站在朱莉亚一边。她父亲不可能出于真正关心她，他准是因女儿不愿回国而感到羞耻，怕他的兄弟与侄子们讥笑他太惯宠女儿。

“情况变了，”她父亲宣称。妇女们、姑娘们回到老家来，试试这件或那件西方服装，但一出门仍要戴上面纱。她们成天坐在电视机前没完没了地凝望着电视屏幕，它所显示的是一个她们无法得到的自由世界。“情况变了”，她父亲这么说，也许真是那样，但是，那里的人民的生活因情况改变而有了改善了吗？祖先骑着马和骆驼穿越沙漠，如今人们坐在长长的黑色大轿车里穿过玻璃塔楼高耸的亮如白昼的大街。从前老听老太婆讲故事的女孩子们，如今全神贯注地沉浸在进口录像带的画面之中。

卡帕特利斯向她介绍了黛安娜公主，法蒂玛引领二位女客穿过房子来到了花园。朱莉亚像往常一样，穿着缝制普通的衬衣和长裤；而黛安娜不顾夏夜的灼热，却穿着一件有兜帽的绿色长袍。也许公主以为她那套更引人注意的服装——新闻广播与杂志封面上曾多次刊载以祝贺她的功绩——对法蒂玛会显得不那么谦虚。新闻记者称她为神奇女郎，人们在波士顿大街上只要走一小段路就不会见不到她的招贴画：黛安娜公主穿着鲜艳的带黄金徽纹的红背心，缀着白星的蓝裤子，腰带上有一根金绳，手腕上戴着银色的手镯。

法蒂玛使自己保持镇静。她不能允许这位著名的、勇敢的女人把自己从既定的道路上拨转开。

她们在小花园中央一张小桌旁坐下。朱莉亚要了一杯冰咖啡，黛安娜喝热茶——香草茶。

“你大概已经猜到了，”朱莉亚说，“大使要我跟你讲讲。”

法蒂玛朝这位苗条的中年妇女点点头。“我父亲认为你也许可以说服我按他的意思去做，但是他错了。我已经作出了选择。你难道要我放弃我已为自己制定的生活道路吗？”

卡帕特利斯教授皱起眉。“我来这里并不是因为你父亲说了什么，而是为了你。我同情你的想法，但你也可能会失去一个机会去做对你真正重要的事情。萨达赫大使某次同我谈起过新埃米尔 想改善人民的生活，谈到如何用国家的财富去建立一个足为他人效法的社会，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教育

人民——男人以及女人。埃米尔希望你去领导一所女子学校，作为一个开端。”

西方世界曾广泛报导过新埃米尔谢赫·阿里·奥玛阿卡的雄心壮志。他曾说过，石油抽完了之后、我们还能依靠什么？我们究竟要做仆佣围绕的骄纵主人，还是做能向别人提供才能与技艺的人？我们要不要运用我们的财富去保障社会的公正，还是沉溺于用金钱去收买别人，变敌为友？在世界的这部分地区再次骚乱以前，报界与电视界曾把他称之为中东希望之光。

“埃米尔也许这样希望，”法蒂玛说，“但是，我不能为了他的梦想，放弃我在这里的生活。”

“我理解，”朱莉亚说，“我懂得你所面临的问题。但现在仅仅是开一个头。在你集中兴趣专攻数学以前，你是我的最好学生之一。我很愿意看到有一天，你教出来的学生能进哈佛大学。”

“要是这是埃米尔的愿望就好了。”法蒂玛语气中仍有些苦涩。“噢，是的——要是这是他的乐趣，我将被允许去教那些女孩子，去唤醒她们的智力，使她们梦想成为科学家或学者，想学什么就学什么，不限于仅仅适合妇女的科目。但是，因为事情不能变化太快，她们必须男女分校，在校外仍须戴上面纱。女儿学得太多，问题问得太多，做父亲的会不高兴的。女子学校能存在多久要看埃米尔的意愿；如果很多人认为违背了我们的传统，埃米尔就会限制学校的课程，或者干脆关闭。那么学生的命运会怎样呢？她们会比上学前更难过。”

“你也许低估了这位埃米尔，”朱莉亚喃喃地说，“你父亲告诉我，在他获得许多反对这一观念的人们转过来表示支持之前，他是不会建立这样的一所学校的。”

“我认为你会理解的，教授。你出生的国家，大多数妇女只能向男人低头、鞠躬，而你现已来到这里。你可以回国去搞考古发掘，但是你的家在这里。你不是在老家培育你自己的女儿的。”

“我确实同情你，法蒂玛，但是我想你以后对你今天的决定会感到后悔的。我见到过你非常努力帮助别的学生在异国他乡生活下来。其中有些人没有你的帮助是坚持不下去的。现在你有一个机会可以为你自己的国家做更多的事。”

“埃米尔的酋长国不是我的土地。”法蒂玛回答说，“如今这里是我的国家。我来到这里时还只是个婴儿，当时我父亲在联合国工作；在他被任命力大使以后，我是在华盛顿长大的。酋长国只是一个我常去游览的地方，在那个地方，我必须把我的变化都掩盖起来。”

黛安娜公主什么话也没有说，但她的一双可爱的蓝眼睛显出了沉思的、忧郁的神情。“公主殿下，”法蒂玛转过身去对黛安娜说，“您来这里也是为了传达我父亲的话吗？”

公主微笑了。“我来这里想对你讲讲我自己的希望，”黛安娜的语气坚强有力而又轻柔，像歌声那么悦耳。“我渴望把和平与平等的使命带给这部分灾难深重的‘人世’。我想让你知道，我愿尽我所能去帮助这所学校，如果我能去你们那里访问，并去鼓励那里的学生，我将感到荣幸。”

一小股希望的火焰在法蒂玛胸中燃起，但现实浇灭了它。“请原谅我这样说，”她说，“您的出现只会得罪许多老脑筋的人。请允许我这样坦率地说话，殿下。这里的人叫你神奇女郎，而在别的地方，人们只把你看作一个

炫耀自己身体、想招摇出风头的女人。在那有人称之为‘天堂岛’的神秘国土，你也许是一位公主，可是有些人却嘲笑你是个无父、无叔、无兄弟的女人。你对你们崇拜的精灵称之为神，而在和我同样信仰的人们看来，你是个异教徒。你说你是个具有巨大力量去帮助他人的凡人，但有些人认为你是一个具有女人外形的邪恶的精灵，被派来把男人引上歧路的。你对世界大讲女人的力量。而我们的人所在的世界，如果把一个男人称之为只有女儿的父亲，那就是羞辱了他，侮辱了他。”

“我对你们国度的习俗有所了解，”公主的语气平静，戴着金冠的美丽的脸孔镇静自若。“我的母亲——我们的女王——曾告诉我，她和她的亚马孙人很久以前如何受男人们的奴役，直到诸神把她们带回到现在的老家。从此以后，她们生活在平静之中，因为她们知道，仇恨与暴力只能摧毁世界；而她们则保存了我们的人的知识与智慧。诸神在寻找一名战士到‘人世’来时，我争得了这个差使。我向母亲告别时，她哭了，但人们需要我，我不能在避难所留下来。她并不愿意我离开塞米斯锡拉这块安全福地，来同你们住在一起，但诸神给予我的天份，是人世所急需的。所以说，好心的女士，我曾面临的问题同你的问题可不一样。”

“那么，我来告诉你，我母亲临死前对我说了些什么。但愿上帝永远不让你知道这样的悲哀。”法蒂玛的喉咙发紧，仅仅回忆一下往事就会给她带来痛苦，即使时间已过去了一年。“她对我说，我选择什么地方可以生活下去就留在那里不要回来，她要我选择一个可以作为一个她永远无法做到的女人能生存下去的地方。她对我说，不要用虚假的希望来欺骗自己；不要为不切实际的梦想牺牲自己的福祉。她很明白，同情心与理想主义可以使我生活得更有意义。”

“有时，一个人必须反对母亲的意愿，不管她对母亲的爱有多深。”

“请原谅我，殿下，也许您应当听您母亲的话，留在天堂岛。您有没有想到，有些人放弃希望，只因为她们知道希望必然要破灭。神圣的可兰经教导说，所有的人，甚至包括妇女，都应当受到公正对待，然而，不公正的现象仍到处存在。我这个名字法蒂玛，就是先知的女儿的名字。愿先知得到平静。当我还很小的时候，我母亲对我讲了法蒂玛的故事，说她如何揭开面纱，在一个清真寺里，在许多男人面前讲话，又骑马同她丈夫阿里并肩作战。如今，酋长国里没有一个妇女有这样的自由，数百年来，都把这样的故事叫做寓言或谎话。你们亚马孙人是另一种传说，在你来到我们世界以前，这种传说受到大多数人的轻视与蔑视。我怀疑，世界上会不会有很多人听信你们的使命？”

“我必须怀有希望。”黛安娜说。

“我不会这么幼稚去怀抱希望，殿下。我奇怪的是，你在这里看到了一切之后，居然相信在这世界上还值得你去奋斗。”

黛安娜眼中的光亮暗淡下来。刹那间，法蒂玛在这张高贵的脸上见到闪过一个怀疑的阴影，她几乎要后悔不该那么说。她痛苦地看到，这个亚马孙人诚实、无私的目光中有一片失望的云彩。她都打算撤回她刚才说的话了，至少要表示重新考虑一下，然而又想起她的朋友艾哈迈德几天前说过的话。

他的声音似乎在围裹着她，但掺进了她房后大街上远远传来的交通嗡嗡声。“你要走的话，真是个傻子，法蒂玛。”就像他正坐在她身旁低语着，她的目光转向一边。“你会回来的，你哪儿也去不成。你的学生会因为你唤

醒了她们虚假的希望而恨你。埃米尔会失败——反对他的人太多了——而当他的梦结束时，你也完蛋了。”

法蒂玛知道，每当一个男人同一个女人相遇时，魔鬼总会到场，许多人就会说这样的话。但是，艾哈迈德赢得她的信任是因为他从不把他的观点强加给她。在她同他相识的一个月中，他只表示自己的友谊。她很快相信了这个年轻人，因为这个年轻人看来非常关心她。他曾对她说，他们所在的地方的动乱越来越严重了，他为她的安全担心，但她不想放弃自己的工作。他想尽力说服她，但没有成功。

公主忽然抬起头来。一只白色的小鸟在头顶上扑打着翅膀，然后又盘旋起来。使法蒂玛惊奇的是，小鸟朝着黛安娜落下来，栖落在她伸出的手臂上。

“怎么回事？”法蒂玛问，“难道殿下能吸引家养的飞鸽吗？”

“这只鸽子是从我老家飞来的。我想它在你的花园中见到我以前，本来是要飞往朱莉亚的房子去的。”黛安娜从鸽腿上解开一处包扎，然后展开一个小小的纸卷。“是我母亲送来的口信。”

“也许你想单独一个人看。”黛安娜点点头。法蒂玛立起身来，同卡帕特利斯一道朝屋旁的玫瑰花坛走去。

“但愿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朱莉亚说，“有时我真替黛安娜担心——她在某些方面是一个容易轻信的、天真无邪的年轻女人。不是说她照顾不了自己，可是她几乎成了我的另一个女儿，所以我很关怀她。”朱莉亚停顿一下，又说：“噢，法蒂玛，眼下你有什么打算？”

“有几家计算机公司为我提供了慷慨的条件。等我结束了博士后的学业之后，我要从中选择一家去就业。”

“那么说你不打算教书了。很可惜，你很有教书的才能。”

“你一定对我失望了，”法蒂玛说。

“你不要这么去考虑。我并不责怪你想留下来。我知道你如果回去，是要冒风险的，那里的事情很不确定。也许你父亲以及埃米尔设想过高了。”

“也许我下一次有机会时再回去，根据上帝的安排吧，如果情况好些的话。”法蒂玛似乎自己也不相信这些话。“我可以肯定，会找另一位妇女来领导那所女子学校的。”

朱莉亚把一绺短短的、正在变灰白的金发抹回去。“那里没有多少人你的学历与经验。恐怕——”

“亲爱的朋友！”黛安娜朝她俩奔跑过来。“我母亲要我尽快回去。”公主说，“她说是众神亲自召唤我回去的。我必须立刻走。”

卡帕特利斯教授紧握黛安娜的双手。“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说不好。喔，朱莉亚，对不起——口信上暗示我也许要逗留一些日子。但愿我能向范尼萨告别。”

“告别，”朱莉亚说，“听起来太严重了。你最好在范尼萨结束野营回家的时候就回来，或者——”黛安娜紧紧拥抱着她，使她说不出话来了。

法蒂玛垂下双眼，被两人的感情打动了。等她再抬起头，见公主已把她的长袍交给朱莉亚，穿着无数杂志封面和电视镜头已使人们非常熟悉的服装，站在她俩面前。“同你们交谈真高兴，”黛安娜说，“希望我们再次见面。”

“上帝同此愿望，”法蒂玛回应道。

黛安娜双腕交叉，用亚马孙的礼向她俩致敬。她平地腾空而起，直奔夜

空，黑发长曳着，鸽子紧紧地抓牢在她肩上。

法蒂玛心想，黛安娜公主有多自由啊！她似乎看到一个景象：在她老家，女孩子们和年轻妇女们围着她坐着，听她讲天堂岛的故事，在那个社会里，妇女们可以自由地显示自己的力量与勇气。这个景象是完全不可能的！然而她设想，到了某个时候，她的人民也许会受那种勇敢精神的吸引，生发出自己的希望与灵感。

希波莱特站在波塞冬的悬崖峭壁上，凝视着地平线；地平线上，绿海与蓝天已相接到了一起。远处白云下有一个黑色的小点。今晚的夜空显得比往常更黑，海洋更加躁动不安。她正思索着梅纳里普的梦，思索着诸神交给这位高级女祭司的口信。女祭司梅纳里普夜间来到宫殿，唤醒希波莱特，把梦境说给她听。诸神说到另一个恶魔正在威胁人世。希波莱特尽量不去想这件事。诸神的口信会把女儿黛安娜交还给她。

黛安娜飞近悬崖时，梅纳里普抬起她那淡黄色的脸。希波莱特请求梅纳里普留下来由她亲口告诉黛安娜诸神的意志。她们在这里迎接黛安娜回到老家，然后再去宫殿，亚马孙人都在宫里集合，准备欢迎黛安娜公主。

塞米斯锡拉的每一位妇女都喜爱黛安娜，把她看作是自己的女儿。她是诸神送来的礼物，她是由大地造形，被赋予超人的威力。作为三百个世纪以来亚马孙人仅有的孩子，是由她们大家哺育、教导、成长起来的。然而，众神给了希波莱特渴望的孩子不久，又夺走了这件礼物。因为战神——疯狂的阿瑞斯又在以毁灭来威胁人世，而世界上许多人竟还愿意为战神的目服务。诸神召集起亚马孙人选择一个最好的人派到人世去反对阿瑞斯。黛安娜违背母亲的意愿，赢得权利当选为诸神的战士。

但是现在，诸神通过梅纳里普要求黛安娜回家来。希波莱特不愿去细想口谕的其余部分，那些可怕的文字，其中提到她们已见到塞米斯锡拉以外的世界正在隐隐出现新的黑暗。

黛安娜漂亮地降落在悬崖边上，把捎去口信的鸽子从肩头上抓下来。鸽子扑腾着翅膀飞向一棵树；希波莱特奔跑过来，把女儿紧紧抱在怀里。

“母亲，”黛安娜喃喃低语。希波莱特双手抚摸着黛安娜长长的黑色卷发，欣喜过望。“你的口信要我一定回来，说是诸神要求的，可是为什么这么急呢？我从人世飞回来的时候，见到导向这里的大门口的暴风雨比平常更凶猛了。这里有什么麻烦了吗？”

希波莱特摇摇头，让她女儿放心。“我们很平静。‘死亡之门’仍关闭着，我们必须看紧邪恶。”

黛安娜拥抱梅纳里普，随着后退一步。“那么，为什么把我召回来呢？”

“梅纳里普会对你讲的，”希波莱特回答，“你必须听从众神的神谕，然后，全体塞米斯锡拉人将欢迎你。”她用手势指指悬崖顶上的高山，有大理石圆柱的殿堂在山坡上矗立着，晚霞给她披上了玫瑰色。家的形象驱散了女儿的疑虑。“许多人都要到这里来欢迎你，但是我要承认我是头一个想欢迎你的。”

黛安娜朝神龛走去。“好梅纳里普，”她说，“请告诉我众神的圣谕吧。”

“在我的梦里，”这位金发的亚马孙人说：“我听到雅典娜与阿耳特弥

斯讲到对你的关怀，阿芙罗狄蒂也讲到对你的爱。快腿赫尔姆斯 想奔到你那边去照顾你的安全；令人畏惧的冥王哈得斯也在喃喃地说，但愿凯隆永不把你摆渡去冥府。除此之外，伟大的宙斯 本人也发了话，要求你回到我们的老家来。”

“可是为什么现在就要回来？”黛安娜问，“我的工作还正在开始呢。”

“众神见行一个新的危险正在威胁人世、对这一威胁，甚至众神也无能为力。众神要保护你避开这个危险。”

黛安娜的双手相向紧压。“可是我是被派到人世去帮助那里的人民的。”

梅纳里普说，“众神曾经希望，人们的思想经过战争将会改变的时代即将到来。现在，他们意识到另一种威胁，这种威胁也许会最后排除掉人们心中对众神的零星回忆，这种力量也许能使令人畏惧的阿瑞斯一时得逞，然而最终将剥夺他的权力。众神也许可以保佑我们免受威胁（他们必须如此，只要还有一线希望），然而他们无法帮助外面的世界。”神谕中断了一会儿。

“伟大的阿波罗，他的光亮普照大地，见到更多的凡人梦见了死亡并把死亡称作是获救。只有少数人会听从你关于和平的呼吁，而你自己也许会在斗争中丧失自己的生命。留下来同我们呆在一起吧，黛安娜，要等待。”要等待？”

“等到我们转到和平的道路上来。”希波莱特说，“我们是战士，而一名战士必须懂得什么时候该后退。我的孩子、我们可以祈祷，求这个麻烦的时代赶快结束，祈求有朝一日，塞米斯锡拉外面的世界会听从你的言语。”

“这就是众神的愿望？”黛安娜低声问。希波莱特见到女儿眼中流露出来的苦恼，自己也感到了痛苦。黛安娜又问：“他们现在要求他们派到人世去的战士放弃那里的人民？”

梅纳里普瞥了希波莱特一眼。“我必须诚实，”这位高级女祭司说，“众神把选择留给了你自己，但是，等我把口谕的其余部分告诉了你之后，你只会做一种选择的。你离开此地时放弃的永生，如你留下来就将交还给你，这是众神所允诺的。等你下次去人世，还要过几百年——”

“几百年？”黛安娜在悬崖边上踱来踱去。“这就是我喜爱的众神给我的礼物？我可以在这里生活，而我已开始喜爱的人们却只能在他们的世界上受罪？我有充分的时间，而别人只能拥有命运派定的短暂时间？这是一个多么残酷的礼物？向我提供一个庇难所而别人得不到保护；给我平静而以别人的生命作为代价？”

“我亲爱的——”希波莱特想说。

“我要拒绝，”黛安娜说，“我要回去。”

“要是你再次离开我们，”梅纳里普说，“你可能在今后的麻烦中丧生。人世将失去今后唯一可与阿瑞斯抗争的战士，到那时，人类也许已经准备听从你的和平呼声了。”

公主停止踱步，凝视着地上。“你们的信使找到我的时候，”她说，“我亲爱的朋友朱莉亚同我正在访问一位年轻妇女，她有一个可以去帮助她的人

雅典娜系智慧女神，阿耳特弥斯系月亮与狩猎女神；阿芙罗狄蒂系爱与美的女神。赫尔姆斯系为众神传信并掌管商业、道路等的神。均见希腊神话。——译者

凯隆系在通往阴间的河上摆渡亡灵去冥府之神；宙斯则是希腊神话中的主神。——译者

希腊神话中，阿瑞斯是战神；阿波罗是主管光明、青春、音乐、诗歌、医药、畜牧等的神，一说即太阳神。——译者

民的机会。但是她的国度里部分地区正遭受暴力的蹂躏，她说回去是没有用的，努力将归无效，她只能白白地丧失一切。她对我说，我本来就不应该离开天堂岛，她说人世不值得我去帮助，……她的话是有几分道理的。我一度想留下，想解脱所有的责任，但看来众神听见了我的祈祷。现在，他们用永生来考验我，指出了我的弱点，因为我离开此地后，确实怕起死来了。”

“现在，你的责任是在这里，”希波莱特说，“帮助我们看守好禁闭在‘死亡之门’里面的邪恶，保护我们所建立的一切。你在人世打一场无效的战争会有什么收获呢？三千年以来，我们一直保持了我们的和平与公正的做法，直到全世界都来采纳，如果我们只需再等一等——”

“母亲，你没有对我讲实话，”黛安娜指指她挂在手腕上的用吉娅的腰带改制的金绳圈。“要是我用这个套索来套住你，强迫你说出真话，你就不会说什么我的责任是在这里的话了，或者说什么你也关心人世。你这么说，只是想要我站在你的一边。你只想到对我的爱。”

“难道一个母亲爱她的女儿有错吗？”希波莱特用双臂抱住了女儿。“你自己说过要回来的。”

“是的。人世有许多事情使我怀疑到我的宗旨。我曾见到给世界带来和平的诺言，但阿瑞斯讥讽人们做着新的战争梦。”她叹了口气，“我现在也无法决定该怎么办了。我一定要向智慧的雅典娜祈祷，她会指引我作出正确的选择的。”

梅纳里普领着黛安娜朝马匹走去时，希波莱特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她能说服黛安娜留下，可以使黛安娜相信她的使命不是失败了而只是推后了；永生教给人们的重要教训之一是要忍耐。她抬头看看在高塔、庙宇与宫殿之间蜿蜒相连、两旁种着大树的宽阔台阶。当黛安娜同她的亚马孙姐妹们在一起的时候，她会愿意选择留下来的道路的。关于永生的允诺，也将促使她改变想法。

希波莱特听了黛安娜的话，心中有另一番苦涩。她的这个勇敢女儿是否已丧失了某些精神？黛安娜会满足于相信外面的世界极糟，承认自己失败而留下来吗？黛安娜重新恢复永生也许只能使她得出长寿的条件之一：不去关心凡人在有限的生命期限中踽踽而行。那么，她还能再做她们的战士吗？

艾哈迈德来的时候，法蒂玛正在计算机小桌旁坐下来，反复思考上帝的神秘，端详着计算机屏幕上错综复杂的图像。她走到门口去迎接他，把他领进办公室；他进门时朝计算机瞥了一眼。

“你凝视屏幕有多久了？”他说的英语，带有很重的口音。他俩很少用阿拉伯语交谈，因为法蒂玛发现他多少有些古代的发音语调，很不好懂。

“我记不起来，”她在计算机旁坐下，“几个小时吧？”

“你瞧着它，”他坐到沙发上去，“应当能更放松一些。”

“最近不少地方使我感到很麻烦。”她凝望着屏幕上的细线与螺线，看到如此简单的一个计算竟能产生无限的细节，这些形象反映出宇宙中的混乱。

“有什么问题？”艾哈迈德问。

“我一直在思考，”艾哈迈德知道卡帕特利斯教授和黛安娜公主四天前曾来访问过她，但她至今还未向他谈过她们的来意，因为她知道他会说些什

么。外面正起一阵大风，她站起来去把窗子降下来。她说，“也许我犯了一个错误。”

“一个错误？什么错误？”

“我先前以为我做对了，”法蒂玛重新坐回椅子上，“现在我怀疑了。留在这里帮助那些机会不如我的女孩子，看来有点自私。”

“你又在想这件事？”艾哈迈德挑起了眉毛。“我以为你已经作出了决定。”

“朱莉亚·卡帕特利斯希望我重新考虑。我一直在想那位亚马孙公主在这里对我说的话，她讲到她怎么离开天堂岛来这里和我们共同生活的。她放弃了许多东西来——”

“她现在在什么地方？你不是已经告诉我，她离开这里回老家去了吗？从那以后，她再没有露面。也许她不会回来了。那个姓卡帕特利斯的女人一直在担心她。”

她没有问他怎么知道这些事的。她知道，艾哈迈德有一种看出隐事的本领。他看电视没有一次不是新闻广播员没有说出来的东西他能说出来的。她每次向他转述一桩流言蜚语，他都能把“真实故事”说出来。也许他偷听到了朱莉亚对她某个同事说的话。

“这个神奇女郎突然来看你，真是件稀奇事，”艾哈迈德接着说，“她有点疲倦了，你不这样认为吗？——这么诚心诚意。”

外边打起了雷，暴风雨正在靠近。计算机虽然连着一个起保护作用的电池，法蒂玛宁可把信息储存起来后就把计算机关掉。”我在想，”她转身朝艾哈迈德说，“接受那所学校提供给我的位置。”

他的一双黑眼瞪得鼓鼓的，髭须骤然一抽，怒容满面地说：“你疯啦，法蒂玛，你要放弃这里的机会，去参与谢赫·阿里·奥玛阿卡的新黎明吗？你想这会持续多久？”

“仅仅是开端，”她重复了朱莉亚的话。

“一场无望努力的开端。我不相信像你这么聪明的人会跌倒在那种无望前途的迷惑之下。分散财富，培训医生、教员、工程师去帮助我们贫穷的阿拉伯兄弟，教育妇女去参与建立一个新社会，说些忍耐与理解的吃语——如果埃米尔走得太远，每一个守旧的人都会起来反对他的。”

“父亲说，殿下说他已受到许多曾有过怀疑的人的支持，这些人现在已懂得我们必须为将来做好准备。真正的穆斯林怎么能说埃米尔想反对上帝的意志？可兰经告诉人们要共享财产，不要浪费。先知——愿他的名永受祝福——尊重信徒中的妇女，给她们以荣耀。”

艾哈迈德倾身朝前。法蒂玛本来以为对他是了解的，但是他现在的一双闪烁发光的凶猛的眼睛看上去已使他成了一个陌生人。“那么，就回去。听从你的父亲与埃米尔的话，以后在他们的梦想破产后，不要忘记你现在放弃的是什么。埃米尔认为他有时间去实现他的梦想，让大家都跟从他，但是我了解的更多。他相信他在这里能赢得许多朋友，但是这些人只想着他的石油而不是他的公正的社会。我们的不幸的弟兄们不会等待他把礼物送给他们，而只会自己去夺。埃米尔也许想要和平，但只有剑、只有一个强壮的人挥舞着剑，才能带给我们团结与荣誉。世界只尊重它所畏惧的东西。”

“我们这部分世界都让战争给糟踏掉了。”她说，“肯定的是，另一条道路——上帝的意志——才行得通。”

“你有多么幼稚，”他说，而法蒂玛则想到她对公主说的那些话，显得多么的不恭敬。“另一条道路是不存在的。也许有朝一日我们会让全世界看到我们的伟大，我们还像从前一样是伟大的斗士。如果我们必须同全世界对立，埃米尔必须同我们站在一起，否则，他将被推翻。你愿意同他一道被推翻吗？”

雷声大作，沙发边上的灯灭了。黑影扭曲了艾哈迈德的脸，他的眉毛显得更粗，牙变长了，当他嘲笑时，还可看出牙是尖的。

“你吓着我了，艾哈迈德，”灯重新亮起来时她说，“我禁不住想，你盼望出现这样的局面。要是你相信这样的事，你为什么还要来这里，来到这个国家？”

“你也相信的，”他说，“你来这里的理由和我相同。

你明白前途是什么，斗争是无效的。所不同的是，你害怕，你只见到前面是灾难；而我见到的是我们的人民将有一个新的时代。当一位强有力的领袖向全世界显示我们的力量，当恐怖使全世界都向我们臣服——到了那个时候，我就将回去。这是上帝的意志。”

这场未预料到的宣泄使她十分不安。看来她对他很不了解，她只知道他的家族住在某个偏僻的村庄，偶尔谈起他在欧洲和美国上过学。如果不是她遇到了进退两难的问题，希望有人帮她考虑作出决定，也许就不会同他来往。如今她很警惕，想到了一些躲在阴暗处的团体，一些神秘人物有可能搞破坏，制造死亡。

闪电一下子把窗户照得雪亮，大风把院内的树刮得弯了腰，雷声轰隆。“也许你是对的，”法蒂玛小心谨慎地说，“我以为凭我的努力就可以实现任何事情，是有点自欺欺人了。”

“我一直在为你着想，”艾哈迈德说，“那是我最关心的事——你的利益。”她想，要是在他那场宣泄之前说这番话也许还有可信之处。艾哈迈德继续说：“我不忍想到你抛弃你的生命。”他伸出一只手臂。“请你——离开你心爱的机器，同我坐到一起来。”

她的全身肌肉都绷紧了。她立起身来走向沙发，心想她刚搬进这座房子的时候不该这么干脆地拒绝她父亲要为她配一名保镖的提议。“我的确非常深切地关怀你，法蒂玛，”她坐下时，他说。“但是我以前怕说出来。我知道你最不愿意的事情就是把我的关怀强加到你身上。”她必须哄哄他，好让他快点离去。“但是现在我必须说出我的真实感情了。我现在不要求你超过做我朋友的程度，但允许我今后可以抱有这样的希望。”

她怕刺激他。她心想：对他说些他想听的，然后等他走了以后……“这太突然了，”她喃喃地说。

“对我来说，这是我企盼的归宿。我曾在沙漠里漫游，祈求你的爱，如干旱之望云霓。”他把自己打扮成童话中的害相思病的王子，以掩盖好战的本质。“一想到你可能离开我回老家去，就使我非常痛苦。把你的友谊给我，或者让我做你的保护人。”

她已打算给他这种允诺，好尽快打发他走，然而想到又出现这么个人以为用几句好话就能哄动这个傻乎乎的女人，不由得怒从中来。没等到她想出来怎样回答，巨雷把屋子的四壁都震动了，屋内陷入一片漆黑。法蒂玛眨眨眼以便适应屋内的黑暗。有一双发光的红眼睛在凝视着她，艾哈迈德的脚底下迸跳着火花。

“以国王和先知苏莱曼的名义！”她喊道：“现在我知道你是谁了！”

“那么我是谁，法蒂玛？”他的声音充满了屋子，盖过了大风穿过窗户的尖叫声。

“愿上帝怜悯你！你不是凡人——你是一个精灵！”

黛安娜同伊诺尼骑马疾驰，跑在希波莱特的前面；她们正在穿越树林。希波莱特本希望她女儿此时已作出决定，但黛安娜仍在犹豫不决，尽管亚马孙人对她的回来表示了十分欣喜，众神也允诺重赐给她永生。公主很少露出笑容，她的目光常在远处，似乎在想念她离别的人们。希波莱特心想：我不能再失去你了；我不能忍受拥有你只是让你飞出去遭遇连众神都害怕的新危险。

“你一定要想到你自己，”她曾对她女儿说。

“噢，是的，”黛安娜曾回答道，“我一定要想到我自己。我生活的地方周围的人常这么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讲话的人正在考虑一项实际行动但也许是不正确的行动。”

希波莱特的马在斜坡上慢了下来，在她前面，黛安娜与伊诺尼被树挡住看不见了。这天的早些时候，希波莱特发现她女儿同尼莫悉尼在图书馆里。她曾鼓励她女儿去图书馆对馆长讲讲她在人世读过的书，但也许这是一个错误的建议。希波莱特曾希望黛安娜把那个世界的悲惨讲给尼莫悉尼听，将会有利于劝说她留下来。结果却是尼莫悉尼提醒她不要放弃那个世界的人。

黛安娜同尼莫悉尼坐在桌旁，桌子靠近满是书架的面墙。“黛安娜一直在同我讲她回来前见到过的那个妇女，”馆长对希波莱特说，“她说她们那里的妇女出门后必须从头到脚藏在面纱后边，甚至不能同男人在一起吃饭。”

希波莱特点点头。伟大的雅典在英雄时代结束，众神在塞米斯锡拉诞生亚马孙人以前，妇女们也过过这样的生活。受人尊敬的妇女生活在与人隔绝的黑屋子里；而妓女反倒因出卖身体相对较自由。看来人世从那时以来许多方面也很少变化。

“是这样的，”黛安娜说，“那个年轻妇女的国家统治者想让她去担任一所女子学校的校长，但她怕失去在新的地方已获得的自由。然而，即使在这个国家里，妇女要求自由，而有些人还情愿要锁链，有些人只拥有无家可归、带着孩子流落街头的自由。我听到许多人说，要自由太困难了，说女人最好找个男人做她的庇护人，即使这样做要放弃她们自己的梦想。还有些人说，要想保持住妇女已赢得的东西，就必须牺牲仁慈与和善，要像一些男人那样坚硬。”

“对我来说，”希波莱特说，“你已提供了更多的证据，说明那样的人是不埋睬我们的呼吁的。”

“当然，大多数人还是要争取自由的，”尼莫悉尼说。

“有些人确实那样。我的有学问的朋友朱莉亚就是这样的。”黛安娜的脸孔发出光亮；在提到黛安娜的凡人师尊时，希波莱特总感到一丝嫉妒。但这种感觉是没有多少意义的。要是这位朱莉亚知道黛安娜面临的选择，她是会站在希波莱特一边的。”可是别的人觉得自由是痛苦的，”公主继续说，“她们谈什么选择太多了，她们已忘记有些人曾艰苦奋斗才争取到公正的权利。”

“把你对那个麻烦世界的思念搁到一边去吧，”希波莱特说。“你跟我说的这些事都证明了众神要求你回来是明智的。那些人甚至在自己人之间也

在打仗。”

“你没有同他们共同生活过，妈妈，你也没有见到他们之中有许多人闪耀着美德，即使有些人不那么明显，那也是因为生活过于艰难。我曾经希望能帮助他们。”

“现在不是时候。众神说了。”

“这个时候何时到来呢？难道要等到世界已经十分黑暗，我们只剩下梦想的权利？”希波莱特不作回答：只有命运才能回答她女儿的问题。

希波莱特策马来到了山顶。林中空地上一根石柱上站立着阿耳特弥斯的雕像，黛安娜与伊诺尼坐在马鞍上，正处在雕像的阴影之中。

“黛安娜骑马骑得同从前一样好，”伊诺尼对正在策马小步跑过来的希波莱特说，“可是从前她从来不允许我头一个到达山顶。”

黛安娜下了马，抚摸着马的脖颈。“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又在想人世？”伊诺尼摇摇头，棕色发卷也在晃动。“你离开那地方，我一点也不觉得遗憾。迟早他们会想来看看我们的家园，派一个使者到这里来，谁知道以后还会发生什么事。很久以前，我们欢迎赫拉克里斯与提修斯到我们的国土来，结果使我们遭受奴役与毁灭，幸亏众神来拯救了我们。”

“我很担心你的感情，伊诺尼，”黛安娜喃喃地说。“我上次同你分别时，你差不多同妈妈一样哭泣。”

“我们都哭了。我曾经盼望世界会得到改善，结果只有越来越糟，而男人是造成痛苦的原因，就像赫拉克里斯时代一样。幸亏我没有同男人生活过。”

“你这样说，就像我在波士顿遇到过的几名妇女那样，”黛安娜说，“是在一所著名大学里面。她们宣称男人都受了想入非非的毒害，女人没有男人可以生活得更好。我说到我的使命包括所有的男人女人在内时，她们觉得很失望。”

伊诺尼微笑。“也许她们在本质上是亚马孙人。”

“孩子，”希波莱特说，“你还要继续拿人世的回忆来折磨你自己吗？”

“这有什么不好吗？”黛安娜把眼光转向别处。“众神也许会给我充分的时间去忘却它们。”她略一停顿。“我正想起最近在人世遇见一名叫法蒂玛的女子。尽管她说过我的种种努力是无用的，我感到她是在希望她的判断是错误的。当然，我不是在评判她。她选择的道路是留在她自筑的避难所，我也可能作同样的选择。”

希波莱特在想，众神有多么任性。难道她们恢复黛安娜永生就是为了让她在未来的数世纪内生活在悔恨之中吗？难道她们给了她孩子仅仅要她成为一个空有其名的孩子吗？

希波莱特说，“众神告诉我们，人类还没有做好接受你的呼吁的准备。”

“即使是伟大高贵的众神也会有错。”黛安娜走近石柱，抬头瞧着阿耳特弥斯。“勇敢的狩猎女神，给我一个指示。如果我的责任就在这里，保护您的亚马孙子民不受威胁，我愿意留下，但我必须明白确实这样。我无法接受您的礼物，我不能因为害怕死亡才做此选择。我必须生活在不确定之中吗？还会有要我去帮助人世的时候吗，还是我只能活着，明明可以帮助而不去帮

即海格力斯，希腊神话中主神宙斯之子，力大无穷。——译者

据希腊神话，雅典王子提修斯曾进入克里特迷宫斩妖除怪。——译

助人，甘心做一名懦夫？”

希波莱特骑在马上直了直身子，默默地为她女儿祈祷。但是雕像干枯的双眼对她们视而不见，握着弓的大理石手臂也一动不动。

精灵的身体越氏越大。艾哈迈德的套服碎成条条，从身上落了下来，只剩一块缠腰布。他的脑袋戳破了天花板，法蒂玛哆哆嗦嗦地畏缩在沙发上。石膏和檩条散落在她周围，她听见他在屋顶上大拆大卸。瓦片四处乱飞，房子散了架。

上帝保佑，她才没有受伤。“凭苏莱曼·宾·达伍德的名义，”她绝望地嗫嚅着。很久以前，上帝曾命令所有他从火中创造出来的精灵与巨神都须成为那位聪明国王的仆人，但如今伟大的苏莱曼已无法帮助她。

“你呼唤那个名字是无用的！”大精灵吼道。大雨鞭打他的脑袋；闪电照出他的脸孔像一个可怕的蒙古人，一双小眼睛，髭须耷拉下来比艾哈迈德的长得多。暴风雨仍在咆哮。但她未听到街上有警笛声。有人来救她还得些时间，再说警察也没有制服精灵的力量。“很久以前，示巴女王来到伟大的耶路撒冷城见苏莱曼国王的时候，是我奉命背她进轿舆的，现在我谁也不侍候了！”他说的英语仍是艾哈迈德的口音，但是声音之大足以震聋她的耳朵。

一只闪发出火花的大脚爪朝她伸过来。她害怕也许要被踏碎，却是一只大手抓住了她，把她向天空抛去。当他的脸逼近她的时候，她几乎要尖叫起来。

“伟大的、威力无比的大精灵！”她大声叫唤，大雨猛击在她身上。“这么巨大的你，怎么来同这么弱小的我较量呢？”

“你知不知道，甚至像我们在土地之下的精灵，也能听到人的思想？我曾感觉到你在老家的思想，你曾多么地向往这个地方，对你的人民已经绝望。我怜悯你，跟着你到了这里、化装成一名男子来向你求爱。可是现在我已失去耐性，小家伙。你瞧，我有力量使你屈服于我的意愿。”

法蒂玛憋不过气，拚命挣扎着。“可是不值得你垂青。”她在精灵的拳头紧握之中，紧紧抱住他的食指，以免被风刮歪。“我对你有什么甩，哦，全能的精灵！”

“你的父亲得罪了我。他的埃米尔得罪我更厉害。他们把我们忘掉了，有了世俗的工具与机器，就轻视我们的魔力了，还谈什么公正与和平来欺骗我们精灵。但是，还有一些精灵、妖怪、食尸鬼、恶魔，想再次显示神威。我们想侍奉的人必须是手里握着剑，使全世界都向他低头的人，然后他再来向我们低头。”

“可是我对你们没有用，伟大的神，”她惊恐地说“你们能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呢？”

“一颗小籽长不成一棵大树的说法是不真实的。我不想让埃米尔的学校成为这样的种籽。你父亲和那个糟糕的埃米尔该认识认识我的威力。他们应当向将要起来领导沙漠之子的战士们低头，否则他们将便压碎。而你——”他的手握紧，威胁要憋死她。“我要把你从即将来临的大火灾中救出来，难道你不高兴吗？”

她几乎要绝望了。祖母经常给她讲精灵和巨神的故事，讲到过有些精灵是听命于人的，有些则把人引入歧途；现在她后悔当时没有听得更仔细一些。法蒂玛搜索回忆。祖母讲过，精灵的智慧很少同它们的威力相等。回想到这一点，使她在恐惧中抱有一线希望。

“给那些狗显示我的力量的时候到了！”大精灵大声喊叫，雷声似乎在回响他的吼声。“那些正在穿过大街的人。

曾经在我背后叫我‘毛巾头’的，等他们的残缺不全的尸体躺在房屋的废墟下面，他们就会后悔的。拐角那家小餐馆，顾客曾对我说，‘风沙人’和‘骆驼客’是不受欢迎的——我所能做的是不致把那个地方夷为平地。”

法蒂玛心想，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一定要让别人不受到伤害。无辜的人有可能随着那些曾严重侮辱他的人一同受难。

“哦，伟大的精灵！”她大声说，尽力使声音盖过暴风雨。“碾碎那么虚弱、卑微的生命，显不出你真正的威力。对你来说，他们只不过是地上的爬虫。同和你一样巨大的人物对抗并且战胜他，那才能使人们真正怕你。”

他高举他的手，把她靠近他那张邪恶的脸；她几乎要晕厥过去。“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强大得足以同我对抗！”

“有一个人，”她暗暗祈祷希望真有这么一个人，但不要用这个高贵人物的失败来作为拯救许多人的代价。“亚马孙的公主黛安娜，她像鹰那样直冲云霄，她有一万个男人的力气，她同你旗鼓相当。”

“那个渎神者？”他尖声喊叫，热气从他嘴里喷出来，烧的她的脸。“那个女的，用妖艳的美貌掩饰她的邪恶——是那个女人？”

法蒂玛咽了一口气。“噢，伟大的精灵，”她故意说：“当然面对一个女人你是不会退缩的；不管她有什么威力。”

“我只用一只手就能碾碎她！”闪电照亮他的面孔，他把两条浓浓的粗眉挤到了一起。“可是那个异教徒已经飞回到塞米斯锡拉去了。”

“噢，全能的精灵，你当然有办法找到她。”

“我当然能！她应当懂得她是没有力量同我对抗的！”

他从房屋废墟上升往高空，手里仍捏着法蒂玛。下面大部分城市淹没在一片黑暗中，只有少数灯光在闪烁；一条动力线像蛇一样弯弯曲曲地沿着大街伸展着，被雷电击中，发出了火花。他们进入暴风雨，一个闪电在他们身旁炸开，把她吓得大叫。大精灵乘着风势继续飞去，波士顿消失在了浓云下面。

雷声惊醒了希波莱特。她立即起床，快步走到卧室外的阳台上去。两边远处，她从未见过这么黑的一大块乌云缓缓从海洋上空飘来，大风吹起了戴白帽的海浪。乌云看起来像是一堵巨大的、坚硬的墙；如果暴风雨打不破它，塞米斯锡拉就可能要受到威胁了。雷声又起，比前更响。希波莱特脚下的地板在摇晃。

希波莱特穿一件束腰短外衣，她抄起一条围巾披在肩上，走出了卧室。在点燃火把的大厅里，卫队长菲利帕斯急忙走上前来迎她；这位高大的妇女一身战斗甲冑。

“女王！”队长大声叫唤。菲利帕斯并不害怕，她黑棕色的面孔因担心而绷紧。“我很少见到过像这样的暴风雨。似乎有个巨大的力量企图向我们这里进攻。究竟会怎么样子？”

也许众神预见到的灾难已降临人世。“菲利帕斯，”希波莱特尽量使自己的声调保持平稳。“不管发生什么事，‘死亡之门’里关着的邪魔不能让它逃跑。把亚马孙人召集到这里来加强保卫。”

“我知道你会这样命令的。”菲利帕斯同她一起大步穿过大厅。“我的人已在门外等候。”

一些亚马孙人站立在宫殿石柱下面的台阶上。希波莱特跟随她们走下宽阔的台阶。马已备好鞍。有些妇女骑马，有些妇女步行，往德莱奥普森林的方向蜂涌而去，这座森林是众神监禁邪魔的‘死亡之门’的边界。希波莱特抬起头来，看见一个苗条的身影从宫殿的一个阳台上升到空中——黛安娜参加进来了。

妇女们快速涌进森林，顾不上树枝抽打她们的腿。当到达森林边缘时，希波莱特喘着气。前面是一块高大的突出的扁平岩石，被四周插在地上的火炬照得明亮，岩石下的洞穴即通向‘死亡之门’。亚马孙人用剑、矛和弓箭武装起来，等待着开门。

一阵风几乎要把希波莱特从马鞍上刮下来；她四周的妇女紧紧地压靠着她们的战马。“母亲！”黛安娜排开众人往前来。“我往里面瞧过了——密封还在。眼下我们还是安全的。”

希波莱特下了马。当她奔向洞穴时，妇女们后退一步，让出通路。在黑暗处，她只能模糊地见到硕大的金属密封圈，以及拴门的大圆柱。她迅速后退，转过身来。“现在我们可能是安全的，”她高声说道，“但任何东西都不允许出来。注意观察最细小的动静。我们——”

大风发出尖叫声。“黛安娜！”——不是女人的声音。是风吼声在呼叫她的女儿。“懦弱可怜的东西，有些人还把你称作神奇女郎！我命你去死！”希波莱特抬头看。一只黑爪从天上伸下来，遮蔽了星星。

黛安娜朝希波莱特这边来。“母亲，”她说，“那个声音是冲我来的。不管乌云后面潜伏着什么，不能允许它威胁我们的家园。这是我的责任去迎战它。”

“不！我们这里也需要你。你不知道远方世界发生了什么事。众神允诺保护我们躲开外面的麻烦。我们一定要看守好‘死亡之门’，不让打开缺口。”

“那个声音在呼唤我。不管它是什么，我不能躲在众神的保护后面，而让它转过去祸害人世。愿阿耳特弥斯与雅典娜保佑我！你可以在这里战斗，母亲——我必须在另一个场所战斗。”黛安娜两手交叉行礼，然后升往空中。

大精灵冲着暴风雨尖叫。他同大风搏斗，吼叫着公主的名字。此时的法蒂玛只见乌云越来越黑，直至天空比夜晚还黑。星星点点的亮光在一片黑暗中闪烁，形成并变化着格子形、曲线形或绞股形，她也认不出是些什么图案。她同大精灵陷入了混乱，四周的现实正在崩溃。巨人迅猛地飞着，把她带进更深的黑暗之中。

“讨厌的家伙！”大精灵吼叫道，“出来领死！”风把他的话语接过去，扭曲以后，破成碎片，又吹了回来，成了胡言乱语、增加了混乱。

法蒂玛想到，是上帝安排她对抗这场暴风雨以拯救她的家园。她本想躲在她为自己构筑的庇护所，而现在却陷入一个更可怕的敌人的手掌之中。她的死期已定，因为从一开始就是上帝搞平衡的一个组成部分；她只有祷告上帝赐予她勇气去面对它。大精灵也会衰弱下来的，她的唯一希望就是黑暗把大精灵禁闭着，使他不能向世界开火。她不愿去想象大精灵可能对她做些什么。

一道亮光劈开黑暗。一柱火焰在远处跳动。法蒂玛想到了曾引导先知摩西走出沙漠的神奇幻象，于是又低声再次作了祷告。一个小形象朝她飞来，黑发散开着像云彩；腰上有一条发光的金圈。

“公主殿下！”她低声呼唤。

“异教徒！”大精灵尖叫。他举起那只空手，手中发出一支匕首闪着光亮朝公主射去。黛安娜张开双臂，用她的银手镯挡开了射来的亮光。一只巨手向她伸来，她上跳一步，躲开他的手。大精灵向她扑去，猛烈地发出更多的亮光。黛安娜的手镯发出了强光，使法蒂玛一度眼睛睁不开；她感到大精灵在颤抖，听到他可怕的喊叫声。

他的发光武器转回来对着他自己了。法蒂玛眯缝着眼，想看看公主怎么样了。大精灵的拳头仍在握紧她。他们一道从云端跌落下来。带白边的海浪在下面起伏不定，拍打着一座荒芜、多岩石的小岛。

小岛奔来迎接他们。大精灵背部着地跌到了岛上，把地磕得这么重，以致让法蒂玛弹出了精灵的拳头。一块石头击中她的侧身，使她喘不过气来。她躺在岩石上，动弹不了，脑袋像在游泳。

她挣扎着坐起来时，觉得浑身疼痛。至少断了一根肋骨，也许更多。大精灵跳起身来，站稳了脚跟，抬头看着黛安娜公主。此时公主正在呼唤：“法蒂玛！法蒂玛！你受伤了吗？”

“不要担心我，”法蒂玛说，怀疑黛安娜能否听见她虚弱的话音。大精灵的胸部膨胀起来，他呼出的气直奔黛安娜。黛安娜翻了一个滚，逐渐变小，直至失去踪影。

“可恶的女人！”大精灵大叫。“你敢同我较量吗？”

法蒂玛大口吸气，可是每吸一口气就带来了刀割一样的疼痛。她不相信黛安娜被打败了；一定有什么方法能使她占上风。

“全能的精灵，”她已极为虚弱，无法提高声音。“伟大的、强大的精灵。”

他半握一只手放在耳朵根，腰弯下来，看着她。他的脸黝黑，一嘴大牙显得更白。“那个东西跑掉了，”他吼道。“那个懦弱的女人逃到她的岛上去了。她以为她能躲得过我吗？”

“公主殿下的勇敢远不止此。她会回来的，不过你是对的，强大的精灵——她的力量是无法同你匹敌的。”她勉强说出这些话，顾不上疼痛。“像你这么强大，只需拿出一部分力量就能对付那么一个脆弱的人。以艾哈迈德的面貌出现去对付她。即使这么既小又弱的身体，你也可以轻易把她击败。你用这么小的力量征服了她，你的胜利将更甜蜜。”

他耸起他的脑袋，似在考虑这个建议，然后，突然把身子伸得极高极大。“骗人的妇女！你以为我会上你的当吗？我不知道精灵要是被骗变成一只苍蝇就只有被拍死，答应缩回瓶子里去就被监禁起来了么？”

他的大手朝她挥来，法蒂玛往后退缩，紧贴住岩石。一根手指掠过她，差一点要把她拨落到海里去。

黛安娜从海里蹦了出来，登上小岛站在大精灵面前时，把法蒂玛溅了一身水。“住手！”公主大喊一声。“不许伤害这位妇女，你来同我较量！所有的生命对我都是宝贵的，即使是你的生命；但是，我必须做我该做的，来保护法蒂玛和我自己！”

“那么就等着领死吧！”他以脚做支点，身子旋转起来，越转越快，身子越转越小，终于变成一股灰雾旋风。“我是烟，抓不住我的手，我能从任何人的手指间滑过去。摸摸我看，我的火将烧你的灵魂！”这个漏斗形的庞然怪物的下面、岩石都烫得发出红光；有一缕烟朝黛安娜弯过来。

黛安娜跃入半空，取出她的金套索。“即使是你，”她高声道，“也无

法对抗赫斐斯塔司 用伟大的大地女神吉娅腰带制成的真话套索！”

大精灵哈哈大笑，使小岛为之震动。“软弱的女人！你们的伪神对我不起作用！你无法用一根绳把烟逮住！我能像烧一条线那样轻易地烧掉你的绳！”

法蒂玛害怕她们将要输掉。黛安娜把绳子弯成一个套索，光灿灿的圆圈罩住旋转中的漏斗形。

大精灵一声嚎叫。烟柱在绳子的尽头跳跃，然后断开了。发出红光的极烫的岩石冷下来了。大精灵站在了公主的面前，比从前的身子还小一些，两条粗臂被套索紧紧捆牢在身子两侧。

“现在你动弹不了啦，”黛安娜说，又把套索紧了紧。“只要套索套住你，你必须讲出实情。我现在要你讲出真话。你的用意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去人世？”

精灵的面孔扭出一个狞笑。“告诉沙漠之子，只有圣战——对抗曾嘲笑他们的人的圣战，才能带回他们从前的荣耀。帮助他们赢得战争，然后统治他们，统治所有的人。”

“怎么能用受难与死亡来恢复荣耀呢？我也知道一些古代我们相处时的那部分世界。那里的人民曾经在学术和建筑，在科学、贸易和探险方面，都有过伟大的成就。我知道，许多西方的知识都扎根在那些过去的成就上。”

“无知的女人！你——你——”精灵在套索中挣扎。

“公主殿下讲的是真理，”法蒂玛朝他们爬过来说，还用手护着她受伤的身侧。“入了歧途的精灵，即使是你，现在也应该有认识了。我们真正的伟大只应是重新获得已失去的智慧与知识，发扬光大我们最优秀的东西。”

法蒂玛瘫倒在地上。黛安娜因需拽着套索，双臂紧张。“他的喽啰精灵也同他一样吗？”公主问法蒂玛。

“精灵有多种魔力，尊贵的女士，但他们也都听从上帝的吩咐。”法蒂玛回答。

“有些精灵是好的，有些走上邪恶的道路——就像人类一样。”

“许多精灵长得同人一样笨、一样弱，”大精灵咕哝说。“这根可诅咒的绳，迫使我只说真话！除了这个世界外，许多精灵不再远离他们的世界出去冒险了。不过，他们会成为更坚强的，会跟着我战斗的——”他在套索中扭动。“放了我！”

法蒂玛的疼痛更加厉害，四肢渐渐麻木，身体迅速衰弱。“公主”，她喘着气说，“他现在被你制服了，让他立个誓，就可以释放他了。告诉他，他必须发誓为你服务。”

“释放我！”大精灵再次喊叫。不等黛安娜开口，一个响雷像有一千面饶拔那么响，在上空打响。法蒂玛在大精灵作战时见到的大火柱突然在她们面前升起，直射向天空。

“众神！”公主噤噤着。有个把大精灵大大比下去的黑色巨人站立在火焰之中。火焰退去。这个鬼怪穿着一套古希腊战士的甲冑、头盔遮盖住面孔只留两个眼洞，洞中可看到发出红光的一双红眼睛。

“把他放了！”巨人大嚷，连精灵也被这响声吓得哆嗦。

“伟大的吉娅！”黛安娜高声喊道，“可畏的阿瑞斯本人来对付我们了。”

法蒂玛感到了绝望；连公主也对付不了这个强大的鬼怪。

“听我说！”战神阿瑞斯说，大地震颤。“你，小东西，本来训练出来打仗却空谈和平的亚马孙人，我不能再允许你把人们从战争、从充实我力量的战斗转移开去。”

黛安娜仍握住金套索不放，她举起一只手。“战神阿瑞斯，”她说，“我一定要反对你，只要——”

“闭嘴！”阿瑞斯吼道，“你的话就是武器吗？它们能让我害怕吗？你禁闭在套索里的人，我认为他有仁爱精神。如果说你能依靠套索把他捆着，你这件最伟大的武器可对付不了我。释放他，否则我们俩入能把你摧毁。”

大精灵仰头大笑。“哈！另一个精灵来帮助我了！”

“我可不止是个精灵，”穿黑甲冑的巨人说。“我是战神阿瑞斯，所有的战士听命于我。难道不是我的声音唤醒你去战斗的吗？我的好战兄弟！向我低头，发誓为我服务。”

“不！”黛安娜高声喊。“这个精灵现在在我的掌握之中。”法蒂玛从这句有勇气的话里听到有绝望的成分。“他被真话镣铐捆着。他可以向我立誓求得他的自由，我不认为除了他自己的神，他还会听命于别的神。”

“我就是他的神！”阿瑞斯吼道。“承认我是你的神，战士！答应侍奉我；等这个凡人被粉碎以后我就会释放你。向我低头，我将赐给你胜利！”

大精灵脸红了。“我不是个变节者，大力士！我要说，不管你是什么，真神只有一位，默哈默德是上帝的先知！不管你有多大威力，你同阿拉是无法相比的！”

阿瑞斯的喊声撕裂天空，“你侮辱我、我要惩罚你！”他向大精灵猛冲去，捆住大精灵的套索从黛安娜的手中松开，跌落下来仍套住大精灵的双脚。两个巨人搏斗，四周黑烟滚滚，大地为之颤动。黛安娜重新抓住金套索，朝法蒂玛的方向绊跌过去。大地呻吟了，然后裂开了，法蒂玛脚下的岩石跌落下去。

法蒂玛的手指触着一块巨砾。下面是张着大口的深渊。她突然挂在悬崖边上了。大地在呻吟。她感到自己在下滑。底下，在黑暗中，似乎地狱之火在燃烧。深渊越来越宽；如雨的碎石打在她身上。在深渊的边缘，阿瑞斯同大精灵互相死死地拧着。

有两只手攥住法蒂玛的腰。她抬头一看，见到黛安娜弯着身子在够她，这位亚马孙人的一双强健的胳膊搂住了她。法蒂玛紧紧抓住黛安娜，两人往上升起。两个巨人却在深渊边上摇摇欲坠。法蒂玛听到一声喊叫，两个巨人翻跌到深渊中去了。“上帝是伟大的！”两个精灵跌进炽热的熔岩，他们的身体迅速缩小。大精灵还在尖声喊叫“阿拉胡——阿卡巴！上帝是伟大的！”他的战斗呼号越来越弱，终于被黑暗吞没。

暴风雨突然停止。云层已变成一片片的云彩，由风吹散开去。希波莱特见到黛安娜臂下夹着一名妇女在天空疾飞。那个凡人似乎受了伤，公主要把她送往“医治之岛”。

一只船把希波梁特渡过把塞米斯锡拉同群岛分开的窄窄的海峡。首席医生埃皮翁尼照顾着那位已失去知觉的年轻妇女。希波莱特听女儿讲述最近发生的那场战斗。

黛安娜讲完了故事，向医生瞥一眼，问道：“你能救她吗？”

“她晕过去了。”医生回答说，“有两根肋骨断裂了，别的地方都是轻

伤。她会康复的——伤口在这里会很快治好。”

“听到这话我很高兴。法蒂玛显示出真正的勇敢，一种亚马孙人的精神。”

埃皮翁尼抚平受伤妇女的黑色长发，拉好盖在她身上的床单。“眼下她最需要的是休息。”

希波莱特和黛安娜离开“医病庙”走下通往岸边的石台阶时，默默无语。等法蒂玛能转移时，黛安娜将把她带回人世。希波莱特安慰自己说，在这之后，黛安娜就会回来的。

黛安娜在台阶下停了步，凝望海峡彼岸森林覆盖的小山上的白色宫殿，说：“再次说声永别真难啊。”

“并不难，”希波莱特说，“送那位年轻妇女回家不需要占用很长时间的。你同我们分别不会很久的。”

黛安娜双臂围在妈妈的肩头上。“母亲，我已经作出了决定。我不能把法蒂玛送回去以后就放弃人世。”

希波莱特的目光凝住了，一时她真怕会哭出来。“黛安娜，你跟我讲的所有话都说明你要留在人世直至威胁人世的暴风雨过去。敢向战神阿瑞斯挑战的精灵们是不怕众神的。战神同这些精灵会把全世界都变成战场的。我们只能希望到一定时候，他们将失去控制人类的力量，而我们就能拯救余下来的一切。”

“母亲，我认为——”黛安娜略一停顿，“我无法知道众神的全部意图，但是我相信，她们给我的，只是一次考验。如果我留在这里，接受了她们给我的礼物——我在人世所得不到的永生，我今后还算什么样的战士呢？我只成了一个只能打小仗的女人。我能拥有凡人所想要的一切东西，但是，如果我这样做了，我将被证明是同我的使命不相配的，证明我缺乏勇气去实现我的使命。”

“你对人世说了这么多，使你自己也怀疑起本来的目的了。”

“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改变命运，我就必须抓住它，回到人世去。如果我留在这里，我想连你也会看轻我的。”

希波莱特心想：同众神的想法多么相近。如果接受了众神提供的礼物，就会证明接受者是无重要价值的。“我已经说了我所能说的了，”她低语道，“我不想让你说出更多的抗辩，使你的道路更为艰难。”她抬头望着阿波罗的光亮，然后低下头来，任眼泪流淌。

法蒂玛记忆起一位金发妇女从一只高脚杯里掏出一把香草递给她，还有一些妇女用绸布包扎她的胸肋，按摩她的四肢以消除疼痛。有时，她醒过来见到黛安娜的脸垂下来看着她，还有一位有同黛安娜一样的黑发、神情高贵的中年妇女站立在床边。

大多数时候法蒂玛睡着了，一阵阵亚马孙口音的希腊话，轻柔地在四围低声交谈。短短几天，她就能离开屋子。那位照看她的秀发妇女用亚马孙话说了几句话像是告别的意思，黛安娜正领着法蒂玛穿过一间大厅，来到一个有圆柱的门廊。远处，是黛安娜的家园，有白色的宫殿，有绿色的森林，有一丛丛鲜艳的花朵装点在地上，简直是无法得到的闪光珍宝。

“我们现在必须走啦，”公主说，“有朝一日，我希望你的世界的人民，同我们世界的人民，能在这里和平相“这是上帝的意愿，”法蒂玛回应说。“我要为此祈祷。”她环顾四周，“没有人来同你说再见吗？”

“我已经告别过了。”法蒂玛从黛安娜的话里听出有一点遗憾的意思。公主把她举起，一股暖风把她们送入高空。天堂岛的珍宝很快便隐入了云层。

黛安娜飞到了朱莉亚的屋子；因为法蒂玛曾告诉黛安娜，还有很少一些东两遗留在那里。卡帕特利斯教授把法蒂玛安置在她女儿房里，喂她喝汤，然后留下她独自安睡。第二天早上，朱莉亚送来了早餐，又带来了几份上周的报纸。法蒂玛瞧了一眼报纸，此时朱莉亚下楼去接电话。正如法蒂玛预料的，报纸上刊载了她的住所一片瓦砾的照片，怀疑是恐怖分子的炸弹炸的；记者还采访了她的父亲，大使祈望女儿能安全归来。

法蒂玛读完报纸，黛安娜正好进屋；朱莉亚带着茶壶、茶杯跟着进来。“几分钟前，我同你父亲谈过话，”朱莉亚在安放茶杯茶壶时说，“我要他确信，你很好，我答应他，你一起床就会打电话给他。他明天坐飞机到这里来。”

“今天上午我用了大量时间同警察局的侦探们谈话。”黛安娜说，“他们可能要同你谈话，不过我想我已经回答了他们提出的大部分问题了。他们对炸弹没有毁了你的房子表示庆幸，尽管我怕他们对我的解释已显出有怀疑。”

“也许可以简单地推说是电线线路出了毛病，以及建筑不佳。”朱莉亚坐在床上说，“法蒂玛，欢迎你愿住多久就住多久。范尼萨还要一个月才从野营回来。即使她回来以后，我们也可以给你另外安排一个房间。”

“你不必住这么长时间，”黛安娜说，“我很乐意帮你另建一座房子。”

“你太好了，殿下，”法蒂玛回答。

“请叫我黛安娜。”

“谢谢，黛安娜。我怀疑保险金够不够补偿全部损失。”

“这点倒值得在晚间新闻里提出来，”朱莉亚说，“一项神奇女郎建筑计划。”黛安娜听到世人对她的这个称呼颇有些不安。

法蒂玛微笑道：“公主来重建这座房子肯定会卖出好价钱。”

“你打算卖掉？”朱莉亚问。

“我回老家以后，不需要在波士顿安一个家。”

朱莉亚眨了眨眼，然后咧嘴笑了。“噢，法蒂玛。那么说，你要回去了，我很高兴。”

“也许我的一些学生会来这里向你学习。”她想到大精灵曾无意中向她指出她的责任在何处。精灵自作自受，成了一名殉难者，她多少对他有点怜悯。

“而且，也许众神有一天会允许让这些学生去我们那里访问。”——黛安娜说。

“上帝只有一位，殿下——呃，黛安娜。”法蒂玛说，“但是只要你相信有些神在指引你，不管是什么样的神灵，我都会尊崇。”她正在开始一次不确定的旅行，还不知道前途将是什么，但她衷心祈祷本国人民也将建立起一个与她曾简略一瞥的美丽小岛相似的国家。

